

· 桑 巴 舞 羞 ·

# 兒 家 春 色



Alco

社會長篇

兒家春色



· 上海文友出版社出版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6 0680B

# 兒家春色

上集

桑旦華作

## (一) 月季花朵朵開

天熱，室內也有九十二三度，沒有冷氣設備的大洋房也不能例外，雖然大小電風扇都在動員中，伏在寫字檯上的工作人員，不時丟下筆來用手帕在抹着汗，同時並溜過目光去看那壁上的電鐘，覺得長短針跑得很慢，故意和工人員做對似的。

「我明天一定要告幾天病假了，這樣熱，真吃不消，上半年行裏賺三十多萬，應該設備冷氣，也好讓辦事情的人舒服些，密司陶，你說我這話對不對？」

說這話的是出納科李飛雲，他一面檢點桌子上一大疊的鈔票，一面把眼睛飄着他對座的陶家春，飄到出神的時候，鈔票多少數目都忘掉了，重新再數。

陶家春放下手上的鋼筆，挺了挺胸脯說：「你告假是講講的，明天我告假，倒是真的，而且要告一星期的假哩。」

「有什麼事，要告這許多日子的假，行長不會准的，利衆銀行一天沒有你蜜司陶在這裏，上自行長，下至茶房出店，統要沒有精神辦事。」李飛雲笑着說。

陶家春臉一紅道：「你嘴裏的鬼話頂多，照你這樣說，假使我辭掉這裏的事情，利衆銀行只好關門了。」

李飛雲不再答話，拏起面前的紙筆來疾書數字遞給陶家春。陶家春也不接，由他放在一本厚厚的賬簿上。

「快些拏起來，馬行長要來了。」

陶家春低頭微笑，自顧用筆記賬，李飛雲只怕給人看見，仍想伸手去拏過來時，陶家春很熟練的將那張紙條闔在賬簿裏去了，李飛雲心上一塊石頭才放下來。偷眼望陶家春時，陶家春也正把一雙閃電似的秋波飄着他，李飛雲心上碎的一跳，忙咽下一口唾沫。

壁上的時鐘指着正四點時，利衆銀行的大鐵門已拉上了。男女行員都忙着把經手的事情辦一個結束。李飛雲將他整天經手的鈔票一算，却少了一千五百元，連忙重新再查再點。一千五百元是缺定了。算盤打了幾十遍，賬簿翻過五六次，仍沒軌出來，與他有密約的陶家春早走了半個鐘頭了。他抓著頭皮暗暗著急，總算吉人天相，賬簿翻到最後一次才把那一千五百元軌出來。原來有一張支出的賬單掉在地上。

他在利衆銀行出來，跳上一輛人力車，教車夫拉到靜安寺路黎明咖啡館。跑上樓一望，陶家春正一個人坐在壁角裏，捧着一本電影雜誌在看。李飛雲悄悄地走過去，兩手將她的眼睛一按，陶家春身子亂扭道：

「雲放手放手，我早看見你了，人家等了你大半天，還來開玩笑，豈有此理！」

李飛雲將手一鬆，一屁股在她邊上坐下來。

陶家春飄了他一眼道：「爲什麼不坐到那一邊去，天熱，捱得緊緊的，真不好受！」

「一來怕熱，兩來怕熱，將來同睡在一張床上，將如之何哈哈！」

李飛雲背脊上給她咚的槌了一下：「那裏來這多舌根，嚼我懊悔不該應你的約，讓我回去吧。」雖這樣說，身子也只扭了扭，却不站起來。

李飛雲却防她要走，一把拉住她的臂膊：

「好容易約在一起來談談，沒說上三句話便要回去，太使我難堪了。」

「整天的面對面坐着，倒說好容易在一起談談，這話不知怎樣說的？」陶家春向他笑着。

「在行裏那樣木頭人似的坐着，還沒說上幾句話，倒有幾十雙眼睛向我行注目禮，略爲有些舉動，一行的人都像患着重傷風，咳嗽的，其實半口痰也咳不上來。」

陶家春聽了，口是嗤嗤的笑，並在李飛雲腿上擰了一把：「替我少說吧，這裏是公共場所，說不定有人認識我們，這些話給人家聽了去，對不起人家就要當做笑話講。」

侍者過來問他們吃些什麼？李飛雲要了一杯冰可可，問陶家春要些什麼？陶家春抿嘴一笑：

「拿一杯熱咖啡吧。」

侍者應着走了。李飛雲詫異說：「大熱天喝熱咖啡，怎不喝冰牛奶？」

「這幾天冷東西不能碰，還能吃冰牛奶嗎？」陶家春取出手提夾裏鏡子來照，並理着幾莖散亂下來的頭髮。

「哦！月季花，朵朵開，有紅有白，你是這樣的嗎？」李飛雲歪過腦袋來問。

「雲！你瞧那是什麼人？」陶家春縮住自己的身子，遠遠推着李飛雲的臂膊。

李飛雲抬頭一望，只見馬行長一個肥碩的背影，馬行長前面走的，是一位二十左右歲的女子，什麼面貌却沒有瞧仔細。

「還算好，老馬沒到這邊來，却到那邊小間裏去了，那一個雌頭，不知是什麼人新娶的四姨太太嗎？」

「管她四姨太太五姨太太，我們還是遷地爲良吧。」陶家春顯然有些不安起來。

「沒關係，即使給老馬看到了，也不能說什麼，這裏是咖啡館，大家來得，我們又沒稟利衆銀行的公事，他能說我們點什麼。」

「你這個人就是強頭驢子，拗着走的。他究屬是我們的頂頭上司，要敬你的生意就敬你的生意，何必雞蛋和石頭碰，你不走，我要走了。」陶家春說着，拏起手提夾來就要走。

李飛雲沒法，只好丟了兩張一元鈔票在桌子上，挽着陶家春的臂膊往外走。

「請你放了手，當心給馬行長看見了。」陶家春走得飛快，掙脫了李飛雲緊握着的手。

李飛雲笑道：「你這樣怕馬行長，難道吃過他的排頭嗎？」

陶家春沒有說什麼，低着頭只顧走，迨至走出咖啡館一截路，才輕輕的舒了口氣，轉過臉來抱怨着說：

「都是你，要到這裏來，害得人要命，何不換一處地方呢？」

「誰知道馬行長會跟着來呢，其實他和他的女朋友密談，我和我的女朋友密談，河水不犯井水，社交公開，你又不是他的夫人，更用不着畏縮。」

「話到你嘴裏便難聽了，你爲什麼在行裏見了他只會是是是應着？」

「你算在馬路上坍我的台？」

「坍什麼台，事實如此。」

「請你少說說好吧。」

「儘走到那裏去蕩馬路可沒有這精神。」陶家春慢聲慢氣的說。

「要秘密些，還是旅館，那些地方只要將房門一關，誰看得到我們？我們要談就談，要怎樣就怎樣，興子好大家就談一個通宵，也沒有關係。」

「呸！老是要人家往那些地方去，你究竟按着什麼心？」

「你是聰明人，猜猜瞧？」李飛雲一顆腦袋幾乎和陶家春合成一個了。

陶家春將李飛雲一推道：「誰願意猜，總而言之，旅館裏我不去，那地方是危險地帶，不是我們女人家所能去的，要去你一個人去吧。」

「在咖啡館怕老馬，請你到旅館裏去，又說是危險地帶，在馬路上蕩蕩，却又不好，女人家的一顆心，頂難捉摸了。你明白些說，要到什麼地方去，我總伺候着你好了。」

陶家春停住脚道：「走呀走的快到我的家了，我們明天會吧。」

「不成，好容易到一起來玩一回，怎麼就要回去了？走走走，我們到新世紀飯店去，前面就是，跑不動，汽車人力車由你的便好了，再不然，我攆着你走。」

李飛雲極形極狀的說着，陶家春却笑起來說道：

「你這人真是一塊牛皮糖，對你說旅館裏我不去的，却逼着人到新世紀飯店去，熱昏顛倒，不去！不去！」陶家春態度甚爲堅決。

「你搭架子，我要用強暴手段了，大不了，警巡捕抓到巡捕房裏去，吃幾個月風流官司，官司吃過，一樣可以到外

面來混事情，你陶家春可就糟了。法院裏連去三五次，報上將你名字宣佈出來，稱爲風流案中之主角。那時候你打算怎樣？我替你細細計算下來，還是和我到新世紀飯店去，既祕密，又穩妥，大家不損失什麼。」

李飛雲一派要挾話，陶家春無可如何跟着他一路往新世紀飯店來。可是她嘴裏還倔強着：

「雲，你不要恐嚇我，你願意把名譽二字犧牲，難道我陶家春不能？」

「現在沒到拚的時候，等一會放出本領來拚，看誰有本領。」

「甚麼話？」陶家春將身子一挺，又僵持在馬路上了。

「這話不便在馬路上解釋，要講我們到新世紀飯店裏去講，保你滿意，保你笑得閉不攏嘴，以後天天要想到新世紀飯店來。」

「鬼滿嘴說的鬼話。」陶家春沒辦法，仍跟着李飛雲走。

新世紀飯店六層樓上，六百四十四號裏面本是闐無一人的，但在一刻鐘以後就有了一對青年男女，男的把房門砰的關上了，女的却去拉了開來。

「雲，我不許你關房門，否則我馬上走給你看看。」

「家春，家春，既來之則安之，兩個人同心協力的做着，謀片刻的安樂，犯不上吵嘴打架的，我們跑得很累，坐一會，沙發上舒服些。」李飛雲說着，又要動手動腳。

陶家春連忙退避三舍。「雲，你要我在這裏坐一會的，須要規規矩矩，動手動腳立刻要走，這是一，說話不能瞎七搭八，要在普通友誼範圍之內，這是二，我在這裏至多坐二十分鐘，二十一分鐘上便要走的，這是三，你能依我這三條件的，我才坐下來。」

「算數算數，還有第四第五條沒有益發說了出來，免得臨時提出抗議，枉費唇舌。」李飛雲又補了兩句。

陶家春這才笑了笑，放下手上的皮夾，到自來水盆邊上放水洗手，揩臉，照鏡子，在鏡子裏看見李飛雲在打開她的皮夾翻着。她連忙過去一把搶了過來。



「這種是不道德行爲，人家的東西，怎可以隨意亂翻？快些放手！」

「喔唷喔唷，你不要擰我的手，我還給你好了。這裏面有什麼寶貝，不能讓人家看？」

「爲什麼我的東西要你看你放手不放手？」陶家春使勁按住了皮夾不放。

「你先鬆手，我才能鬆，你不見你的手在我的手上面？」

陶家春沒加考慮，手一鬆，李飛雲一溜煙似的跑到圓檯子那邊去了，由你陶家春沿着桌子去追，他都不肯放手。一面逃，一面手在皮夾裏亂掏。

「你怎麼如此無賴，硬要搶人家的東西，豈有此理，我要喊巡捕了。」陶家春追得嬌喘吁吁，一臉的不高興，她見追不上李飛雲，索性坐在沙發上生氣。

李飛雲在皮夾裏七掏八掏的掏出一張四寸的照片來，迎着燈光想看個仔細。陶家春又從沙發上撲過來搶：

「雲，好好的還我，大家可以馬馬虎虎，你再無理取鬧，我翻臉了。」

「好一個小白臉！是你的什麼人講出來大家聽聽有什麼要緊未？未婚夫還是情人？」李飛雲將捏照片的手舉得高高的，陶家春伸手搶不到，又狠命的在李飛雲臂膊上擰了一下。

李飛雲忍住痛不放手，讓陶家春扳住他的手臂怎樣糾纏，一定要她說明了是什麼人，才肯給她。

「雲，你倒底放手不放手？我累出一身汗來了，你就拏去罷。」陶家春氣虎虎往沙發上一坐，手託住了下一頰，眼睛裏像要流下眼淚來。

這一來，李飛雲却軟化了，屁股捱過去坐在她邊上，笑道：「拏去，拏去，我不過是和你開着玩笑的，當真要你的不成，我只要你陶家春的照片，這種不二不三的臭男子，誰希罕呢？」

陶家春當李飛雲真的給她了，便伸手來取，李飛雲却一把將她的手抓住了：「家春，你老實說，這照片是不是你情人沒關係，大家是要好朋友，講給我聽了，決不到別的地方去宣傳，孫子王八蛋吹牛皮，就是利衆銀行裏幾個要好朋友也不談起，拏人格來做担保好哦？」

「噯唷！纏煞人了，老實對你說罷，這是我的弟弟，由鄉下寄給我一張做做紀念。」

陶家春雖這樣說，李飛雲還不大相信，像相面先生似的，對準陶家春的面孔仔細看着，從天庭到地角，眼睛眉毛鼻子沒有一樣漏掉的，看過之後，又再看看那張照片，笑着在陶家春肩膀上拍了一下道：

「你在說謊話，若說是你哥哥，我還有些相信，說是你的弟弟，根本是吹牛皮了，第一大疑點是年齡上的錯誤，這張照片上的人，起碼要比你大五歲，面貌方面更一些沒有相像的地方，還有……」

陶家春搶着說着道：「你知道些什麼，我弟弟是做土木工程，天天在陽光下面跑來跑去，人晒得黑炭似的，拍起照來，自然要比我樣子老些，再說，我一個姊姊，一個妹妹，一個弟弟，四隻面孔四個樣子，站到一起來沒有人相信我們是同胞手足的。」

李飛雲忍不住笑道：「照你這樣說來，令堂太太年青的時候一定有很多的男朋友，所以出品方面，也沒有一律的拷貝了，哈哈！」

「阿要罪過！我娘吃了十六年長素，唸過幾千萬聲的佛，我母親早過世了，現在你來糟塌她，你這種人太沒道理，讓我走罷。」說着，當真拿起手皮夾來走。

李飛雲也不拖住她，只把那張照片對她揚揚：「照片在我這裏，放心嗎？」陶家春只好停住了跨出門去的步子，伸着手掌向李飛雲說：「雲，不要開玩笑，謝謝你，給了我吧。過幾天讓我送一張自己的給你，好不好？」

「閒話一句，拏去，拏去，走過來些，我又不是什麼毒蛇猛獸，會咬你一口不成？」李飛雲像釣魚似的，把那張照片當做魚食。

陶家春只好扭着身子走過來，剛剛手指碰到照片，李飛雲忽然來了個奇峯突出，將那隻閒着的手一把將陶家春拖了過來，陶家春沒提防到，一個龍鍾跌倒，在沙發上。她火往上直冒，雙腳在地板上直跳道：

「雲，給這樣一個大驚嚇我吃吃，這樣捉弄人，以後我希望我跟你出來走走吧？」

李飛雲忙安慰她道：「你自己不好，誰叫你要鬧着走的，好好的坐一會那會給你吃驚嚇。」說着，跑過去將房門

推上了，回轉身來見陶家春氣虎虎地坐在那兒，眼睛望在地上，手撐住了頭，一聲兒不響。他又過去旁着她坐了。

「家春，你先平一平氣，實對你說，我見了這張照片，比刀刺我的心還難過，你想，我對於你，可說是愛慕了一年另二個月了，差不多除了辦公事以外，一顆心都在你身上，就以今天來說，結賬時候，算差一千五百元，軋了個把鐘頭才軋出來，不是心在你身上，會有這種事情嗎？你是細心人，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一相情願，我真有些不明白呢，跟你出來跑跑，不過是大家同事的關係，你要把什麼雜念摻在裏面，這就是最大的錯誤，應該早些糾正的好。」

本來房間裏的空氣很和洽的，經她倆這樣一段話談下來，空氣頓時嚴肅起來，與前五分鐘恰成一個正比例。李飛雲見陶家春竟說出這種話來，不禁轉過身子去將陶家春的身子一捧，頭着聲音道：

「家春，家春，你……你太使我……失望了。」眼淚款落落的掉下來，落在陶家春的單旗袍上，溼了一大塊。

「男子漢，大丈夫，哭什麼呢？天下有的是美貌女子，何必定要我陶家春糾纏，快不要這樣，給茶房進來看到了，成什麼樣子呢？又不是在唱文明戲。」陶家春反而說些俏皮話。

李飛雲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雙膝一屈，撲地跪將下來。「家春，家春，你今天不給我一句安心的話，我到明天這話也不起來。」

「雲，何必做出這副樣子來？有話站起來說，手先鬆一鬆，捏得我腿上很痛的，有意給苦頭我吃，是吧？」李飛雲非但不放鬆，反而捧得緊緊的，搖撼着說道：

「我只要你允許我一個愛字，死了也瞑目，你若沒有表示，我立刻從窗口跳到馬路上殉情，人家說起來，你陶家春太狠心了。」說時，將面孔伏在陶家春的膝蓋上。

「雲，我真佩服你，一忽兒恐嚇我，一忽兒留難我，現在用苦肉計了，可是我不吃這一功的，隨便什麼事，要本人情願才好，勉強逼出來的事情總有些兩樣，你明白了吧？」

李飛雲聽了這話，突然抬起頭來。「好好，家春，你當我是苦肉計，我立刻去跳樓。」他說完這話，站起來就往陽台

口奔去。

這一來，可把陶家春嚇慌了，她也不暇考慮李飛雲的舉動是真是假，追上去一把將李飛雲拖住了。

「雲……雲……這個好開玩笑嗎？坐下來談，你不知道我有我的苦衷，你聽我說了，就能明白我不能愛你的原因。」陶家春將李飛雲按着坐在沙發上，繼續說道：「你可知道我怎樣會到利衆銀行裏去的？爲什麼在咖啡館裏見了馬行長要那樣忌憚？你是玲瓏的人，應該明白我的環境了。」

李飛雲急道：「家春，你也受了他的控制嗎？可惜！可惜！這個淫棍，他竟沒有知足的一天嗎？」

陶家春默然地目光視在地上，半嚮才說：「雲，我現在很懊悔，不應該做財奴的玩具，但家裏一副重重的生活担子，完全壓在我肩胛上，靠行裏正大光明的四十元薪水，够什麼用？講到我的心上，我是很愛你的，無如我已置身在不良的環境裏面，已失却愛的自由了。雲，我們的情誼，只有在朋友的一點上着想你……」她的聲音，哽咽着，把下面的話堵塞住了。

「家春，你不要避嫌疑，我決不因老馬已經玷污了你而輕視你的人格；只要把真愛情給我李飛雲，叫我李飛雲立刻去死都願。」他說到這裏竟又流下淚來。

陶家春也禁不住流下眼淚，抽出手帕揩着，又替李飛雲揩着：

「雲，你別哭，你的爲人我現在知道了，你要我愛你，不是單在口面上講講，往後瞧着吧，我決不辜負你的一片深意，將來總可以使你達到目的的，雲，你放心好了，有志者事竟成，愛情這樣東西，前進是曲折的，要想垂手而得，就有些不很穩固，雲，你想想我這話對不對？」

「你說總可以使我達到目的，究竟在那一天可以實現呢？愛情的前進是曲折的，到那一天可以如願以償？家春，你不要故意使我受磨折，希望我也把照片時刻不離的帶在身上，和剛才那張照片一樣。」

陶家春輕輕地用手指在他額角上點了一下道：

「你這個人真不明瞭事情，我給一樣東西你瞧瞧，你就明白我的用心了，不過你不許對外宣揚，陶家春對你怎

樣怎樣，這話傳開去，將使我們的前途發生更大的障礙，你須牢牢的記在心上。」她說畢，從沙發上跑過去，將房門上的鎖鎖好了。

李飛雲這時已收住眼淚，將一雙眼睛骨落落地望着陶家春，不知她有什麼東西給他看。

「你不許站起來胡鬧，否則讓你一輩子不明白。」陶家春很神祕的站在那裏解鈕扣，却把一個屁股對着李飛雲。

李飛雲很想趁這機會從沙發上跑過去看一看，只怕陶家春要着惱，反而不美。幸而他所坐的沙發，正好斜對着一口大衣櫥，櫥上有一塊大銀光玻璃，在玻璃上恰恰現出陶家春的正面影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就在那玻璃上瞧她在做什麼玩意兒。原來陶家春把領口上與衣襟上的三顆鈕子解開了，即在胸前掏出一個黃澄澄亮閃閃的小鷄心來，將鷄心由金鍊子上解下來，仍掩上解開的衣襟，轉過身來招招手：

「雲，你來。」說時，將鷄心上的，一個蓋子揭開了，遞給李飛雲看。

李飛雲接上一看，却是馬行長與陶家春並肩兒拍的一張小照片，一看之下，不由醋火大發，往桌子上一丟道：「我當什麼好玩意呢，却把這個馬臉來刺痛我的心。」說着，即騎到沙發上去，歎氣，一面頻頻的躁着脚，皮鞋把地板打得格格地響。

陶家春忙將那金鷄心拏起來，扭着身子到李飛雲身邊道：「你這個人真是冒失得很，你再拏起裏面的來瞧瞧呢。」她也顧不到自己的鈕子沒扣上，手一鬆露出一抹酥胸來。

她再將那小鷄心遞給李飛雲，同時並捉住了他的手，在一個地方一揷，那鷄心的彈簧一鬆，却見自己與陶家春的照片端端的嵌在裏面，雖然是兩張照片用剪刀剪過併起來的，粗看也看不出這一喜，非同小可，忙送到嘴唇邊上吻了吻。

「家春，這小玩意倒很玲瓏，我的照片是幾時給你的？」

「你不要問我幾時給我的，只問你明白了沒有？」

李飛雲忙騰出一隻手來拉住她的一條臂膊搖撼着道：「家春，你何不早些告訴我呢，却要讓人家跳上跳下費掉不少唇舌才掙出來，真有耐心！不過你何必要把老馬的放在上面，我的給他壓住在利衆銀行他是行長，我是行員，他是上司，我是下屬，在這個鷄心裏面，他也要壓在我的上面，也分上司下屬不成？」

「這東西是他買給我的，他三天兩天要打開來看看的，能將他的取消放我的嗎？」

「這話我不相信，既是他常常要看，若給他看到我的照片，他肯罷休的。」

陶家春不說什麼，立刻將鷄心一捏，闔得天衣無縫，再交給李飛雲，教他開開看，李飛雲左開右開開不開，陶家春這才格格地笑道：

「這東西只有我知道開的法兒，他要瞧也得由我開，我會把你的給他看見。」

李飛雲笑道：「他雖不自己動手，危險性却很大，以後小心些才好。來，我給你掛上去。你把衣服再解開一個鈕子，好不好？」

「我不要你替我掛，我自己掛的好，東西給我。」陶家春想把李飛雲手上的金鷄心取回。

「家春，這個義務就讓我來盡了吧，我喜歡盡這個義務的。」李飛雲說時，想動手替她鬆開脅下一個鈕子，好讓那條金鍊子掙出來。

陶家春很嫵媚的一笑，一面便將衣襟掩起來道：「雲，你還是給我自己掛上去，我怕肉痒的，人家的手指一碰到我的肌肉，即要惹我笑上半年，笑是合於衛生的，但多笑了，有傷精神的，第一肚子要痛。何必呢，你是愛着我的，不能把我的肚子笑痛了呀！」

「你放心，我只把那條金鍊子拖出來，一些不會觸及你的肌肉，不相信你鬆了手試試看。」

陶家春亂搖其手，人也往後面退了一步：「不要你試試，我想想已經要發笑了，你雖然說輕輕的拖出來，那種輕輕的動作，愈是會使人引起肉痒來。」

李飛雲不依道：「這話我有些不想信，老馬和你同睡在一張床上的，他的手指永遠沒碰到你身上過。」

陶家春臉上微微的一紅：「幹嗎要提到他？他對我是沒有情感，什麼都是建築在金錢上的，他即使爬在地上做叭兒狗也引不起我的興趣，更談不到笑的一個字了。」

這話一說，李飛雲幾乎感動得流下淚來，他跑上一步，想捧住陶家春的臉，來一個熱烈的吻，可是他怕陶家春不喜歡，把已經張開來的臂膊，重又垂下來：

「你自己掛，我決不勉強你，家春，你永遠不讓我的手指碰到你身上去嗎？」

「也許是這樣，也許不是這樣，總而言之，我的心已給你，只是不能挖出給你捧在手上。你明白我的意思罷？」

李飛雲腦筋上有些模糊，將手上的金鷄心就交給陶家春，陶家春却把那鷄心送到李飛雲的嘴邊：「它是我的代表，你吻它一下罷。」

李飛雲果真低下頭去吻了吻，覺得那鷄心上發出一種幽香來，不知是香水香，還是肌肉香，那般香味却直沁入腦府裏去，漸涉遐想，心在腔子裏砰砰的跳。暗想這裏只有我和家春兩個人，老馬能玷污他的身體，難道我就不能一親香澤？

李飛雲想到這裏，一雙眼睛不由歐住了陶家春。陶家春像有先知先覺的樣子，她趕着把鷄心扣上，鈕上鈕子，然後才轉過身來：

「雲，你又在轉着什麼念頭，一聲兒不響的，有話快些說。嘿！我知道你不在轉好念頭，我養過三年狗的，知道一些狗脾氣的。」

她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很柔和，使李飛雲聽了，渾身的肌肉都酥麻起來。他一把握住了陶家春的手腕：

「家春！你的心腸太硬，一些不替我着想，難道你預備教我吃老馬的殘餘不成？」

陶家春聽了這話，即把李飛雲的頭攬在自己胸前，像哄小孩子似的：「雲，我們的愛情是純潔的，那種專講肉體上享受的人，我覺得他只有卑鄙，你不是那種人吧！」

李飛雲處在這個時間，心上已感到十二分愉快，雖然陶家春胸部還有兩層薄的衣服，他已很滿足了：

「家春，你能每天給我這樣一個表演嗎？一天辦事的疲勞，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哼！這種表演！你說話太那個了。」陶家春手一鬆，她的櫻唇很迅速的在李飛雲額角貼了一下。

李飛雲有些飄飄然，自己疑心已是做了天上的神仙，陶家春雖鬆了手，他還在迷糊惘然之中。等他神智恢復原狀，陶家春已經收拾好，打算去了。

「家春，你的心既然交給我，你和老馬的香巢就不能告訴我嗎？幾時等他不在你那邊，也讓我去玩一會。」

陶家春笑道：「可以，可以，只是你不能太莽撞，在我那裏也沒一定的日期，由他高興，有時三天五天不來，有時每天在那裏，有時半夜三更來打門，累我從被窩裏起來伺候他，有時來了一會又趕着走了，一忽爾又來了。總而言之，他的人是很好詐的。」

她說好這些話，教李飛雲用自來墨水筆寫着：「古拔路停雲別墅五號。」

她報完了這幾個字，也來不及再說別的，驚鴻一瞥的走了。李飛雲趕到房門口看時，她已跨進電梯裏去了。

他又趕到電梯邊想和陶家春說一句什麼的，可是無情的電梯司機人已拉上門，撥動機板，嗤的一聲下去了，所給予他的，是陶家春在電梯裏一個微笑。

## (二) 吹不得風

李飛雲很悵悵的回到房間裏，頹然坐在沙發上，回想剛才的一幕，覺得陶家春的態度有些捉摸不定，一忽兒幽靜如大家閨秀，一忽兒妖聲浪氣的像出賣靈魂的神女，一忽又像半真半假的姨太太，可說是神祕到了極點。對於自己，又像有情，又像無情，說出來的話，模稜兩可，假使是真心愛我的話，何以又不肯在這裏多耽擱一些時候，却願將整個的身體獻給老馬。雖說是金錢的勢力，那白璧之瑕，永遠磨滅不掉了。若說不是真心愛我，則剛才的一幕，是如何甜蜜的表演，並且也不會把我的照片嵌在她的鷄心裏了。

他一個人獨自坐在那裏東想西想，連夜飯沒有吃也忘記了，等到肚子裏嘔哩咕嚕一陣騷擾之後，才想到自行



裏出來到現在，只喝了一杯冰可可，以外沒吃過別的東西，忙站起來攪了一下電鈴，教茶房來吩咐他弄一客公司大菜，愈快愈好。

大菜來了，他正一個人在那裏喝牛尾湯，肩胛上突然有一隻軟綿綿的手搭上來，李飛雲倒吃了一嚇，忙回頭一看，却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燙着極時髦的頭髮，說圓不圓，說長不長的鵝蛋臉，紅紅的嘴唇，胸前兩隻乳峯，結鼓鼓，顫巍巍的幾乎要破衣而出，肉感豐富。

「你來找什麼人？」

「我麼？找你，一個人在這裏不嫌寂寞麼？」那女郎說過，便拉過一隻凳子來，捱着李飛雲坐下了。

李飛雲又仔細向她臉上望了望：「我不認識你，你不要弄錯了人，走錯了房間。」

「不會走錯的，一會生，兩會熟，第三會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了，嘻嘻，你這個人老實來，快些吃吧，吃好了我有話和你談哩。」女郎重又將一條嫩藕似的臂膊架在李飛雲肩胛上。

李飛雲只當在做夢，但呷了沸熱的牛尾湯時，覺得並不是夢，再對那女郎看看，雖不及陶家春那樣清秀，却也濃豔得可愛，尤其是兩隻睫毛很長的眼睛，眼珠子像閃電似的，在李飛雲臉上溜來溜去。

「快些吃，慢慢的看我，等一會讓你看看一個飽就是了。」女郎說着，又格格地笑個不住。

「請問貴姓？」李飛雲又呷了口牛尾湯。

「嘻嘻，我姓楊，名字叫慧妃。」

「什麼羊會飛，一隻羊會飛的。」李飛雲不由也笑出聲來。

楊慧妃作嘖着道：「看你老實得很，說出話來倒刁蠻捉狹的。」

李飛雲將舀湯的白銅匙放下笑道：「我一些沒捉狹，你自己說話不清爽，羊會飛，牛會跳，究竟是怎樣三個字，請你再說一遍。」

那楊慧妃即從手皮夾裏摸出一張小小的粉紅卡片來，放在李飛雲面前，並在李飛雲腮上輕輕擰了一把。

「你看看仔細吧。」

李飛雲向卡片上看時，上面端端正正印了「楊慧妃」三個字，邊上並有一個電話號碼「七〇八六」。

「看清了沒有？快些吃吧，小菜冷了不好吃的。」楊慧妃已經把外面的旗袍脫掉了，上身只穿一件麻紗背心，倒有半個乳峯露在外面，下身穿着一條粉紅色的三角褲，那條三角褲的長度僅僅掩蔽一個小腹而已，腳上又沒穿襪子，雪白細膩的大腿，在燈光下看起來，更使人有些心神不定。

「我吃不下去了。」

「吃不下我來餵你，好不好？」楊慧妃竟去伏在李飛雲背上，一個腦袋直湊到李飛雲頸項邊上去，人家從對面看來，只當李飛雲生了兩個頭。

「不要鬧，你到我房間裏來做什麼？我吃過東西就要走的。」

「我不相信，專誠來開了房間，只吃一客公司大菜就走，上海沒有這種惡大的，除非另有女朋友約着，要是沒有的話，我們也可以軋一個朋友的。嘿，你的手老實些，爲什麼到人身上亂掏，我是怕肉痒的。」

李飛雲大約是飽餐秀色的緣故，公司大菜只吃了一隻湯，一塊牛排，一片麵包，就丟下了，其餘的菜就教茶房拏出去。楊慧妃真乖巧，她見李飛雲停下不食，忙去絞了一條熱毛巾來，一手按住他的頭，一手拏毛巾替李飛雲揩了一個臉，接着自己呼着了一根紙煙，塞到李飛雲的嘴裏去。

「陌陌生生的跑進來，這樣伺候我，使我莫名其妙，請你對我說明白了，我才放心呢。」李飛雲移坐到沙發上去，這樣問着身邊的楊慧妃。

「假癡假呆，明明知道的，却故意來問人家，吃豆腐也不是這樣吃的。」

「天曉得，天曉得，我是心直口快的人，決不會吃你豆腐的，不過我疑心你有些像嚮字頭，但嚮字頭決沒有像你這樣功架好的人。」

「嘻嘻，隨便你當我什麼人吧，我都不計較，只請你不要離開這個房間，我們談天亮。」楊慧妃說到這裏，將一條

肥圓大腿架到李飛雲的身上去。

「不能談天亮，我至遲在十二點鐘要回家去。」

「你覺得熱吧，這裏倒是洗浴房間，我去洗一個浴來，你却不許一個人溜走。」

楊慧妃去將房門閉上，即把麻紗背心 and 三角褲很熟練的一陣脫，拿起衣架上的浴衣往身上一披，向李飛雲飄了一眼道：

「你兩隻眼睛眨都不眨，有什麼好看的！」說着，往邊上浴室裏去，並不把浴室的門關上。

李飛雲給她這一陣有力的引誘，幾乎不能自持，腳底上痒痒的，很想站起來去看一個究竟，又恐楊慧妃要罵他捉狹鬼，若就此放棄，未免有些可惜，人家自動送上門來的，錯過了也是白白犧牲，做君子也不是在這種地方做的。於是他由沙發上站起來，先是放輕了脚步走的，纔而一想她既然肯在我面前脫背心脫短褲，一定是位百無禁忌的姑娘，我何必偷偷掩掩的，堂而皇之的去參觀一下好了。

皮鞋在打過蠟的地板上碰擊着，發出禿禿的聲音來，與浴室裏的水聲互相應和着，楊慧妃偶然哼幾聲時下流行的歌曲，忽然她的歌聲停住了。

「喂！不作興的，偷着瞧人家洗浴，快些走開，謝謝你拏浴室的門帶上了。」

「咦！奇怪，我又沒有踏進浴室一步，如何可以偷瞧你什麼來？」

「嘻嘻，你還要賴，我在鏡子裏看得清清楚楚，你還是坐到原處去好哦？我馬上要洗好了。」

李飛雲給她叫穿了，便不好意思再在那裏學唐明皇窺浴的故事了。而將步子移到窗口陽台上去，俯下身子看看馬路上的景緻。

這時只有十點鐘的樣子，馬路上相當的熱鬧，在六層樓上看下去，行人如蟻，差不多連男女也分不出來。隔壁房間裏，牌聲擲拍，雜着男女的嘻笑聲，李飛雲想伸過頭去張張，裏面究竟是什麼人物，終於給窗帘把視線擋住了。再看看這邊，房間裏的電燈也雪亮的開着，風平浪靜的，陽台上却站着一對青年男女，並肩兒在那裏囁囁情話，有說有

笑。李飛雲側着耳朵想聽聽他們講些什麼的，可是他們講得比較叫還要細弱，只是表情上是很熱烈的，不知他們這一對是情侶呢，還是露水鴛鴦。

李飛雲向他們那一對多看看，不由又想起陶家春來，假使她在這裏，一樣也可以伏在陽台上談談講講的。現在她回家了，是不是給老馬享受，唉！老馬，老馬，你要多少女人伺候你呢？他恨恨的把穿皮鞋的腳在陽台上狠命的蹂兩下，嚇得隔壁陽台上的一對，連忙走進去，碎的一聲把窗關上。

「喂！做什麼在陽台上蹂腳，怪我不許你偷看嗎？」

楊慧妃已經洗好澡，仍披了那件浴衣，拖了拖鞋，也走到陽台上來，靠着李飛雲站住。

「剛洗好了浴，吹不得風，究屬是秋天的季節呀！」

「那麼我們一起裏面去，馬路景緻有什麼好瞧的，又不是第一天到上海，裏面去談談多好，時間還早，你也可以去洗個澡。」

李飛雲和她一起到了裏面，他這時對於楊慧妃不像先前那樣存着一種熱望，因為她來的突兀，吃不准她是嚮字頭還是跑棧房的流動神女，這種女人是以金錢為目的的，上海灘上可以撈上一把揀揀，沒有什麼道理的。

「啥事體勿開心，只不過不許你偷看我洗澡，就生氣嗎？」

「不是的，我有我的心事，房間裏的帳已經付過，你愛在這裏的話，就請過了夜去，我可不能奉陪了。後會有期。」楊慧妃見他要走，便當門攔住了。「不許走，今天非要你在這裏談天亮不可，人家一片熱心，你却假癡假呆的要走，真想做民國時代的柳下惠不成？」

「這也是件奇事，我和你面不相識，怎麼就可以胡來？上海地方只聽到男人強奸女人，現在你竟有些反其道而行之的樣子，天下什麼事情都可以馬虎，惟有這種事情勉強不來的，你倒仔細想想看。」李飛雲一心在陶家春身上，楊慧妃實不足他留戀，也不屑與她走上戀的一途。

「你說我和你面不相識，你仔細想想看，每逢星期一卽有個人到你們利衆銀行存款子，這個人就是我，那個存

摺上不是有寫着「慧記」二字嗎？你低着頭數鈔票，大約不甚注意我，但是我已注意你一年多了。老實說，我現在是嚮導社的社員，在地位上似乎不配和你們銀行裏的人軋朋友，可是你好去打聽的，我楊慧妃決不是庸脂俗粉，可以用金錢來買到我的，這個你可以去翻翻賬簿，慧記名下已有多少存款，我因為愛你的人，少年老成，剛才在門口走過，湊巧見你一個人坐在這裏吃大菜，因想這也是天作之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請想我還能讓你走嗎？」楊慧妃說時，將李飛雲手上將要套上身上去的上裝一把奪了過來。

「那，你把我攔在這裏，不是要我化一塊錢一小時的代價，作成你一晚的生意？」

「呸！我的生意真應酬不開，要你來作成我，剛才和你說過了，可以查一查慧記名下的存款究竟是多少數目？你不要說給我一塊錢一個鐘頭，就是一百元一千元也買不到我一個肯字。」

李飛雲聽了這些不同凡響的話，覺得比剛才才有興味。「那麼你究竟是什麼目的？左右只有你和我兩個人，不妨直說。」

楊慧妃極嫵媚的一笑，上去按着李飛雲身子道：

「你站着做什麼？坐下來談一會不好嗎？我是人，一不是綁票匪，二不是強盜，三不是毒蛇猛獸，怕什麼呢？」

李飛雲給她說得沒話可說，便往沙發上一坐。

「坐一會談談可以，到天亮却不成功，晚上不睡覺，第二天怎麼可以到行裏去辦事？數差一張鈔票，吃起賠賬來不是玩的。」

楊慧妃移過一張椅子來，攔住李飛雲坐了，又在手皮包裹取出一包口香糖來，親手剝了一片給李飛雲，自己也吃了一片，看她架着腿說：

「你要是爲我弄錯了鈔票，由我負責，往我慧記名下付就是了。不相信，我把那扣存摺交給你。」

「哈哈，你爲什麼要這樣厚待我，連銀行裏的存摺都要交給我？」李飛雲真有些墮入五里霧中。

「這些話你不要問，只問你有了夫人沒有？」

「沒有，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想替我做媒人嗎？」

「正是這個意思，我想替你做媒人，你有二十歲了吧？」

「你看我有多大歲數？」李飛雲說話漸漸有起興子來。

楊慧妃對準李飛雲的臉仔細看了一回：「至多二十二三歲，我猜的正確吧？」她又接着說：「你還是個處男呢，二十多歲的人還是個處男，上海地方恐怕找不出第二個，我總算有眼光的。」她很得意的樣子。

「你怎麼知道我是處男？我已有十多個女人過了手了，哈哈，你看豁邊了。」

「一些也不會豁邊的，我見過的男人多了，雖不能保險，却也七勿離八。要和你軋一個極知己的朋友，你就是有了夫人，也沒關係，我對於眼前的環境太感到乏味了，急急的想換換，做做正式人家人。我物色我的對象已有三四個月了，始終沒有當意的，不是年紀大，便是年紀小，老成的太老成，滑頭的太滑頭，像你這樣恰到好處的人，真費掉我不少心思，幾次要約你出來談談，又苦着沒有傳遞信息的人，打電話給你，天曉得，我到現在還沒知道你的姓名，請問這一個電話怎樣打法？今天真巧極了，恰巧給我碰到了，牌子上寫着一個李字，你姓李嗎？」

「姓李。」

「名字是？益發告訴了我吧，我的李先生。」楊慧妃按住李飛雲的肩膊搖了搖說。

李飛雲聽了這些話，喜的成份很少，因為他疑心楊慧妃是一種什麼秘密社會中的人，故意使出這般媚勁來引他走入陷阱，因此他有些阻蹇。

「承你這番美意，我只有感激，只是我早已結婚，而且小孩子也有兩三個了，豈能再和你發生情愛，嫁給我三個字，請你不要提了，你想，法律上對於重婚的制裁，是多麼嚴厲？尤其是我們在金融界混飯吃的小職員，名譽方面，更要注意。」他的話，一半是打謊。

楊慧妃突然在他大腿上一拍：「這沒有關係，你在利衆銀行，大不了賺上二百三百一月，若影響到你的職務，立

「不能，不能，你可知道我家裏的女人很悍潑，給她知道了，性命交關，他父親是個名律師，打起官司來，可以不化本錢，那時候我要弄得走頭無路了。」李飛雲急切間找不出話來對付，只好亂扯一陣。

「律師，你怕律師嗎？」楊蕙妃披了披嘴：「你放心好了，等到鬧出打官司的事情來，她請一個律師，我們請兩個，她請兩個，我們請四個，上海地方，多的是律師，要多少可以抓一把來揀揀，以前鄉下人聽到律師二字，比聽到來了大幫盜匪劫掠村莊還要怕，現在紙老虎戳穿了，只要有道理，怕什麼律師呢？律師究竟是人，並不是山魃夜叉，嚇不倒人的，用律師出來做幌子的人，真是愚不可及。」

李飛雲見說不過她，忙站起來道：「讓我考慮一下，再給確實的答覆。」

「怎麼你想走嗎？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裏，未免太狠心了。坐下，坐下，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談。」

李飛雲禁不住她攔腰的一推，便又坐了下去。

楊蕙妃去燃上兩支香煙，一支遞給李飛雲，一支自己吸，把一條大腿往沙發靠手上一架，深深的吸了口香煙，把膝蓋在李飛雲脅部碰了一下：

「李，我不允許你考慮馬上要答應我，男人家做事，第一要爽氣，不可以牽絲攀藤，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你要想就此離開，把考慮二字來搪塞，沒有誠意的敷衍我，那你休想在利衆銀行做得安穩，惹我翻了臉，對不起，我什麼玩意都搵得出來，你仔細想想。」

「天下事情，都得兩相情願，那有這樣強迫人的？我所說的考慮，並非敷衍你，的確要去仔細想過，男女同居，不是偶然碰在一起打牌，可以馬馬虎虎，這次打過，下一次也不知在什麼日子再碰頭，要是我家裏不先有一個女人，那我立時可以答覆你，隨便你幾時要我同居，我都可辦得到，你換了我，也有這些顧慮的。」

楊蕙妃飄了他一眼，微微的笑道：「你這些話，雖也有相當的理由，可是我已知道你在疑心我的人，實對你說，我在上海是一個單身女子，也有相當的年齡了，再不想辦法得到一個歸宿，將來老大徒傷悲起來就來不及了。」說到這裏，她又湊近一些說：「李，我現在手上有着四五個草字頭，你能和我同居在一起，就拏這筆款子辦一樁實業，或是

開一片店鋪，我們也可以過一輩子了。現在銀號開辦的很多，你是銀行裏辦事的，大可以出來開一打銀號，自任總經理，汽車備一部，總比在利衆銀行裏寫意些。若嫌五個萬字頭的資本不夠應付，我可以去拉股子，十萬百萬辦不到，三萬五萬閑話一句。」

李飛雲給她這幾句話有些動心了，暗想：她竟有這點魔力，果真能够辦到，開一打銀號玩玩，到也好的，如能辦得順利，做做投機事業，將來大有發展的，比株守在利衆銀行好得多了，當下說：

「密司楊，請你不要性急，我們從長計議的好，你既有一片誠意待我，我怎能辜負你呢。」他不知不覺把楊慧妃的手捏了捏。

「好，你去考慮，這裏的房開由我連下去，明天你寫字間下來就到此地，千萬不可以失約。」

楊慧妃卻去按了按電鈴，把侍者叫來，在手皮夾裏掏出一百元鈔票來交給他，教他先收着，李先生剛才付的錢，拿來還他，並且去叫一輛出差汽車來送李先生回府。

「何必要把錢退給我？」

「我是這個脾氣，交朋友不喜歡朋友化錢的。況且我化錢不是和你化的一樣。」

李飛雲本是初涉社會的小夥子，一向很安份守己的，除掉偶然與陶家春廝纏廝繞外，別的桃色案子從沒鬧過，今晚碰到這位楊慧妃，真是天外飛來的豔福。楊慧妃伶牙利齒的一陣說，漸漸將疑懼楊慧妃的心理消滅，反而生出一種敬愛的心來。

### (三) 自有用處

他也不明白自己是怎樣坐到汽車裏的，及至汽車夫問他到什麼地方，他才恢復了知覺似的，等到車子在一處地方停下了，車夫將車門一開：

「先生，請你下車吧，古拔路停雲別墅到了。」



李飛雲走下汽車一看，馬路上靜悄悄的，人行道上都栽着樹，街燈在樹蔭裏閃爍着，路上很少見人往來，完全不像他所住的地方，再要去問車夫，汽車早開走了。再一看，一條里衙門口，白石上刊着「停雲別墅」四字。這才明白自己講錯了地址，這地方是陶家春與馬行長的香巢所在，怎麼糊裏糊塗叫車夫送到此地來的。

「停的別墅」不像別的小衙堂，滿地污穢，人多如蟻，小烟紙店，皮匠，担水菓攤，小書架子，塞得滿坑滿谷，使人不容易走一步安逸的路。「停雲別墅」却裏外清潔，衙堂裏的甬道上寂靜得看不到一個人，只有街口的紅頭阿三攔了支馬槍站着，人家一看，就知道這裏面所住的都是資產階級。

李飛雲暗想：既然到了此地，何不到陶家春那裏去望望，假使馬行長不在，今晚就可以和她談天。他這樣打主意，人已跑進「停雲別墅」的鐵門，一路抬着頭看人家門上的門牌，五號却在弄的那一頭。

波波，由汽車上射來兩道強烈的燈光，李飛雲見前面有汽車開出來，連忙往邊上一閃。那輛汽車緩緩的在他身旁駛過，車子裏端坐着一位白白胖胖的人，嘴裏啣了大半截的雪茄煙，這人正是馬行長，幸而馬行長沒注意到車子外面的人物。李飛雲還不敢確定那人就是馬行長，再回頭看看汽車號碼，確實是馬行長無疑了。

他眼望着那輛汽車駛出弄口，紅頭阿三把半邊鐵門關起來，他真比得到了什麼獎券都開心，腳下也覺輕飄飄的，忙着找到了那五號門牌，他倒又躊躇起來，因為不知道這屋子是馬行長獨住的，抑係和人合住，這時候敲門打戶的，恐怕有許多不便，但既到這裏再回出去，未免太不值得，而且馬行長又不在這裏，如此好機會，豈能錯過。主意一決定，便伸手按門上的電鈴，可是手有些發抖，何以如此，連他自己也不明白。

「啥人在前門揷電鈴？」

二樓樓窗口探出半個人的身體在問，看樣子，聽聲音，不像是陶家春，他的心就發跳了，答應了好呢，還是悶聲弗響，讓他們下來開門時再聲明。他這樣一遲疑，樓上又在發話了：

「呔，爲啥回音也嘸沒阿是哈格小鬼頭尋開心，嘸沒爺娘管東格？」

不好了，在開口罵人了，而且罵的是嘸沒爺娘管東的小鬼，李飛雲聽了，又氣又好笑，不管三七廿一，再把電鈴使

勁擻了一下。

「喂！到底是啥人爲啥弗開口，阿是啞子再打朋要報告巡捕哉，半夜三更，尋哈斷命開心，豬頭三！」

「不要先罵人，說不定是來找行長的，下去問問清楚，假使是行長的朋友，你罵他豬頭三，明天和行長一說，行長又要發脾氣了。」

說這話的，李飛雲已耳熟能詳，正是陶家春，便拉開了嗓子喊道：

「家春，家春，是我，是我，開開門。」

「哦！你怎麼這時候跑來，不是姑母教你來的？張媽，快些下去開門，表舅少爺來了。」

隔不到三分鐘，五號的大門打開了，張媽很難爲情的向李飛雲抱歉道：

「舅少爺，對勿住，剛才你早眼答應一聲，我也弗瞎罵山門哉，裏面坐吧。」

李飛雲嘴上說沒有關係，人已跟張媽走進客堂裏，張媽往樓上走，他也想跟着上去，張媽轉身來擋住他道：

「奶奶已經穿好睡衣，到樓上去，交關勿便，舅少爺還是客堂間裏坐一會，我去倒茶拏香煙來。」

李飛雲只好打倒車，坐在客堂裏。

坐了約模五分鐘的時候，陶家春才從樓上下來，她穿着一件綉花印度綢的睡衣，拖了一雙白緞紅花的拖鞋，倦

眼惺忪的問道：

「表哥，你在這個時候跑來，總有什麼事吧？」

李飛雲聽她在喊自己表哥，先有些莫名其妙，繼而恍然，也就隨機應變的說：

「表妹，正有點兒事要來和你商量，而且很要緊的。」

那個張媽過來，倒過茶遞過煙，便也站在邊上看他們說話，果得李飛雲偏促不安。幸而陶家春眉頭一皺，眼珠子

一轉說：

「表哥，你到樓上談吧，表兄妹沒關係的。」說到這裏，又轉過臉來望着張媽：「張媽，你到樓上將我床鋪收拾一

下。」

張媽應着走了。陶家春這才悄悄的問他何以在這個時候跑到這裏，差一點兒與馬行長碰着了，現在馬行長雖不在跟前，張媽和其他幾個僕役，就很討厭，經不得他們和馬行長說一句什麼，那就糟了。

「說出來你要不相信的，我本來打算回家去的，不想和汽車夫說錯了地址，糊裏糊塗給他開到此地來，直等到走下車子來，才知道弄錯了，因想既然來到這裏，應當來看看你的，我跑進衙堂，恰恰馬行長的车子出去。」

「他見到你沒有？」陶家春很注意的問。

「沒有，我將身體隱在黑地裏，他決不會看見，即使看見了，他會不喊住我問我到什麼地方去的？」

陶家春皺着眉想了想，正要開口，那上樓去收拾床鋪的張媽却下來了，將眼睛向二人看看。

「奶奶，上面收拾好了，請表舅少爺樓上坐吧。」說時，將目光釘住李飛雲的臉。

陶家春的臥室，裏面完全是西式陳設，花地毯，立體式的傢俱，開着綠幽幽的電燈，一走進去，自有一種使身心愉快的感覺，並且有一種幽香刺激到鼻子管裏來，李飛雲有生以來，沒有踏進人家閨室，這時他看看床上的被褥，枕頭，都使他生出一種遐想來。

「表哥，這邊坐吧。」陶家春指指圓桌邊上的椅子說。

張媽又倒茶遞煙，眼光還向李飛雲臉上射着。

陶家春即在他對面坐了，有張媽在邊上，不知應該說些什麼話好，她想了想，即與張媽說：

「這時候將近十二點鐘了，舅少爺還路來，應該進些點心了，你去把白木耳在電爐上燉燉熱拿來。」

「唔……」張媽雖應着，下樓的步子很慢，並且走出門口，又轉過臉來看了兩看。

李飛雲見張媽走了，覺得渾身輕鬆起來，「家春，這樣子你精神上未免痛苦了，像你這個人，何必受一個傭婦的控制，真真不值得。」

「還不是爲了你，你不上這裏來，她們敢做什麼嘴臉給我，一個不對，立刻教她滾蛋，你在這半夜三更到這裏

來，真害苦了我，幸而我轉機得快，叫你一聲表哥，否則她們更要疑神疑鬼哩。」陶家春說着，站起來到梳妝台抽屜裏拿出一疊鈔票來放在桌子上。

「要去買什麼？」

「我自有用處，你不用問。」

李飛雲嘻嘻皮笑臉的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道：「我不知在那一天可以在這床上舒舒服服睡一夜，而且有你

在邊上？」陶家春急急的向他招手道：「坐過來，坐過來，態度放穩重些，現在是舅少爺的身份，我床上不能去亂坐的，你要替我想想。」

李飛雲不得不聽她的話，仍坐到原地方來：「家春，你告訴了我你的地址後，立刻想找來看看你，可是到了這裏，使我有許多感觸，痛快些說，完全是醋素作用，精神是痛苦極了！」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終有使你愉快的一天，雲，你……」

陶家春「你」字以下的話沒說出來，樓梯上有腳步聲了，連忙嚥住。只見張媽手上托着一隻白磁盤，盤裏放着兩碗白木耳，碗上飄着熱氣，她很伶俐的一碗碗端着放在李飛雲與陶家春的面前，在喉嚨口低低的說了句「舅少爺請用吧。」

陶家春向張媽嗷嗷嘴：「張媽，這是舅少爺賞你們的，你拿去和另外幾個分分吧。」

張媽向陶家春嗷嘴的地方看時，是十元一張的鈔票一疊，雖沒點過，但料上去，二十張是有的，這大的賞賜，她還是第一次遇到，不由眉花眼笑的望着李飛雲道：

「舅少爺，怎麼一賞就是這許多，我們無論怎麼是不可以收的，嘿！要收也只好……」

「舅少爺既拏出來了，你就拏了去，不必客氣，舅少爺不是化不起的人。」陶家春恐怕她在邊上多就誤辰光，「謝謝舅少爺。」張媽把那疊鈔票拿在手上，連忙又去擰了塊熱毛巾來遞給李飛雲擦臉，十分殷勤。

李飛雲擦過臉，一面在吃白木耳，一面在想：陶家春爲何要替自己賞張媽這許多錢？十元二十元也够了，爲什麼要二百元一賞呢？故意在我面上擺闊，使我下次不敢再到這裏來，要來非帶二百元作賞金不可？

「張媽，你下面去待着，我有幾句話要和舅少爺談談呢。」

「噢！張媽答應得特別響亮，並且加上兩句：『好好，我在下面，你不喊我，決不上來，要不要預備一盆洗腳水？』」

「呸！要洗腳水做什麼？我早就洗過腳了。」

「或許奶奶再要洗一會。」張媽很俏皮的一笑，便匆匆的到樓下去了。却隨手把房門帶上了。

李飛雲還莫而覺之的沒明白王媽所說「洗腳水」的用意，可是陶家春已臉紅了。

「你聽張媽的話，她真把你當我的什麼人呢？噯！你真在爲難我了。」

「噫！她問你洗腳水要不要，並沒帶到我的事，怎麼是我爲難你呢？倒要請你講講明白哩。」

「不要講不講了，現在已是十二點半鐘，你要回去，我去打電話叫汽車來，否則你打算怎樣？」

脈脈，將一對水汪汪的眼睛儘望着李飛雲。

「我是叫化子睡城門，城裏是睡，城外也是睡，打電話去叫汽車，費事吧？」

李飛雲的意思，最好讓他睡在這裏，却又不好意思說出來。

「你還是回去的好，我不是早和你說了，馬行長來去沒有一定的，說來就來，若給他撞到了，那怎麼辦？」陶家春的語意，也不像故意拒絕他。

「你不用替我顧慮，我願做牡丹花下的鬼，今晚雖不是吉日良辰，也是不可多得的機會，了一了我們的心願吧。」

家春！

李飛雲說了這話，便過來握住陶家春的手腕，空氣相當緊張，兩個人的心房都在蓬蓬地跳，陶家春臉上更飛起了兩朵紅暈，遲疑着不說一句話。

「家春機會不要錯過，下一次也不知在什麼日子可以到你這裏來呢，你怎麼不作聲？」

「你胆子真大，這裏是什麼地方，你竟這樣胆大妄爲。我們還是保持以前的態度來得有滋味，你想當真發生肉體關係後，不會甜蜜的，恐怕反而要感覺痛苦，這是一定的公式。我所以每次不允你的要求，就是這個緣故。譬如今天沒把我的內幕告訴你，你對於我的希望一定要比現在濃厚，假使再進一步的發生了關係，味道更要不靈，你仔細想想看。」

陶家春像騙小孩似的哄着李飛雲。李飛雲卻像扭皮糖似的纏住人不放。

「正與小孩子一樣，我站都站不住了，鬆了手，讓我去把房門門上了，還得把張媽支使開了，否則……」陶家春忽爾說不下去的原因是嘴唇上發生阻礙。

這時候室內充溢了喜悅的空氣，李飛雲有如豬八戒跑進盤絲洞，要想在陶家春身上發掘他從來所沒發現的東西。而陶家春也不過份拒人於千里之外了，她推開李飛雲走到房門口拉開門來，喊了兩聲張媽，張媽應聲而至，她噙着嘴，噙住了李飛雲與陶家春嘻嘻地笑。

「張媽，你自顧睡覺，我和舅少爺有許多話要談，要什麼自己會取的，好在香煙，水菓，點心都有在樓上。」

「奶奶，要熱水，熱水瓶隻隻有在裏面。」不知張媽何以要說這句話。

正在這時，電鈴突然響起來，三個人你望我，我望你，不知怎樣才好。

「已經一點多鐘了，又是誰在叫門呢？」張媽翻着兩隻眼珠子說。

「說不定是行長來了，他常這樣的，要真是他來了，舅少爺在樓上有許多不便。」陶家春臉上顯着不自然的樣子。

「奶奶勿要急，我有法子，假使是行長轉來，請舅少爺到後面去避一避，行長如在此地過夜，明朝一天亮我就請舅少爺從後門出去，一些勿會露馬脚。」

張媽說話澈底的在揭露他們秘密，陶家春在這危急之時，也不再加以掩飾，即向張媽點點頭。張媽剛要把李飛雲帶到後面房間裏，外面的大門已在響動，張媽低低喊聲不好，即把李飛雲往後房間一推，隨手把房門拉上了。

李飛雲身處斯境，又像落在夢裏，心想：這真是無緣分，剛剛要到嘴的饅頭，又給老馬來打岔打掉了，老馬，老馬，你的確是我的敵人。

他在後面房間裏，黑黢黢的，由着前房映過來的燈光，依稀看得出後房的情形，裏面也有一床一榻，和一些箱籠什物，並且一邊放着個廣漆便桶。他希望馬行長立刻就去，不要留宿下來，那麼還有五六個鐘頭時間與陶家泰廝混。

後房門忽然開了，李飛雲究竟有些胆虛，忙向床上一躺，停睛看時，進來的是張媽，她附着李飛雲耳朵邊說：

「舅少爺，不要急，行長在和奶奶說着閑話，說勿定仍要去的，捺現在定心睏一歇，可是勿要響出聲音來。」

張媽幾聲糯滴滴的蘇白，說得李飛雲的心砰砰亂跳，不由向張媽臉上多看幾眼，覺得張媽倒也是個細皮白肉的人，年紀也不大，估料上去，至多二五六的樣子，一樣剪了頭髮，穿着寬窄合度的士林布短衫，黑府綢的褲子，水露的眼珠子，只是在李飛雲臉上打轉，並且她竟挨着李飛雲的身體坐了下來。

「你們奶奶和行長在談些什麼？」

張媽聽了，連忙伸過手掌來按住他的嘴，低低的警告他道：

「說閑話低一些，行長耳朵交關尖，撥俚聽見仔，勿是打朋。」

張媽的蘇白，非但「糯」而且齒頰生芳，自有一種媚人的香味鑽入李飛雲的的鼻管裏，使他四肢百骸都受到刺激，禁不住抓住了她的臂膊捏弄着，張媽也不拒絕，李飛雲索性攀下她的頸子，嘴巴湊在她的耳朵上細聲細氣的問：

「奶奶究竟和行長在做什麼，怎不告訴我聽？」

「不能告訴你的，你還是自己去猜吧。」張媽甜蜜蜜的一笑，充份流露着誘惑力。

「教我如何猜得到，我又不是未卜預知的仙人。」李飛雲攀住她的頸子不放。

「嘻嘻，呆大，你猜不到，想也想得出，看看倏格面孔倒蠻聰明，那亨是實梗格笨肚腸。」張媽索性把頭枕在李飛

雲胸前。

「哦！我知道了，他們在說謊已話，說得很是窩心，給我猜到了吧？」李飛雲假意瞎猜，一隻手在張媽身上遊歷，又像是地質學家，想找到一個目的，發掘發掘古物。

「呆大！只有說體已話窩心，嚙沒第二件事情可以窩心哉？」

「這個我是外行，你也不用賣關子，爽爽氣氣告訴給我聽了吧？」

「勿要假癡假呆，哉我看僚格人也勿是老實人是老實人也勿會……：……：咬啣，死快哉，撥你捏得痛得來，勁道打啥場化來格介？」

張媽得意忘形，起先是低低的說着，到後來聲音放大了，而帶着富有春意的笑聲，竟忘記了前房間的馬行長。

「張媽，張媽，你已睡着了嗎？可是給夢魘住了？嘩啦嘩啦阿要難聽！」

陶家春在前面發話了，似乎她在床上說的，說話的聲音不大自然，像受了壓迫，並且帶些兒喘。

張媽將舌尖一伸，在李飛雲臂膊上擽了一下道：「都是你，動手動脚，對不起，不能再那樣了。讓我坐起來，他們一會兒要汰脚水了。」

「到這時候還沒洗過脚，行長是爲了洗脚而來的？爲什麼不早些洗？」

「阿憲！我不會說別的了，只會說你一聲阿憲汰脚水不過說得好聽一眼，你當真格去汰脚，是汰脚以上格東西，阿明白？」張媽並沒坐起來，像給膠汗黏住了，還不知是她不捨得起來。

李飛雲道：「脚以上是小腿，小腿以上是膝蓋，膝蓋以上是大腿，北邊人說是大腿膀子，他們常常要洗大腿膀子嗎？」

「阿憲！你只說到大腿，爲啥勿說上一眼？」

「大腿上一些就是小肚子了，幹嗎不洗別處，却天天忙着要洗小肚子？你說話也太奇怪，洗小肚子就洗小肚子，却偏偏說汰脚水，城頭上出棺材，遠兜轉，蘇州人就是這種脾氣。」李飛雲索性裝佯裝到底。

張媽聽了，笑得格格地：「你格人阿是唱滑稽格，說出來兩聲閑話倒蠻發噱格，要末說到大腿爲止，再說就跳浜，



一跳就到小肚皮，真是氣數，民國世界有你格種毒頭，怪勿得米要賣七十隻洋一担哉！」

「跳浜？跳的什麼浜，蘊藻浜，陸家浜，洋涇浜，張華浜，你說一個給我聽聽。」

「勿要搭我伴裏伴腔哉，我要預備熱水去撥俚汰……」

李飛雲接上說：「是不是給他們汰蘊藻浜？」

「讓你去亂嚼吧。」張媽支撐起來理着頭髮。

「我什麼都見識過了，只有你們這裏洗蘊藻浜沒有見過。請你給一個機會我見識見識。」

「勿要熱昏，汰格格物事好撥你看格，當心紅眼睛，你還是搭我安頓一歇，看是勿會讓你看見格。」張媽悄悄的

說過，一面忙着弄腳盆，倒熱水瓶裏的水，工作很是緊張。

李飛雲這時正給環境弄上火來，頗有些飢不擇食的樣子，他見張媽端了一腳盆熱水到前面去，連忙從床上跳下來，攀住她的頸子輕輕的說：

「你送去了就回到這裏來，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他俯着身子說，像一個彎背老公公。

張媽笑盈盈的向他上一看：「啥事體勿立直仔說，俯腰曲背，像煞下屬對上司。」

李飛雲知道自己的醜相已經敗露，只好老着面皮說：「謝謝你，速去速來，我是立不直了。」

張媽沒有表示，輕腳輕手的把腳盆送到前面去，李飛雲躺在床上，如大旱之望雲霓，只要張媽早些過來，比吃奶的孩子盼望娘還要急切。起先他很注意前面陶家春的动作，這時給某一種意識所佔，已丟在九霄雲外了。

張媽過去了五分鐘的時間，李飛雲就像她去了兩三個鐘頭，張大了眼珠看着房門口，只見張媽的人進來，耳朵所聽到的，是前面水聲淙淙，猜想上去，定是在洗刷「蘊藻浜」了，愈使他轉側不能自安了。

「好容易見張媽驚鴻一瞥的閃了進來，便一把拉住了她的臂膊說：

「去把房門關上了，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情哩。」

「啥事體你說阿是要小便該搭只有便桶，倒嚙沒夜壺。」

「我也不用便桶也不要夜壺，只要……」

張媽接口說：「阿是要我把你，你又勿是三歲小童。」李飛雲一句目的話，究竟難於啓齒，說出來只怕張媽要拒絕，弄得自己下不下台，所以話到了喉嚨口，又嚥了下去，於是又改變方針說：

「你是不是睡在這裏的？」

「該隻床就是我睡的，當然我要開勒此地。」

「那末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睡了。」

李飛雲說出那一句話，一顆心就別別的跳，生恐張媽要提出抗議來。

「死快哉！你是我格啥人，格種閑話撥奶奶聽見仔，害我要吃到勿識頭，快眼勿要說吧。」可是張媽雖這樣說，臉上仍沒動怒的樣子。

李飛雲嚥口唾沫道：「不要搭架子？我們軋一個朋友好了。」

「呸！有哈軋朋友軋到床浪來格，格種朋友要軋出毛病來格，謝謝一家門。」

「不軋朋友，那麼臨時救救我的急。」李飛雲有些發極了。

「你救哈格急，你倒說說明白，好救就救，勿好救也勿可以捉牢人家救。」

「很便當很便當，只要解下這個東西便好了，又不用化什麼大本錢的。」李飛雲不像先前那樣老實了。張媽擋住他的手道：「不許亂扯亂扯的，等一會前房要喊哉，阿有哈極到實梗一副吞頭，真是少有少見！」說時，

嚙嚙地笑。

「張媽！張媽！」是前房陶家春的聲音。

「咳！奶奶來哉。」張媽答應了一聲，忙掙脫了李飛雲的手，到前房去了。

李飛雲白費心思一場空，暗想張媽這個人，也是個尤物，一口蘇白，又軟又糯，碰碰他，不拒絕也不遷就，但是怪也難怪，我與她不過是初次會面，相熟還不到兩個鐘頭，凡是男人求女人，總得帶幾分壓迫，剛才自己沒有來一個強制

執行，否則目的早就達到了。咳，咳！等一會她總要來睡的，那時候可不能放鬆。

他獨個兒正想得非常興奮，忽然張媽跑過來，湊在他耳朵上說：

「你快眼起來，行長要到該搭來登坑哉，耐末那亨弄法？」

這兩句話，宛如青天起了個霹靂，李飛雲所要預備的一記手法，至此全盤粉碎，慌忙從床上起來，抓住張媽的臂膊問：

「致我藏到什麼地方去？」他眼珠子四下亂轉。

張媽看他急成那個樣子，不覺好笑，畢竟女人家心細神定，按住他的身子往床底下一推，低低的叮囑他道：

「勿要響，也勿要咳嗽，也勿要亂動。」

李飛雲像一隻哈叭狗似的匍匐在床下，靜聽外面的消息。

#### (四) 都是騙騙你的

一忽兒室內的電燈亮起來，只聽陶家春的聲音在問：

「張媽，便桶可預備好了？」

「奶奶已經預備好哉。」張媽的人，似乎已站到房門口去了。

接着便聽到一個人拖了拖鞋的脚步聲，往裏面來。「家春！你來陪陪我，一個人坐在便桶上怪寂寞的。」

「你這人真與小孩子一樣，上便桶拉屎都要人陪着。」陶家春進來，即在那張床上坐下。

「嘿，嘿！實對你說，我真有些不願一刻離開你，你就是我的靈魂，你離開了我，我就像失掉魂似的，坐……坐……坐立不安，唔，拉下一段來了。」

「少說廢話了，現在是什麼時候，張媽她們也要睡覺的。」

「剛才累了你了，呼下一箇那個東西，便會增加那一股子勁，你嫌太過頭了罷？」

陶家春用脚在地上一頓道：「要拉屎就拉屎罷了，又扯到這個上面來，我不陪你了，這間屋子裏多臭呀！」

「嘿！馬上就好，這時你聞一會臭氣，回到前面去，給你開香的，再吃下一筒使你多舒服舒服。」

李飛雲在床底下聽得清清楚楚，不禁酸火上昇，恨不能竄出去將馬行長往便桶裏一擲，鬧一件出類拔萃的命案。可是他那有這種勇氣，因見陶家春兩隻雪白的足踝踏在地板上，便伸手去一把將它捏住了。

陶家春的小腿突然給他一捏，不由駭了一跳，幾乎喊出聲來，幸而她肚裏明白，只面孔上呆了呆，隨即恢復了常態。

「春，爲什麼吃了一驚的樣子？」馬行長坐在便桶上，瞧準陶家春的臉問。  
「唔……此地怎麼也有蚊子的？」剛才我腿上給他叮了一下。」陶家春把兩條腿互相搓了搓，「蚊子也不識相，到這裏叮人，死多活少，張媽，等一會點一枝蚊煙香。」

「噢！張媽在外面遠遠的應着。」

李飛雲在床底下又氣又好笑，他在地上找到一根火柴桿兒，本想在陶家春小腿上刺一下玩玩的，只怕因此一來，要給馬行長瞧出破綻來，倒不是玩的，便沒有實行。

「噢，剛才你眉毛一皺，面孔一呆的樣子，倒使我記起一樁事情來了，去年三月裏，我和你在皇后飯店第一次發生關係的時候，你也是這個樣子，眉毛一皺，面孔一呆，那種情形，到現在還清清楚楚在我腦筋裏，你忘記了沒有？」馬行長說了，看住陶家春的臉，呵呵地笑着。

陶家春給他問得臉上緋紅，向馬行長白了一眼：「你真說得出的，陳年古董的話，到這時還搬出來，快些拉罷，屁股在便桶裏生了根嗎？」



馬行長用足氣力迸了一下：「不知怎樣，我上一次便桶，非要半小時不可，太約是胃火重的關係罷？」說時，又迸了一下氣。「這段下來，第三段，要五段六段下來以後，我的公事方算完畢。」

陶家春禁不住發笑道：「連拉屎都在計算段數，真不愧是一個銀行家，你倒沒有撈它上來放在天平秤上去稱一稱，每天的重量的否相同，假使有了高低，便該校準一下，免得參差不齊。」

「哈哈，你說出這話來，不愧是一個銀行家的夫人，這上天平的事情，就煩勞你了，你也是義不容辭的。」

李飛雲伏在床上正在舉目欣賞陶家春的小腿，因為家春非但沒穿襪，連褲腳管也瞧不見，就只裹着一件睡衣。忽然聽到馬行長與陶家春談把米田共放到天平秤上去稱的話，禁不住嗤的一聲笑出來，等到發覺自己不能笑時，馬行長却在說道：

「咦，奇怪，是誰在笑？」

「誰在笑，還不是你自己在笑。」陶家春態度鎮靜，將手帕在鼻子邊煽着。

「我明明聽到嗤的一聲，又非發在我嘴裏。」

陶家春立刻靈機一動：「噢，我放了一個屁，又給你聽到了。」

馬行長將手指上一截香煙丟在痰盂裏道：「不像是放屁的聲音，我快將五十歲的人了，連屁聲笑聲都分不清嗎？」

我明明是放了一個響屁，你偏說是笑聲，屁已放了，又抓不回來，否則可以給你研究研究，免得兩下瞎爭了。」陶家春嘴上雖這樣說，心上可十分着急，恐怕李飛雲再有什麼破綻要露出來。

「張媽，張媽，給我再拿一支煙來。」

「噯，你預備在便桶上過年嗎，我要去睡了！」陶家春嘴說人沒動，因為她萬萬走不得。

張媽把煙拿了來，給馬行長點上火，仍退出去。

馬行長吸了口香煙：「再陪我一會，第四段已下來了，祇有最後的一段了。」頓了頓，又說：「春，張媽多大歲數了，

三十沒到吧，唔至多二十三，四準是這個樣子。」

「要你這樣估計她的歲數做什麼笑話吧！」

「嘻嘻，這叫做觸景生情，剛才看她一扭一扭的進來，又一扭一扭的出去，身上那股子誘惑力，比你差不了多少。那隻尊臀，人家說有波浪，她真有波浪呢，嘻嘻，拉屎拉尿，給我發現一個新大陸來了，以前却一直沒注意到她。」馬行長向陶家春飄了一眼。

陶家春知道他的性情脾胃，並不十分注意到他的說話，只就心床底下那個人。

「嘿，這倒是奇事，別的女人總有些醋哩醬油哩，你怎麼聽若不聞，寬量大度，可敬！可敬！」

陶家春披了披嘴道：「人家在我們這裏是娘姨，不是你派用場的人，做主人家該說這種渾蛋話嗎？看你在行長辦公室的時候，多麼威靈顯赫，碰一碰就要把人吃下肚去似的，現在却上下不分，信口胡說。」

「嘿，嘿，坐在便桶上還能擺出行長的架子來嗎，你真太不原諒我了，白天在行裏糊塗了面孔，那是沒辦法擺出來的假面具，在這個時候還不自由自由……唔，第五段下來了。」馬行長總算公事完畢。

「恭禧恭禧，女人家難產，也沒像你現在拉屎費力。」陶家春打算站起來走。

馬行長一手夾住半截香煙，一手拎住褲腰，走近來拍拍那張床道：「這是張媽睡的被頭褥子倒還乾淨，喔，兩條腿酸麻得來，讓我躺一刻兒，你給我我在廳上按摩按摩。」他就此倒下來睡。

這時候陶家春心上頗為着急，只怕李飛雲在床底下要悶壞了，或者打一



個噴嚏，就要拆空老壽星。因此她很柔婉的拉住馬行長的臂膊說：

「到前面去罷，娘姨床上你不能睡的，成何體統，傳說到外面去，人家要當新聞登到報上去了，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這一點不能不顧慮到。」

馬行長却像牛皮糖似的賴在床上不肯起來，一定要陶家春替他按摩大腿：

「這裏只有你和我兩個人，你不給我說出去，難道我自己反而去宣傳，說利象銀行行長馬隆曾經睡在娘姨的床上教陶家春按摩大腿的。」

「張媽呢？她不會到外面說的嗎？說不定她要歇工不做了，什麼人家主人可以半夜三更睡到娘姨床上去，做娘姨是刀氣力換飯吃，你想要她陪上一個身體不成？」

「哈哈，我知道了，這話裏面帶着幾成酸素作用呢，春，是不是有那個意思？你說明白了，我就起來到前面去，否則我睡到明天起來，免得再走動了。」

陶家春聽了，恨起來撻了他一下：「好，你睡在這裏，讓我一個人到前面去。」說時，做着勢子要走。

馬行長一把拉住了：「走走走，都是騙騙你的，當真我要睡在張媽床上不成，老實說我自從有了你，外面花街柳巷的地方，簡直不去走動，有一分半分的精神，都結交在你的身上。」

「少說這些話吧，餓口紮得住，人口紮不住，給人家聽去當新聞講，我可受不了的。」

馬行長這才從床上起來，一手扶在陶家春肩膊上，一手却夾着半截香烟，剛走兩步，一條短褲像褪筍壳似的直褪到腳背上，連忙說不好，不好，褲子褲子，張媽本來斜倚在門口的，連忙縮到外面去。

「唔，你真像三歲的小孩子，一會這樣，一會兒那樣，難伺候極了。」陶家春弄得有些生氣。

馬行長一面繫褲子，一面笑道：「你不要單說難伺候我，有的時候我也難伺候你，重又不是，輕又不是……」

陶家春不等他說下去，卽擰了他一下：「在這裏專說這種混話，在行裏抓住一面算盤不肯放，絲毫厘忽要和人家算個明白，惹氣得來。」

「經營金融事業的，不抓緊了一面算盤，開銷從什麼地方來，汽車坐什麼人的，立克吸什麼人的，你要知道，我所負擔的開銷，每一天，最低限度要兩百元，一個月非七千元不能過門，這一筆錢就是從算盤上滴搭滴搭打下來，你千萬不要小看了那面算盤。」

「煩得來！一句話又引出你一大籃子的屁來，我的眼皮直垂下來，再不睡可支撐不住了。」陶家春連連打呵欠。  
「嘿！不知怎樣，今晚上我特別有精神，大約因為今天在外匯上套進兩萬元的關係，人逢財氣精神爽，這話真一絲一毫不差的，走走，去睡，去睡，累壞了你，比割我身上的肉還難受。」

馬行長陶家春到前房去了，張媽趕着進來把床沿上垂下的褥子往上一揭，只見李飛雲滿臉塵垢的爬在地上，眼睛骨溜溜的向她望着，却不爬起來。「噫，阿嚏，做啥勿出來，阿是床底下闖了味道，蠻好，索性曬到明朝起來吧。」張媽低着聲音帶笑說。

「對不起，請你攙我一把，我的腿，喔，酸得來。」

張媽怕馬行長再闖進來，便悄悄的把房門闔上了，才大大胆子將李飛雲帶拖帶拉的弄出來，向他面孔上看看，禁不住嗤嗤地笑出來，幸而房間裏有水，張媽替他將臉上揩乾淨了。

「噫，這苦頭從來沒吃到過，我真苦死了。」

「你說閒話，嘩嘩啦，行長還勿會瞞，苦頭是你自家討來吃的，勿到此地，該歇辰光，勸屋裏，過得太太平平的，現在非但你自己家吃苦，連我也受累，不然我該歇可以晒哉，有你勸浪那亭好晒？看上去行長勿會走哉，我只好陪你乾坐到天亮哉。」張媽說這話時，望着李飛雲蜜蜜的笑。

「剛才你說我是阿癡，現在我要說你是阿癡，好好的有床不睡，却打算乾坐一夜，與其乾坐，何不乾睡，一樣是乾，這個乾就來得舒服了，來來來，睡下睡下。」李飛雲將身子往裏面移動一下。

張媽笑着搖搖頭：「那邊是人家格床，她今天齊巧不在這裏，我可以睡到她床上去，啥事體搭你軋勒一淘，嚇人勢！」



「奇怪，嚇什麼，我又不是老虎，又不是紅頭阿三，與你一樣是人，不過與你稍有不同而已。」

「就是格一眼眼我要怕，勿然，別人搭我一房間，爛仔一年多哉，從來勿會嚇過。」

「這一眼你只當他沒有這一會事，你睡你的，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設或有什麼覺得，也只好逆來順受，隨遇而安，天下就太平了。」

張媽咬着下唇皮笑了笑：「哼！你勿是安守本份的人，剛剛我已經降着過哉，一把秤牢仔，教人家氣都透勿出。」

張媽用手指在李飛雲的鼻孔上刮着，李飛雲看她臉上紅霞朵朵，滿孕着春色，充分流露着誘惑力，因想這是時候了，機會還讓她逃過嗎？」

「你去把電燈扭熄了，還是黑地裏談着有趣些。」

「做啥要熄電燈，我熄脫仔電燈，睡勿着格。」張媽做勢要想躺不來，一眼看見李飛雲沒脫衣服，便說：

「乾睡衣裳也要脫格，你又是西裝，弄皺仔明朝那亨好穿出去？」

「一個人弄昏了，身上衣服也會忘記脫。」

李飛雲以極迅速的手段將西裝一陣脫，只剩了裏面的汗衫短褲，索性連襪子也脫掉了，人往床上一跳，拉過被頭來往身上一蓋。

「你脫衣服呀，春宵一刻值千金，不要就誤寶貴的時間了。」說着，推推張媽。

張媽忽然在鼻子裏哼了聲道：「看你一相情願，也勿弄弄明白，你是我啥人，我是你啥人，上海地方軋軋朋友雖然，嚇啥稀奇，也嚇沒實梗爛污格，就是弄一只野狗進來，肉骨頭也要費脫兩根……」

李飛雲搶着說：「肉骨頭請客是唯，有有有，不瞞你說，我今天來得匆促，來不及預備什麼送給你，肉骨頭却是現成的，根把根東西，請你不要嫌少。」

「呸！油嘴滑舌，狗嘴裏勿出象牙，現在是你格世界哉，早一歇辰光，躲勒床底，浪格副吞頭，阿是忘記哉，做啥勿出來，搭行長談脫兩聲。」

「這種話不要去說他，先把我們的交涉辦好了再說。」李飛雲再逼着她脫衣服。

張媽這時已弄得進退兩難，已經把衣襟上的鈕子解掉兩個，又停住手說：

「勿好，勿好，我實梗糊裏糊塗，要對勿住交關人，算啥名堂呢，你請安置吧，讓我睡到對面床上去。」

李飛雲如何肯讓她走？「什麼對不住交關人，又來生枝節了，今天我們是有緣來相會，假使不是有緣，你要找我也難，我要找你也難，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與人無涉，有什麼對得住對不住？」

「你勿曉得，當我舊年勒鄉下動身到上海來格辰光，隔夜僱男人再三叮囑我，好妹妹，好妹妹，上海地方壞來西，女人一到上海，十個倒有十個出毛病，勿是姘頭軋得一塌糊塗，就是跟別人逃走，對門阿金妹，隔壁三阿姨，才是實梗格事體，現在你到上海，我一百廿個勿放心，因為比阿金妹三阿姨生得好，看出起毛病來，更加容易。我說，你勿要勿放心，各人有各人格志氣，阿金妹三阿姨會到上海去，毛病就出哉，我嫁仔撥你，兩年零三個月，阿有啥壞事體落入你眼睛裏，我到上海，自家捏定主張，天王老子來轉我格念頭，一律打回票，等我轉來，你搭我造一座貞節牌坊罷。我男人聽我實梗說，連忙跪勒牀浪，對我拜仔三拜，才讓我到上海來坐薦頭店。現在你死來活來拖別人家落水，我要依仔你，自家男人面前那享交代？還有俚（指指前房）再有我自家，做啥清清白白格身體，要撥別人家糟蹋？」張媽咕咕咕說了一大套。

「阿慧，今天你跟我落了水，只要不對你男人說起，你男人怎會知道，除非去請醫生檢驗。」

「唔，你不要當我男人是阿木林，我搭俚新好日第一夜，俚一碰，就搭我當床辦交涉，說我勒娘家勿規矩，要我說出搭啥人有過花頭，其實我實在勿會有過格種事體，只在十五歲浪，勒西瓜田裏撥蛇咬仔一口，出脫一眼血，以後一直廿歲出嫁，一眼勿會有啥？」

「怎麼你給蛇咬過一口的嗎？咬在什麼地方？詳細說給我聽聽。」李飛雲像小孩子聽到了有趣味的故事，以為

下面還有更動聽的節目。

張媽的臉微微一紅，笑着說：「咬勒啥地方，你想想看，蛇喜歡咬啥地方？」



「不知道，西瓜田裏是咬你的，又不是咬我，我猜不到，哦！大腿上嗎？」

「該搭嘻嘻。」張媽順手在李飛雲嘴上一摸。

李飛雲這才恍然有所明白：「哈哈，這條蛇倒是條風流蛇，東不咬，西不咬，上不咬，下不咬，恰恰咬在那上面去，嘿，算算十五歲的人不算小了，怎會給蛇鑽到裏面去的，既然講了，就講一個澈底吧，千萬不要賣關子。」

「講撥你聽，只怕你嘮勿緊，明朝到行裏去對張三講，對李四講，教我阿要難為情？還是勿說格好，放勒肚皮裏勿

會出蛆格。」

「嚴守祕密，嚴守祕密，就是對別人家講起來，當然要用姑隱其名的方法講的，決不說出張媽兩個字來。」

張媽把床開關扭熄了電燈，才說：「侬鄉下人生得標緻格交關少，我十五歲格辰光，村浪人才說我標緻來，標緻來，許多年青小伙子就像瘋狗一樣，釘牢我，勿轉好念頭。有一年夏天，跟我姆媽到西瓜田裏看夜，到三更半夜，我就勒瓜棚裏睡着哉，我夢中忽然覺着下身痛得來，胸口像有一塊石頭壓勒浪，連忙睜開眼睛一看，石頭勿見，只見一個人影子勒瓜田裏亂逃，喊姆媽，原來姆媽也睡着哉，醒轉來問我啥事體，我一長一短說撥姆媽聽，姆媽點起洋蠟燭一照，就說勿知啥格捉狹小鬼，外面西瓜勿偷，却偷脫你身浪格瓜，阿要死快！阿媛，名譽要緊，還是悶聲勿響格好，以後當心一眼，睡起交來，褲帶多打幾個結，格一次譬如撥蛇咬仔一口吧，勿亮張隔脫五六年，侬男人會曉得格，現在再要撥蛇一咬，俚更加容易曉得還是省省罷。」

李飛雲見她遠繞圈子拒絕自己，便解釋給她聽：「以前你是原身，蛇咬一口，你男人就會知道，現在蛇咬的地方已是蛇的老家了，今天讓牠回一回家，保險你男人偵察不出，不信可以當場試驗，現在怎樣，等一會怎樣。」

「慢慢試驗，你今朝是來看倪奶奶格，奶奶亦曉得你勸我房間裏，倪再鬧出蛇咬不蛇咬格花樣來，奶奶不要廿一日酉時格，吵起來阿要難為情？」張媽漸漸露出她不願接受李飛雲要求的原因來。

「有我對付，不用你費心，而且保險她不會廿一日酉時的。」李飛雲給蛇咬的故事激動，加倍的使他按不住。

張媽給李飛雲那樣糾纏着，已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這也不能怪她，她已與丈夫離開將近一年了，在色情濃重的氛團裏，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而且李飛雲一表人才，與鄉下黃泥腿的丈夫比較起來，真是天上下地，李飛雲幾次要拉她「下水」，她心上已一萬二千個「情願」了。可是她第一次吃野食，有些兒胆戰心驚，又怕明天陶家春說什麼，因此她半推半就，想吞又怕噎，只是遲疑着。李飛雲指指前面說：

「你聽，已打五點鐘了，他們第二幕都做過了，我們還是這樣僵持着，白白的讓光陰錯過，可惜不可惜？」

「你格人真纏勿清爽，攪七念三，倒底阿會討過家主婆看你格樣子，有點像不會碰過女人，勿然阿會實梗極形極狀，噫噫！」張媽說了這話，用手帕掩起嘴唇嗤嗤的笑。

「你說的話對極了，我還是一個童生哩。」

「童生？」張媽披了披嘴：「你搭倪奶奶是啥格關係？」

「實對你說吧，她身上的毫毛都沒碰過她一根，仍舊是朋友地位，要是馬行長今晚不再到來，那就要更進一步了。」

「唔，格末你拖我落水，以後拿我放勒啥地方，閒話要趁現在說說明白，不要弄到後來多嘴舌，我雖然勸人家做娘姨，也是清清白白格人，你勿要滑頭滑腦，拿我騙上仔手，以後篤勸我旁邊，勿理勿睬。」

李飛雲飢不擇食的樣子，指天誓日的說：

「我若實行牙籤主義，爛脫我的鼻頭好哦？」

「只要你勿壞良心，就是跟你借小房子也可以，用勿着賭神討咒，你先睡下去，我等一等再上床。」

兩個人交涉辦好，李飛雲滿心喜歡，一個人先窩在被頭裏，靜靜的等待張媽上床，一時間腦筋上湧現出不少幻

象，一種愉快的情形，比新婚燕爾都好。

張媽不知在那裏做什麼，只聽她悉粒索落，一會兒馬桶蓋響動，一會兒尿聲淙淙。李飛雲聽了這種聲音，心上陣陣作痒，像有千百隻螞蟻在肥動，漸漸的等得不耐煩起來：

「喂！喂！你在那裏做什麼，快些吧，天快要亮了。」

「做啥像熱粥等勿到涼，今朝要天亮還有明朝，日子有勒後頭，再急一眼，尿總要讓我撒好格。」

李飛雲嚥了口唾沫道：「急驚風碰到慢郎中，你明天沒有事，我要到行裏去呢，總勿能够坐到寫字檯上去打瞌

「勿要急，來哉！」

張媽果真應聲而至，走過來就將一樣東西往被頭裏一塞。李飛雲不知當什麼，伸手一摸，却是一塊毛巾。

「要毛巾做什麼，到床上來揩面嗎？」

「呸！揩啥格面，你想想看，格條毛巾啥用場？」

自張媽塞進一條毛巾，這間屋子裏便有半小時的不平靖，等到天下太平，玻璃窗上已現出魚肚白來，小小一張床上，發出兩個人鼾聲，互相呼應，頗為合拍。

### (五) 興盡而後已

陶家春的人雖然在前房陪着馬行長，心却一直在後房李飛雲身上，提心吊胆的生怕馬行長看出什麼破綻來，她只好曲意承歡，使出些媚勁來窩住了馬行長。馬行長却三筒福壽膏吸下去，興致比平時好，把陶家春收拾得不留一些餘地，然後他才呼嚕呼嚕睡着了。可是陶家春不能睡，她想到後房去看看李飛雲，教李飛雲早些兒出去，所以她蹣手蹣足從床上起來披上一件晨衣，悄悄的到後房來。

大約是張媽的大意，後房的門闔而未閉。陶家春輕輕一推就推開了。裏面雖不怎樣敞亮，床上的情形依稀已能

看見張媽與李飛雲那樣連開並蒂，非常刺目，心上一陣難過，很怨恨李飛雲，但是一個轉念，又原諒李飛雲，她知道李飛雲不是意志不專一的人，因輕輕的隔着被頭推了推。

張媽首先驚醒，一睜眼見陶家春站在面前，不由脫口說：

「奶奶，你做啥實便早起來？」

陶家春指指李飛雲，「你們太沒顧忌了，房門也不門上。」

張媽這才如夢初醒，歪過臉去，望望邊上的李飛雲，臉上一陣紅道：

「奶奶，格椿事體怪勿得我，才是俚纏牢我勿肯放鬆，逼死逼活，我說奶奶要說閑話格，俚說勿要緊，勿要緊，再勿答應俚，就哭出烏拉，對我拜拜，求我救救俚，我說別樣物事好搭救人，格樣物事動也動勿得，一把茶壺一隻蓋，我格隻茶壺是有蓋頭格，不過蓋頭勿勒上海，那可以另外再蓋別隻蓋，俚說蓋一蓋末哉，蓋一歇歇就要掙脫格，勿壞脫邊，勿壞脫沿，格種現成好事做做比到南海去燒香都好，奶奶，我格人你是曉得格，心腸最軟，經勿得人家三句軟話一說，只好答應俚，不過現在想想，倒有一眼懊悔哉，做啥清清白白格身體，浪要碰上實梗一個污點，一生一世也汰勿清哉，俚篤男人家嘴快格多，到外面去說長說短起來，阿要難為情？奶奶請你替我想吧。」她說了還假癡假呆，揩眼淚。

陶家春明知她的用意，倒也不便拆穿她，只說：

「說話的聲音放低些，事情已是這樣了，放着慢慢的再說，你教他早些走罷，行長八點鐘要起來的，碰見了怎麼辦？」

張媽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說：「俚剛睡着勿多一歇，恐怕叫俚勿醒，奶奶你放心，我會安排格，勿讓俚搭行長碰着就是哉。」

陶家春見張媽那樣體惜李飛雲，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可是她不是普通女人，一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放在面上。當時她點點頭回到前房去，想睡又睡不着，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靜靜思想，由馬行長想到李飛雲，由李飛雲想到自己的前途，她一夜沒睡，而且給馬行長接連消磨了兩次，在鏡子裏照見自己眼皮上兩圈黑，精神是相當的萎頓，却一

些也不想睡，聽着小櫃鐘鏗鏘的打了八下，馬行長在床上忽然睜開眼睛來。

「噢！你是什麼時候起來的？一個人癡癡的坐在沙發上做什麼？來來來，再睡一會。」

「八點鐘了，你不能再多睡了，九點鐘要到寫字間的。」陶家春走到床前去指梳妝檯上的鐘。

馬行長打了個呵欠道：「嘿，你真糊塗極了，今天是孔子誕辰，銀行封關，我打算睡到十一點鐘起來，下午陪你  
看電影，或是到咖啡館去坐坐。」

陶家春聽到咖啡館三個字，猛然想起了昨天與李飛雲在咖啡館遇到他的事，心上覺得不安，因搖搖頭道：「我  
和你少到外面去走動，外面都認識你是利眾銀行行長，我是出納科的職員，何必給人談論。」

「這倒是你心細，我常常要忽略這一點。」馬行長又打了個呵欠：「這麼辦吧，下午去約幾個人來打撲克或是  
又馬將消遣。」

「你也是個糊塗虫，這地方除汽車夫外，沒第二三個知道，怎麼又去約人來又馬將？」

「噯！噯！一時我又忘記了，事實都是你胆小，怕難為情，不肯讓別人知道。像我這樣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借一處  
兩處的小房子，不算一會事，依我看，我們的事情還是揭穿了好，免得躲躲閃閃的有許多不便，行裏你也不必去辦事  
了，辛辛苦苦的，早上一直坐到下午五點鐘，在行裏，你見了我，不便多說，我見了你，也不能多開口。這種情形多少難受。  
再有和你坐在一桌子辦事的李飛雲，常常見他賊頭賊腦的，我冷眼看着他，寫賬抬起頭來和你說幾句話，打打算盤，又  
把眼睛向你飄着，不知安着什麼心，你老實說，他向你有過什麼舉動沒有？」馬行長捏住陶家春一條雪藕似的臂膊  
撫摩着。

陶家春給他說得心上碎碎的跳，但一個轉念又靜止了，甜蜜蜜的一笑道：

「怎麼沒有舉動，我們在外面也借着小房子，他每天都住在我那裏，你打算怎樣？」

馬行長向她臉上看了看，把陶家春的手掌貼在自己面孔上：「壞東西，這是你故意吃我豆腐，諒他也不敢公然  
佔我的邊，你也不會背着我做行長的去看中賺六十元一月的行員。唔，家春，你的手洗過沒有，怎麼還有些腥？」馬行

行長聞着陶家春的手掌。

「已經用肥皂洗過，還有什麼腥不腥，又來亂話三千了。」陶家春手一縮，去點了支香煙遞給馬行長。

馬行長忽然異想天開：「家春家春，你吸一口香煙餵給我，讓我嚐嚐這種滋味是怎麼的，想上去一定比唇膏的滋味好。」

陶家春向他白了白眼晴，如何肯依他辦，却說：

「剛才你說不要我再到行裏去辦事，把我們的祕密揭了開去，也未嘗不可，只是我沒有一些保障，現在身體給你糟蹋了，日後喜新棄舊，將我拋在邊上不聞不問，那我怎麼辦，和你打官司告狀，你有的是鈔票，錢可通神，法律不一定會保障人權的。到那時候我除自殺之外，簡直沒第二條路可走。」

「哎呀家春，我就是這樣渾蛋嗎？我姓馬的，情願忤逆父母，得罪朋友，甚至於在社會上作惡，決不肯使我所愛的女人受到委屈。你要保障，我人格就是你的保障。家春，我決不會拋棄你再去愛上別人的，看我最近待你的情形就知道。你想，再要找到像你這樣有品貌，有學問，又溫柔熨貼的人，恐怕不容易，就是有，也不見得恰恰落在我手上，外面臂膊長的人多，一撈就給他們撈去了。哈哈家春，你再脫了衣服睡一會，我想今天睡睡暢，無論什麼事，總要興盡而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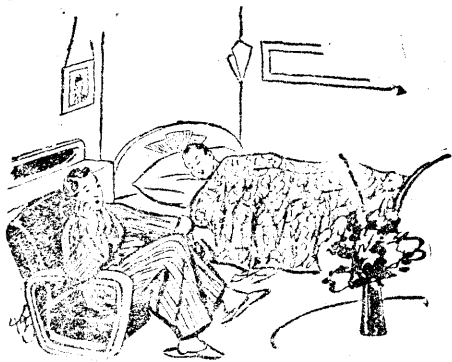
馬行長打開他半邊被頭來虛左以待。

陶家春兀自有些生氣，却不表示在面上：「不要睡呀睡的，我不是妓女，也不是靠身體換飯吃的人，你睡了一大

聰，我還沒闔過眼皮哩。」

「誰教你不睡的，有福不會享，坐了等天亮，真是個傻子！」馬行長想拉她睡下來，忽然眉頭一皺，喊了聲囁，捧

着肚子就坐起來：「肚子痛，肚子痛，又要拉屎了。」





「怎麼肚子痛，受了涼嗎？」

「並不會受涼，被頭蓋得好好的，除非……：……：囉，我的拖鞋在那裏，讓我到後面去拉屎。」

陶家春一聽他又要到後面去拉屎，心裏着實慌，只怕他看見張媽李飛雲並頭睡在那裏，那就大僵特僵，前途不堪設想了。可是又沒法阻止他不拉屎，只在找拖鞋的時候就延了一些時間。

「且等我去看看張媽起來沒有，你胃胃失失跑進去，人家要審的。」

「有什麼要緊，張媽並不是拘形迹的人，我和你睡在床上的時候，她也跑進跑出的，而今她睡在床上，我去上一上便桶有甚大關係，說句笑話，當真我會順手牽羊給他一個不防備不成？」

「不是這樣說，她或者不願意你在這時候闖到她房間裏去，你就拉在痰盂裏吧。」

「拉在痰盂裏，豈不弄得滿屋三間都是臭味，而且我這隻屁股有着特別脾氣，不是便桶，拉不出屎的。就像女人的奶奶一樣，不給小孩子吮吸，不會有乳汁流出來的，嘿，你讓我到後面去一次罷，決不燒香望和尙，向張媽有什麼順手牽羊的事情。」

陶家春很是着急，他這一去，定要撞着李飛雲的，她只好說我去把便桶拎到這裏來，讓你拉好，不好。馬行長早已三腳兩步走到後房去了。陶家春身上直冒着冷汗，暗暗叫着「僵了，僵了。」

她硬硬頭皮跟到後面一看，馬行長坐在便桶上，張媽閉着眼睛睡在床上，頭邊却不見李飛雲的人，心就寬了，可是暗中在奇怪，難道李飛雲已經走了。

馬行長却湊過一個腦袋向張媽臉上望着。

「這一次拉屎又與昨天晚上一樣要費大半個鐘頭罷？」

「不用，不用。我想起一件事情來了，今天上午十點鐘一家殯儀館開幕，我是董事長，一定要去主持開幕典禮，因為有兩個電影女明星去剪彩，我身為董事長的人，非去招待一下不可。」馬行長不再像在便桶上做功夫，加緊工作，一陣劈劈拍拍，有聲有色的把屎拉出來。

「殯儀館開幕也要用女明星剪彩，倒是第一次聽到，不知那兩位女明星。」

「唔……你等一等我說給你聽，這時正有一段要下來。」馬行長又在用力迸氣。

陶家春忍不住掩着嘴笑。

「一位是肉感明星楊天仙，一位是善做媚眼的劉飛飛，都是當今紅過半片天的大明星，一會兒到香港，一會兒來上海，一面忙着拍戲，一面忙着替人家開幕剪彩，凡是請過她們兩人開幕剪彩的，無不生意興隆，所以，我們這殯儀館爲生意眼起見，非請她們剪一剪彩不可。」

「這樣說來，等你這家殯儀館一開門，上海人都要死光了。」

「這是什麼話？」

「噢！不完了，你們的殯儀館生意怎會興隆呢？」

「哈哈……你這張刻毒嘴。」馬行長已在便桶站起來，

陶家春與馬行長到前面來。陶家春指指梳妝檯上的鐘：

「已經九點半了，要到殯儀館，也該去了，給你糾纏了一整晚還不夠嗎？」

馬行長一看鐘，連忙嚷着要洗臉刷牙齒，一面想教陶家春一起去看殯儀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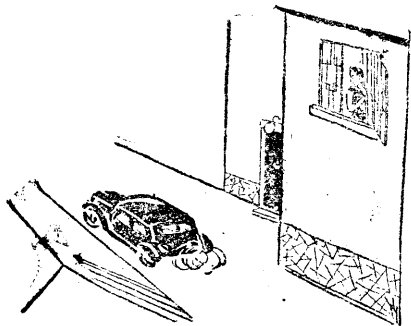
開幕典禮，陶家春搖搖頭說：

「恕我不能奉陪，一則，我不能和你公開到外面去，一則，今天休假日，讓我

休息一天吧。」

馬行長也不勉強她，匆匆洗好面就坐汽車走了。

陶家春在樓窗上望見馬行長汽車出了衙堂，才跑到後面來，張媽已經下床，正在扣衣鈕，把一條剛換下來的繃靛短褲往腳桶裏一丟，李飛雲却好好的睡在床上。



「噢！張媽，他還沒走，剛才又躲在床底下的？」

張媽很羞的一笑：「沒躲到床底下，我只把被頭兜沒了頭，關照他不要亂動，總算沒有出毛病。」

李飛雲早聽得陶家春在邊上，自己覺得慚愧，怕見她的面，眼睛閉閉張張，却早給陶家春看出來了。

「雲，不要儘睡着了，這裏究竟不是你的家，他雖出去了，說不定就會回來的。」

「嘻嘻，到殯儀館去主持開幕，你不要嚇我，昨天他在這裏拉屎的時候，我倒有些着急的，現在篤定泰山，樂得舒舒服服睡一會，等到午後出去，也不嫌遲，我也知道今天是孔子誕辰，行裏休假一天。」李飛雲只好嘻皮笑臉的對付陶家春。

陶家春見張媽不在邊上，便走近床柱子站了，悄悄的責問道：

「你真是色胆包天，教你在這裏躲避一會的，你竟和傭人七搭八搭了，張媽她是有丈夫的人，日後肚子大起來怎麼辦？你不要糊裏糊塗。」

「嘻嘻，色不迷人，人自迷，興到時，即使刀架在我頸子上，也要上一下了，你想，我是怎樣的飢渴啊！」

「這一下總不飢渴了吧，應該早些離開此地才好。」

李飛雲在被窩裏伸出手來一把抓住陶家春的臂膊道：「僅僅吃了一客點心，當得什麼事，要你給我大魚大肉的吃一頓才滿足哩，你允許罷？」

張媽在外面進來，沒弄清語意，即說：「阿是肚皮餓？讓我去燒燕窩粥。」李飛雲與陶家春都笑了。

張媽給他們一笑，臉倒紅了，在房間裏打了個轉道：

「奶奶，昨天晚上的事，我真有些懊悔，清清白白身體，做啥要弄上一個污點？」

陶家春沒說什麼，李飛雲却嘻嘻着嘴說：「實惠是你實惠的，你看，我肩胛上一塊肉幾乎給你咬下來。」

「不許說這些渾話了，快些起來是正經。」陶家春又對張媽說：「張媽，昨晚給你的二百元鈔票，下面幾個人跟前，去分一分，讓她們一張嘴可以安分些。」

「兩百隻洋早已分派完結哉，我自家一塊勿拿，讓他們多歡喜歡喜，天底下事體，只有鈔票。」

張媽又耍下樓去，陶家春又招招手把她叫住了：「你也太大意了，怎麼不把房門閉門上，就兩個一雙的睡在被裏了，幸而是我來推的房門，若換了第二三個，豈不當場出醜！」

張媽眨着眼睛想了想：「哦！我明明關上門下了門，唔！曉得了，我暗地裏走到外面去拿一塊下身毛巾，慌急慌忙沒有門好，大意失荊州。」她用手拍拍自己的額角。

「荊州未失，失掉一隻大元寶，哈哈！」

「佔了人家便宜，還要吃荳腐，看我以後阿答應了？」張媽半帶嬌嗔地走了。

「你看她那隻屁股，扭得比跳草裙舞還厲害。」李飛雲已坐起來穿襪，忙裏偷閒的批評着張媽。

「看你一夜過來，變得油嘴滑舌，一天到晚的心都在這上面，穿好衣服到前面來，我有話和你說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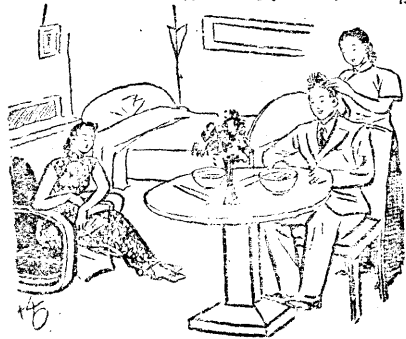
李飛雲不聲不響的注意陶家春的背影，自言道：「一樣是一隻屁股，却抵不上張媽三分之一，不知什麼緣故。」

陶家春聽到了，轉過頭來向他白了一眼：「你再這樣不分日夜，口沒遮欄，我要和你絕交了。」

李飛雲忙套上西裝褲子。一面扣鈕子，一面趕上笑道：「哈哈！偶作戲言，請你原諒。」

### (六) 弄他幾張鈔票

二人一同到了前樓，張媽已把燕窩粥燒熱了，送上樓來，陶家春一碗，李飛雲一碗。李飛雲在洗臉，張媽拿了梳妝檯上一隻梳子，按住李飛雲的肩胛，替他左一



梳，右一梳的梳着，最後又灑許多香水，生髮水。

這時陶家春和張媽宛若合作公司的股東，與李飛雲講什麼，一些也不避嫌疑了。她把馬行長不要她到行裏去辦事的話說了，徵求李飛雲的意見，應該怎樣對付才好。李飛雲沒說什麼，只顧低頭吃粥，張媽却笑了笑說：

「奶奶，不是我嘴快，像行長這樣的人，只有向他多學些，老實說，奶奶現在年紀青，行長當一個活寶看待，再過幾年，風頭勿對，就不對了，奶奶，我說一句放肆話，你太忠厚。」

張媽咕咕說了許多話，却句句說在陶家春心上，她啞了啞嘴，沒有開口。李飛雲把一碗粥喝完了，用手帕擦擦：

「張媽的話一些都不錯，老馬老是玩這一套，喜歡你時把你捧上天，一個不高興，就丟你下地獄，在他心熱的時候，弄他幾張鈔票是真的，再說他對你一些不化代價，也太便宜了他。」

「唉！我不是出賣靈魂的妓女，動不動伸手向他要錢，這種事情，我真懊悔自己意志薄弱，當時竟聽信他的話糊裏糊塗將身體給他糟蹋了，直到現在我家裏還是當我在利衆銀行做一個普通職員，又那裏知道我已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日後真沒有面孔回到家裏去。」陶家春很感喟的說。

「你也不用懊悔，上海地方女人軋軋男朋友，有啥稀奇，何況你實際上是行長夫人，平步青雲，人家正在羨慕着你，像儲蓄部的黃玉如，每天打扮得像四馬路上的野雞，兩隻眼睛向人一瞷一瞷，行長到儲蓄部去，那種不要本錢的媚眼一五一十的丟過來，可惜俏媚眼做給瞎子看，行長不吃這一功的。」

「閒話到你嘴裏，格外好聽了，我倒勿相信天下有這樣輕骨頭的女人。」張媽白了他一眼。

陶家春默默的，一些興致也沒有，的樣子，張媽和李飛雲在那裏有些小動作，她並不注意。

「我對你說，金錢第一，什麼都是假的，妓女就妓女，天下的女人，不都是有些妓女性質，不過一個是零碎出賣，一個是躉批給人，你現在就是躉批的一類，不要再顧到這樣那樣，在老馬得意的時候，好好的敲他一下。」李飛雲却在替陶家春出主意。

陶家春向他搖搖手：「請你少開口吧，我想睡一回，你還是早些走的好，昨天夜裏給你逃過，不要白天給他撞見了，弄得大家沒趣。」她說着，用手摩着額角。

李飛雲向張媽舌頭一伸，望後房歪歪嘴，意思要張媽到後面去。張媽也像有許多話要和他說，便假癡假呆打了一個轉身就走了。李飛雲見陶家春眼，睛望着別處，卽一溜煙的到了後房。

「快些擎房門闔上了，我們談談。」

「日清日白，做啥闔房門，有話講說，有屁請放。」張媽兩條臂膊在胸前一絞，斜倚着身子站在那裏。李飛雲知道白天不容易再在她身上找到便宜，便約她外面去發展。張媽嘴一披道：

「餓不飽餓狗，日裏夜裏，小身體保養保養要緊去罷，行長說轉來就轉來，小心一些好！」

李飛雲看看不能入港，也就預備走路，到前房去看看陶家春，陶家春却已躺在床上睡着了。他家春家春的叫了兩聲，不見答應，便蹣手蹣足的伏下身子去在陶家春臉上吻了一下，又替她蓋上一條毯子，才走出房來。

張媽刮着面皮羞他：「難爲情哦？」

「你自己呢？」

張媽雖向他白眼睛，但臉上却露有笑容。

「閑話少說，下次幾時碰頭，我們先約好了，免得兩下牽記，害起相思病來，倒不是玩的。」

「吓隨便什麼話，衝口而出，切記切記，到外面去，不要多說多話，壞別人的名譽，阿曉得？」

話未說了，衙堂裏有幾下汽車喇叭聲。張媽連忙將李飛雲往樓下推：「行長又回來了，白天不比夜裏，快些去罷，走後門！」

李飛雲到這個地步，也覺索然無味，便順着樓梯往下走。跑出後門，幸喜灶間裏幾個娘姨忙着洗衣服的洗衣服，燒煮的燒煮，並沒注意到他。

李飛雲在衙堂裏慢慢的走着，兩條腿輕輕飄飄的，又覺得有些癢，兩隻眼睛同時又怕起陽光來，自己也不明白是



什麼緣故。暗中想想隔夜的情形，真是生平所罕有的奇遇，與張媽的一段意外結合，也可算是「無意插柳柳成蔭了。」哈哈！哈哈！愈想愈快活。

「阿是發癡？一個人有什麼好笑，阿是拾着了鈔票了？」

李飛雲忙回頭看時，說話的正是張媽，因問：「你在十里送郎到茶亭嗎？還是另外有什麼公幹去？」

「與你有兩句閒談說說。」

「我要在後房和你談兩句，却要緊趕我走，現在却又追出來，有什麼話你說罷。」

張媽向東面指指，悄悄說：「由此地出去，一條橫馬路上有一月天仙旅館，地方清爽，以後我們就在那裏碰頭好吽。」

「現在就去。」李飛雲拉拉她臂膊。

「說着風就是雨，准定後天，吃了夜飯八點到九點，我在天仙旅館隔壁廣德堂藥店門口等你。」

他們在弄堂裏七搭八搭的說話，漸漸引起人家的注意，跑來跑去的人都要對他們看上一眼，幾家後門口也有人在探頭探腦的望，有的還加以指指戳戳，竊竊私語，李飛雲倒還莫知莫覺，張媽却有些面紅面白，連忙向李飛雲嗔嗽嘴。

「你去吧，後天碰頭。」

她說這話，扭着身子往五號裏去了。李飛雲望着她的背影出了一會神，才走出停雲別墅，轉頭向總弄裏看看，馬行長三〇四〇五〇的汽車果真停在五號大門前面，他舌頭一伸，放快步子走了。

李飛雲原籍是浙江上虞，上虞地方，常常出些金融界的人物，上海許多銀行錢莊，上虞人很佔一部份勢力，李飛雲在高中畢業以後，由一個親戚的介紹，到利業銀行來服務，他的家屬在上虞鄉下，本人白天在銀行裏服務，晚上借

住在同事家裏，孤單單的住着一個亭子間。貪色人之天性，他又在少壯的時期，在上海這種花花世界的地方，耳濡目染，豈會不有動於衷的。可是他以往律已甚嚴，花街柳巷，從不敢去涉足，所以楊慧妃在新世紀飯店百般的誘惑他，始終矜持着，硬把一顆活潑潑的心按捺下去，只是一心在陶家春身上，但是陶家春與馬行長的祕密給他知道之後，對於陶家春的希望就淡了一半，與張媽的半夜苟且，也是教「逢場作戲」，同時也把男女間的情與愛看穿了，覺得上海地方的女人，十九都是玩物而已。

他一人蹣跚獨行，覺得肚子很飢餓，所吃一碗燕窩粥，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便在一家吃食店裏弄東西塞飽了肚子。一看手表，已是十二點半。心想到什麼地方去消遣這半日光陰呢？本來楊慧妃約他在新世紀飯店的，可是這種來歷不明的女人，還是少接近的好，不要日後弄得身敗名裂，在金融界混飯吃的人，名譽最要緊。因此新世紀飯店決定不去，還是去看一次日場電影，早些回去睡覺，主意打定，即雇了一輛人力車到大光明來。

### (七) 我的未婚夫

大光明日場電影要到兩點一刻開映，這時只有一點鐘，還有一點一刻的空閒，便在大光明門前看看行人道上的男男女女，十個裏面倒有六七個是成雙作對的，男靠女，女偎着男，肩兒並着肩兒，真有說不盡的旖旎風光。他看看，不禁有些眼饞，假使今天有陶家春在邊上，那有興趣了。

他輕輕的吁了口氣，便把視線移到邊上的影片預告的牌子上去，看那一張張的呆片消遣。正看得出神的時候，突然背後走來一個人，雙手在後面抄上去，一按就按住了他的眼睛，同時那人格格的笑個不住。在這笑聲上，可以知道按他眼睛的是一個女子。心上不由奇怪，他所認識而關係密切的女子，除陶家春和張媽以外，沒有第三個，但陶家春與張媽





在馬路上不會這樣輕狂的。

李飛雲一摸兩隻按眼睛的手，柔軟細滑，並有一陣香味刺入鼻子管來，於是肯定是一個女性無疑。

「喂你是誰？不要在馬路上打朋。」

「嘻嘻……你猜猜我是什麼人？」

李飛雲一聽聲音，似乎很熟，却一時想不起什麼人，便順勢伸手到後面去在她腰肢上一捏，那人格格一笑，手就丟了。李飛雲停睛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那位與他有約的楊慧妃。看她的一身裝束，與昨晚不同，白底大紅花的軟綢旗袍，銀色高跟皮鞋，一邊手上套着一隻亮閃閃的鑽戒。李飛雲一見是她，不知心上是什麼原因，既歡喜，又怕接近，他只是翻着兩隻眼珠子向她望着。

「你發癡嗎？儘向我望着走，跟我到一個地方去。」楊慧妃說着，挽住李飛雲的臂膊就走。

「不，不，不能奉陪，我影戲票子已經買好，還有半個鐘頭要開映了。」李飛雲堅持在那裏。

「看電影另外有朋友吧，還是單檔？」

「唔……一個人來這裏消遣消遣，打算看過電影回去睡覺。」

「嘿！晚上在什麼地方的，我留你在世紀飯店談一會，你都不肯走走，走走，電影有什麼好看，一張票子，犧牲掉也沒關係，損失由我來。」

楊慧妃不管三七念一，拉住李飛雲的臂膊就走，李飛雲待要不跟她走，邊上却也有許多人在注意他們，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拉拉扯扯的，最容易引起人家的好奇心。

「走得慢些，拚命跑做什麼，又不是鄉下逃難，恐怕後面給土匪追上了。」

楊慧妃轉過臉來向他一望，「小伙子走兩步路都不得勁，隔夜一定出過毛病的，所以兩條腿不由你作主了，老實告訴我，在什麼地方的？」

「在朋友家裏打了一夜牌，到這時未免疲倦，你不用講三話四，當我在走邪路，我是一點一劃的人，除掉與幾個

男朋友打小牌之外，別的一概不與問。」李飛雲說着，接連打上兩個呵欠。

楊慧妃迷起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停住脚步，雙手捧住李飛雲的頭看了又看道：「兩隻眼睛黑的一圈，你還要關老爺面前舞大刀，在我跟前打什麼過門呢？你敢吃十客冰淇淋下去嗎？」

李飛雲給他當場西洋鏡一拆穿，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忙推開她兩隻手：

「放手，放手，不要給人家當做活把戲看。」

「活把戲就活把戲，我只問你以後還敢在我跟前打過門吧？」

「在路上不要嘩拉嘩拉，有話等一會談，你現在拉我到什麼地方去？」

「跟我走好了，我又不是綁架勒索的強盜土匪，放心好了。」

李飛雲跟着楊慧妃轉彎抹角的跨進一家公寓裏去，看她掏出一個鑰匙來，在十四號門上開了進去，李飛雲舉目四觀，方方正正的一大間，傢具一律立體式，氣派很大。

「這是你的家還是……？」

「你這人真有些蠢頭蠢腦，不是我的家，我就能開着門進來嗎？」楊慧妃一邊說，一邊將旗袍脫下來，往床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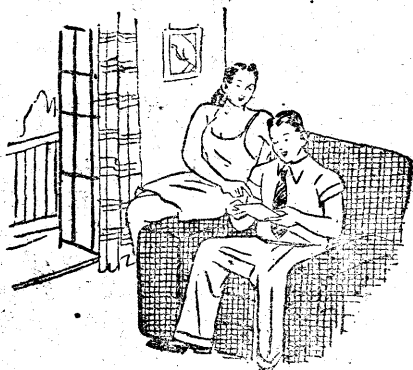
丟：「你熱喉衣裳脫脫，裝得規規矩矩做什麼，到我這裏來不用客氣。」

李飛雲把上裝脫掉了，往沙發上一坐。楊慧妃去玻璃櫃裏拿出一瓶李飛雲不知名的酒來，用玻璃杯倒了一杯遞給李飛雲：

「喝下去，喝下去。」

李飛雲接過去喝了一口，淡淡的，不像紹興酒，也不像五茄皮，又不像汽水，等到把一杯喝完，也沒明白這是什麼酒，却又不能問楊慧妃。

楊慧妃在他手上將空杯子接過去：「李，自從你離開新世紀飯店，我一個人，在房間裏轉了許多念頭，總想把我們的事情早些實現才好，因為我眼前的生活，過得太膩煩了，希望立刻換一個環境，再蹉跎下去，終不是個局面。」



楊巧貞女士收啓。」因問道：

「楊巧貞是什麼人？」

楊慧妃脖子一扭，笑着在李飛雲肩胛上拍了一下：「你想想看是什麼人，安樂公寓十四號裏只有我一個人，實對你說，巧貞是在鄉下的名字，慧妃是在上海取的名字，家裏人不知道，寫信給我，仍是用巧貞。」

「以後我喚你，用上海的名字，還是用鄉下的名字？」

「嘻嘻……親熱一點，你還是喊我巧貞或是巧妹，我巧貞的名字，在上海只有你知道，可知我對於你是怎麼了。你是什麼名字？笑話真笑話，我們將要進入夫婦的階段了，我還沒知道你的名字，快些告訴我。」

楊慧妃漸漸把頭貼近李飛雲的面孔，而且她又只穿一襲襯衫，光緞緞兩條臂膊，碰在李飛雲身上，李飛雲就有

李飛雲聽她又提着隔夜的話，覺得難題又來了，這種女子，自己真不是她的對手，自己地位雖不怎樣崇高，可是終算是金融界一份子，何必弄一個不明不白的女人來纏擾着，究竟不能和陶家春打比，陶家春是智識份子，眼前雖給馬行長霸佔着，他的心總向着自己的，等有了機會，她還不是跟着我賦同居之愛。現在再和她發生關係，陶家春一定要潑翻醋罐頭，因此他覺得左右為難，人家這樣一片癡心向着自己，一些不接受人家的，真有些說不過去。

楊慧妃見他沉思不語，便一屁股坐在沙發靠手上，在長統絲襪裏取出一封信來，交給李飛雲道：

「你詳細讀給我聽聽信上的字，寫得畫龍畫蛇的樣子，十個字倒有九個字看不懂。」

李飛雲看那信封上寫着「上海靜安寺路清潔坊安樂公寓十四號

些心旌搖搖，把原來主意淡焉忘之了。歪過頭來向她望望，接連嚙上幾口唾沫。

「李飛雲是我的名字。」李飛雲空出一隻手來，去拉住楊慧妃的手，形迹上似乎已接近了許多。

楊慧妃把身體扭了扭說：「你給我看看，信上究竟講些什麼？我看過一遍，不像單是要錢的話。囉囉嚙嚙講些什麼？」

李飛雲抽出信紙來，照着信上的字句念給她聽道：「巧貞女兒知悉：許久未接你來信，頗爲掛念，身體諒必很好。家中大小均安，惟你母親入秋後連發數次寒熱，加之咳嗽氣喘，痧藥水吃下無效，改請橋頭王郎中開方，服藥三帖，總算寒熱已退，咳嗽則未全愈，也不再請王郎中開方，因爲王郎中每次診金四角，連藥費一共要化八九角，你母親不捨得錢，她說咳嗽不是病，咳嗽就會好的。上次寄來五十元，已收到無誤。除買米買柴外，又付去醫藥三四元，還去老債五元，我之黑飯費十二元，所以無錢餘剩了，望你再寄若干來，以濟眉急。餓頭村趙家，已託四好婆帶口信來，下半年十月十八日迎娶，你到九月裏一定要回來聽說趙家的孩子，很肯吃苦，種田屎水，樣樣能來……」

李飛雲還沒把信上的話念完，楊慧妃即將信紙信封一把搶過去，搓成一個團，往痰盂裏一丟，歎口氣道：

「不該教你念給我聽，以前來信，封封都是要錢，現在要錢之外，還加許多廢話。雲，我告訴你，我什麼事都如心意，獨有鄉下那個家庭，提起了就使我不開心，過幾天再和你細談。」

「照信上的說話，下半年要吃你的喜酒了，未婚夫是那樣的，既會種田，又會屎水，樣樣能來。哈哈！」

楊慧妃給他說得粉臉上一陣紅暈，伸過手掌按住李飛雲的嘴道：「你吃我的豆腐，我已經很生氣，那種婚姻，我根本不承認的，我的未婚夫就是你，你就是我的未婚夫。」

「我不會種田，也不會屎水，能合你的心願嗎？」

「你，你，我再吃我的豆腐，我不依，以後不許說。」楊慧妃幾乎整個身子倒在李飛雲懷裏。

「吃不消，吃不消，打牌打了一夜，一點精神都沒有，我想睡一會，你跑開去，讓我在沙發上打個盹。」

「何必打盹，到床上去睡一會好了，睡到明天都不要緊。」楊慧妃指指她的一張鋪設很華麗的床。

「有人跑進來吧？」

「誰到我這裏來，我這房間，沒有幾個人知道。」

李飛雲因爲疲乏已極，也就不客氣，便到她床上和衣睡下，楊慧妃替他蓋上一條毯子，摸了他一下臉頰道：

「乖乖的睡一會，我去寫回信，等你睡醒了一同出去吃晚飯。」

楊慧妃伏在桌上寫了兩行字，轉過臉來看看，李飛雲還沒睡着，在那裏眼睛直眨，便點上一支香烟送到李飛雲嘴裏：

「陌生床睡不着嗎？吸一支煙吧。」

話還未了，房門開處，一個穿黑長衫的人斜戴着呢帽，一搖一擺的跑進來，並且在喉嚨口乾咳嗽一聲。楊慧妃連忙迎上去，很有姿勢的喊道：

「過房爺，今天怎麼有工夫請過來？」

「唔，剛剛跑過此地，就變進來望望你，近來情形還好哦？」黑長衫朋友一面孔的過房爺眉眼，也沒等楊慧妃說請坐，即拖開圓桌邊上的椅子坐下來。

楊慧妃倒茶拿煙，十分殷勤，黑長衫朋友半仰着腦袋道：

「慧妃，我聽人家說，你現在不大肯出卡，架子搭得辣來西，天天社老板癩子阿根對我說的，這樣子下去，所受的影響很大，你究竟是什麼意思？是和阿根有難過的話，明白的對我說，我去和阿根說，不怕他不給我面子。笑話！你總算叫我一聲過房爺，有人欺負你，就是和我小山東難過，不教他擺句閒話出來，我小山東上海灘上也不要混了。你有什么話，和我爽快些說，不要悶在肚子裏老實說，你楊慧妃三個字有今天這樣紅，這樣響，我小山東也出過一番力的，你明白吧？」

楊慧妃笑道：「過房爺，我不是與阿根有什么意見，這一陣身體不大好，懶得走動，出卡只好讓別的人去了。過幾天等有了精神，仍可以照常服務，請過房爺與阿根說一句，不要誤會。」

小山東楞起三角眼，目光從帽沿下向楊慧妃一掃，鼻子裏哼了聲：「你有病？我不相信，看你臉上紅是紅，白是白，有精有神的，病在那一處？有病也得請醫生瞧，假使是花柳病，派克路梅福里屠企華醫生很好，我介紹你去，保險道地藥材，上個月你過房娘白帶，就是屠先生醫斷根的。」

「過房爺，我並沒那些病，只是精神不好，嚥哨說不出，說不出，過房爺，一個人的身體，都是血肉做成的，日日夜夜去伺候人，真有些吃不消，我這一陣不起勁出卡，實在沒辦法，再硬撐下去，恐怕要翹辮子了。」楊慧妃口吻帶些俏皮。

小山東兩隻手擱在桌子上，目光向李飛雲那邊一掃，又轉到楊慧妃面上來：

「慧妃，你將我當做什麼人？老實說，我不生氣。」

「哎，嚨，過房爺，笑話了，我雖不是你親生，只差過房娘肚皮袋一袋，養過是親生一樣，過房爺的話，從來沒違背過，天地良心，過房爺照應我的地方，一時也說不盡許多，只有感激在心頭，不像鄉下的老頭子，張口要錢，閉口要錢，雅片煙要緊，我有不是的地方，過房爺要罵請罵，要打請打，過房女兒即是親生女兒，過房爺對哦。」

小山東給她一聲聲：「過房爺」叫着，臉上不像初來時那樣難看了，脫下頭上的帽當扇子，有氣沒力的煽着。

「喂！不叫你楊小姐，叫聲你阿囡，你當我過房爺看待，我也當你是過房女兒，現在有一句話交代你，小鬼少養，賺幾個錢不容易，何必貼小白臉，小白臉十個有九個靠不住，今天看你錢多，就和你好，明天你沒錢，走在路上就不認識你了，這種情形，我眼睛裏見過，勿勿少少，爲了這些事情，斤頭也講過很多，慧妃，你自己仔細忖忖，不是自家人，決不講這種話的，曉得哦？明白哦？」

楊慧妃一面點頭，一面忙又遞煙倒茶。李飛雲却不知在什麼時候悄悄的下了床，坐在一邊椅子上，翻着眼睛一



聲兒不響，小媳婦似的。

小山東吸了兩口香煙，手往桌子上一攔，兩片厚嘴唇動了動：

「你幾時去做少做一天就是少進賬一天的鈔票，銅鈔銀子，真生活，米賣七十元一担，以我的主意，還是多弄幾張鈔票，趁年紀青，在風頭上，好多撈就多撈一些，將來有對檔靠得住的人，嫁給他終生之靠。我做過房爺的話，句句實在，勿撥當你上。外面人都說你這一陣着實多幾張鈔票，你手上戶頭好，銀行行長，大公司經理，鈔票常常三百五百送給你，這話實在吧？」

楊慧妃眼珠子，打了個轉道：「過房爺，我真入面前勿說假話，這一陣生意是比較好些，卻也沒外面人說得那樣錦上添花，我們這一行不比舞女，條斧不大容易開的，大不了十元八元的外快，工夫要貼上半年，啥地方會三百五百送過來，要是真有其事，我倒可以發財了，一天三百，十天三千，三三得九，萬把一個月，一年可以有十多萬進帳，我可以坐汽車進出了。過房爺是哦。」

小山東彈了彈手指上的香煙灰，目光在楊慧妃那隻鑽戒上一溜，皮笑肉不笑的說：

「過房爺面上不要扯謊，你進帳一定好的，這隻鑽戒要值五六千罷，我過房爺不是外頭人，大小事情應該和我商量商量，我會給當你上，不是担心你別的，只怕那些小赤老要動你的腦筋。」

「過房爺，我是叫化子不留隔夜食，有幾個錢，隨來隨化，這隻戒子，因為場面關係，在小姊妹地方東移西借，負了一身債買來的，一共一千四百元，只付過一千元，還有四百元，每日拔還五十元，八個月還清。過房爺，你還不知道我骨子裏的情形哩，鄉下一個吃大煙的父親，一個月裏面要來二三次信，五十、一百的，填不滿他的無底洞，沒幾天前寄的錢，今天又有信來了，囉囉囉，數苦數窮，真當我在上海發了大財，其實我的當票好釘本子。」楊慧妃在梳妝檯抽屜裏取出一疊當票來，給小山東看。

小山東也不知道看沒看，板臉着說：「我是好意，並不是我裝你的筍頭，看相你什麼，拿這個東西來同我哭窮嗎？」

笑話！

楊慧妃見他大不開心，連忙過去在他肩胛上一拍：「過房爺，你生我乾女兒的氣嗎？我都是真心話，做嚮字頭的人，就是有竄頭勢，也有限的，況且開銷大東西。」說着，去拏了許多蛋糕點心，巧克力，放在小山東面前：「過房爺，吃一些點心。」

小山東老實不客氣的把蛋糕往嘴裏塞，頃刻之間，已有一半下了肚，喝了一口茶，站起來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目光只是在李飛雲身上打轉，忽然從黑長衫裏面掏出一大疊梅紅帖子來往桌子上一丟。

「嘿，日子真快，下禮拜六是我四十歲生日，請你去吃壽酒，做事情也真難，我外面朋友多，小脚色也不少，有許多人他認識我，我不認識他，帖子不發他們要動氣，說我小山東眼架高，看不起朋友，做事連帖子也不給他們一張，要是逢人發吧，張王李趙不知從什麼地方寫起，又怕人家說我是打秋風，這裏是兩百另一份帖子，一付是你的，另外的你給我發發吧，省得這些人要說我瞧不起他們。到那天，你早些到，給我撐撐場面，我過房女兒雖多，風頭都沒你這樣健，幫我招呼招呼來賓，也是我的面子，說起來我小山東有這麼一位花朵似的過房女兒，哈哈！」

楊慧妃向那一疊梅紅帖子瞥了一眼道：「過房爺也真客氣，你老人家四十大慶，做乾女兒的早應該過來拜壽，還用發帖子請阿要罪過，酒席擺在那裏？」

「大世界背後五和樓，上次毛毛辦滿月酒，也是在那裏。」小山東又拏了塊蛋糕塞在嘴裏：「不瞞你說，這種勢口，貴柴貴米，小生日何必去驚動人家，累人家破費送人情，不明白的還當我小山東不落，上個月裏小孩子滿月，這一個月裏又是四十大慶，秋風秋雨一五一十的過來人家當面不說，背後要談論的，我小山東肯給人家說得難難聽聽嗎？後來給六馬路幾個弟兄知道了，就三次五次到我家裏去，說老大哥四十歲應該熱鬧熱鬧，常言道四十不做，五十不發，情願五十歲不做，四十歲無論如何要做一做的，你老大哥怕麻煩，一切事情交代我們小弟兄辦，還有面子，我想做壽不做壽沒關係，這些人的面子要緊，在外面跑跑的人朋友第一，我小山東有起事來，嘿，六馬路一喊二十三十跟了就跑，做壽的事情，只好答應他們，帖子也是他們替我印的。」

「既然是他們發起，過房爺，你樂得熱鬧熱鬧。」



「著！你看，這些發起人的名字，藥罐頭馬老三，麻皮王伯旦，皮匠小徐，水菓阿六，這些人眼前都是數一數二的，打起相打來，操他的鐵尺，小斧頭，一齊上，差不多人，一聽到他們的名字，就嚇倒了。舞場裏的舞女，嚮導社的社員，都要聯絡他們，你能在外面太太平平混得很好，不都是我的關係，他們老早要上腔了，到那天我替你介紹介紹這些爺叔。」

「好的，好的，費心你過房爺。」

小山東把桌上的蛋糕吃了一大半，又吸了一支香煙，喝了杯茶，嗙了兩聲嗽，覺得已無話可說，便說：

「我走了，一林春還有一樁事情在那裏等我。」

楊慧妃見小山東要走，即站起來笑道：「過房爺就在此地吃了夜飯去，我去買一瓶茶豆燒來，吃吃談談，橫豎我也不出去。」

「不用費事，不用費事，今天我有地方吃晚飯，前天一家洋布店小開，在公司裏搭壳子，別人不搭，剛剛搭着我一個小腳色的妹妹，兩夜房間一開，小腳色知道了，馬上來和我商量，我想操伊拉，小開是有血的，不教他攪脫兩個，昨天談判下來，這個小開肯揆出兩尺血來，再拉五隻椋子，約定今天下午七點鐘在一林春交款，交過款就吃夜飯，所以要去，有幾個有關係的弟兄，一齊教他們到場，過天會吧。」說着，兩隻手一搓，低下頭對準痰盂啾的一聲，由鼻子裏竄出兩條黃龍。

「過房爺一定要走，我去喊車子。」楊慧妃搶着往房門外面去。

小山東伸過一條臂膊把她擋住了：「不用叫車子，整天坐在家裏不走動，正好逛逛，運動運動。」說到這裏，又在喉嚨口乾咳一聲：「你有五十塊錢在手邊罷，這時跑出去要買些零碎東西，剛才要緊從家裏出來，忘記拿錢，暫時先借一借，明天還你。」

「噢！五十元嗎？有，有。」楊慧妃在襖統裏拏出一捲鈔票，同小山東手上一塞：「這裏是一百元，過房爺拏去用好了，講什麼還不還，過兩天我沒錢用時，也會向你老人家要的。」

小山東仰起脖子來哈哈地一笑道：「我許多過房女兒算你最知道我的脾氣了，那些勒煞吊死的，請我來我都

加悶好，慧兒，我去了，這個錢明天來不及，後天一定還給你，放心好了。」

「這是什麼話？父女還分家不成？」

小山東又是一陣乾笑，一路下樓去。

## (八) 兩條刺目的文字

楊慧兒一直將他送到大門口，才回上樓來，一進房門，便拍了下手掌道：「又是一百元錫箔灰給赤老撈去了。」她說了這話，並不見李飛雲回答，却見李飛雲穿着上裝，一面穿，一面要走，她一把將他拖住了道：

「喂！你到那裏去，你說要睡一會的怎麼不睡，小山東在這裏把你冷淡一會，生我的氣嗎？」

「冷淡不冷淡有什麼關係，只要不當我是拆白黨，不來騙你的鈔票就是了。」李飛雲把面孔沉着說。

楊慧兒站在他面前，弄着他的領帶說：「小山東是流氓，信口胡說，他的話我向來當做耳邊風，你却認起真來，他說那個話，明明是鬼拍馬屁，我又不是鄉下才上來的，鈔票會亂塞狗洞嗎？我有眼光，識人頭，只要我不說你什麼，你就當他撒鬼，他當真敢奈何我，老實說，佈置好了，他也不用上我的門，我真的會怕流氓。」

「嘿！這種風涼話少說說吧，過房爺過房爺，喊得震天響，如何說不要他上門，向你借五十，立刻給他一百，這樣巴結他，還說是寒狗洞，讓我走罷，還有事情去呢。」李飛雲推開她的身子要走。

楊慧兒無論如何不讓他走，一手擋住他的人，一手把門推上了。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有我的苦衷，現在我的地位，我的環境，不能不好好的敷衍這些人，你坐下來，聽我告訴，你聽了我的話，或許也表示同情的。」

李飛雲給她帶推帶拖的，便往沙發上一坐。楊慧兒將他手上的西裝搶過去，用衣架套着，收在大衣櫃裏去吊着。又把桌子上小山東吃剩的蛋糕之類，一古腦兒就往痰盂裏一丟。

「你在發脾氣給我看看嗎？好好的東西，這般糟蹋，罪過哦。」

「幹嗎要發脾氣給你看，癩野鬼的東西，不丟掉還打算吃嗎？唾沫像麻花雨一般噴在上面，隔夜飯都要嘔出來了，這一只茶杯也要去用開水泡過，消毒毒，一股大蒜臭味，山東人的嘴巴十個有十一個是這樣的。」

李飛雲忍不住笑道：「你有幾個山東朋友，知道他們嘴裏都有臭味？」

「你不要吃我的葷腐，我山東朋友也有，山西朋友也有，連外國人也有，說給你聽了，心裏要不舒服吧。」

「你有外國朋友，與我沒關係，我沒權力干涉你。」

楊慧妃嗤嗤的一笑，連走帶跑的跑過去往沙發靠手上一坐，在李飛雲臉上擰了一把：

「你這樣未免有些兒說素作用，這樣看來，你做人氣量太狹窄，實對你說罷，剛才那個小山東，是上海灘上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流氓，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要生你的事，極其稀鬆平常，像我們這種人，要不在他面上常常燒燒長

鏡給一點錫箔灰他撈撈，那就早夜不安，起初我也不買他們那筆賬，誰知跑到馬路上會有米田共飛到臉上來，甚至硝鏽水也會奉送的，走到暗街裏，更加要惡形惡狀收拾你，我一個小姊妹，沒弄清他們的節路，什麼也不買賬，有一天給人叫到旅館裏去，給十三個人姦宿一宵，第二天路都不能走，直睡了三個月才復原，因此我只好挽人去拜小山東做過房爺，逢時逢節用掉一些，譬如大小月底化長鏡這樣一來，確實可以太太平平做生意，這種人要賊樣的防，佛樣的敬，他們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與棕櫚架子裏的臭蟲一樣，你要睡得安穩些，就不能不用血錢餉飽了，你是明白人，那樣一個山東倂子，我為什麼要認他做過房爺？等到我有了靠山，這碗斷命飯拋棄不吃了，這種山東倂子，你他倂子，你能明白我這一點，也不用惱我了。」

李飛雲聽她這樣一說，把剛才的一腔不高興，都打消了，仰起脖子來問道：

「你說等你佈置好了，即不用這些人上門，佈置些什麼事情，能不能告訴我？」  
「怎麼不能？我的佈置，就是我不吃這碗斷命飯，與你同居，做了正式人家人以後，他們敢來惹我？對不起，搭他到巡捕房裏去，看他還敢來拆梢！」

「你不要在一相情願，我是不能和你同居的。」

楊慧妃扳起他的腦袋，四目凝視着，幾乎鼻了碰到鼻子。她笑着說：

「雲，你那一樣不滿意？我相貌難看，談吐粗俗，出身低賤，性情太浪漫？你倒明白的對我講一講，我能改正的立刻改正，可以免除的免除。我以後想做一個良家婦女，想做半世的規矩人，你難道忍心讓我在火坑裏一輩子，不許我到重新做人的路上去老實說，追求我的人很多，有小伙子，有老頭子，都是有相當資財的人，但是都不在我心上，因為這些人都是些逢場作戲的人，當人家是玩物，心愛你時視同珍寶，玩厭了時，便丟棄在邊上，這些人我可以作為終生之靠嗎？我這四五年中，宛如做了一場大惡夢，以後還能一直做夢做下去嗎？因為你的人，十分老成，我每次到利衆銀行裏去存款子，總見你在一本正經的做事，情，一些不看不野眼，有一次我故意向你笑笑，遞鈔票給你時，特地將你的手捏了捏，你連忙縮着手，紅了面孔，不敢向我看一眼，我想：我理想中的丈夫，非要這種人不可，我決不是單相思，是在物色人才，你就是我目光中的人才。雲，你細細的想一想我的話，我這人能不能做你的終生伴侶？」

李飛雲聽她婉婉轉轉說了這些話，很有些感動，但是她的出身總欠於光明，給人家說起來，我李飛雲要弄一個嚮導女子做女人，因說：「你讓我考慮考慮。」

楊慧妃聽到這句話，即從沙發上跳下來，笑着說：「你肯考慮，我就安心了三四分，你今天不必出去了，我去叫幾樣小菜，在這裏吃夜飯，明天一早到行裏去辦事，一些不就誤你的時間。」說着，即到外面打電話。

李飛雲那一天果真沒有回到自己寓所裏，夜飯以後，不到一小時，楊慧妃房間裏的電燈就熄滅了，床前放着兩雙鞋子，不時有笑聲從床上發出來，打破室內沉靜的空氣。

第二天早晨八時三刻，楊慧妃先下床，催促李飛雲快些起來，寫字間的時候到了，李飛雲呵欠連連，一看鐘點，連

喊不好，從被窩裏跳下床來，匆匆洗了一個臉，穿好衣服，就要往利衆銀行去。楊慧妃一把拉住他道：「空心餓肚跑出去，要壞身體的，這一碗白木耳吃了去。」

「不要吃了，時間來不及了。」

李飛雲說罷，飛快的下了樓，跑出街口，跨上一輛人力車，揮揮手，教車夫往利衆銀行拉。車子將到利衆銀行大門口時，只見那邊擠了許多人，利衆銀行的鐵門拉上了沒打開，鐵門裏面却貼着一張白紙黑字的條子。李飛雲看了却是一是切。

因爲利衆銀行門前擠着看熱鬧的人太多，人力車竟拉不過去。李飛雲知道有些不妙，心在腔子裏別別的亂跳。忙教車子停下來，給了車錢，也想擠上去看那張白紙黑字是什麼東西，却被維持秩序的巡捕擋住了，他揚着手喊道：「有什麼好瞧的，銀行關了門，有錢存在裏面的，到會計師律師那裏去登記辦交涉，往這裏擠有什麼用，把鐵門擠塌了也沒用。」

這幾句話宛如一個焦雷，李飛雲頓時耳鳴眼花，幾乎一個倒栽葱躺到地上去，他也不想看鐵門上的白紙通告，側轉身往隔壁弄堂裏去，因爲利衆銀行的後門在那裏，想上去後門一定開的，行裏起了什麼變化，到了裏面後，定可澈底明瞭。那知後門上也是一具大鐵鎖鎖着，擠在那裏探頭探腦的人也不少，一個四五十歲的婦人，手上拎着一隻小菜籃，站在衙堂口拍手跳腳的哭道：

「殺千刀的斷命銀行，騙錢也不是這樣騙的，我存在裏面兩百隻洋，還是我出嫁到現在積聚下來的私房錢，不捨得穿，不捨得吃，想存到銀行裏生幾個利息出來的，不料沒到兩個月就拉鐵門，殺千刀天火燒的銀行，平時登廣告教人家存款，利息優厚，責任無限，殺千刀負責任的人呢？阿是一家門死盡死絕了！」

這婦人一哭一罵，頓時又擠攔不少人來，有的手上拿着一張票子，向衆人揚了揚：

「婊子妮子，迭張票子我是貼現貼下來的，卅元票子，收到兩隻洋貼水，今天到期，不想銀行關了門。這張票子揩屁股嫌他有幾個字，你們想想看冤枉不冤枉？奇怪也真奇怪，前天還好好的開着門的，一些也看不出要關門的樣子，

昨天孔夫子生日，休假一天，大約就在這一天裏出的毛病。」

李飛雲聽了這些話，也有些不安，多聽又聽不出所以然來，還是到古拔路停雲別墅去打聽些確實消息要緊。他一輛人力車趕到那裏，先在弄口探了探，並沒有馬行長的汽車，便三脚兩步跑到五號門前，伸手按了按電鈴，半天不見人來開門。忙到後門口去望望，後門又緊騰騰的關着，李飛雲連敲了幾下，全無聲息。隔壁四號裏却有一個娘姨模樣的人探出半截身子來說道：

「五號裏沒有人，一齊出門去了。」

「到什麼地方去的？請你告訴我。」

「我也不大仔細，聽說是到青島去的，又說是到香港。」

李飛雲又像背上澆了一盆冷水，還當自己在做夢，抬頭看看天空，陽光閃閃，

明明是青天白日，那裏是在做夢。再要想問問四號裏娘姨一個仔細，那娘姨早縮

進身子去了。他想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起了這大的變化，隔一天自己還是個銀行職員，現在竟是無業遊民了，奇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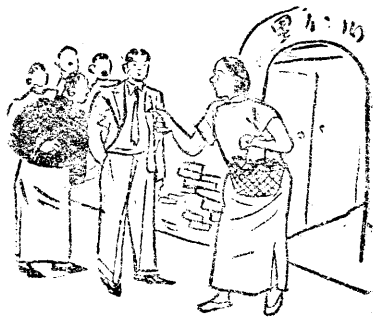
是奇談？最可怪的事，前並沒聽到一些不穩的消息，利衆銀行就這樣突然停業了，說出來也教人不相信。

他滿腹的心事，獨個兒在馬路上踽踽而行，也忘記了早晨出來沒吃過東西。低着头一陣走，却已到了自己的寓所，便由後門走上亭子間，開進門去一看，只見地板上有一封粉紅色的信，忙拾起來看時，却是本埠發的快信，信壳上除收信人地址姓名外，左上角上只寫了「陶緘」兩個字，再細辨筆迹，知道是陶家春所寄的。一脚把房門踢上，便往小

鉄床上一躺，將信封撕開，抽出信來，信上沒有幾句話：

「雲事出倉猝，不及把晤爲恨。我等暫時離滬他去，俟抵一定目的地，當再函告。附上支票一紙，請收用。春。」

信後連日期都沒寫。支票上的數目，是一千元，字迹非常潦草，可見寫這張支票的時候，是怎樣的匆促了。李飛雲把那封信看了又看，覺得心上一陣空虛，像陶家春那樣的人，真可算是風塵知己了，自己匆匆他去，還巴



巴的簽一張支票寫一封信給我。從此一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遇了。他獨自想想，幾乎掉下淚來。

這一天，他就迷迷糊糊的在寓所裏睡了一整天，直到晚上八點鐘，給術堂裏喊賣夜報的鬧醒了。起床下樓去買了張夜報來看時，廣告欄裏已有利衆銀行債權團的啓事，廣告內着本埠新聞欄裏第一條新聞，就是利衆銀行倒閉，總經理馬降潛逃的消息。李飛雲看到這兩條刺目的文字，賭氣將報紙往邊上一丟，又把陶家春給他的那封信和支票看了看，往衣袋裏一塞，想想銀行已經關門大吉，自己列入無業遊民的一欄去了，以後的職業，倒是嚴重問題。若不是陶家春寄來這一千元，個人在上海的生活馬上要發生影響，想到這裏，又把支票和信取出來看看，打算明天先花一千元取在身邊化着再說，上海這個的地方，憑自己這點學識，當真找不到職業嗎？如此一想，也就不着急了。熱水瓶裏倒些水洗洗面，穿好衣服，便跑出去找一家酒店，吃了一個既醉且飽，踉踉蹌蹌走出店來，人覺得飄飄蕩蕩，信步走了一會，正想起到楊慧如那裏去看看，她有許多存款在利衆銀行，現在銀行倒閉，不知她急成一個什麼樣子，喉嚨驟覺一痒，噗啞一口痰，恰恰吐在一個年青女子身上。

李飛雲却只顧走路，並沒覺得，那女郎却一把將他拖住了：

「喂！你眼睛生嗎，痰吐在人家身上，還想假癡假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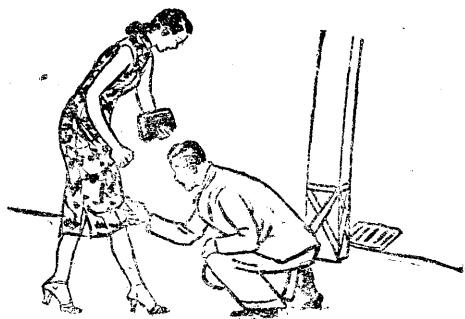
李飛雲面孔一紅，連忙站住了，從褲袋裏抽出一條手帕來，低下身子去替女郎揩。那口痰吐得很有技巧似的，一半吐在女郎旗袍邊上，一半吐在女郎沒穿襪的大腿上，李飛雲替他揩掉旗袍邊上的，又替她揩腿上的。女郎的兩條腿，細皮白肉，一些兒斑痕沒有，眼光瞥過去，鏤空皮鞋可以看到她是趾上還塗着鮮紅的蔻丹，非常耀目。

「馬馬虎虎揩好了，讓他去吧。」女郎見李飛雲儘俯着身子不站起來，便將身子往後縮了縮。

「對不起的很，一口痰竟將女士的衣服弄髒了，請你換下來讓我送到洗衣公司去洗一洗。」

女郎向李飛雲飄了一眼，接着微笑道：「用不着，用不着，這衣服已經舊了，犯勿着去洗，以後你吐痰要當心些，不能亂吐亂吐。」說完，又是嫣然一笑。

「是的，這是偶然大意，假使每一口痰都吐在人家身上，我別的事情也不用做了，整天的向人道歉揩衣服罷，女



士，你說對不對？」

女郎並不說什麼，扭動很有肉感的身子自顧走路。

李飛雲本來向東走的，現在見女郎向西走，他也就改變行程，一路跟上去。

「賦！你到啥地方去做啥？一直跟過來。」女郎略把脚步停了停，轉過臉來問

着。

李飛雲這時早有三分酒意，聳了聳肩膀道：「左右沒事，陪着你走一段，或者

送你到府上，嫌我胃失嗎？」

「倒碰得着格，啥人要你陪，給熟人看見了，阿要難為情，謝謝你，讓我一個人

走罷。」女郎雖然拒絕他，仍給他一個微笑。

「難為情，什麼叫難為情？你不見人家手挽手的走着，他們也沒覺得難為情

呀。」李飛雲說時，早搶前一步，與女郎並肩兒走着，大胆地挽了女的臂膊。

「剛吃酒是哦，一股酒味！」女郎沒拒絕，但掩着鼻子，嫌他有酒氣。

愈向西走，路上的人也更加稀少起來，李飛雲俯下頭來低低的問：

「你究竟往那裏去？」

「回去，要你問得這樣仔細做啥？」女郎向他飄了一眼。

「我好跟你到家裏去罷。」

「呸！」女郎輕輕將李飛雲一推。

李飛雲酒後，兩腿發軟，給女郎一推，幾乎立脚不住，栽倒地上，幸而女郎跟着將他拉住了：

「看你骨頭嘸沒三兩重，阿是蘆柴糊起來的？」

「推也是你，拉也是你，到你家裏去坐坐又不可以，開一個房間談談好吧。」李飛雲大胆極了，初次見面，就向人



家提出這種要求來。

「你眼睛生哦，當我是啥等樣人？少與我熟昏，黃牛角，水牛角，各歸各，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女郎說時並不離開李飛雲，仍讓李飛雲挽住她臂膊。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軋朋友，一朝生，兩朝熟，做什麼板板六十四？」李飛雲以酒三分醉，大膽的進攻。

「唔……」

「唔什麼？」

### (九) 無廟收管的和尚

李飛雲強迫着她跑進大西旅館，一層樓到六層樓，房間隻隻不空。李飛雲搖搖頭說：「這不是天作之合，簡直故意留難我們了。」

他們正想另覓佳地，四層樓的一個茶房過來通知他說：「四〇七號一對雌雄黨將要走了，這房間可以讓給你們。」

李飛雲大喜，即先拿出二十元鈔票交給那個茶房，一面在穿堂裏踱來踱去，足足等了一刻鐘，才見四百〇七號一對男女手挽手的走出來，往電梯邊去了。李飛雲挽着那女郎的手，放着快步到四百〇七號。茶房正在收拾床上的被褥。

「馬馬虎虎，又不是新房，要仔細地收拾，只要睡得下坐得起就好了。」

茶房向他們笑笑，帶上門走了。李飛雲問那女郎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女郎很羞的扭着脖子說：

「你也不用問我，我也不用問你，兩免了罷，你引誘我到旅館裏來，還打算在朋友面前替我揚名嗎？要告訴你，也得緩幾日。」

李飛雲聽了，走上去拍了她一下肩膀：「還是你有見識，好，那麼你請罷，我嚴守秘密就是了。」

「請什麼？」

「請上床……」李飛雲連襯衫也脫掉了。

做了一宵的甜蜜之夢，李飛雲舒服到了極點，及至第二天睜開眼來一看，身旁是空虛的，只在白枕套上留有幾盞長而捲曲的頭髮，並一些香水氣味而已。奇怪，這麼早就走了嗎？再一看，自己的西裝皮鞋都不見了，坐起來四下望着，室內寂靜的，陽光剛照上玻璃窗，時候並沒晏。

李飛雲弄得有些莫名其妙，只當自己在做夢，那女郎是夢中的愛神？但是隔晚從酒店裏出來，所經過的一切，一絲一毫也沒忘記掉，而且女郎如何給自己強迫着上床，以及看她羞答答的脫到最後一襲衣服，自己如何蹂躪她，這些情形，歷歷如在目前。那裏會是夢，夢不會如此甜蜜，他使勁咳兩聲嗽，覺得室內有迴音，更可證明這不是在夢境中了。

他想着想着，有些窘起來了，身上只穿一套汗衫短褲，如何走出去？不走出去，難道就在這大西旅館住上一輩子？這一急，連頭髮裏也冒着汗珠。本想揷電鈴把茶房叫來問一個明白，又怕這事說出去，茶房要在背後笑他，便發恨往被窩裏一鑽，打算再睡下去。可是再一想不好，在西裝袋子裏有陶家春寄給他的一千元支票，是今天期，看情形，一古腦兒都給她拏走了。西裝一套，皮鞋一雙，值不上二百元，一千元的支票，却使他眼前經濟發生重大影響。

想到這裏，一骨落從被窩裏竄起來，也來不及找旅館裏的草拖鞋，光着腳蹬蹬的跑到浴室裏一看，又把衣櫥也打開一看，那有他的西裝影子。再將床上褥子揭起來，人像狗一樣的爬在地上往裏看着，西裝沒看見，却看見隔夜丟在那裏的襪毛巾。

在那些地方找過沒影子，那就絕望了，想不到古人說的「樂極生悲」這句話，自己會實驗到的。最覺可笑的，隔晚還攙住她一聲聲喚着好妹妹，並且約她今晚仍在這裏歡敘一宵的。她還眯着一雙眼睛向自己媚笑着，小羔羊似的，比陶家春楊慧妃又是一種風趣。想不到最毒婦人心，她竟會把自己的衣服一古腦兒拏走了。

李飛雲失魂落魄的找不到衣服穿，門上却在篤篤篤的響着，心想：她把衣服送回來了嗎？誰知門一開，進來的是

一個茶房，手上擎着一個信封，交給他走了。他接過一看，信封上寫着「大西旅館四百〇七號李收」，其他並無別的字樣。拆開看時，裏面只有一張當票，細辨當票上的字迹，正是他的一套西裝，計實國幣二十八元五角，典質的日期，就是今天。這倒也好的，只要擎二十八元五角去贖來，即可以解決了。再有那一千元支票是收在一個小袋子裏的，沒給她掏去就好。總計損失，不到三十元，這樣一位美多嬌，給自己享受一夜，化上三四十，不算應費。可是這時光桿一個身體，連一分頭的票子都沒有，一張，不能不打電話到朋友那裏去調救兵。他第一個電話打給華隆醫院陳先生，恰巧陳先生因朋友生日，趕到悅賓樓吃壽酒去了，只好把電話掛斷。

李飛雲放下電話聽筒，抓抓頭皮，暗想第一個電話就打不通，陳先生吃壽酒，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到華隆醫院，硬等他要等價的，還是再打給另外一個朋友罷。於是他又撥了一個號碼到經理補茸賜保命的謙利行去，問他們跑街先生黃一如在不在那邊。回說：「黃先生夫人在醫院裏生產，黃先生告假沒來。」李飛雲只好掛了電話。一想：這事情倒碰得巧的，連打兩處電話，都遇不到人。第三個電話打到他要好朋友杜克政家裏去，杜夫人回說杜先生到蘇州去了，問他有什麼事，他又不便把所遇的事情直說出來，只得含誤其事的說：「沒甚要事，望望杜先生罷了。」

三處電話都不通，李飛雲啞然若喪，坐在沙發上半天不響。心裏一着急，要想再找一個朋友電話打打，反而一個也想不到來了，不由長長的嘆了口氣。

「先生，房間連不連？」茶房推開門問。

「要這麼早來問等一會再定，我要等一個朋友的回音。」李飛雲有些窘。

茶房索性跑近來：「先生，十二點鐘了，老規矩房間一過十二點鐘就要算兩天錢，嘿嘿！」

「連連連橫豎昨天有二十塊錢交給你們，兩天房錢總够的，去給我叫一碗雞絲麵來，肚子餓了。」

「不，先生，昨天你付的二十元，今天那位女客人早上出去，向我們拿了十元去，說是要去買東西，並且由我們代叫了一輛出差汽車，車費教我們一併向你先生算，所以非但連一天的房錢不够，昨天的還要找五元六角給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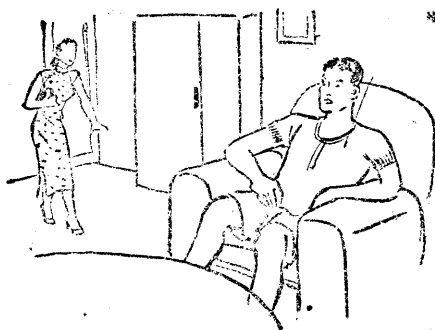
茶房扳着手指計算。

李飛雲又是一急，心想：這爛污貨倒辣手的，偷了衣服不算數，還要到茶房那裏掉槍花，存心要我好，雖然自己會蹂躪過她的身體，但並沒過份壓迫她，公平交易，各得其利，她竟使出這一個殺手鐮來。

茶房見他呆鈍鈍的在轉念頭，又笑了笑說：

「房間準定連下去，房錢暫時不結賬沒關係。」說着走出去了。

李飛雲又站起來在房間裏團團轉，想這個朋友不便打電話，那個朋友交情太淺，不能與他們商緩急。於無辦法之中，靈機一動，念頭便轉到楊慧妃身上，還是到她那裏碰碰「急靈牌」看。遂翻起電話簿子來一陣翻，翻到安樂公寓的電話號碼，打過去叫十四號楊慧妃聽電話，他還怕楊慧妃不在家，不到一分鐘，電話裏便有了楊慧妃的聲音，他如獲至寶，連忙說：



「楊小姐，請你快些到大西旅館來一趟，有要緊話面談。」

「你倒在旅館裏篤定，我已經一天一夜沒睡過，斷命利衆銀行倒閉了，我的損失很大！」楊慧妃聲音有些沙啞哭過似的。

「你不要着急，先到這裏來一次，我們慢慢的討論。你記好大西旅館四百〇七號，快些來！」

隔了二十分鐘的樣子，楊慧妃已趕到大西旅館，李飛雲看她眼睛有些發腫，心上倒覺得不自在起來。

「做啥，一個人呆木木的像城隍廟裏的菩薩，坐在此地？」還是楊慧妃先開口。

「觸霉頭，不要去提起了，氣也氣煞快了！」李飛雲在轉念頭，要用什麼話來打謊。

楊慧妃將手皮夾往桌子上一丟，仔細向李飛雲面上一看，兩手又着腰在沙

發跟前一站：

「爲何一響不響的到大西旅館來開房間，利衆銀行的事情知道吧？」

李雲飛由沙發上站起來道：「不用說了，我正爲着利衆銀行的事情鬧出這種笑話來。昨天我坐車子趕到行門口，看見鉄門上的通告，才知道銀行已經打烊，頓時變了無廟收管的和尚，心上一氣憤極了，回到自己住宿的地方整整睡了一天，到晚上九點鐘因爲肚子餓起來，才一個人跑到酒店裏喝了斤半花雕，吃了一盆兩面黃，正想到你家裏來，在河南路上碰到兩個朋友，說大西旅館開着房間，大家去談談，我說另外有約，他們一定拖我到這裏來，三個人七講八扯的一直談到四點鐘，大家就躺在一張床上，等我一覺醒來，他們都走了，再一看，我的西裝皮鞋一樣也沒有了，蹇過遇到剝豬纜的，起初我還當是和我開玩笑，現在他們將當票寄給我，一套西裝當廿八元五角，這兩個人真是窮極無聊，連這一點小數目都要拆爛污，累得走不出去，僵在這裏，茶房還要向我算房間錢，我沒辦法，只好打電話到你那裏討救兵了，請你暫時借幾十塊錢我，兩三天就能還你的。」

楊慧妃很留心聽他這一篇不盡不實的報告，眼珠子一轉道：

「那兩個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當然是男朋友，我一向沒女朋友的，除掉你。」

楊慧妃像偵探似的，一雙眼睛在房間裏東看西看，最後看到李飛雲頸項上有棗子大小的一瓣紅痕，便在鼻子裏哼了聲，用手指去羞着李飛雲的臉。

「不怕難爲情，講鬼話，不怕當面戳穿，這個紅痕子從什麼地方來的，真人面前不許說假話，前天晚上在我那裏，還沒有這紅痕，審案子只要想情，一定是昨天晚上給那一個浪女人吮出來的，快些從實說來！」

李飛雲倒沒防到這一層，幾乎楞住了說不出話來，面上一陣紅，去照着鏡子說：

「那裏有紅痕，那裏有紅痕？」

但是銀光玻璃裏反射出來的，頸項上確有那麼一點鮮紅的痕子，造成這痕子的一幕，還能迴憶出來。

楊慧妃這時又在床上找出一個證據來：「這兩根長頭髮是什麼人的？還有這個水漬子是你拉的尿嗎？」

「這個我不知道，說不定那兩個朋友撒的爛污。」

「你不要藏頭露尾了，枕頭上兩根頭髮，褥子上的一攤漬子，與你頸子上紅痕，三椿併起來，要抵賴也抵賴不掉。闕老爺面前使大刀，打不來過門的，況且我已當口上問過，四百〇七號昨夜是些什麼人在裏面，茶房說的明明白白告訴我，你還想圖賴？」楊慧妃落門落檻的一說，人就往床沿上一坐，不輕不重的歎了口氣。

李飛雲可窘極了，臉上一陣紅，嘴上還說：「沒有這個事，銀行打烊，誰還有興子玩女人？」

楊慧妃站起來，拏了桌子上的手皮夾就走：

「既是這樣說，我就勿關，橫豎你神通廣大，自有有人來和你解決的。」

李飛雲見她要走，這一急非同小可，好在房間裏沒有第三個人，便一把將楊慧妃的臂膊拉住：

「蜜司楊，蜜司楊，不要走，是我多喝了一些酒，一時糊塗，上人家一個小小的當。」

「李先生，你上你的當，與我蜜司楊有什麼關係，拉拉扯扯的難看不難看？」楊慧妃掙扎着要走。

李飛雲連忙掉轉口氣道：「巧貞妹妹，好妹妹，昨天不應該背着你到這裏來，初次請你見恕，下次如再有這種事，一併治罪。」他說時，兩腳一併，手向額角上一比，算是行了個軍禮。

這一來，楊慧妃才轉憤為喜，手皮夾向桌上一丟，去擰着李飛雲頰上一塊肉道：「再好好的叫我一聲！」

「好妹妹！」

「喂……」

兩個人就像八九歲的小孩子一樣，一忽兒怒，一忽兒喜的。最後，由楊慧妃拏五十元塊錢出來，教茶房去贖西裝房錢。茶房把西裝贖來，李飛雲要緊在幾隻袋子裏一陣亂掏，却沒有那一千元支票的影子，又不便告訴楊慧妃，一面穿，一面暗暗叫苦。等到上下衣服穿好，一看腳上沒皮鞋，楊慧妃又化四十元去買一雙新的，才完全解決。

「一切都解決了，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我現在已成了個無業遊民，還不是隨便跑跑。」

「不要三心兩意，我是單身，你也是單身，你把行李搬到我那裏去，彼此有個照應。利衆銀行倒掉我一大筆款項，看來很少希望，我還得將我的青春去騙些錢來，再弄個三萬四萬，或許不是雜事，我們還有享樂的日子在後面。」

李飛雲一想，再找職業，也不是立時可得，身邊又無積蓄，且和她在一起混混再說。因此當天就把寓所裏的房子回掉了，行李雜物，叫了一輛人力車，車到楊慧妃家裏來。從此他生活上有一個極大的轉變，也就是本文最有聲有色情節緊張的開展。

李飛雲和楊慧妃同居之後，兩個人却極其恩愛的。本來楊慧妃家裏會雇着一個娘姨的，李飛雲是銀行家，事事不忘記一把算盤，他和楊慧妃商量道：

「巧貞，這屋子裏左右是我們兩個人，你又在外面的時間多，一個娘姨大可以省掉的，你想，工銀六元七元，不必說他，每日三四碗白飯，却就不可細算，再加小菜及一切關於她身上的損失，一個月沒四十元開銷，不下一四得四，二四得八，毛算算一年下來便要四百八十元。逢時逢節，賞賜幾文，就要五百元。我打算把她停掉，差不多的事情，由我來做，你以為如何？」

「省錢我是聽得進的，只是洗衣服，倒痰盂，拖地板，煮飯燒菜，你也能來？」

李飛雲過去把房門推上了，笑笑說：「汗衫短褲襪子，以及手帕，我都洗得來，被單褥子，送到洗衣公司，倒痰盂更不成問題，拿到自來水邊上一倒一沖就成功了。拖地板我也幹得來的，藉此可以運動運動，出一身汗，讓他渾身的筋骨活絡活絡，比打太極拳好。煮飯燒菜，雖弄得不好，總不至於吃生的，而且你在外面吃的日子多，中上煮一次飯，我可以吃兩頓了。這些你都不用就心事，我都應付得下來，省四十元一月是真的。」

楊慧妃望着他笑道：「現在不要說得起勁，等到娘姨一走，又要怨天恨地，忙着到薦頭店裏叫人去了。」

「你放心，這個計劃我考慮三四天了，若要後悔，何必今天對你說？」

「不過我是賴惰慣了，不會做事情的，連手帕也不願洗一條的，你……」

李飛雲不讓她說下去，拍着胸道：「都由我來，你在外面回來已很疲乏，能要你再做家裏的雜事？」

「不，我的短褲襪子，一個月裏面四五天的衛生帶，也由你洗！」

李飛雲險一紅：「這個……這個洗是可以洗的，衛生帶你自己動動吧，或者用一條丟一條。」

楊慧妃聽了，笑得格格地。李飛雲又湊在她耳朵上低低說：「娘娘晚上睡在地板上，我們有許多地方不能隨便，很熱的天氣，都要蓋上毯子，大家都是一身汗，她走了，關起房門來兩個人，要怎樣就怎樣，邊上少一個人監視，儘可以為所欲為了。」

楊慧妃在他額角上戳了一下：「省開銷是假的，要圖自己舒服是真的，由你去怎樣攪吧，我不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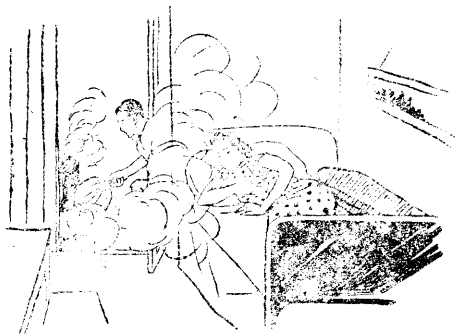
當天李飛雲就把娘娘回掉了。

第二天一清早楊慧妃還沒睜眼，李飛雲就下床了，平時他見娘娘起來，開手第一件工作就是生煤球爐子，便也蕭規曹隨，把煤球爐子收拾收拾，即在房門口割上火柴，用扇子一陣煽，一股濃煙一齊往房間裏撲進來，楊慧妃睡在床上，一個呼吸，濃煙直刺進喉嚨口，從睡夢中咳醒來。

「咳，咳，咳……那裏來這些烟，喂！拆爛污！」

李飛雲自己也給烟燻得睜不開眼，請來聽得楊慧妃在叫喊，連忙把房門拉上，一面使勁煽爐子，可是那爐子像在欺負他是個生手，由你怎樣去煽，只是冒烟，不見火來，煽到後來，烟沒了，爐子仍是熄的。而李飛雲却滿頭是汗，臉上給煙灰沾污了好幾處，像戲台上唱小丑的。

「給人家用生風爐勿捨得用眼火油，弄得人家房間裏才是格煙！睡夢頭裏哈醒來。」十五號裏一位少女在門口





罵山門。

「李先生，風爐擎到弄堂裏去生，自家勿怕煙；隣舍人家要說閒話的。」二房東老太婆也來干涉了。

李飛雲只好重振旗鼓，把爐子收拾收拾到下面弄堂裏去生火。

楊慧妃因爲隔夜出卡出得多，又給一個老客人把她弄在旅館裏消磨了兩三個鐘頭，回到家裏，已是戒嚴時候了。一個人覺得十二分的疲乏，睡到床上，只比死人多一口氣。現在給煙噲醒了，心上非常着惱，披了衣服下床來把窗子打開，再回到床上去睡，却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了，便索性下床坐在沙發上去，手撐住頭，若有所思。

李飛雲費了許多時間，把煤爐生好火，拾到樓上，楊慧妃本想向他發作幾句的，看他臉上小花臉似的，倒忍不住笑出來。

「娘姨還是去雇一個，省不掉的，只要我每天多出兩個鐘點的卡，或是多遇到一個瘟生，都有在裏面了。你去照鏡子看，已經三分不像人了。」

「我覺得做雜事，很有興趣，隨便什麼事都得經歷經歷。你想：這一陣你辛辛苦苦出去賺錢，我安安逸逸在家裏享受，未免抱歉。」李飛雲站在衣櫥的鏡子跟前，拭去臉上的黑灰。

「這沒有關係的，我們是夫妻，談不到抱歉不抱歉。」楊慧妃說着，在沙發上站起來，靠在李飛雲懷裏溫存了一會，指指枕頭邊上的一隻奶白色的手皮夾：「這裏面有一百元鈔票，是一個老瘟生送給我做旗袍的，你收好了，與以前的鈔票放在一起，斷命銀行我真不大相信它了。」

李飛雲捧住楊慧妃的臉看了看：「巧貞，一百元到手，你精神上受多少痛苦？肉體上也……」

楊慧妃一手按住李飛雲的嘴：「雲，不許說肉體不肉體，只要明白我的心是純



潔的就好了。」

李飛雲聽了，着實有些感動。飯畢，楊慧妃只吸了一支香煙，就塗脂抹粉的化妝着。化妝舒齊，披上披肩，拿了手巾來，娉娉婷婷的走出去。李飛雲一聲兒不響，站在邊上望着，等她走出房門，才問：

「回來吃晚飯吧？今天怎麼出去得如此早？」

「不一定，你吃你的，不必等我。」聲音已到樓下了。

李飛雲感到一陣空虛，便往床上一躺，忘記把門關上。躺在床上想想自己的前途與最近楊慧妃待她的熱情，再連想到陶家春身上去，不知她這一陣跟着馬行長在什麼地方逍遙？怎麼到今天還沒有一封信來，明天要去問問那邊的二房東了，關照他如有信來，即替我收下的。這樣百感交集的一陣想，覺得依靠楊慧妃生活下去，總不是事，她是一個祕密寶深者，是給人蹂躪的，一個可憐的女性，我怎能再做她身上的寄生蟲，給人家說來，無異是在「當龜」，一個人窮死可以，失志却不能！我這樣燒飯拖地板，做些娘姨所做的事情，將來還有出頭的日子嗎？好在外面還有幾個朋友，正好去托他們找找出路。

他東想西想之下，漸漸的精神疲乏，眼皮慢慢的垂下來，以至於睡得熟呼呼的。

### (十) 究竟是女人世界

正在這時，房門口閃進來一個年青女郎，身上披着一件粉紅繡花的睡衣，腰裏束一條絲帶，鬆鬆地扣着，露出一抹酥胸，十分誘人。這人就是隔壁十五號裏的舞女珮珮，她只有十六歲，生得很漂亮，在舞女羣裏是一個紅星。早上李飛雲生爐子弄得一屋子的煙，山門的就是她，她帶着稚氣，常常任性使性子，早上給煙爐得從睡夢中喚醒來，她就不問三七二十一跳下床來罵山門。現在她因有一樁事情要托李飛雲辦一辦，一跨進門來，四下一望，不但不見楊慧妃，連李飛雲也不看見。再向床上看時，李飛雲却和衣縮在那裏，胸部一起一伏，睡得又香又甜。她平日喊楊慧妃阿姊，連帶喊李飛雲一聲姊夫。這時她「姊夫姊夫」的喊了幾聲，不見李飛雲答應，她索性走上去搖撼幾下，李飛雲嘴

裏唔唔地響了幾響，一轉身又睡着了。

「夜裏幹些什麼苦事情，現在這樣好睡。」

珮珮自言自語的歎了口氣，又回頭向李飛雲望望，心想：面孔還生得不惹人厭，怪不得楊慧妃要將他養在家裏。她因沒有方法喚醒他，便到桌子上找到一張報紙，裁下一條紙來，捻成細細的一根，躡手躡腳的走到床前坐下來，而紙條覷準李飛雲的鼻子，管一陣揹，李飛雲始而閉着眼睛，用手掌拭着鼻子，繼則猛然打了一個噴嚏，倒駭了珮珮一大跳，拍着胸脯喊道：

「攙攙攙攙！」李飛雲一個噴嚏之後，雙手即把珮珮一捧：「家春，家春，你想死我了，馬行……」

「吓你見鬼了，我是珮珮，什麼家春不家春，快些放手，阿姊要回來了。」

珮珮一嘆，李飛雲倒清醒了，停停神向珮珮看了看，連忙縮過手來說：

「噢！你在什麼時候到我房間裏來的珮珮。」

「剛才進來，正想叫醒你，却給你家春家的嚷起來，嚇了我一跳，還伸着手來捧住我。我問你，誰是家春？和你這樣要好？在睡夢中還叫着她的名字，快些實說，否則我要告訴慧妃姊姊，由她來審問你。」

李飛雲打了個呵欠道：「你不要無中生有了，誰在喊家春的，你想在慧妃跟前搬弄我的是非，存心和我搗蛋不成？仲過頭來，面孔上紅是紅，白是白，讓姊夫好好的香一個面孔。」

珮珮一扭身子道：「唔！放規矩些，你不要忘記你是我的姊夫，起來，快替我當一個差。」

「真的，早上你罵我的山門，忘記沒有？現在要我當差，我不搭些架子你瞧瞧。」李飛雲仍不肯起來。

珮珮站得遠遠的說：「你搭架子，我就宣佈你的祕密，你和一个叫家春的女人要好，睡着了也在叫她的名字，還說想死我了，這話對慧妃阿姊說了當心你的膝蓋，起碼教你跪三個鐘頭，嘻嘻，你搭架子嗎？」

李飛雲暗想：我實在夢中叫陶家春的名字嗎？唔，剛才才是像夢見陶家春的，果真給珮珮在慧妃面前一講，事情要弄僵的，楊慧妃醋心最重，這玩笑不能讓她開下去的，因一骨落坐起來說：

「珮珮，請你不要瞎三話四，楊慧妃喝慣鎮江醋的，你說着玩，她要認真的，家裏弄得吵吵鬧鬧，六神不安，不是好事情。你把胸口掩掩上，兩隻奶油包要出籠了，打算請我的客嗎？」

珮珮低頭一看，果然衣襟露了一面，露出十分之四的乳房來，她臉一紅，連忙掩好了，刮着面皮說：

「慧妃的奶油包還沒吃够嗎？還要饞別人的？」

李飛雲故意嚇着她，果然從床上跳下來道：「我就饞你的，我就饞你的，也給我吃個飽。」

珮珮嚇得往後直躲，雙手合掌，向他拜着說：「好姊夫，明天請你老晉隆吃大菜，大光照看電影，饒饒我！下次不說就是。」

李飛雲笑笑，指指她：「不用嚇成這個樣子，以後少油嘴滑舌的。你說要我當差，倒底要當什麼差？快些講明白，讓我給你當呀！」

「沒別的事，煩你替我寫封信，沒有幾個字，至多二十分鐘的事情。」

「不說不定要三十分四十分，甚至要五十分呢，你吃得消嗎？」

珮珮過來一推道：「又來吃葷了，慧妃在家裏，你就不敢這樣放勢。」說時，珮珮在衣襟裏取出信封信紙，攤放在桌子上。

「我是她的人上人，當真我怕她。」

珮珮將李飛雲往椅子上按一下道：「寫罷，寫罷，急等要去寄的。」

李飛雲拿筆時，珮珮又伏在他背上，看頸項上那塊許久未褪的紅痕。

「姊夫姊夫，你頸子上一塊紅印子，阿是阿姊替你吮的？鮮紅滴滴，倒蠻俏格。」珮珮一邊說，一邊伸出纖纖玉指，在紅印子地方指指點點。

「不要瞎三話四，那天發痧氣，頭痛得要命，自己用手搗出來的，你又扯到她身上去，你可會與別人吮過？」李飛雲轉過臉去問。

「哇！哇！不和你說這些了，快替我寫信吧，說來說去說不過你。」

李飛雲丟下筆來笑道：「寫信寫信寫給什麼人的，尊姓大名報出來，要是情書，也該把什麼哥哥的稱呼講給我聽，我才好動手落筆。」

珮珮臉一紅，站遠去搓搓手道：「我們當舞女的，有什麼情人不情人，那一個客人多買舞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現在要請你寫的是要答覆一個客人的信。」

「答覆客人的信，也要把答覆的閒話講給我聽，最好原信給我看一遍，再把你的意思說一說，我可以下筆了。原信能够公開嗎？我決不替你多宣揚，而且嚴守祕密。」

珮珮很像怕難為情，不願意把原信拿出來的樣子，一隻手伸到衣襟裏去又縮出來，嗤嗤的一笑道：

「姊夫，不是我不肯給你瞧，就是怕你吃我豈腐，你和我兩個人在這裏吃吃豈腐，沒關係，橫豎你說我聽，沒第三個人知道，若在人多地方，那就羞死我了。我給你看看，你千萬要替我守祕密。」珮珮說時，在衣襟裏面取出一封信來，要交給李飛雲，又縮過來：「不許當豆腐資料，曉得哦？」

「曉得，曉得，拿來給我。」

李飛雲接過信來看時：「靜安寺路梅花新邨安樂公寓十五號朱珮珮小姐親啓，內詳。」打開信亮取裏面的信紙時，裏面連紙角都沒有一張，便去給珮珮說：「見鬼了，裏面有什麼信，阿是故意來尋開心？」

「哎呀，怎麼裏面會沒有信的，阿是落脫了？」珮珮向地上一望，地上沒有，再向衣襟裏一掏，也是空的。」

「哦！在我枕頭邊，我去拿。」說着，珮珮很快的走了。

李飛雲坐在桌子邊上，一手撐住頭，一邊在想珮珮的爲人，倒也有幾分天真，人家却在說她十三點，與楊慧妃比起来，又是一個性格，究竟楊慧妃年紀大一些，資格也兩樣了。

等一會不見珮珮進來，他想到十五號去看看珮珮是不是在找那封信，他還沒站起來，背後一陣鞋聲，咕咯咕咯，走得很急促的樣子。



「珮珮，信找到了沒有？」

却聽不到回答。轉臉一看，來者不是珮珮，却是楊慧妃。只見她氣鼓鼓的坐在沙發上，兩手捧住面孔在啜泣，肩膀一聳一聳的樣子十分傷心。李飛雲禁不住問道：

「巧貞，幹嗎的如此傷心有人欺負你嗎？」

李飛雲連問她兩三遍，楊慧妃始終不說一句話，反而愈問愈哭得厲害。李飛雲弄得莫名其妙，便用熱水瓶裏的水擰了一塊毛巾遞給楊慧妃擦臉。楊慧妃接過來在面孔上一抹，往桌子上一丟，兩隻眼睛呆視着地板，木人似的。沒到兩分鐘，又斜靠在沙發上哭起來，哭得比剛才還要淒涼。

李飛雲唯唯道：「巧貞有話儘管說，還是受了什麼人的委屈？還是心上偶然不痛快，還是嫌我在這裏……」

「你不知道我心上的事，誰要你瞎猜？我肚子裏再不舒服些，也不能嫌你的。」楊慧妃帶着哭聲說。

珮珮手上捏了一張摺疊好的信紙，掩着衣襟走來，到門口一看，便停住步子。李飛雲向她搖搖手，她舌頭一伸，快快地走了。

「既是心上有事，不妨講出來談談，何必像小孩子那樣哭個不休，天下那一樁事情能在哭字上解決，除非嬰孩要奶奶吃。」李飛雲去推上房門，下了門，又走回來，往沙發靠手上坐下，伸過一條臂膊勾住楊慧妃的上半截身子，「巧貞，又是受了客人的氣嗎？我來講一個有趣味的故事給你解悶。今天不用出去了，我會學寧波人燒葱烤鰻魚，再弄一斤花雕來，我們喝酒講故事，好吧？」

楊慧妃仍是哭着，縱然李飛雲百般溫存她，再也不要她回答一言半句。李飛雲又去拈了一支香煙來給她吸，

帶着笑臉塞在她嘴唇上，正預備劃火柴，楊慧妃劈手摘下嘴上的香煙往地上一丟，舉起高跟皮鞋來一陣的踏，一支香煙頓時粉骨碎身。她又一仰身子，嚶嚶啜泣。

這一來，弄得李飛雲下不下台，站起身來，長長的噓了口氣，丟了火柴匣，走過去將衣架上的衣服拿來往身上一披，開了房門就往外跑，走過十五號門口，朱珮珮問他：「姊夫到啥地方去？」他也不理，蹬蹬的一直下樓，像有要緊事似的跑到弄堂口，坐上一輛人力車，對車夫揮揮手，命他往東一直拉。

車夫只當拉到了洋行大班，好生意來了，翻動兩條飛毛腿，由靜安寺路南京路拉到外灘，只有十分鐘，比電車公共汽車還要快。轉過頭問：「拉塊呀，先生，沙遜洋行嗎？」李飛雲躁躁脚，教他停下來，一摸衣袋，恰有一張一元鈔票，還是早上買小菜多下來的，便丟給車夫。車夫白瞪着眼睛：

「找不出呀，先生！」

李飛雲揮揮手，車夫張開了大嘴只是笑。

李飛雲也無心鑒賞他的笑，只歎了口氣往沿浦的躉船上。這時是午後三四點鐘的樣子，浦江裏往來船隻甚多，他看着一片黃沉沉的江水，又轉面看一看身後的許多高大建築，再向前跨兩步，嘴裏自言自語道：「這樣也省却許多煩惱，做人有什麼意思呢？要受一個女子的差辱，唉……」他正想跳出紅塵，往浦江裏洗個澡，邊上却奔來一個女人將他一把拉住：

「噢！我那裏不找到，你却在這裏看黃浦江景緻。」

李飛雲對那女人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與他有一夕之緣的張媽，只好站住了。張媽見他神色上不大自然，便問：「你在這裏等小火輪到浦東去，還是接朋友？」

「沒有什麼事，做到這裏來玩玩的。」李飛雲不願將自己的鬱悶講出來，隨嘴扯謊。

躉船上有長椅子的，張媽拉着李飛雲坐到椅子上去，頗像久別後的夫妻，邊上有人對他們看，李飛雲便縮過一邊，張媽却跟着將屁股移過去，靠得緊緊的，李飛雲只好低下頭。

「看你有心事似的，還是見了我有些惹厭，利衆銀行關了門，你在什麼地方辦事？我每天都想找你。」

「我一直失業，東逛逛，西走走，到這裏來也是逛來的……」

張媽不等他說下去，截住話頭道：「既然沒事，那最好了，到我那裏去做賬房吧，我正缺少一位貼心貼意的賬房哩！」

李飛雲暗想：倒還是她，能够創事業，雇用賬房了，上海究竟是女人的世界。因說：「你創辦了什麼事業，要找人做賬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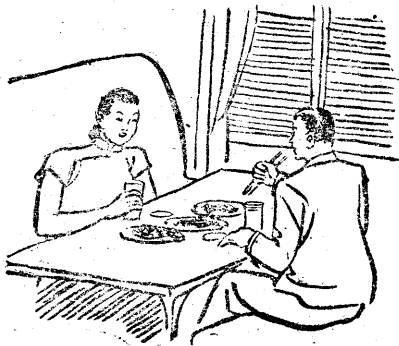
「我嗎？嘿！現在還沒到可以告訴你的時候，等一會你到我那裏去看，自會知道，不過不是銀行，忙却很忙，一天也有許多賬要記的。現在有一個老槍在當這份事情，他腦筋不好，常常要弄錯的，你在銀行裏弄賬弄慣了，一定比他弄得好，我也放心得下，不要常常煩心了。」

李飛雲聽了，心上倒寬鬆了一些，到她那裏做賬房，不管事情大小，總比做失業遊民好些，動不動要看人家發脾氣，當自己是個出氣洞。因說：「只要我做得到，我都願做的。」

「做得到，做得到，一共只有兩本賬簿，不像銀行裏閻王簿子左一本右一本，芝麻大的一筆賬，要翻上他五六本簿子，弄得不巧還要請會計師檢查。」

李飛雲聽了，不禁哈哈一聲笑出來。張媽拉拉他的手說：「我是送一個人上輪船的，午前就到此地的，我飯也沒吃，我們吃飯去，一邊吃一邊談，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談，一時說不盡許多的樣子。苦是正苦，我在停雲別墅馬家出來之後，鄉下又不願去，再找人家幫，又怕幫不到好人家，商量又找不到人商量，糊裏糊塗就辦了那樁事，總是天照應，一個月做下來除開銷，淨賺四百元。」

李飛雲一邊聽她說，一邊聽她講，不知不覺走到一家飯館裏，蹺蹺蹺的上





了樓，揀一副座頭坐下來。張媽一落大派，啤酒兩瓶，家鄉肉，搶蝦，白鷄，滷鴨干，另外又加三隻熟炒，一醇三絲湯，小菜放了一桌子，與李飛雲淺斟低酌起來。

李飛雲一面喝酒，一面打量張媽的面部，雖然只有卅多天沒見，却胖了些，兩條露在袖子外面的臂膊也結實了許多，而且比以前白淨了，手指上也帶着一隻三粒頭的小鑽戒，跟着手指的動作一閃閃地像與李飛雲擠眉弄眼，又像傲視他似的。他不自低頭向自己身上看，西裝仍舊是那一套，一雙手粗糙得像做小工似的，這都是拖地板生風爐上來的。

張媽喝了兩三口酒，藉一塊滷鴨干咬著，笑說：

「今天巧真巧，我本來要回去了，遠遠地看見你的後影，連喊你兩三聲不理我，再細細一看，又確實是你，所以趕過來的，要是粗粗心，一大意，又不知在那一天上遇到你了。」她說到這裏，眼光向四下射一射，身子向前俯了些。蜜蜜地一笑：「利衆銀行關門，真出我意料之外，奶奶要緊跟馬行長動身到外埠去，我本來也要跟他們走的，他們也要我一起去，我却不願意去，你可知道我爲點啥？」

「不知道。」李飛雲搖搖頭。

「假裝假呆，猜猜看！」張媽更將身子往前聳幾聳與李飛雲的腦袋碰到了。

「唔……你肚子裏的事情我怎能知道呢？」

張媽拿起一隻筷來，在李飛雲鼻子上輕輕一點：「勿爲別人，爲來爲去是爲你！」

李飛雲給他這兩句話激蕩了心，勾起他以前與張媽一夕之歡的情形，味道確比眼前的白鷄滷鴨肝好，不由向張媽笑了笑，舉起杯子來呷了口酒。

「你離開我以後，心上還想到我嗎？恐怕……」張媽不說下去，而專等李飛雲的回答。

「想也沒用，我到停雲別墅去過好多次，一些得不到消息，倒引起看弄堂巡捕的注意，問我常常來轉法轉法找啥人，以後我就沒去。」李飛雲又在打謊了。

張媽聽了，笑得眼睛變了兩條縫，大腿在桌子下面碰着，說不盡的深情蜜意來。她用筷子在白鷄碟子裏左揀右挑，揀到一塊沒有骨頭的鷄肉，箝到李飛雲嘴邊：

「鷄肉頂補身體，你面孔上又瘦又黑，以後要多吃些補品，把身體補結實。」

李飛雲嚼着那塊鷄肉，真有些像十二月裏吃冰淇淋，點點到心頭，愉快的情形，難以言宣。偶一回頭，另外一隻桌子上有一個大塊頭，踏準一雙眼睛向她們望，嘴角邊流下一條涎沫，像線粉似的掛在那裏。李飛雲臉一紅，低下頭喝酒。

張媽也看到了，輕輕踢了一下李飛雲的大腿：「這大塊頭惡形哦？也是個色鬼，前生前世不會見過女人，六馬路野鷄也好去打打！我們吃飯吧，我喝了兩口酒，面孔已經像關老爺了，你摸摸看，燙手哦！」

李飛雲給那個大塊頭監視着，那裏敢摸嘴歪歪，眼睛擠擠，連忙喊堂倌拿飯來。因為酒菜多吃了，心上又攔着另一樁事情，兩個人只吃半碗飯就放手，毛巾傘來擦，擦嘴，李飛雲假意要會鈔，張媽一手拉住，一手掏出鈔票來付賬，找來一元五角尾數，她揮揮手，說做小賬，堂倌一連說了十幾個謝字，一路恭送到樓梯口。

張媽喊兩輛人力車坐上去，吩咐拉到泰山百貨公司。

車子拉到了，張媽挽着李飛雲的手，雙雙走進去，在被單部買廿條大被單，廿條褥子。職員捧過來不少新花樣的被單褥子，讓張媽揀，李飛雲問：

「爲什麼要買這許多被褥？」

張媽笑笑說：「我所做的事業，對於被單褥子最有大用場，醜醜容易醜醜，破也容易破，所以買起來總廿條卅條，我此地是老交易哉，前一個月裏我也來買過二三十條的。」

邊上的職員和調說：「是的是的，這位老板娘常來照顧的，不但是被單，就是毛巾一類，買起來大號的十打廿打，小號的卅四十打，送貨腳踏車，裝裝一車子。嘿，請坐，請坐。」

職員移過兩隻椅子來，請張媽與李飛雲坐了，還遞兩支香煙過來。張媽接過香煙，不送到嘴邊去，却仔細看了看。

往櫃檯上一丟說：

「公司盞大香煙那能介蹩腳？」說時，在衣袋裏摸出一隻噴銀煙盒來，拏一支給李飛雲：「吸一支皇冠牌。」李飛雲一邊吸煙，一邊在想張媽究竟開什麼店，被單褥子一買二三十條，蹩腳香煙不要吸，單是這隻噴銀煙盒，照目前的市價，沒有二三十元買不到，看樣子在開旅館，否則沒有常常的要買大批被單褥子的，假使她真在開旅館，要自己去當賬房，範圍大些的倒不要去管他，若是那些小型旅館，一跑進門就是一疊蒸籠鋪，那就倒足胃口了。

職員把被單褥子弄舒齊，開了一張發票，張媽問他多少錢，職員笑嘻嘻的說：

「三百廿四元八角。」

張媽點點頭，伸手到小馬甲袋裏一掏，就是一百元鈔票，再在襪統管裏一掏，又是兩百，再在褲腰邊不知如何一摸，又摸一百元來，數了一數，教職員去找。她與李飛雲說：

「現在時勢不好，鈔票只好東放西放，前天我給小鴉三槍掉一隻皮夾子，損失五六十元，數目少，馬馬虎虎。」李飛雲暗暗說，慚愧自己是個銀行職員，一失了業，便去依賴那些不相干的女

人。她是當娘姨的，現在身上鈔票三四百一拿就是，派頭大得邪氣！

他正在那裏出神的思想，張媽拉拉他的袖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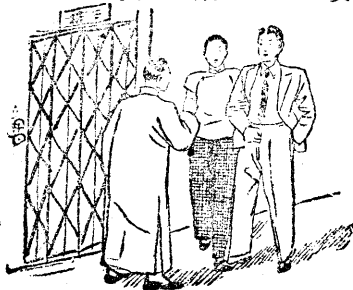
「你的領帶不新鮮了，襯衫也不挺刮，我們去買襯衫領帶。」

李飛雲也沒說什麼，低着頭跟她走，走到電梯邊，忽然一個人在他肩胛上拍一拍：

「哈囉！蜜司脫李，長遠勿見，這位阿是嫂夫人？」

李飛雲倒給他嚇了一大跳，抬頭看時，那人以前也在利衆銀行做過幾個月的事，後來另有發展，便辭職出去了，此人姓陳名一介，與他有六七個月不見了。當時李飛雲有些窘，因為陳一介說張媽是他的夫人，不知承認好，還是不認好。張媽却在說：

「這位先生尊姓，幾時請到舍間去坐坐，我們李先生不大出門的，希望有朋友去



談談。」

陳一介連說好好，改天來拜望。大家就這樣糊裏糊塗的，一陣敷衍，各自走開。

「你怎麼承認是我女人？」

「我勿是你女人，哈人是你的女人？」

李飛雲想想，她倒是一相情願，當初要求她發生關係的時候，再三再四的不肯，若不是自己抱着堅決進取之心，也就功虧一簣了。現在她竟承認是我的女人，好笑不好笑，女人家的一顆心最難捉摸了。

「做哈一聲不響我做你的女人，配不上是吧？那一天晚上與我怎樣說的？」張媽得意忘形，攙住了李飛雲的手，高聲朗氣的說。

李飛雲連忙碰碰她：「閒話講得低些，此地人多，嘩嘩嘩，難為情哦？」

「夫妻說話有哈難為情嘻嘻。」

李飛雲聽了，覺得有些窘，便把話扯開去說：

「剛才買的許多被單，怎麼沒有拿來，買了領帶襯衫，再回去拿嗎？」

「你這個人惹哦，二三十條被單拿在手上，多少重，已經關照他們派老司務送去。」張媽又轉過臉向李飛雲望：「你面孔上不像以前常帶了容了，利息銀行關了門，你吃着倒賬嗎？」

「我是賺幾個硬工銀的，每月薪水拿到手，化化用用，一個錢也剩不下來，那有餘款存放到銀行裏去，利息銀行關門，我沒有倒賬，朋友方面倒有不少。」

「朋友們吃倒賬，關你什麼事，要你上心事？」

「噢！失業了呀，上海地方開銷大，一個人吃用兩項，沒有五六十元就混不下去，不像你現在做老板開店了。」

張媽嗤的一聲笑出來：「我開店，就是你開店，我們兩個人還分家不成，以後你是老板，我是老板娘了，哈哈！阿要去登一張報聲明聲明，或是到律師那裏做一個手續？」

李飛雲忍不住笑道：「爲什麼要那樣辦？你是有丈夫的，一登報不要弄出糾紛來！」

「勿要放在心上，鄉下人阿木林敢來尋着我，算他觸霉頭，至多化掉幾張鈔票。」

說話時，已到賣領帶襯衫的地方，張媽自己動手揀，把六七元一條的領帶買了一打，襯衫買了半打。一算下來，又要一百八九十元，只見她在機統裏一掏，又掏出兩百元鈔票來，交給櫃上職員。

「要買這許多做什麼，領帶買一條已經夠，襯衫兩件也有了，以後……」

張媽暗暗推了他一下：「派頭放大些，不要說寒酸話，明天再與你定幾套新西裝，中裝也要做幾套，常常調換調換，做老板要有老板的派頭。」

李飛雲只好由她，好在是她化的錢，何必和她客氣。

領帶襯衫買好，也教他們送去。依張媽的意思，還要去替李飛雲買皮鞋襪子，李飛雲却想早些去看看張媽究竟開的是什麼店，便催她走。

張媽走出泰山公司來，便喊兩輛人力車，價錢也不講，跳上去吩咐拉到八仙橋恩派亞戲院後面。

### (一一) 專門邪裏邪氣

李飛雲坐在車上想：那地方沒有什麼大範圍的店鋪，莫非她開的是烟紙店，但是何以要買許多被單褥子？一定是開小旅館了，這種店有什麼意思。

正在狐疑，張媽招呼車夫停車。李飛雲一看，路邊有一家門口搭着玻璃棚的人家，門燈漆着「張記」二字，同時還有「卅四」的號碼字，大門敞着，客堂裏有幾個脂粉濃重的女郎在說笑。他恍然大悟，這是一個正式賣淫機關，自己如何可以去做賬房。

張媽付過車錢，過來挽着他臂膊要他進去，李飛雲却不肯移動一步，僵持在大門



「噴！好笑哦？到了此地不肯進去，阿是怕難爲情？」張媽使勁拉着他的臂膀子。」

李飛雲搖手說：「這裏是……是誠……」

「呸！不要鹹呀淡的亂叫了，進去，進去！拉拉扯扯像啥樣子，馬路上要立下人來看了！」

「這種地方我向來不到的，你去我不去，我們改天碰頭吧，你是常在這裏嗎？」李飛雲仍是不肯進去。

「這是我的家，也就是我的店，你進去現現成成的做老板寫意哦？你還要牽絲板藤，再要這樣子，我要光火了。」張媽笑着向他白白眼睛。

裏面大約已聽到了外面的聲響，門口站出來三四個豔裝少女，一見張媽，便七嘴八舌的：

「阿姨，倏轉來哉！」

「姆媽，格是啥人介，阿是倪格熟客？」

「阿姨，俚做啥勿肯進來，倪來相幫你拉。」

李飛雲不能不進去了，當真讓他們來拉拉扯扯，更覺難堪了。便挺一挺身子，大踏步的走進三十四號去，那些少女向二面一分，讓出一條路來給他經過。李飛雲到此時，如入衆香之國，也無心對那些少女多看，低着头跟在張媽後面，一直到樓上亭子間門口，張媽掏出鑰匙來把房門開了，雖然是小小的一間，裏面倒也收拾得清清爽爽，牆壁上漆的奶油色，一張精緻的半鋼牀，一隻立體式的梳妝台，上面放了許多香水香粉，另外一隻小圓桌，兩張椅子，下面是廣漆地板，油光發亮，纖塵不染。

張媽到房間裏，往牀沿上一坐，歎口氣道：「吃力得來！你這人，一些不大方，拉拉扯扯，弄得我一身是汗，熱來！」她抽出一塊手帕來揩着。

李飛雲有些拘束的樣子，椅子上坐坐，又站起來看看窗子外面，一忽兒又抓抓頭皮。

「上裝脫脫，此地有浴間，等一會教她們放水給你洗浴，忽要坐勿定，立勿定。」張媽像在教導小孩子。

外面進來一個娘姨，手上擎着熱氣騰騰的毛巾，先遞一塊給李飛雲，又遞一塊給張媽，還有兩塊仍捏在手上。張媽一面擦臉，一面說道：

「你將毛巾放着去叫嘉興妹妹來！」

娘姨放下毛巾就走，沒一會，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進來了，蓬鬆的頭髮，脂粉未施，穿着一件士林布旗袍，倒有三個鈕子沒扣上，光着腳，拖了白緞子綉花拖鞋，一進門便是一聲「姆媽」，跟着眼睛向李飛雲一溜。

「這是你爸爸叫他一聲。」張媽一本正經的介紹。

嘉興妹妹雖然嘉興人，說出話來十成已有七八成蘇白，她聽張媽這樣說，便笑着向李飛雲喊了聲「爹爹」，弄得李飛雲大窘，不知如何才好。

「拿熱手巾替我揩揩背！」張媽把短衫一脫，往牀上一丟，露出半身肌肉。嘉興妹妹拿起一塊毛巾來在她背上擦着，連擦了兩塊毛巾，張媽才穿起衣服來。

嘉興妹妹放下毛巾，在桌子上取出兩枝香煙，遞一枝給李飛雲：「爹爹吃煙。」又劃上火柴，再給張媽點上。

「阿媛！出去吧。四點鐘了，打扮打扮，說不定有客人來。」

「噢。」嘉興妹妹走了。

張媽伸上一個媚腰，打開梳妝台的門，取出一副烟盤傢具來，放在牀上，點好煙燈，向李飛雲招招手：

「你也來靠一靠，我煙是沒有癮頭的，不過天天總想吸兩筒。」

「這東西還是少吃為妙，天天想吸兩筒，想就是癮，有癮才會想的。」李飛雲躺了下去說。

「我主意捏得定，不會給它弄上癮的，我是當它香煙呼呼，借此消遣消遣，當真拿它當一件正經事情辦嗎？」

張媽躺下來，將煙盤裏一隻小磁缸的蓋揭開，裏面烏黑的半缸烟膏，她用鉄杆子把煙燈的火頭撥了撥，再向紅裏挑煙，放在燈上噉噉地燒，一面燒，一面送到鼻子上去聞，不到幾分鐘，燒成黑裏大小的煙泡，又一分兩，把一個裝到煙槍上去，左一捏右一捏，捏得又長又鬆，然後再打個眼子，各事舒齊後，張媽一看，便提高聲音喊：

「二寶！二寶！死勒哈地方！」

「噯！姆媽，阿是喊我？」

跟着聲音進來的是一個十六七歲模樣的女子，短褲，汗馬甲，大部份的肌肉露在外面，臉上已搽着脂粉，樣子是很嫵媚的，在床前一站，李飛雲眼前就覺得一亮，同時又聞到一股醉人的香味。

「爛污比做啥熱茶也勿弄一口來，我轉來時，沒有看見你的人，難道有客人坐房間，還是做局？還是躲在那裏打沙蟹？爛污比，你自己不想想，這個月裏做過幾個夜廂，做過幾個局，一揭刮子連坐房間在內，沒有做滿兩百隻洋，我開銷要依我性子，又要給一頓生活你吃吃！」張媽面孔虎起了說，樣子像官吏審犯人。

二寶大氣也不敢出一聲，連忙去拏了一把小茶壺來，恭恭敬敬的放在張媽邊上，自己再往張媽屁股邊上坐下，舉起手來在張媽大腿上搥着：

「姆媽！阿嫌重？」

「搭我滾出去，衣裳穿穿好，客人來時，就勿會手忙腳亂了，阿曉得？」

二寶應了聲要走出去，張媽又把她叫住：「明朝我要解房鈿，電燈費，軋下來要缺兩百隻洋，你要巴結點，客人面上迷湯灌灌，多做幾個局，讓我湊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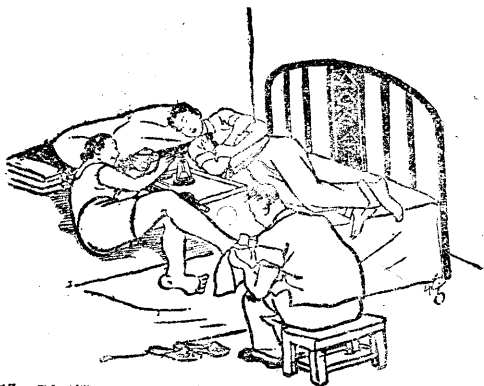
「曉得哉，姆媽，我想打電話去招呼幾個客人來，開開俚篤格條斧。」

張媽裝好一筒煙，一口也沒吸，便揮揮手說：「這樣很好，巴結一些，姆媽歡喜你，去吧！」

二寶笑嘻嘻的走了。張媽忙將一筒煙嘖嘖地吸完了，嘔了一大口熱茶，歪過眼睛看了李飛雲一眼：「你看我煩不煩，這些爛污比一刻不頂緊她，立時就陰陽怪氣，得罪客人，一天少做廿塊卅塊生意是沒有一定的。」說着又裝第二筒煙吸起來。

張媽一連吸了三四筒煙，才丟下煙槍，閉起眼睛來養神。不到十分鐘，只見她眉頭一皺，嘴裏噁了嘔，翹起腿來將襪子一陣脫：





「外面阿有人，去把扞脚阿王喊來，快眼！」

外面有人應着，一刻兒一個穿短打的男子進來笑着喊了聲老板娘，俯身在床下拖出一隻小矮凳來，對着床一坐，把張媽一隻脚往他膝蓋上一放，用一塊毛巾墊了，再撥開張媽的脚趾看道：

「老板娘濕氣重來，阿要重一眼捏？」

「不要多說閒話，快些捏吧，痒得來，今朝多走了路，難熬來。」

「曉得哉，只要你老板娘吃得住，重就重一些。」阿王拏毛巾對準張媽的脚趾一蓋，便使勁捏起來。「老板娘，阿正好？阿要再重一眼？」

張媽仰着身子，覺得很舒服，眼睛半開半閉。「出力捏好哉，多問啥事體，沒上沒下，吃起我的豆腐來了，老板在邊上，當心吃耳光。」

「嘻嘻，我阿王那能敢吃你老板娘格豆腐，輕眼捏重眼捏，一定要問一聲，勿然吃力勿討好，要撥你老板娘吃排頭，吃飯難，生意要巴結才好連下去。對面念四號裏格老板娘，以前也是我格生意，因為有一次我捏得重一眼，她說痛來痛來，斷命阿王，啥地方來的氣力。我一看出血哉，生意就此派司。老板娘，吃我們這碗飯，真不是人吃的，輕勿好重勿好，想改改行做生意，要一票本錮，吃別人家飯，又嫌我是外行，所以仍舊棒牢人家一雙脚做功夫。老板娘現在米要賣七十塊一石了，開銷樣樣大，我想請老板娘下個月加三隻洋，老板娘大人馬，勿在乎……」

張媽搖搖手「重些重些，痒得來，加你三塊就是了，多煩些什麼？」她臉上一副舒服樣子，實在難以描寫出來。

阿王果真重重地使着勁，聳起了半個身子，咬着牙齒，嘴唇一牽一牽地，捏完一個脚凹，額角上汗也出來了。「舒服，真舒服，再沒比捏脚舒服了！」張媽拏一支香烟點上火，脚着又丟一支給阿王。

阿王笑了一臉的，他因手上有工作，把香煙往耳根子上一夾：「老板娘，舒服格事體交關多，還有挖耳朵，還有……還有……」

「還有還有，小赤老專門邪裏邪氣，阿要腳來敲脫你兩記耳光！」張媽噴出一口餘煙來說，翹起另外一隻腳來做勢子。

「你敲呀！」阿王順勢把張媽的脚在自己臉上貼了貼。

張媽趕緊一縮：「面孔上多難纏！」

李飛雲騎在邊上，一眼不眨的看著她們，覺得這些事情生平都未見過，看看也怪有趣味的。張媽見他半天不開口，便斜過眼睛去說：

「做啥勿聲勿響，燒燒煙白相相，阿要閉攏眼睛，一噠？肚子餓哦？」

正說着外面進來一個娘姨：「阿姨，榮生好婆的外甥媛來了，以前說是來做拆賬的，樣子還好，現在人在下面。」

「你去叫來看看，阿做得出？」張媽把夾香煙的手一揮。

那娘姨出去沒三四分鐘，便引進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和一個十五六歲的鄉下姑娘，皮膚黑黑的，藍布短衫，上有三四處補綻，怯生生的站在老太婆邊上。老太婆喊了聲阿姨，又逼着那鄉下姑娘喊阿姨。鄉下姑娘沒喊出來，臉已脹紅了。張媽却側起半邊身子向她上下打量，阿王也停止工作。

張媽歪歪嘴，教那個榮生好婆在邊上坐下：「她幾歲了，啥地方人？」

「今年十六歲，五月十四的生日，蘇州陸墓人，阿姨，勿瞞你說，也是年成勿好，鄉下吵吵鬧鬧，她父親又盡虐，去年春天出門去的，一直到眼前還沒回來，家裏弄得有早餐沒夜飯，她娘替人家做做，顧不來一家的開銷……」

榮生好婆嚙嚙的說，張媽搖搖手：

「別的話少說，我沒工夫聽，現在你打算把她賣給我呢，還是押在這裏，還是做拆賬，爽快快說一句。」

「阿姨，賣絕呢，又勿捨得，我女兒只有她一個……」

「交代你不要說廢話，老老實實的講，我的事多着呢。」張媽深深地吸了口香煙，架着大腿，面色嚴正，一點沒有笑容。

「哦！阿姨，這樣吧，做拆賬聽說要自己做衣服的，還是押吧，三年，三年之後，仍可領回去嫁人的。」榮生好婆說着，轉過臉去，望望那小姑娘，小姑娘低着頭，在拈弄衣角。

張媽嘴裏唔了一聲，又向那小姑娘看看，問榮生好婆道：「三年，要多少錢？你說，我現在人多，不一定要添人，這樣吧，三年，八十塊錢一年，三八二百四十元，你願意嗎？」

「阿姨，總要請你多多幫忙，現在就是到人家去做一個小大姐，也要四塊一個月，你阿姨是明白人，十六歲小姑娘，三年做下來，像一朵花一樣，一點鮮頭都完結了，阿姨，二百四十元總嫌少些吧。」榮生好婆竟像小菜場上賣小菜的，討價還價起來。

張媽嘴一披，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又勿是賣蘿服青菜，添一些饒一些，你既然知道做小大姐有四塊錢一個月，何不去做小大姐，要到我這裏來煩些什麼？」

「做小大姐不可以整數向東家支錢的，做一個月，拿一個月，現在她的娘想弄三百塊錢回去，還還債，贖回幾畝田，日子才可以過下去，阿姨，總要請湊成三百元的數目，一百塊一年，三年三百，你阿姨總算幫她娘一個大忙，阿姨，你看，人是生得蠻俏的，再弄些衣服，掣穿，打扮打扮，風頭是有的。」榮生好婆嘴裏的白沫子都說出來了。

張媽又站起來到小姑娘身旁去看看，仔細望望她的面孔，這才點點頭說：「看你說得可憐相，三百就三百吧。」一面向門外喊道：「去喊一聲童先生，教他來寫紙頭。」

沒一會走進來一個煙容滿面的老槍，手上帶了筆墨紙硯，在桌子上，磨磨墨，拿起筆來，打算寫。張媽道：

「榮生好婆，她自己的娘爲什麼不來，要她親身娘一起來，才能成事的。」



那小姑娘見事情已將成局，不由手掩起面孔低低的抽噎。榮生好婆呵斥她，阻止她的哭，一面回答張媽說：

「阿姨，她娘本要一同來的，自從那天在這裏接好頭回去了，晚上就發寒發熱，三四天下來，連湯水都沒喝過一口，上海的藥也吃不起，動不動一元兩元，不像你阿姨，一兩塊錢當一兩個銅板用，我們窮人……」

「少說些廢話吧，我真沒功夫聽你的，本人不來，花押總要她畫的，你是她嫡親的外婆，還是叫名頭的？」張媽一雙眼珠子在榮生好婆臉上觀察虛實。

榮生好婆這時眼睛也紅潤了：「阿姨，不瞞天，不瞞地，我一生只養一男一女，兒子前年去當兵，一直沒回來。女兒就是她的娘阿姨，你那天沒留心，看她娘有幾處地方很像我，當面兩顆牙齒高高的翹起着，那更像我了。」

張媽頭一搖道：「年紀大的人，閒話真零碎，真假我不怕，出了事情，我自會去找中保人的。」又對那老槍說：「快些寫，三百塊三年，其他都照老規矩，你總知道了吧。」

老槍歪着腦袋，提起羊毫筆來，在一張紙上很快的一陣寫，不到一支香煙的時候，一張紙頭就寫好了，又像蚊子叫似的，唸給張媽聽了一遍。

張媽點點頭，先教榮生好婆畫押，榮生好婆捏住一支筆，索索地亂抖，不知如何下筆。張媽見了，一把將毛筆搶過來：

「寫不來字，打一個手印。」

榮生好婆也不知怎樣教打手印，還是那老槍拿起她的一隻大拇指來，在硯臺上蘸了些墨，再印在紙上。張媽即教老槍拿了這張紙頭，由榮生好婆一同去教那小姑娘的娘打手印。榮生好婆還沒動腳，那小姑娘却一把拉住了榮生好婆的衣服說：

「好婆，我也要！」

「寶寶，你在這裏，這裏阿姨會喜歡你的，做新衣服你穿，買新皮鞋給你。」小姑娘還是不肯，可是她一歪眼見張媽瞪起了一雙眼睛，嚇得連忙丟了手，眼淚簌簌的滴下來。

老槍與榮生好婆走了，房間裏仍是李飛雲、張媽與那小姑娘三個人。張媽穿上一件短衫，加了一條褲子，坐在桌子邊上，教那小姑娘走過來：

「你叫什麼名字？阿是十六歲？」

「我叫寶寶，十六歲。」

張媽轉過臉去問李飛雲：「寶寶的名字倒很好，以後就用這名字去捐照會，再請杏花報館常跑八仙橋新聞的曹先生捧捧，登一張照片，什麼局，五宵七這一類的話，是他們報館裏常常用的句子，以後那曹先生來，你要好好的招呼他。」

寶寶一呆，她想：什麼曹先生？我又不認識曹先生是誰，是長，還是短，是胖還是矮，她睜大了一雙眼睛，祇管對張媽看，嘴裏不會吐出一個字來。

張媽看她呆頭呆腦，有些光火，後來想到她是今天第一次來，無怪她摸不着頭路，就對她道：「以後你會認得他的，你不要看他吊而郎當的樣子，但是他的一枝筆委實厲害，經他一捧，果然會紅起來，經他一罵，生意果然會清淡，曹先生最吃馬屁，祇要拍上他的馬屁，那麼，是你的運道了。」

張媽嘮嘮叨叨說了一串，但是寶寶眼睛仍舊「地」牌式。張媽還問她道：「你懂嗎？喂你懂嗎？」

李飛雲想：也有你的，她懂什麼？便對張媽道：「過幾天，她自會懂的。」

張媽便不去和寶寶多講了！寶寶於是心定這時，張媽忽然跑到裏面去，隔了一會，拖了一個女人出來，寶寶看她比自己稍為大幾歲，頭上燙了頭髮，身穿旗袍，腳上高跟皮鞋，樣子很時髦，但是臉上的神色，像非常的恐懼。張媽對那姑娘嘩啦一聲道：「你到此地來做什麼的？」



這一句話不僅將那姑娘嚇得索索抖，就是寶寶的心也卜卜跳。張媽又去擰她的臂膀，一邊罵道：「死人！死人！」那姑娘哭了，張媽再打了她一下耳光道：「哭什麼？又不曾死了人！」寶寶暗想：痛了，自然要哭。她看張媽如此凶暴，自己也嚇得索索抖了。

張媽所打的人就是那個嘉興二寶。嘉興二寶，近幾天對付客人，不像以前那樣熱熱絡絡，客人化了錢是來尋歡樂的，誰願意看她那張「晚娘」面孔，所以這幾天生意非常清淡。張媽自然心裏不快活，今天要管教管教她，但在她也有「殺雞給活猴看」的意思，叫寶寶知道自己的厲害，以後不敢怠慢客人。張媽對嘉興二寶道：「以後你如果不巴結客人，那末，要你死，我盡願少一個人。你不巴結做生意，吃要吃的，穿也要穿的，都像你這樣，我這門口，還撐得下去？你念頭也不去轉轉，現在米要七八十塊一担，別樣東西也都漲價，你更賤貨想想看，我怎樣開銷下去？」邊上的寶寶，臉色都變得灰白了。經了李飛雲的相勸，張媽才消怒。嘉興二寶拭着眼淚走進裏邊去了。

## (一一) 錢是好東西

張媽和李飛雲商量，要同他和寶寶去剪些衣料，做些衣服。李飛雲自然答應奉陪。張媽於是換了一件衣服，梳了梳頭，搽了搽面，再拍了一些粉，同着李雲飛與寶寶出去。寶寶聽到要做新衣服，心裏却有些歡喜。

他們在八仙橋一家洋貨店裏，寶寶看見玻璃櫥裏花花綠綠，光彩奪目的衣料，眼睛睜得挺大。張媽仔仔細細的揀，同時也徵求徵求李飛雲的意見。約模費了一個鐘頭的時間，揀了九件，算算銅錢，也要七十三塊一角四分。張媽從櫥櫃裏取出一捲鈔票來付賬。

他們三人，又到了小花園，在一家鞋子店裏，替寶寶買了兩雙高跟皮鞋。在試腳寸的時候，寶寶因沒有經驗，一交，脚裏不會留神，跌了一交，撞着了那夥計，那夥計自然感到豔福不淺，但寶寶臉漲得像豬肝那樣的紅，張媽慰諒她是鄉下人，不去罵她。

出了鞋子店，三人再到南京路一家中型的百貨公司去，張媽替寶寶買了半打絲襪，一些汗馬甲與短褲，於是打道回府。

張媽指着買來的東西問寶寶道：「這些東西你知道要值多少錢？」

寶寶剛才最注意東西好不好看，在付錢的時候，雖然也看見，但祇見花花綠綠的鈔票，一共幾張，她沒有記住鈔票上的數字，她也不認識，以後她聽得人家說過，鈔票不是一樣的，有的是一元，有的是五元十元，所以她搖了搖頭，不會吐出半個字來。

張媽冷笑了下道：「那末，這些東西你歡喜嗎？」

除了高跟鞋子穿了要跌交外，還有這樣短的褲子，她以為自己已經做了大人，穿了也有些難為情，其他，她都歡喜，她輕輕的道：「歡喜。」

「你也歡喜這些東西都要用鈔票去買，沒有鈔票，那末，去偷去搶要犯法，這些東西，一共化了一百二十塊錢，錢是好東西，沒有錢便什麼也沒有，你以後要巴巴結結的做生意，你知道嗎？」張媽神氣活現的說。

寶寶呆着不響，張媽接下去道：「我叫你到此地來，並不是我鈔票多，用不完，所以除了給你吃飯之外，還要做些漂亮的衣裳給你穿，我是要你來替我賺銅錢。」

賺銅錢，寶寶想叫我怎樣去賺，我還不大懂呢。張媽嘩嘩嘩啦了一泡，嘴巴有些乾了，去倒了一杯茶，喝了一口道：「像剛才吃生活的那個嘉興二寶，初來的時候，倒還巴結，近來不知道交了什麼運，居然敢怠慢客人了，所以要管教管教她，假如她老脾氣不改，那末打死拉倒，大不了買一口薄皮棺材！」

其實，張媽也知道世界上還有法律，她不過嚇嚇寶寶罷了，果然，寶寶又索索的抖了起來了。張媽吃什麼飯，噁頭很好，又將閒話說回來道：「如果巴結，那末替她撐行頭，給她吃得好好，我決不會待虧她的，一個人總要識相，她識相，是她的額角頭，否則，是她個霉頭。」

張媽爲了寶寶着實忙了一陣子，翦來許多衣料，湊巧裁衣司務手上生活忙，約定三天有的，到第五天上還沒把

衣服送來。張媽火冒八丈高，親自跑到成衣鋪去催，幾乎與成衣鋪老板衝突起來。回來肝胃氣痛發作了，躺在床上燒了四五筒烟吸了才好些。

李飛雲勸她不必肝火旺，衣服要人家手上一針針做出來，人家生活忙，也是實情。張媽歎了口氣說：

「你不知道，寶寶來了快十天了，一頓三碗，三頓九碗，當真裏她到老不成，現在各樣東西貴，這個門口一天要有一百三四十元錢才能開銷下來，人到了家，還能讓他白吃白玩，早一天應酬客人好一天。」

「寶寶的人很忠厚的，她吃這碗飯真可惜了！」  
「哼！你可惜她，打算教她做什麼，本來這碗飯不是人吃的，祭爺娘的身體給人家消遣，誰情願，只是行業，落在其中，不做也只好做了。」

李飛雲笑道：「寶寶面孔生得蠻漂亮，何不教她去跳舞，聽說好一些的舞女一個月可以跳五六千元票子，有的竟要上萬，起碼些的，也有六七百元，不過兩條腿累些，總比用皮肉換錢好。」

「先生，你替我打這算盤已經遲了，我早想過了，當初嘉興二寶也會去跳過舞，在舞場裏沒有一個禮拜，給人家在報上登着鹹啦，淡啦，又是十隻洋可以通宵呀，說得難難聽聽，還是乾脆回來做老本行，禮拜六這一天也能做七八十元，現在教寶寶去跳舞，屈裏屈氣，還要下一副本錢，跳得出跳不出還不知道，假使三天二天吃湯糰，倒不如讓她三隻洋一個炮，五隻洋一個夜廂的好。」

張媽正與李飛雲談得起勁，只聽見外面姨姨帶着笑聲在喊：

「王大少，長遠勿來哉，一向阿是出門去格廂房間坐吧？」

「新貨有哦？我聽朋友說，你們有新人到了，人生得嶄眼，教來讓我看。」

「嗶嘖！王大少，人是有一個，但是到上海來白相格，勿是來做生意格，那哼好撥你看看？」

「勿要緊，勿要緊，大家軋軋朋友，叫她來……」

張媽聽得明明白白，低低的與李飛雲說：「此人是這裏的老客人，在上海開兩三月錫箔莊，年紀已經五十七八



了，獨喜歡女人。嘉興二寶第一夜就是他，只要是處女，他肯出大價錢的，不過他有着勒煞吊死的脾氣，非要我去用幾句生意經不會成功。斷命裁縫司務，寶寶的衣服一件也沒好，赤老余江浮屍。」

做手娘姨在門外閃進來：「阿姨，王家裏一定要新來的人，二寶送過去，也有些茄門，寶寶衣裳又沒好，那能好喊她去坐房間？」

「勿要緊，拏二寶的衣服暫時給她換一換，不合身就不合身。王家裏在前廂房還是客堂樓？」

「前廂房。」

「我去和她辦交涉。」

張媽拉拉身上的衣服，拖着拖鞋便往前廂房來。

那位錫箔莊老板王先生，大約是身發財發大大的塊頭，一頓腦袋，又肥又圓，笑起來一對眼睛只剩二條縫。他在這個期間，也發了財，但他並非投機，而是存貨上漲，無形中使他的家產增加許多數字。

張媽到前廂房時，王先生端端正正坐在那裏，他一見張媽，即笑着說：

「阿姨，這幾天生意好哦？」

「喔，唔！清得來，房錢也付不出，你王先生又勿來幫幫忙，阿是我們招待不好，王先生生氣了，以前王先生常常喊嘉興二寶過夜的，今朝阿要教她來陪陪？」

「勿是的，勿是的，新近到紹興去了一趟辦了一票貨來，本來我外面也少跑，在家裏開開無線電，聽聽紹興高調。你現在面色交關好，愈長愈少年了，阿拉來攀一個相好吧，那能，阿嫌我老？你要曉得甘蔗老頭甜哦哈哈！」

張媽扭着身子過去在王老板臂膊上打了一下道：

「你也吃起我的豆腐來了，老太婆哉，啥人看得中，你王老板看得中我，我就跟你回去？」

王老板當着她的面說：「笑話歸笑話，正經歸正經，新來的小姐叫啥名字？阿會有人做過替我介紹介紹好哦？」

「啥人說有新來的，實在無沒呀，還是嘉興二寶來陪陪你吧，俚身體蠻清爽，毛病不會出的，你是老做她了，總知

道的。」

「老小菜多吃要倒胃口的，今天我是想來換換口味，新貨嚙沒，人家去替我弄一個來，要快，我還要去看客人吃夜飯。」

張媽存心要把寶寶的初夜權，賣給王老板，却故意留難他，好多開價錢，現在見他「心急吃勿得熱粥」樣子，生怕生意要滑腳，因說：

「人倒是有，是我的外甥，剛從鄉下到上海來，自相一兩個禮拜就要回去的，教她來坐坐倒嚙沒關係，但是只好「乾俏俏」，因為她年紀青，只有十五歲，鄉下已配人家。」

王老板聽了，拉開嘴只是笑：「好的，乾俏俏，面孔嶄新，去教她來，哈哈……」

張媽笑着點點頭退出來，見寶寶已把二寶的衣服換上了，倒也不難看，特地拉她過來叮囑了許多話，寶寶點頭答應，面孔脹得紅通通的，連呼吸也有些不自在，張媽挽住她的手往前房來，寶寶到房門口，本能地怕羞不肯進去，張媽在後面輕輕推着，寶寶進兩步退一步的到了裏面。

「寶寶，勿要怕難為情，格位王老板很和氣，大家軋一個朋友吧。」張媽索性拉住她一隻手膀子往裏走。

寶寶確實有些難為情，看見那位王老板，年紀五十外，六十不到，在鄉下地方要尊稱他一聲公公了，她趨趨不前，並非做作，實是真情。張媽本來要她做作做作的，不想她竟死併不肯往裏走，倒拉得她一身大汗，使勁在寶寶手膀子上擰了一下，嘴巴湊在她耳朵邊低低說：

「不要再做三做四了，進去！老頭子又勿會吃掉你！」

「阿姨，我嚇來，讓我再歇脫幾日好啵！」



「死人！這兩天飯吃噉？勿識相要吃生活了！」

寶寶終於給張媽拉到了裏面，張媽交代王老板說：「王老板，倪外甥因年紀青，又是第一趟到上海來，閒話都說大勿來，要請你原諒。」

王老板迷起一對眼睛向寶寶上下打量着，翹起一隻大拇指說：

「鄉下大姑娘，有吃嚙着相，她看相也有，吃口當然也好。阿姨，送佛送到西天吧。」

張媽頭一陣搖：「勿來事，勿來事，與你談談已經是天大面子，王老板，嘴巴饞，還是教嘉興與二寶陪你。」

「噉，噉她是金枝玉葉，碰都碰勿得。」

張媽摸清他的脾氣似的：「她不是我的女兒，做不來主，你一定要她的身體，也要她娘答應。王老板，你不要性急，比我外甥因好的交關多，我替你放在心上打主意就是了。」

「哈哈，遠水救不得近火，飽人不知餓人飢，你替我打主意，打到幾時呢？」王老板說到這裏，頸子往前一伸，鴨吞田螺似的嚙了一口唾沫。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開了這門口，做的是這種生意，遲早總給你辦到的。」張媽一邊說，一邊往外走。

### (一三) 年紀活在狗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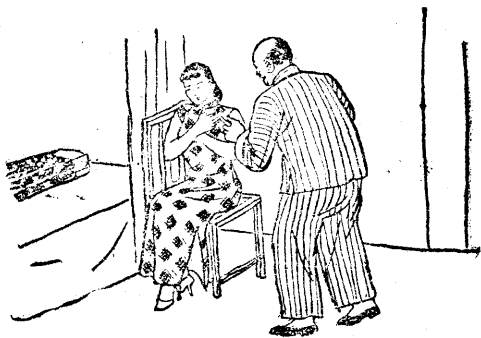
寶寶也想往外走，王老板一手攔住道：「不要走，我們談一會，你叫什麼名字？」

「……………」

王老板嘻皮笑臉的把外面長衫馬褂一陣脫，往邊上衣架上一掛：「噉！做啥勿開口，阿是怕難為情？」

寶寶仍不開口，恭而敬之的坐在那裏，眼觀鼻，鼻觀胸，兩隻手東放勿好，西放又勿好，下面兩條腿，一回兒這樣，一回兒又那樣，看樣子她是十分窘。

王老板掛好衣裳後，笑嘻嘻的走過來，往床沿上一坐道：「我聽見你阿姨叫你寶寶，不知是什麼寶字，寶貝的寶。」



原諒她。」

王老板笑道：「寶寶的人很好，一直勿開口，剛剛說了句話，半山裏殺出你這個程咬金來。我與寶寶有緣，請你做媒人好嗎？我們是老賓主了，此地一年中，三百六十天總有二百五十天是來的，不說別人，單是嘉興二寶，我已化過不少了。」

「閒話是勿錯，你王老板是此地的老客人，有新人來，應該先要孝敬你的，只是外甥因我作勿來主，有辦法老早替你想好了，阿會要你一次兩次的說。」

呢，還是保險公司的保，告訴我，老實告訴我，我叫你一聲小妹妹好吧？」

寶寶在嘴裏唔了聲，也不知她唔的是什麼意思。王老板却樂開了嘴，直像餚嘴貓看見了魚腥，一雙眼睛骨落落的瞅定了寶寶。寶寶實在耐不住了，站起來想走。王老板搖手道：

「閒話沒講兩三句，怎麼要走了，你阿姨教你陪我談談的，你口都沒開，不是啞子？哈哈！我猜你一定是個啞子，否則為什麼不開口？小妹妹，我帶你去翦衣料，看影戲，吃大菜，你大菜吃過嗎？」

寶寶見他釘耙似的兩隻手向她身上撫摸着，又急又怕。心想：這大的年紀了，真是年紀活在狗身上，她幾乎要罵出來了。

「阿要難為情？」

「好哉，好哉，小妹妹勿是啞子，開金口了，說話邪氣好聽，蘇白，糯是糯得來！」

王老板大呼小叫的幾聲，嚷，門帘外面却來了張媽，她探進身子來道：

「王老板嘩啦嘩啦噲事體，阿是寶寶閒話頂撞了你？小囡不懂什麼，請你

「沒辦法之中想一個辦法。」王老板說了這一句，又湊在張媽耳朵邊上噓噓喳喳講了許多話，別人一句也聽不清，最後只見他塞了一捲鈔票給張媽。

張媽顯得十分為難的樣子，鈔票收又勿好，不收又勿好。

「王老板，人家是的確確的大小姐，黃花閨女，那能好這樣的，王老板，我為難極了！這種事勿比別樣，弄僵了，要鬧到新衙門去的。」

王老板過來拍拍張媽的肩胛道：「你是老資格了，這一點小事體，還怕辦勿好，篤定泰山，你不要作難我了。」

張媽又湊在王老板耳朵上噓噓喳喳講了許多話，王老板笑開了嘴道：

「這個我知道，這個我知道，人家說筆下留情，我當然也要小心從事，哈哈！你這種話都是多囑咐的。」

張媽又去把寶寶叫到邊上去，低低的說了一陣，寶寶起初臉紅了臉，表示不大情願，經不得張媽帶哄帶騙，說了許多軟裏帶硬的話，使寶寶不敢再反抗，低着頭在那裏心跳，含着一包眼淚，要哭又不敢哭出來，這時說她是虎口上的小羔羊，也有些恰當。

「好了，好了，這裏沒有你的事了，請你出去吧，哈哈！」王老板催促張媽出去。

「極得來，阿是第一趟看見女人。」

張媽這樣說着，也就出來，走到半扶梯，把王老板給她的一捲鈔票數了數，塞到襖統管裏去，一面囑咐做手娘姨到前廂房預備一切應用的東西。

李飛雲在亭子間裏，默默的看她們處置一個寶寶，心上發生許多感想：覺得這也是一個極嚴重的社會問題，若寶寶家裏有飯吃，或寶寶有一個相當的事情做做，又何至於要送到這地方來任人蹂躪，聽說剛才來的客人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像這樣年高的人，還不肯安份些，還要到這些地方來作惡。

「勿聲勿響做啥，香煙呼呼，再嫌氣悶，此地跑出去，就是恩派亞大戲院，去看晚一場電影，我的事情忙，沒空陪你去。」張媽很是體貼他。

「我在替實實可惜，好好的，一個天真未整的小姑娘，給老頭子……」

張媽不讓他說下去，白了他一眼說：「到啥格廟燒啥格香，吃這種飯，勿能可惜張三李四，上海地方也不僅是我此地，你要可惜也可惜不盡許多，陸稿荐紅燒醬肉好吃哦，阿曉得豬羅吃刀時是一副什麼光景，一個人要發慈悲心，還是要離開上海，非但離開上海，簡直要離開人世，你可知道這世界上都是幹的人吃人的事情？」

李飛雲給她說得倒抽一口冷氣，細味的話，却也有幾分在情理之中，便拏了一支香煙，拿到沙發上去慢慢的吸。

張媽見他如此，也不再與他多說什麼，一個人在那裏盤算着，房錢幾時到期，電燈費應該付多少，又要買米，下個月照會費要付多少，還有另外的開支，唉！開銷真大，這個月比上個月多出一百多，下個月恐怕要更比這個月多，這門口也不容易支持下去。

「阿媽，一個人坐在這裏盤算啥物事？」

「哦！三少奶奶裏向坐，裏向坐。」

三少奶奶一身打扮非常時髦，單是手指上那隻亮閃閃的鑽戒，就不是凡品。

「這位是……」三少奶奶向李飛雲看了一眼，心上不安的樣子，想退出去。

「勿要緊，勿要緊，他是我的兄弟，床上坐吧。」張媽拍拍床沿說。

三少奶奶伸手把門推上了，才坐到床上來。張媽向她上下看看，在熱水瓶裏倒一杯白開水遞給她，又點一支香

煙：

「三少奶奶，風頭愈來愈好，三少爺現在在香港呢還是在上海？這一陣那個姓倪的阿謙頭？」

「不要提起倪了，這個人沒良心，以前我倒當他是朋友，他却沒良心，想起來真要氣煞人！」

三少奶奶說到這裏，微微的歎了口氣，手指上夾着的香煙也忘記了吸，香煙灰長長的一截。

「我看他老老實實，勿像別個毛頭小伙子油腔滑調，所以我當時肯做媒人，否則殺我頭也勿多嘴。現在阿常常

碰頭？」張媽笑迷迷的問她。

三少奶奶未說先歎氣：「碰頭，碰頭，還是上兩個禮拜前會過一次，以後我打電話到他行裏去，總是回頭不會來，不會來，前一個禮拜我到他行門口去等他，倒給我等到了，他却理也勿理，跳上黃包車就走，我氣得來！」

張媽眼珠子一轉道：「你們可有誤會？俗話鑿談，一隻碗勿響，兩隻碗叮噹，三少奶奶外面軋朋友，知人知面不知心，男人家的心，勿大捏得準是真的。」

「我仔細想想，並勿有什麼使他勿開心！」

張媽站起來拍拍她的肩膀說：「三少奶奶，你看看穿吧，以後軋朋友眼睛放放亮，勿要恣相信人家，圓滑的地方要圓滑，對哦？」三少奶奶。

「今朝我特地來想請阿姨約他到此地來，讓我當面問問他，究竟是啥意思，閒話說明，我死也情願。」三少奶奶雙目有些紅潤，却不讓眼淚滴下來。

「三少奶奶，看穿一些吧，像他那種人，外頭多得很，我再與你介紹一個，包你稱心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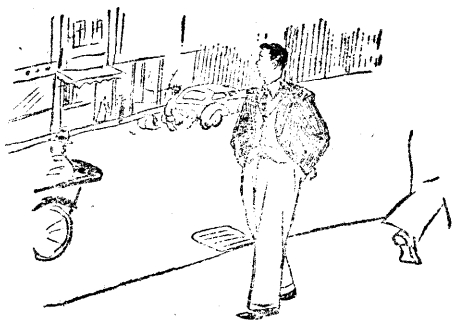
「我現在勿敢多事了，癡心女子負心漢，男人家十個有九個靠勿住，喜新厭舊。」

張媽笑笑說：「既然你知道男人家靠不住，何必再去約他來，我看還是丟丟開吧，你三少奶奶上海灘上說起來，也有點名氣，與姓倪的軋朋友，應該他要擺點良心出來。」

三少奶奶道：「原是呀，西裝兩套三套一做，皮鞋一買兩三雙，跑出去總是我會鈔，這樣待他，他還要變心，我真要氣煞快，胃氣痛也發作了，你看我面孔瘦哦？」

張媽向她望望，笑着說：「看開點！看開點！這種究竟是朋友，人家結髮夫妻也要鬧得像七世冤家一樣，比如你三少爺，有時也要與你吵吵鬧鬧，現在三少爺阿常有信來？」

「不要提起，不要提起，他現在弄一個舞女同居在香港，真難得有封信來，要是他待我好點，什麼人再要尋姓倪的，唉，想想恨得來！」



三少奶奶不時望着李飛雲。李飛雲也望着她，兩人的目光射一個正着。李飛雲覺得不大好意思，連忙低下頭去。

「阿姨，這位令弟我沒看見過，以前我從沒聽見你說起有一位阿弟。」

「哈哈，三少奶奶，你真問得奇奇怪怪，哈哈！」張媽說到這裏，向李飛雲招招手：「阿弟，這位是三少奶奶，我來介紹介紹。」

李飛雲只好站起來向三少奶奶點頭，三少奶奶却伸過手來與他握了握。李飛雲暗自好笑，怎麼張媽又說自己是她的阿弟呢？葫蘆裏不知在賣什麼藥了。他覺得在房間裏有許多不便，即整整衣服，往外面去，走到門口，還見三少奶奶一雙眼睛射在他身上。他暗想：這位三少奶奶倒是一個多情人物，究竟是什麼人家的三少奶奶呢？

李飛雲無目的的在馬路上東逛西逛，看看店家的櫥窗，望望路上的往來行人。不知不覺已走到霞飛路的西段了。

霞飛路本來有「神祕之街」的別名，李飛雲很想去探所謂「神祕」，但是走了好一截路，沒有發見「神祕」，只有幾家按摩院而已。什麼「賣笑」的外國女人，以及所謂神祕的種種玩意都無從訪尋了。不過在路上走走，却也並不寂寞，不像在南京路人行道上擠得像起碼遊藝場似的，霞飛路究竟來得清靜，富有外國情調。

李飛雲一陣走，覺得兩腿有些發痠，打算喊車子回去，可是他一摸袋袋，袋袋裏却是空空如也，大約是出來時候太匆忙，忘記了帶錢，還是安步當車吧。

他一個人往回走的路上走着，將到嵩山路的時候，迎面來了一人，彼此兜頭相遇。大家不期然減了聲「哦」還是那女的先開口：



「一個人蕩馬路，到啥地方去？」

「唔，三少奶奶，你也是一個人，回去嗎？」

三少奶奶笑了笑，又走攏些，由她身上發出來迷人的香味，李飛雲不禁尖起鼻子來聞了聞，見三少奶奶並不回答他，即向她笑笑，點了一下頭。

「再會，再會！」

「慢些，你可以陪我走一段嗎？一個人走在路上許多不便，請你陪陪我，沒多少路就到了。」

李飛雲搔搔頭皮，心想：送她好呢？還是不送？人家孤零零的走在路上，當面要求着，理應答應她的，因說：

「三少奶奶，阿是回去，我送你一段吧，其實坐黃包車好了。」

「喊喊黃包車，真惹氣，還是走走好。」

三少奶奶一面說，一面挨近了李飛雲向西走，却在貝勒路轉了個灣。李飛雲不敢靠近三少奶奶的身子，她挨近來，他就離開些，一直離到逼近了牆。

三少奶奶還是挨過來，李飛雲只好走到她右面來，距離她有一尺遠近。三少奶奶飄了他一眼道：

「阿是我身上醜，怕碰壞你衣裳？」

「不，不，不，路上人多，難為情哦？」

李飛雲也不知怎樣會說出這種話來，斜覷着三少奶奶，三少奶奶也在看他，他連忙把目光移注到地上，望着自己的足尖，一步步跨向前去。

「你的面孔怎麼如此嫩？」三少奶奶再把聲音壓低些說：「夫人在上海？」

「唔……唔……還不會結婚。」



「三十四號阿姨是你什麼阿姊，阿是同胞？」

李飛雲給她這一問，真問得不好意思起來，臉也紅了，半嚮才迸出一句話來：「不過這樣稱呼稱罷了。」

「哦……喂！你替我拏一拏，寬緊帶掉下來了。」三少奶奶將手皮夾交給李飛雲，她俯下身去拉襪統。

三少奶奶拉好襪統後，站起來就把一條臂膊挨近李飛雲肩膀，讓李飛雲揀着。李飛雲有些受寵若驚，怎麼三少奶奶竟和自己如此親暱起來，三少奶奶却向他笑笑說：

「我身上沒啥癩疥瘡，不要躲躲避避，給人家看見了，不知當我們啥路道了。」

李飛雲也就不再拒絕，讓她一條嫩藕似的臂膊伸進自己臂膊。暗想：上海地方的女人，畢竟來得大方，初見便這樣不避嫌疑，這種儻來豔福，人家求之不得，我却得來全不費工夫，講給人家聽了，一定要說我是吹牛哩。

「三少奶奶，這樣子在路上，却於你有些不方便吧？」

「我名字叫鳳芝，姓俞，以後喚我的名字好了，不要三少奶奶四少奶奶，我與你是朋友，你又不是我的傭人。這樣子不要緊的，我的丈夫在香港，上海沒什麼親戚和熟人的，你胆大些好了。」三少奶奶輕輕的碰碰李飛雲的身子說。

李飛雲聽了，驟然感到一陣輕快，並且連兩條腿的疲乏都忘掉了。

「三少……哦，鳳芝，府上究竟在什麼地方，這裏西門路已經過了，前面已是辣斐德路了，不要糊裏糊塗跑過了頭，大家多走冤枉路。」

「前面就要到了，嘻嘻，你姓哈，阿是姓張卅四號阿姨姓張，你當然也姓張了。」三少奶奶笑着問。

「我姓李，木子李，李宗仁將軍的李，上面一個木字，下面一個子孫的子字的李……」

三少奶奶輕輕將她一推道：「曉得了，李李李，台甫？」

李飛雲笑道：「我與你不客氣，你却台甫台甫的，名字飛雲，飛是飛鳥的飛，雲是天上的雲。」

三少奶奶鄭重其事的噫道：「李……飛……雲，我聽你的口氣像浙江人，三十四號阿姨是蘇州人，你們的姊弟有些來路不正，老實告訴我。」

「若要盤駁，性命交托，假使現在有人問你，我是你的什麼人，你打算怎樣回答？」

「卅四號阿斌說你是舅舅兄弟，我就說你是我哥哥，好嗎？」

「好的，不過我有佔了。」

「那麼以後你要喊我妹妹，我叫你雲哥。」三少奶奶十分興奮。

### (一四) 大惑不解的疑問

二人談談說說，已從辣斐德路走到頤家宅花園相近，走進一條街堂裏，裏面清靜得很。三少奶奶在一家後門上用鑰匙開了，直往樓上去。李飛雲却慢吞吞的走着。三少奶奶咕登咕登早去了，她轉過身來笑道：

「爲何這樣慢，阿是走勿動？」

李飛雲聽她這樣喊，便加緊步子走上樓。三少奶奶又掏出一隻鑰匙來把前樓的房門打開了，三少奶奶往裏面一跑，李飛雲却又趑趄不前，站在屋門口探頭探腦的。三少奶奶笑着向他招招手。

「進來！此地又沒吃人老虎。」

李飛雲這才伸着脚跨進去。房間雖不怎樣大，佈置得却十分得體，一張半銅床朝南放着，粉紅縐紗的被頭，三套色的褥子，綉花白府綢的枕頭，床面前是一張新式立體型的梳妝檯，上面放着各式各樣的香水香粉外，並放着一張噴銀的照相架子，裏面嵌着一張雙人的照片，一個是三少奶奶，一個年青穿西裝的男子，兩個人是並肩合攝的，臉上都帶着笑容，可見當時拍攝時候是如何的愉快了。

三少奶奶把披肩脫下，丟在床上，見李飛雲在注視那張照片，便搶着將照相架子拿過來往桌子上一合，雙手將李飛雲推着往邊上一張沙發上坐下。

「我不願你看這張照片，過幾天我們照樣去拍一張好不好？」

李飛雲不知怎樣回答她才好，只好含諛地點了點頭。三少奶奶又把腳上的皮鞋脫掉了，換上一雙綉花緞子的

拖鞋。當她換拖鞋時，撫摩着她的腳道：

「今朝路走多了，恐怕絲襪也跑破了。雲，你替我看看，腳底上有洞沒？」說時，將腳底伸過來。

李飛雲對那雙肉色的絲襪上看了看：「襪子並沒損傷，這一雙襪子價錢不小吧。」

「卅四元一雙，是香港帶來的，上海買勿到，我已穿破三雙了，還剩半打襪子在那裏。」

「照片上是你什麼人？香港的那一位，還是……」

三少奶奶頸子一扭道：「這個人我當他死掉了，你何必問。」她站起來，將照片架子拆開了，把照片對半一撕，撕成兩片，卽把那男的一片往痰盂裏一丟。其餘一片連架子往梳妝檯抽屜裏一放，轉過臉來再向李飛雲笑了笑。

李飛雲暗想：這男子想必是剛才在張媽那裏所談的姓倪的，是她的情人。

「你肚子餓吧？做啥一壘不響？你不要看我撕照片不開心，實是他對不住我，我才恨他。我們吃點心，過去的事情不談也好，談起來我要胃氣痛的。」

她在五斗櫃裏取出幾盆蛋糕之類的點心來，又在熱水壺裏倒出兩杯開水來放在桌子上。

「坐過來，坐過來，吃吃談談，甜東西你喜歡吃哦？」

「馬馬虎虎。」李飛雲坐過來喝着開水。「府上只有你一個人？」他眼睛不時往門外望着。

「嚶嚶，我的男人馬上要回來了！」

李飛雲聽她說男人馬上要來，倒是一楞，把只咬掉一半的蛋糕放下，來，搓搓手說：

「那麼我不能多坐了，隔天會吧，鳳芝，我要走了。」

三少奶奶聽他這樣說，笑得格格地，伸手在李飛雲臂膊上打了一下道：

「騙騙你的，你就當做真的了，我男人在香港，一時怎麼會得來，即使要來，也不會到這裏來的，你定心好了，男子漢大丈夫，胆量要大，心要細，你不想想，我男人馬上要回來，我會把你引到此地來哦。嚶嚶，你這人的確很老實。」

李飛雲經她一說，心上就不着慌了，但總有些不自在的樣子。「鳳芝，你男人不來，說不定有別人來，我在這裏，總

有些不大方便的。後會有期。改天我們約個地方談談好了。」

「此地沒有什麼人來的，嘻嘻！你放心好了。」三少奶奶又在李飛雲手背上打了一下：「老實告訴你，這裏是我另外一個家。上海地方的小房子三個，字你懂得不懂得？」

「哦！小房子，這個前樓面，寬寬敞敞的，並不算小呀！」

「你不要賣洋三千了，名字叫小房子，當真是房子窄小不成。我有幾個小姊妹的小房子，却是一所洋房呢，幾時帶你去白相相。」

李飛雲這才有點明白，却不懂為什麼要租上一個小房子，因問三少奶奶，三少奶奶將蛇樣的身子一扭：

「你還沒明白小房子的用場嗎？你慢慢的自會知道。我問你，以後在什麼時候可以到這裏來？另外有女朋友嗎？告訴我，告訴我！」

「那倒說不定，有機會我就來找你，預約是不成功的，你是常在這裏的嗎？」

「我怎能常在這裏，我另外還有一個家，每天晚上十二點鐘之前要回去的，否則此地也不稱爲小房子了。三四號阿姨說你在外灘什麼洋行裏辦事，下午五點鐘以後，定可以到這裏來了，你把電話號碼抄給我，我打電話給你方便不方便，或者我每天下午五點鐘在沙利文等你，你從寫字間出來到那裏去找我，我們一同到這裏來。」

李飛雲嗚嗚着說：「以前我在一家銀行裏辦事的，現在失業了，整天閑着沒事做，所以到三十四號去跑跑。」

「那地方還是少去的好，我看你與阿姨有些牽絲攀藤的，不要瞞我，她們那些人喜歡養小白臉的，只要自己滿足，不顧人家吃得消吃不消，沒有愛情可言。你身上瘦來，我說的話對吧？」

李飛雲給她一句話說到心病上，不由臉上一紅，也不說什麼，便站起來走到窗口去。原來這窗口正對着法國公園，園內的景物，可以一覽無餘。心想這地方倒很清靜的，環境是這麼好。三少奶奶走過來陪他站着，兩個人一面看公園裏的景緻，一面談着話。三少奶奶十分快樂，見李飛雲的領帶不大整齊，便替他弄弄好。李飛雲身處其境，頗有些像新婚中的情形，一顆心在腔子裏活躍着。

「雲，你多少歲數了？我估料你只有廿三四，至多不會出二十五的，對不對？三少奶奶把領帶在手指上繞了繞，又放下來，微仰着頭望着李飛雲的面孔。

李飛雲也凝視着她的面孔，覺得她比陶家春要大着一二歲，而姿態要比陶家春活潑，若與楊慧妃相較，還是三少奶奶來得端莊。眼前對着這位其貌如花的少婦，即使鉄石心腸的人，也要動心的，他很想大大胆子與她接一個吻，終於沒有實行，只儘向她多看了幾眼。

「偏偏你猜錯了，我已二十六歲，怎麼說我沒出二十五歲呢？鳳芝，你呢？十九還是二十一？」

「二十嗎也猜錯了，應該加上兩歲，二十二了，你覺得我生得老相嗎？我不喜歡搽濃重的脂粉，連口紅也只淡淡的抹上一些，所以格外見老一些。」

李飛雲在她手背上輕輕拍了一下：「你說你二十二歲我真不大相信，我猜你二十歲，已經估多了。你的肌肉極細白，不必再要借脂粉力量來掩飾了。」

三少奶奶眼睛向他一飄，舉手在他身上極輕極微的搥了搥：

「我不要你說我的肌肉，肉呀肉的，難聽嗎？給後樓人家聽了，還不知你說我那一處地方的肉呢，其實我們站在窗口，公園裏有許多人對我們望着呢，雲，你說這話對不對？」

李飛雲聽她這幾句風趣話後，心弦上似乎又動了動，暗想：與她結為朋友，真可以說是幸福。成為夫婦，則終生不再再有野心了。她的丈夫為何不把她當做寶貝般帶在身旁，而臂顛另外去弄一個情婦，倒是大惑不解的疑團了。

「你又在想什麼了，你看那邊也是一對青年男女，頭碰頭的坐在那裏談情話哩，你喜歡到公園裏去走動走動吧？我這裏有派司到那邊柳樹下去坐一會好不好？」三少奶奶向公園裏指指點點的說。

「仍在這裏談一會，公園裏的人太多，反而不便。」

「點心還有，蛋糕你要吃吧，我拿給你吃，你站在這裏不要動。」

三少奶奶便去把蛋糕拿了一塊來，李飛雲要伸手去接，她說要弄髒手的，就在我手上吃吧，李飛雲只得依她。此

情此景，李飛雲再不想離開這屋子了。

三少奶奶等他吃完了，又去拿時，突然喊道：「雲，快些來給我看看，什麼東西吹在我眼瞞裏了，眼睛也睜不開，阿要氣數！」

李飛雲連忙過去替她把那隻眼皮分開了，仔細檢視，也看不出有什麼在裏面，眼淚却流出不少來。三少奶奶一邊還在格格地笑。

「做啥這樣好笑？」

三少奶奶仍是笑。

「噢！做啥好笑？」李飛雲放了手說。

三少奶奶用手帕揩着眼淚說：「你的手碰在我面孔上，不知為什麼要笑，連自己也不明白。阿有啥格灰塵在眼睛裏哦？眼淚倒出脫勿少。」

「看勿出有啥灰塵，在屋子裏又沒起風，啥地方來的灰塵，現在你把眼睛眨眨看，覺得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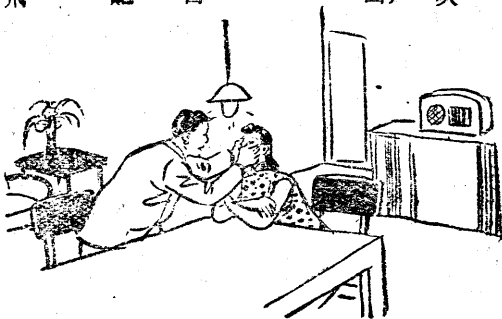
「唔……」三少奶奶依他的話，把眼睛連眨了幾眨：「噢，勿覺着啥哉。」

三少奶奶站到梳妝檯跟前對着鏡子揩揩眼睛，略為撲了一些粉，她見李飛雲站在她身後儘瞅住她看，便也望着鏡子笑道：

「做啥要釘住我看阿是還勿會看清爽？嘻嘻！你站過來一些，一起照照鏡子，我們兩個人軋為朋友配不配？」

李飛雲便走過去，與她並肩對着鏡子站了，鏡子裏便露出一對青年男女的影子，兩個人臉上都充滿了快樂的神情。李飛雲到這時，又發現她右頰上有個酒窩，這酒窩襯着她的笑容，真嫵媚到極點了。他情不自禁地舉手在她右頰上擰了擰。

「鳳芝，這酒窩真美呢，以前的電影明星胡蝶，就在她酒窩上享了極大的豔名，風靡了很多的影迷。鳳芝，你男人



做什麼自暴自棄，把你丟在這裏，而他獨自到香港去。另外再弄上一個舞女同居着，我相信世界上再沒有比你更美的女人了。」

三少奶奶斜過眼睛向李飛雲飄了一下，低着聲音說：「你不要說得過份，男人家都是這種脾氣，初見時，一顆心熱得比什麼都熱，待日子多了，便會漸漸的冷下來，甚至於冷得比冰還要冷，給人一種莫大的痛苦。雲，我希望你不要那樣，有始有終。你不要當我是浪漫到十分的女人，因為我還在青春時期，孤單單的，不能不有一個伴侶。我的丈夫却不擅於體貼，他已經是快四十歲的人了，而且有嗜好，有一隻燈對着他，便什麼都不想了，這次有舞女和他在香港同居，消息還不能證實，即使有那種事情，人家還不是看中他的錢，蛤土蟆般的老槍，看在他眼裏都惹氣，還去講旁的事情吧。所以他在香港，我一些也不想到他，即使他再去得遠些，日子多些，都不在我心上，雲，他太使我失望了！」

「當初爲什麼嫁他？」

「現在你不要問我這些，日後自能明白。雲，爲什麼不在四年前遇到我呢？」三少奶奶兩邊頰上昇起了兩朵紅雲，真太美麗了。

三少奶奶忽然把外面的長旗袍脫掉了，又去拉上窗簾。李飛雲奇怪道：「不嫌氣悶嗎？」

「公園裏那個大假山，正對着這邊，有許多人喜歡站到假山上偷看這邊的房間，我們能讓他偷看嗎？我知道你身上很熱，把上裝脫脫，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談。」

李飛雲覺得窗簾拉滿了，身上似乎感到有些熾暖，便信言將上裝脫下來。三少奶奶接過去掛在衣櫃裏。

三少奶奶又找出一雙男人的拖鞋來，放在李飛雲面前：

「把皮鞋換下來，在地板上啞各啞各的，給客堂裏的人家說閒話，犯不着的。」

李飛雲馬上坐在沙發上換下鞋子，架起了大腿，望着脫了長旗袍的三少奶奶出神。三少奶奶指指他的褲子道：

「長褲子脫脫掉，坐褲了又要拏出去燙的，此地的娘姨是二房東那裏的，給我帶做做，使喚起來不大便當。」

「脫褲子難爲情，皺皺就讓它皺，橫豎天夜了，我又不到什麼地方去，馬馬虎虎。」李飛雲搖手說。



三少奶奶笑道：「教你脫外面的長褲，難道你裏面沒穿襯褲？你這個人真太拘謹了，我希望你改改良雲，你到上海來幾年，我覺得你……」

一些鄉土氣，或者可以說有些老學究的氣味。我的話你聽了要生氣嗎？」

### (一五) 初次碰頭都生病

「彼此初次見面，不講究禮貌，也得守些本分，上裝脫掉，再脫下面的褲子，未免太那個，你不講什麼，我心上要不安的，仍是這個樣子吧，你身上一件汗馬甲短褲，太嫌涼吧，現在外面有那種流行的「上海病」，發熱不退，腰骨痠痛，雖沒有性命之憂，却也很討厭的，你還是加上一件衣服吧。」

三少奶奶打開衣櫃來，拏了一件睡衣披在身上：「你的話我句句聽，只有我的話，你却當耳邊風，反而觸起我的霉頭來，說我要生病了，阿要氣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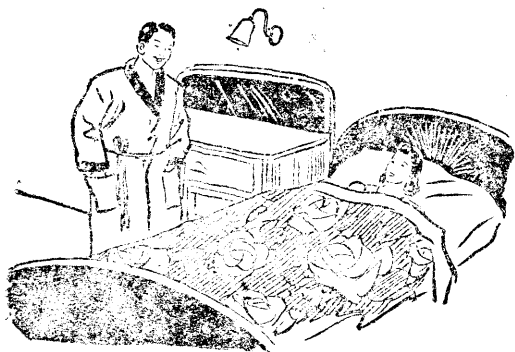
李飛雲急道：「嘩！嘩！我不過那樣說一句，並不是咒你生病，我的心腸這樣毒辣不成，老實說一句，我願自己生病，却不願你打一個噴嚏。」

說到「噴嚏」，三少奶奶真的打起噴嚏來，一個兩個，連打了三個噴嚏。三少奶奶用手帕揩着鼻子，手指在李飛雲額角上一戳：

「都是你，生病生病，累我打噴嚏了，不許再說這些，換換旁的話講講吧。」三少奶奶鼻子也塞住了，說話的聲音有些發噎。

李飛雲碰着三少奶奶的手掌，覺得冷冰冰，再摸摸手膀子，也是這樣：「哎！手膀這麼涼，當心……！」

三少奶奶摸摸自己的頭：「唔，頭上有些熱，也有些發眩。」說時，連連打了兩個嚏。



「鳳芝，你是有毛病的象徵，快些穿衣服，或是到床上去躺一會，頭痛粉要吃哦。」

三少奶奶果真有些支撐不住的樣子，低下頭去教李飛雲去摸摸，究竟熱到什麼程度。李飛雲伸手一摸：

「鳳芝，頭上很熱呢，睡一會吧。」

三少奶奶點了點頭，便到床上將被頭抖抖開，躺上去，李飛雲跑過去替她把被頭蓋蓋好，皺皺眉頭道：

「怎麼忽然發起熱來，剛才你不應該脫衣服，吹了一些風，你的身體太弱，我去請一位醫生來看看好哦？早些吃

兩帖藥，早些好。」

三少奶奶笑道：「慢慢的再說，你陪我在邊上坐一會談談好哦？」

李飛雲見三少奶奶半個肩胛還露在外面，便替她將被頭蓋蓋好，「已經在頭痛發熱了，還不蓋好了睡，不要弄

得大發作起來，這種「上海病」很討厭的！聽說起碼要一個禮拜，才能逐漸全愈。」

「真是要命！今天與你第一天碰頭就生起病來，你不要也着了涼，那邊衣櫥裏有件晨衣，你去拿來穿了吧。」三

少奶奶把手伸出來向衣櫥指指。

李飛雲忙把她的手臂往被頭裏藏，「你一說我就明白了，不要把手臂伸出來，有病的人差不起一點兒的，晨衣

我去拿，你閉着眼睛睡一會。」

三少奶奶點點頭，果真閉起眼睛來睡。

李飛雲到那邊衣櫥裏把晨衣拿來穿在身上，在房間裏踱了兩個來回，靜思這半天的遭遇，真有些匪夷所思，像

一個夢境，不想自己在利衆銀行關門後，偏多這些豔遇，一般人說的「桃花運」，難道我真交入在這個運裏？他想到

這裏，不由轉過臉去向床上的三少奶奶看看，三少奶奶却也在對他看着，四道目光一碰頭，三少奶奶就給他一個嫵

媚的笑。

「我當你睡着了，怎麼還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你太不保養身體了，頭上還熱麼？」

李飛雲走過去在她額角上摸摸，覺得熱度還是那個樣子。

三少奶奶笑道：「不知什麼緣故，老是睡不着，我還是起來吧，是吃夜飯的時候了，我陪你吃夜飯去。」她說着，極力想掙扎着坐起來。

李飛雲向她搖手說：「我剛才吃了蛋糕點心，一些不覺得餓，等一會再說，要是餓的話，我自己會設法的，不用你操心，你睡好了，最好讓它出一身汗，病就會鬆動的。」

三少奶奶只得躺下去，用手摸着自已的額角道：

「我也不能暢快的睡，十二點鐘要回到那邊家裏去的，還是不睡吧。」

「睡睡睡，這時只有七點半，睡到十二點，還有四個鐘頭呢。我去買頭痛粉來給你吃，治治標看，只要頭不痛，就鬆動了。」

「不用去買，我記得梳妝台抽屜裏有一包在裏面，你給我找找看。」三少奶奶說。

李飛雲便到梳妝台抽屜裏東一找西一找的把一包頭痛粉找到了，熱水瓶裏的開水倒了一杯，拿給三少奶奶，三少奶奶要撐起身子來接李飛雲搖搖頭。

「你睡着不要動，我拿給你吃好了，嘴張大些，我把藥粉倒進去喝兩口開水就好了。」

三少奶奶依他睡着不動，皺着眉頭將一包頭痛粉吃下去。李飛雲又將被頭替她蓋蓋滿，再三叮囑不要亂動，睡一會就要出汗的。

三少奶奶只說了兩句：「你也躺一會，這樣那樣也够累了。」李飛雲便在她腳邊斜躺着，糊裏糊塗竟酣然入睡了。

在夢裏，李飛雲又換了個境界，自己像做了個鴛鴦，一對兒在池子裏游來游去，十分愉快，要怎麼就怎麼，心想：怎麼我會變鴛鴦的也好，鴛鴦就鴛鴦，做人倒沒這樣自由愉快呢。

一聽醒來，鐘上已是十點三刻了。李飛雲揉揉眼睛，一看那一頭的三少奶奶，兩條臂膊都露在外面，連忙過去替她把被頭蓋好。三少奶奶却給他驚醒了，睜開倦眼，向他甜蜜蜜的一笑：

「雲，你一直陪我在邊上的晚飯吃過沒有？」  
「我也睡了一瞇，剛剛醒。」

三少奶奶道：「你就是這樣睡的，連被頭也沒蓋？拆爛污！只顧顧着我受熱受涼，你自己就這樣大意，手伸來給我摸摸，可受了涼沒有？」

李飛雲伸手給她摸了摸，三少奶奶在他手掌上打了一下道：

「冷冰冰的，只怕也要生病了，兩個人初次碰頭硬都生起病來，倒也是笑話奇談了。雲，這是我累你的。梳妝台下面有白蘭地在那裏，倒一杯出來喝喝，解解寒。」

「我不會喝酒的，一盃白蘭地喝下去，起碼要醉上兩天，沒有病也要弄出病來了。真的，你好一些沒有？」李飛雲摸摸她的頭，覺得已不很熱了。「好多了，出汗沒有？」

三少奶奶笑着將胸前的被頭一揭：「喏！你看，馬甲上都是溼的，汗出了不少呢。」

「嘩！剛替你蓋好，又打開來，蓋好，蓋好。」

「不，我要起來了。頭不痛，熱已退，再睡做什麼。你替我五斗櫛抽屜裏找一件馬甲來換換。」三少奶奶伸手指指五斗櫛。

李飛雲依她的話在五斗櫛裏找出一件藤沙背心，遠遠的丟給她，自己便把背脊對着她，假意看着牆壁上的一張風景照片。三少奶奶嗤的一笑道：

「雲，你的人真老實，爲什麼把背脊對了我？我換一件馬甲，你就避開不看，我們還用得着避嫌疑嗎？我要你轉過身子來，否則我不高興的。」

李飛雲仍是那麼站着：「鳳芝，快些換吧，已經十一點鐘了，你要知道，我們是朋友，不是夫妻，不避嫌疑的也應避避，我跑進你屋子裏來，已是越過範圍的了，你想呢，我們只有半天的相識，什麼都不應胡來的。」

「哼！假道學，這些都是廢話。你不愛看我換馬甲，我偏要你看個明白，你不轉過臉來，我會送到你眼睛跟前來的。」



說着，只聽一陣拖鞋行于聲，三少奶奶果真走到李飛雲面前來。

李飛雲倒吃了一驚，忙想轉過臉去避開視線。三少奶奶却捉住了他的雙手道：「君子，君子，不要嚇得那個樣子，我真會那樣輕狂，光着身子送給你看看嗎？」原來三少奶奶不但馬甲換好，連長衣服也穿好了。李飛雲在大鏡子裏瞥見她並非他意想中的樣子，也就轉過臉來對着她。三少奶奶笑道：

「你再給我當一個差，去倒一盃開水，拿那邊櫃裏的魚肝油倒一調匙我吃吃。」

李飛雲只好依言照辦，三少奶奶却端坐在那裏，讓李飛雲把魚肝油開水餵給她吃。

三少奶奶把魚肝油開水喝了下去，站起來用手帕抹抹嘴：「雲，謝謝你，忙了你這一陣子。」

「爲什麼突然這樣客氣起來？鳳芝，我覺得替你做事情是很興奮的，不要說沒有忙，就是忙得累了，我也高興。」李飛雲笑着說。

### (一六) 要你替他盡義務

「哼！你是和我朋友關係，不能不客氣些，以後怎敢再煩勞你替我做事情呢，你到這裏來是客，我是主，決沒有主人要客人做事情的。」三少奶奶說到這裏又頓了頓說：「我自己也不知是什麼命，遇到的人，不是沒良心，即是個獸子，恨起來，我還是遁入空門，少些煩惱吧。」

李飛雲只當她在說笑話，仔細向她臉上一看，非但芳容嚴肅，而且眼眶裏含着兩顆晶瑩的淚珠子，兩隻手在弄着一塊手帕，楚楚可憐的樣子，使他看了，大爲不忍。

「鳳芝，大家談得快樂，怎麼一會兒變成這副嘴臉，我自問沒有得罪你，即使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你儘管糾正我，我不惱你的，你一滴眼淚反而沒了主意。」

三少奶奶把手帕揩揩眼淚，憤然道：

「你這人太不乖巧，到這時還沒明白我的心事，說不定你是故意如此的。」

李飛雲聽了這話，弄得莫名其妙，兩手向她一攤道：「這話從何處說起呢？你有什麼心事我沒有明白呢？我們雖只半天的朋友，但我已引你爲十分知己的人了，怎會故意呢？故意些什麼呢？鳳芝，我情願給你打兩下，你却不能冤枉我。」

三少奶奶嘆喏一笑，突把李飛雲的手掌拿過去不輕不重的咬了咬：

「我真恨你，生得一副玲瓏面孔，却是一肚子的笨肚腸。我問你，你在三十四號阿姨那裏做些什麼事情，難道除了陪她烟鋪上騎騎，別的事情一概沒有，兩個人都吃素嗎？所以我說你是假道學，僞君子。」

李飛雲看看自己的手，小指無名指上隱隱然有兩個牙齒痕。三少奶奶又將他的手放在面孔上貼了貼道：

「痛嗎？依我性子，咬下兩個指頭來。我告訴你，你不能當我朋友看待，要比朋友更進一層，我的丈夫遠離着我，我要你替他盡義務，不能避嫌疑，一避嫌疑我就不開心，聽懂嗎？乖乖的答應我一聲。」

「……」

「怎麼不開口生氣嗎？不許生氣！」

李飛雲覺得她脾氣很古怪，孩子似的，笑道：「一切我已心照，請你不要放在嘴上說，給後樓人家聽了去，怎麼丈夫的義務可以請代表的，哈哈！」

「這樣就好，大家心照嘻嘻。」

「你說十二點鐘要回到那邊去的，現在是時候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怎麼不好呢，明天午後仍在這裏碰頭，你若失了約，我要罵你的。還有，三十四號裏少替我已結巴結，我要扔醋。」

瓶的，老實對你說。」三少奶奶拿起手皮夾，教李飛雲給她披上披肩。

「教你不要放在嘴上說，又來了。」

他們嘻嘻哈哈，感情十分融洽，手挽手的由那邊出來，一路再往西走，走到一處大洋房跟前，三少奶奶丟開李飛雲的手：

「我到了，你回去吧，明天不要失約，路跑了不少，坐車子去。」

她說着，便往那大洋房裏走進去，李飛雲站在對面電桿木邊上望着她，孌孌的背影出了一會神，猛然想到有一句話要問她，但她的情影已經消失在那大洋房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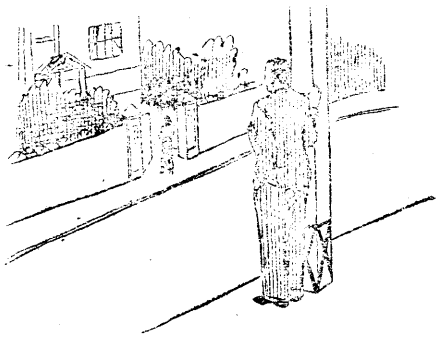
李飛雲懊喪得了不得，因為他所要問的，是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趕到鳳芝家裏去，還沒動脚，門口小小的一間裏面却走出一個紅頭阿三，身上揣着槍，走到門口東一張，西一望的，李飛雲便不敢魯莽，仍站在原處，打量那座大洋房的景緻。

不到五分鐘，大洋房臨馬路的一個窗，突然有了燈光，玻璃上顯出半個苗條的女人影子來，李飛雲仔細看過去，正是三少奶奶的情影，看她的影子在窗上一動一動的，不知在做些什麼，最好她能够打開窗門來，不妨和她談兩句。

皇天不負苦心人，窗子果然依他的心意打開了，而且三少奶奶在窗口探出半截身子來，向三面望着。李飛雲喉嚨一痒，禁不住咳嗽一聲，三少奶奶似乎聽到了，在窗口搖手示意，教他趕快走開。李飛雲想拉足嗓子問她幾句非問不可的話，偏遇着那個惹氣的紅頭阿三，竟一步步走過來，打起了上海白：

「喂！啥事體，儂看啥人？阿是想偷物事壞來西去去去！」

李飛雲竟給他當做小賊，氣得眼睛都紅了，想和他辦交涉，不應該嘴裏亂話三千。但是轉念一想，這種人與牛一



樣和他交涉，還是早些回去睡覺的好。想罷，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一個向右轉，跨開步子就走，轉臉看看三少奶奶還站在窗口，面孔向着他望着，因為晚上的關係，面孔上是怎樣的一副表情，就不得而知。咫尺天涯，李飛雲將皮鞋在地上重重的踏了二下，才三步一回頭的走了。

當他回到八仙橋三十四號時，雖已十一點敲過，還在門庭若市之秋，他一脚跨進門，許多在客堂間裏的少女，都向他注視，接着格格地一陣笑。

「我當是客人來哉，原來爹爹。」

李飛雲聽到爹爹兩字，耳根子上不由一陣發癢，低着頭望樓上走。伺候在樓梯口的年青姑娘，向他微微的一笑道：「我也當你是客人呢，正要揷電鈴，一看還是老板！」

李飛雲想在她面孔上擰一下，却差伸出手來就蹬蹬蹬的主樓。半樓梯亭子間的門却關上了，他輕輕的敲了兩三下，只聽張媽在裏面重聲重氣喝着「進來！」

李飛雲推門進去，張媽虎起了面孔坐着，那個新來的賢寶，却像小賊似的站在面前，低着頭，大氣兒不敢出的樣子，張媽却把桌子一拍道：

「小鬼丫頭，你到這裏來是做什麼的，享福是哦？我這裏是享福的地方？你弄弄清爽，我這裏是吃啥格飯的？寧可得罪爺娘，不能得罪客人，爛污貨，要造真節坊，就該在鄉下餓死了！」

張媽罵到這裏，又吸着香烟，面孔罩上一層重霜似的，望之生畏。她一眼看見房門半掩着，立向李飛雲眼睛一瞪：「直手直脚，做啥勿拿房門推推上！」

李飛雲知道張媽正在火頭上，不能觸犯她，連忙走過去關上門，仍回到原地方去坐了，靜聽張媽在審問賢寶。

「小鬼丫頭，今朝第一次接客人，就把客人得罪了，以後下去還得了。」張媽呷口開水又說：「以後有客人叫你坐房間，第一要有說有笑，別人家化費了鈔票想來尋尋開心的，你向他眼淚水滴下來，算啥路道把我客人哭完了，看我扯成你兩升！」



寶寶還在用手帕揩眼淚，兩隻肩膀一聳一聳的。張媽看了，又是上氣，將手上的香煙屁股使勁向地上一扔，順勢在寶寶的肥臀上刷的一下：

「哭！哭！該搭又勿會死脫哈人，哭勿完結，索性讓你哭一哭吧！」

張媽氣虎虎的跑過去，將插在門背後的鷄毛掃帚顛倒掣了，只揀寶寶的屁股上抽，寶寶殺豬也似的號哭起來，嘴裏在喊：「姆媽，下次勿哉，姆媽……我聽你閑話哉。」

李飛雲在邊上看了，張媽的鷄毛掃帚雖不抽在他的屁股上，却與抽在他屁股上一樣，張媽抽一下，他的心跳一下，幾乎也要流下淚來。忍無可忍，便跑過去把張媽捏鷄毛掃帚的手一把拉住道：

「打兩下消消氣就算了，多打也沒意思，寶寶初來，年紀又青，什麼又不曉得，慢慢的開導開導她，自會好好的。聽客人你想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又在鄉裏長大的，一旦要來和陌陌生生的男人廝混，怕羞也是情理之中，哭是不好的，要哭不能在客人面前哭。寶寶，你記住，心上再有多大的委屈，在客人面前只能一臉的笑，愈笑得厲害客人愈喜歡你，愈喜歡你，鈔票也愈會拏出來。」

張媽聽他這樣開導寶寶，却禁不住笑出來：「見了客人單是笑就好了？只顧癡笑，客人還當你是瘋子呢，笑也要有個分寸，不該笑，板着臉也不是壞事，即使在客人身上打幾下擰幾擰，也可以的，只要你在當口上，打了客人，客人反而骨頭一鬆，歡迎你多打幾下呢。這種對付客人的方法，都要自己隨機應變，不能用呆法子的。」

「不錯，不錯，十個客人十種性格，先要摸熟他們的性格，再使用對付的方法。」李飛雲把抽噎着的寶寶往門外推了推：「寶寶，姆媽的話要記住，日後紅起來就開心了，一個黃昏坐二三十個房間，夜廂要三天以前掛號，姆媽一定當你寶貝般看待，去罷，不要再哭了。」

寶寶還不敢就走。張媽喝道：「今天是在你爹爹面上，否則要揭掉你的皮。」寶寶才走出亭子間。

張媽嘆了口氣道：「我真要煩死了！你大半天在什麼地方的，沒事少到外面去走走，幫我照應照應。今天不知如何，頭痛得來！我想先睏哉，你再等一歇上床。幾個貨色只有兩三個有夜廂，另外還沒落局，說不定有客人要交夜廂錢。」

來，你替我收收。囉，骨頭痠痛得來！」

張媽先蓋在被頭裏睡了，李飛雲坐在床前看夜報。

沒有到五分鐘的工夫，張媽呼呼地睡熟了。李飛雲心不在焉的看了一會夜報，腦幕上只是映着一個三少奶奶的倩影，所以夜報上所載的是些什麼新聞，完全沒有領會。他丟開報紙，站起來伸一個懶腰，精神雖然疲乏，却不想上床去睡。轉臉向床上的張媽看看，雖仍是兩個月以前的豐韻，但眉宇間却已富有鴛兒風味，剛才用鷄毛掃帚刷刷的抽着寶寶的屁股，那種辣手辣脚，也虧她狠得出來的。

李飛雲對於張媽，漸漸的有些印象惡劣起來，打算幾時和她走開。

房門輕輕的被人在外面推開，一個做手娘姨探進半個身子，眼睛先向床上的張媽一看，然後再向李飛雲笑着說：

「阿媽已經糊哉，這是嘉興二寶的夜廂錢。她給褚家橋品陞旅館叫去的，十隻洋，茶房拿去四隻洋，這裏還有六隻洋，交給你收了吧。」

做手娘姨即將六元鈔票遞過來，李飛雲接過一看，兩張鈔票又舊又破，而且有一股魚腥氣。他說：

「這鈔票像小菜場魚攤上拏來的，這種票子最討厭了。」

「嘻嘻二寶的客人正是做魚鮮生意的，聽說這兩天販販大開蟹，進賬二三百元，所以要尋尋開心了。」

做手娘姨說過，帶上門走了。李飛雲將兩張鈔票放在五斗櫃抽屜內。他又想起嘉興二寶來，像她那樣十八九歲的女子，品貌也不錯，却弄到這地方來，今天是老頭子明天是小伙子，一朵鮮花，就這樣給狂風暴雨摧殘着，現在索性給一個魚販子以十元代價叫到小客棧去了。而且小客棧的茶房不費什麼穩穩的拿四元佣金。這裏盡收六元，而二寶自己，除白貼一夜辛苦外，又有什麼到手呢？這種非人生活，若換了我，早不要過下了。

李飛雲推上抽屜，又想到那個寶寶，不知現在可有客人坐房間吧，因走出亭子間來，先到樓上。做手娘姨在低着頭呼嚕呼嚕吃麵，抬頭見了李飛雲，挑起一筷子麵道：

「阿要吃點心？肉絲湯麵，味道蠻好。」

「你吃吧，今天家裏的房間都空着，廂房裏有客人過夜吧？」

做手娘姨點點頭：「今朝禮拜四，生意清些，下面前廂房後廂房都有客人了，樓上都空着。」

李飛雲聽到客堂樓有哭泣的聲音，便問做手娘姨是什麼人在裏面，做手娘姨嚥下一口麵說：「寶寶還有啥別人，斷命總是哭，今天給錫箔莊老板做了，一個局更加哭得厲害了。」

李飛雲便跨進客堂樓裏面黑黝黝的，把電燈亮了，寶寶果實伏在桌子上哭，李飛雲走到她跟前也不知道。

「寶寶，寶寶，教你不要哭的，怎樣還在這裏哭，給阿姨知道了，又要囉囉。快些揩揩眼淚不要哭，看來今天不大會有客人來了，收拾收拾睡吧。」李飛雲輕輕地推寶寶的臂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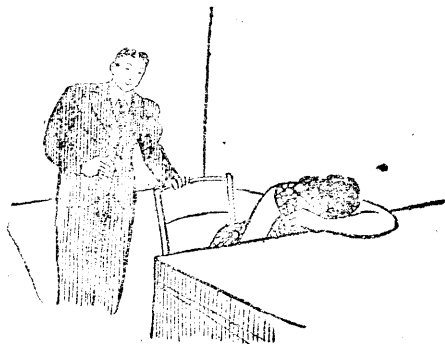
寶寶抬起頭來，肩膀一聳一聳的，不單淚珠掛了一臉的，桌子邊上也有着不少。她用手帕慢慢的揩眼睛，半向才吐出一句話來：

「爹爹……我上了三好婆的當哉！」說罷，又哭。

「唉，教你不要哭，你又哭，事到如今，哭有什麼用，糊裏糊塗過一陣再說。」李飛雲十分同情她。

寶寶說：「三好婆說是荐我到上海來做大姐的，啥人曉得是做這種事情，我看都看勿來，勿要說教我去做，剛才那個錫箔莊老板，做我的祖父也可以了，鬍子生了一嘴還要肉麻，我嚇是嚇得來，請他饒饒我吧，他倒光火起來說我得罪他，穿穿衣服到姆媽房間裏大發脾氣，屁股上給姆媽鷄毛掃帚打得痛煞快，馬桶也勿好坐。」

李飛雲聽她說的話，帶些孩子氣，覺得她的境遇，非常可憐，而自己又沒法拯救她，而且要拯救的人，不止她一個。



做手娘姨吃完麵也進來了，她與寶寶說：

「頭難頭難，隨便什麼事情開頭總覺得難的。這種事情有些像吃甘蔗，梢上很淡，沒有滋味，愈往下吃愈有味道。以前嘉興二寶到這裏來，也是哭哭啼啼的，橫也不肯豎也不肯，給阿姨罵，給阿姨打，苦頭吃足，吃足還是接客人，現在她哭也不哭了，高高興興，但不怕客人，而且歡迎客人，阿姨也歡喜她了一個人第一要識相，勿識相白吃苦頭，仍是要做下去。此地還算好，沒什麼外國客人來，別的門口，常有外國客人的，連紅頭阿三也有，他要叫到你，你只好去敷衍他，鬍子像洗衣裳板刷，只好咬咬牙忍受着。在這裏，吃得穿，比在鄉下好得多，說不定有好客人看中你，化錢討你回去，那就好了。老話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況且這種事情苦也不算苦，來的客人，個個當他是自己的家主公，天天換一天換幾個，都不要管他，高興對他們笑笑，不高興，眼睛閉閉，只當嘸介事好了。」

這一套富有哲理的說話，李飛雲只有搖搖頭，他不便在這裏多就擺，只怕張媽要疑心，便回到亭子間來。張媽面孔朝着裏面睡着，李飛雲一看手表，已一點一刻了，便也上床睡了。

第二天十點鐘起來，吃了些點心，張媽又在燒爐，他在她邊上坐了一回，心上只是惦念着三少奶奶，現在跑到小房子那裏去，只怕太早，後門鑰匙又在她身上。

熬到飯後，他與張媽說：「我要去看一個同鄉，託他帶一封信回去。」張媽點點頭：「快去快來，我今天要去禮會，家裏沒有人照應，曉得哦。」

李飛雲說聲知道了，便穿了衣服往外走，一輛人力車拉到三少奶奶的小房子地方，却又忘記了門牌，在幾家後門口看，看這家又不是那家，又不是人家問他找什麼人，家他紅紅面孔答不出來，一想還是到那邊去老等她。

## (一七) 我只當他死了

李飛雲在三少奶奶洋房門口來回踱了五六趟，總不見三少奶奶出來，不知她出去了呢，還是仍在家裏，又不能跑進去問個明白，只好向鉄門裏探頭探腦的望一望，張一張，一次兩次沒關係，這種姿勢多來了，便惹起看門巡捕紅

頭阿三的注意，他挺着胸脯走出來，噙住李飛雲上下打量。李飛雲一想：這位仁兄來注意我，就不便再在這裏踱方步了，還是對面行人道上去等一會看。

他到對面行人道上去一站，仰起頭來便能看到三少奶奶臥室的窗並沒關上，綠色紗的窗簾給風吹得飄呀飄的，其它就不能看見什麼了。

候了足足半小時，非但三少奶奶的人不見出來，連第二三個人也沒有在那鐵門裏走動，只有那「阿三哥」不時站在常門四下望，又回到裏面去坐在破藤椅上休養着。李飛雲漸漸地有些焦灼起來，兩條腿也有些痠痛，不是爲了三少奶奶，誰有這耐心等在這裏，因想三少奶奶已經出去了嗎？還是仍在家裏假使已經出去，而自己仍在這裏癡等，不是做了個傻大哥嗎？哦！到附近煙紙店裏去借個公用電話與她通話，在家不在家也就可以知道了。

李飛雲很興奮的跑到一家烟紙店，借打公用電話，拿起聽筒來，電話公司問他接什麼號碼，他却瞠目不知所對，三少奶奶只知道她名字叫鳳芝，姓俞，那個俞是他母家的姓呢？還是他夫家的姓，打到她公館裏去，非要查他夫家的姓不可。他放下聽筒，亂翻電話簿子，姓俞的電話很多，「俞公館」「俞第」「俞宅」「俞××」佔了兩三頁的地，却找不出拉都路上的「俞公館」或「俞宅」來，因此決定這個俞字是她母家的姓。打電話的計劃又告失敗了。但是他又跑到洋房門口張張，鐵門上却嵌有紫銅製成的「芳廬」兩字，再到煙紙店去翻簿子，也找不到。因向煙紙店夥計打聽，夥計搖搖頭說不知道，有人說他們姓李，又有人說他們姓方，也不知姓方姓李。

李飛雲掃興極了，打算回去再作道理，還沒跳上人力車，那「芳廬」兩扇鐵門打開了，「阿三哥」在邊上向馬路上兩面來往的車輛揚着手，打招呼，讓裏面的汽車開出來。李飛雲遠遠的看過去，車子裏坐的是一位少奶奶型的少婦，側形非常像三少奶奶，想趕上看個明白的，汽車駛的一聲吼，其去若飛，一眼眼已不見了。

他非常懊喪，昨天相遇，不費吹灰之力，今天特地去找她就這樣難，天下的事情，真無定數的。唉！只怪自己不好，昨天沒留心小房子裏的門牌，也沒把房門鑰匙拿一個放在身上，粗心大意，不想天不尤人，只是自己不好。

一路踱着回去，到了三十四號的衛堂裏，正有一輛空黃包車出來，他到裏面走上樓，亭子開門口却站着一位女

郎，他還以為是嘉興二寶之流，做了夜廂回來交賬的，一聽聲音，正是三少奶奶，張媽在和她說話哩。

李飛雲心上一歡喜，早知道她會找到這裏來，我也不在那邊等這大半天了。他跨進亭子間，三少奶奶剛放下手上的皮夾子坐下來。她見了李飛雲，只淡淡的一笑，微微點了一下頭。李飛雲見她對自己並不怎樣熱絡，莫非一夜過來已變了心？好生沒趣，暗想女人家的心，這樣會起變化，真教人難以捉摸了。

張媽却與她談得很起勁，遞煙倒茶，問她姓倪的可會碰頭？

三少奶奶搖搖頭說：「這種沒良心的，我只當他死掉了，請阿媽以後勿要再提起了，這種沒良心的，提著就是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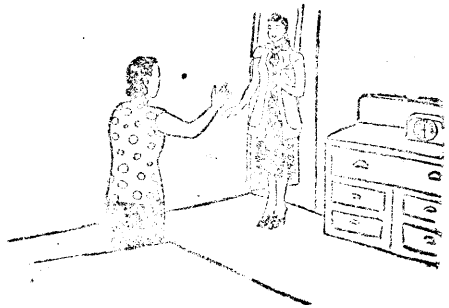
張媽向她笑嘻嘻的說：「三少奶奶，既是你不願意提到他，也就算了，不過你三少奶奶太寂寞呀，三少爺又在香港，你年紀青青，不能不找一個相當的伴侶，三少奶奶是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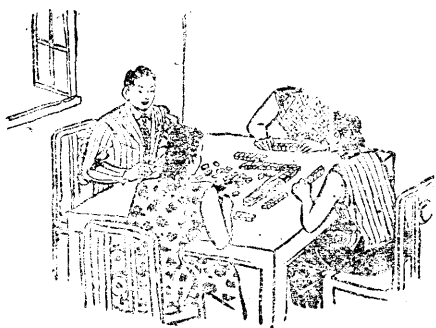
三少奶奶只是微笑着，並沒說什麼。張媽又湊近些說：

「我這裏近來倒有兩個好客人，常常託我，要我替他們找一個人家人，軋軋朋友，阿婆替你三少奶奶介紹介紹？我可以保險，勿是牙籤公司老板，一個是五金店裏的小開，一個是參行裏的經理，年紀都在三十左右，參行裏經理又入，說起話來三句不離一個「柴」字，聽不來的人，只當他在尋相罵，就是這一點缺點，其實人倒蠻好，鈔票也

一個房間，別人家一元兩元，他總是一張黃魚頭，還常常帶些西洋參來給我泡茶吃，早半個鐘頭還在這裏

金店小開，聽說他父親是挑舊貨担出身，八一三以後才發起來的，目下已開着兩三五金字號了，有人替六萬是有的，否則不會坐汽車。小開生得眉清目秀，一些看不出他是挑舊貨担父親養的，他到這裏來跑，鈔票也用在這裏不少。三少奶奶等他來時，先會請你們見見，有意思的，就大家軋軋朋友，保險不是倪





家裏那種人。」

「謝謝你，阿姨，我現在不敢冒冒失失亂交朋友了，我究竟是上海有些名氣人家的少奶奶，朋友不能濫，濫則的名譽要緊，阿姨，你倒替我想想看。」三少奶奶笑呀笑的說得很婉轉。

「格末今朝你三少奶奶到此地來有何貴幹？」

「我到八仙橋中國銀行來拿一筆款子，是香港匯來的。」

張媽笑道：「今天三少奶奶身上血胖，我們來十洋剷好啖，剷五剷完結。」

三少奶奶向李飛雲飄了一眼，點點頭道：「五剷志多，三剷吧，我還有事情去哩。」

張媽不管三七念一，已經派做手娘姨去拉搭子了。一會兒亭子間裏已擺一桌麻將，三少奶奶李飛雲，一個是對面的莊花四大金剛之一，芳名叫滿天紅。另一個是嘉興二寶，她私房錢很多，所以張媽要她來湊搭子。李飛雲見了嘉興二寶就想起她隔夜給魚販以十元代價喊到小客棧去的一幕，這樣摩登漂亮的少女，走在馬路上，誰都不相信她是這裏賣上海的女人，他有無限感慨似的。

嘉興二寶一些沒覺得李飛雲的感慨萬分，却與滿天紅打趣道：

「滿天紅阿姐，你的夜廂掛號掛到幾時，十天有哦？一個禮拜聽說你一共做了廿四個夜廂，鈔票進賬五六百，怪不道你眼皮上一圈墨黑的，只有加深，不見褪下去，真虧你！」

「小赤佬閒話多來，苦化子造謠言，一個禮拜連頭搭尾只有七天，天天有客人，也只能做七個夜廂，念隻洋一個，也只有一百四十元，啥地方來的五六百，這種空氣放出去，繚票匪看相找起來你負責，二寶，二寶，大家姊妹淘，亂話三千做啥？」滿天紅的目光，却在李飛雲臉上一溜。

張媽在邊上喊道：「閒話少說，打牌打牌。」

三少奶奶只打了兩副，皺皺眉頭說：「阿姨，請你代一代，我要去辦公事了，多喝了一杯茶，便要脹法脹法。」

張媽便坐在三少奶奶位子上打了兩副，李飛雲手在打牌，眼睛却不時飄到放便桶的地方去，只恨給床遮掉一大半，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昨天三少奶奶換馬甲，他還保持着君子態度，今天不知如何，多向她看一眼好一眼，所以常常打錯牌，給滿天紅連剷進兩副。

「人也紅，打起牌來也順手，剛才阿是摸過利市頭來的，一下手就剷進兩副。」

「二寶這隻嘴，專門陪三話四，輸勿起就勿要來，當心今天接着紅頭阿三。」滿天紅也不肯饒人。

張媽等三少奶奶從馬桶上起來後，仍由她自己坐下去，外面有人來喊她標會去，張媽梳梳頭，抹抹粉，換了件衣服，把一大串鑰匙交給李飛雲道：

「我去標會，你陪三少奶奶打牌，留三少奶奶吃了夜飯去。」

李飛雲接過鑰匙，張媽走了，李飛雲胸口覺得一寬，牌也打得有精神了，嘉興二寶笑笑說：

「阿姨一走，爹爹高興得來，勿知是啥緣故？」

李飛雲聽她當着三少奶奶的面喊自己「爹爹」，十分的窘，恨起來即在二寶圓圓的臂膊上拍搭打了一下：

「爹爹請你少喊喊，我比你大不到四五歲，如何做你的爹爹？」

「喔唷，重手重腳，又勿是我要喊的，笑話哦，阿姨吩咐我喊，我就喊，她不要說要我喊你爹爹，就是要我喊你老祖

宗，我也只好喊。」嘉興二寶恨不得要打還兩下。

三少奶奶沒有笑，滿天紅却笑了：「打牌，打牌，閒話不要多，快要上市了。」

一句話沒說完，做手娘姨來喊了：

「二寶小姐，有客人叫你坐房間快些，快些。」

「斷命坐房間，勿高興！」二寶雖這樣說，終於站起來照照鏡子，抹了一些粉走了。



三缺一，牌只好不打，不到五分鐘滿天紅有客人在旅館裏喊她，也就走了。亭子間只剩下三少奶奶與李飛雲。

「雲，你那邊爲何不去？去累我來找你。」

「鳳芝，不要先抱怨我，讓我慢慢的告訴你。」

李飛雲將張媽的煙袋傢具拿在床上，教三少奶奶與他對騎着燒煙談話。

### (一八) 白布丟在染紅裏

三少奶奶躺下去時，儘向李飛雲臉上仔細看了一看：「你常常吃這個東西的，有癩頭吧？」

「偶一爲之，燒燒自相損，怎麼會有癩頭呢？染上這個嗜好還得了。」李飛雲連忙聲明。

三少奶奶聽了他的聲明，似乎放心了一些，先躺下去，笑着說：

「這東西雖然能够助人一臂之力，却壞得很，馬路上許多癩三，都是在這上面畢業出來的，這兩天天氣一冷，身上搽了根破蒲，索索地抖，到東給人趕，到西給人趕，天下之大，幾乎沒有他們容身之地。我們三少爺就害在這東西上。」

天大的事情他不問，這東西少抽一點就沒精神，前途沒有希望，我對他灰心，也正爲此，勸你以後少接近接近。」

「偶一爲之，早對你聲明了。鳳芝，我下午一點鐘就到那西去的，真該死！昨天沒看門牌，後來想問你，你又進去了，今天到那邊去，這家不是，那家不是，幾乎給人家罵出門，鳳芝，倒底多少門牌？房門上的鑰匙，也給一個我，先到先等，否則我就是知道了門牌，也只能站在房門外面站着做木頭人。」

三少奶奶格格的一笑：「鑰匙我只有一个，你要的話，等一會到外面教銅匠配一個，其實你教二房東家裏的娘姨開一開就好了，她身上有一个鑰匙呢。」

李飛雲又把在她正式的公館門口癡等與打電話的情形與她說，三少奶奶將手掌在額上一比說：

「對不起，這是我粗心，隔夜沒有把話仔細說明，累你東也碰壁，西也碰壁，躺下吸一筒，看看我燒的煙行不行，够得上黃長鬆三個字吧？」三少奶奶將煙槍橫過去。

李飛雲捏住槍桿不湊到嘴上。

「哦這東西你勸我少接近的，如何又要我吸起來？」

「這也叫偶一爲之，天天要我燒一筒給你，寧可你罵我打我，這個辦不到的。今天要借重它助你一臂之力，你就吸一筒吧，下不爲例。」三少奶奶飛過眼去，蜜蜜的一笑。

「我精神蠻好在這裏，要借重它做什麼？你打牌的時候看你沒精打彩的，還是你自己吸了吧。」

三少奶奶低低說：「快些依我的話吸，等一會自會知道其中的緣故。我擋住這槍桿子，手都癱了。」

李飛雲只好吸一筒「黃長鬆」嘶嘶的兩分鐘的時間消耗下去了。三少奶奶問他：

「怎樣？」

「當然很好。」

二人正在甜蜜蜜的談着，亭子間門上蓬蓬的敲着：

「阿姨！阿姨！」聲音頗像嘉興二寶。

「門門上了嗎？」三少奶奶坐起身來問。

李飛雲也坐起來：「我門上了的，因爲我想和你談幾句祕密話，怕人撞進來。」

「快些去開門，人家要疑心的。」

李飛雲把門一開，只見嘉興二寶站在門口，上身一件紡綢短衫，鈕扣七上八下的扣着，下身一條短褲，赤着一雙腳，拖鞋，面孔上很焦急的樣子。

「一個客人，大家談談笑笑，很快樂的，忽然一個膀子朝上一插，一口氣就在喉嚨口骨落骨落，我嚇得要命，馬上跳下來，他却在牀上學羊子叫，嘴邊白沫子直流，做手娘姨都在那裏看，勿知這是啥格毛病？」

李飛雲聽了，也不懂什麼道理，打算打電話到醫院裏叫救護車來，車到醫院裏去最妥當，不要在這裏「談老」。

「阿要問一聲阿姨再說？」二寶最怕張媽。

三少奶奶跑過來笑道：

「你們不要慌亂沒有主張，這是羊癩瘋，只要弄些青草給他吃吃，慢慢的自會好起來，不會變瘡子的。」

「喔唷，一時到什麼地方去弄青草，外國坎山的門又不開，這倒是僵的，倒些痧藥水給他吃吃好哦？幾錢，三年不接客，接着一個變喇叭。」嘉興二寶還沒明白自己身上這副樣子。

「哦！沒有青草，菜葉也好的，不問青菜，菠菜，芹菜，弄點給他嚼嚼就好了。」

嘉興二寶趕着去弄菜葉，李飛雲要三少奶奶到那邊去看看，三少奶奶搖搖頭說：

「有啥好看，看見了肉肉麻麻，等歇夜飯也吃不下去，我們還是燒兩筒煙白相相，帶便談談。阿姨不知在什麼時候回來？」

「她沒一定，有時給人拉住了，打掉八圈牌才回來。」

李飛雲重與三少奶奶重又躺下去，對着一盞燈邊說邊笑的頗有興味。嘉興二寶已披上一件舊旗袍進來，嘉興三少奶奶的腳邊坐着道：

「三少奶奶，吃我們這碗斷命飯，真謝謝一家門吧，山東人，湖北人，徽駱駝，山西老表，廣東佬，南京拐子，阿拉齊波，各色各樣的人都見過，獨有今天這位羊癩瘋還是第一次。嘉三，自己知道有這種毛病，就安分些吧，何必出來尋死作活，害得別人家魂靈嚇出半條。」

「現在怎麼了，菜葉吃下去之後，阿會好些？」

嘉興二寶將手一拍道：「說也奇怪，我趕到灶披間裏找菜葉，那裏來的呢，連忙到弄堂裏，垃圾桶邊上一看，却有許多芹菜菜葉在那裏，便去拿些來給那個赤老吃，果真像吃草一般，五分鐘就吃下去了，一吃下去，羊叫的聲音就好些，我又教娘姨到垃圾桶邊上去拿了些芹菜菜葉來給他當點心。」

李飛雲忽然想到了什麼，湊在二寶耳朵邊說了句什麼，二寶臉一紅：

「閒話勿入調，等歇告訴姆媽。」

正說時，只聽得衙堂裏有許多人在鬨笑。他們走到窗口一看，原來兩個女人扭在一團相打邊上站了不少人瞧熱鬧。

嘉興二寶指給李飛雲看道：

「爹爹，你看見哦？那個年紀青的，也是四金剛之一，名字叫小桃紅，手上長客入有念多個，紅是紅得來！我們卅四號裏沒有一個人及得上她。聽說下個月裏要去跳舞了，還想運動人捧她做舞國王后呢，有一個錢小開已經和她約定，她第一夜下海，包她五千元舞票，小桃紅想再多請幾個客人幫忙，第一夜舞票要超過八千一百元的紀錄。爹爹，我看還是去跳舞好，有竄頭，不過兩隻腳辛苦些，名譽總比在這裏好聽多了。」

李飛雲在她背上輕輕一點道：「阿有啥請你少喊喊爹爹，難聽哦？」

「嘿，我倒忘記哉，格末叫你啥，李先生，小李，爺叔，過房爺你吩咐吧。」嘉興二寶竟不顧忌有三少奶奶在邊上，便在李飛雲面孔一戳。

「不要混措，你看小桃紅給那女人拖到衙堂口去了，那女的是她什麼人，又是什麼阿姨？」嘉興二寶又探頭在窗口看了看。

「這是她的親生娘，今天恐怕來向小桃紅要錢的，小桃紅不大肯給她娘錢用，三天兩天要起爭吵的，今天竟扭着打起來，真好笑！」

「這個也不在道理，小桃紅不會沒有私房錢的，自己的娘應該要給她幾個，怎麼如此沒有良心。」三少奶奶也在說公道。

嘉興二寶笑道：「不是小桃紅沒良心，倒是她娘不好，小桃紅家裏本來很好的，讀書讀到初中二年級，而且已經



訂婚了，她父親忽然一死，家務由她母親一人主持，糊裏糊塗不到兩年，連房錢也付不出了，有人慫恿她，她就將小桃紅八百塊錢賣給隔壁三十三號裏的小桃紅，恨她的娘，不單是因為在賣她的一層上，骨子不情願將自己辛辛苦苦辛辛來的錢給她娘去貼漢。」

「這樣一個女人，還軋妍頭？」李飛雲少見多怪的以為奇聞。

「比她再老些的老太婆，也有妍頭呢！」

嘉興二寶正伏在窗欄上談論小桃紅的事體，滿天紅卻從外面走進來，悄悄的在二寶大腿上拍敲一下

「打牌，打牌，衙堂裏有啥看頭？」

二寶摸摸自己的大腿道：「喂！爛污貨，動手動腳，大腿上爛敲，你知道痛哦？還一記來！」

滿天紅討饒道：「辰光經濟，打一副是一副，阿嫂呢？還好，並不是三缺一。」

「我要走了，我根本不喜歡打牌，改天奉陪吧。」三少奶奶向李飛雲飛了個眼風。

李飛雲打個呵欠道：「我已輸了五隻洋精神也勿好，一面打牌，一面打瞌睡，硬送鈔票給你們用，我倒不高興。」

「你辛辛苦苦些什麼事情，白天打瞌睡，晚上不睡覺吧？」滿天紅這樣說了，又在二寶耳朵邊講了些什麼，兩人只是格格地笑，笑得李飛雲不好意思起來。

「滿天紅小姐坐房間！」做手娘姨在樓下喊。

滿天紅連忙收住笑容，站起來整整身上的衣服，照照鏡子，打開手皮夾裏的粉盒子，在面孔上左抹右抹的，還加塗了一些口紅，見李飛雲手指上夾了一支香煙，劈手奪過去吸了兩三口，又還給李飛雲。

「謝謝你晏歇會。」

「當心紅頭阿三慣你的炸彈。」嘉興二寶追到門口這樣說。

「你自己當心。」滿天紅的各的各下樓去了。

李飛雲搖搖頭說：「吃這碗飯真不容易，即使鉄做的身體，也要坍掉的，差不多下午三四點鐘就有客人了，這個

應酬到那一個，老的少的，山東人湖北人，有時還接洋莊。二寶，你有過外國客人沒有？講點來聽聽好哦。」

二寶白了一眼說：「我不會講外國話，接不着外國人，上次有一個羅宋人，高身材，大鼻子，看看也有些嚇人，姊妹淘都胆小，不敢和他多搭訕，後來阿姨貪他鈔票多，便自家出馬，聽說一個局下來，阿姨拿着五十隻洋，你要知道外國人是個什麼樣兒，問阿姨就知道了。」

李飛雲知道她的話有些半真半假：「告化子造謠言，這話當了阿姨的面敢說哦？」

「你不要管我敢說不敢說，你在枕頭上問阿姨有這一會事沒有這一會事好了。」二寶的話，十分彳亍。

李飛雲倒給她講得臉上有些紅，三少奶奶也坐在邊上不作聲，下面又在喊嘉興與二寶「坐房間」，嘉興與二寶照照鏡子走了。三少奶奶披披嘴說：

「年紀青青，一到這種地方來，面皮也就厚了，什麼話都講得出來。我看嘉興與二寶做到現在，一二百個客人總有的了，假使這些人站攏來，恐怕她認都不認識，挺美麗一個人，墮湮在這種地方，連開口說話的程度都低下了。」

「一匹白布丟在染缸裏，紅已紅了，黑已黑了，他們到了這個地步，要不低下也不成功了，耳所聞，目所親，都是低下的事情，根本她們白布變成黑布，沒有辦法的了。」

這時亭子間裏很冷靜，三少奶奶披上外套要走，却也不叫李飛雲走。李飛雲自動的跟在後面走出三十四號，一路走，一路談到大光明門前五點半的一場電影剛散場。三少奶奶便與李飛雲在附近菜館裏吃了一頓夜飯，在菜館裏出來，還只八點一刻，三少奶奶便提議到大光明去看電影，雖然辰光太早，進去談談也好，免得在馬路上跑來跑去，像沒收管的遊魂似的。

買好票子進去，三少奶奶特地揀一個邊上僻靜些的地方坐下，頭碰頭的談笑着，不提防邊上走過來一個女郎，手指到三少奶奶的面孔上罵道：

「勿要你的面孔，外面男人多來西，啥事體要搭我們的男人，實在難熬的話，黃包車夫拉一個回去好了。」三少奶奶倒吃了一驚，一看那女的，打扮得也十二分的漂亮，不知是李飛雲的什麼人，便也跳起來指着罵：

「爛污東西，啥人是你男人，瞎三話四，發神經病是哦？」

李飛雲一看那女郎，正是楊慧妃，她今天打扮得既漂亮又樸素，面孔也比以前憔悴了一些。現在她一臉的火氣，一把拉住李飛雲的臂膊道：

「你這一陣到什麼地方去的？找得我好苦，你太沒良心了，大家多幾聲嘴舌，就一溜跑掉了，心倒狠的，也不想想過去的恩愛，我起初還以為你到外埠去了，想不到和這隻狐狸精攪在一起，總算天有眼睛，給我無意中撞到了，回去，跟我回去！」

李飛雲給她這樣一騷，不由暗暗叫苦，又不能否認楊慧妃與他毫無關係，三少奶奶又站在邊上，只急得他滿臉緋紅，傷促非常：

「你不要拉拉扯扯，難為情哦！」

「難為情，有啥難為情？我與你是夫妻，怕什麼難為情？回去！跟我回去！」

楊慧妃理直氣壯似的，無所謂羞澀，一把拉緊了李飛雲不肯放鬆。

這時電影尚未開映，但座位上已坐了六七成的觀眾，他們正在感到無聊，

這邊出了新鮮新聞，不論中西觀眾，都將視線集中到李飛雲楊慧妃三少奶奶身上來，知道這是一幕爭風撼醋的活把戲，必有好節目在後面，大家都伸長了脖子等待着，距離較遠的，還站起來翹首而望，秩序漸漸的有些紊亂。

三少奶奶受了這個重大刺激後，有如受濕的爆竹，雖有一肚子的火藥，却發不出威來，因為她吃不準楊慧妃是李飛雲的什麼人，聽楊慧妃的口氣，似乎李飛雲是夫妻吵嘴賭氣走出來的，自己與他究屬是牆外桃花，本人居於情婦的地位，為何與他的正式女人爭奪呢？可是她很氣李飛雲，不該在她面前撒謊，口口聲聲說沒有女人，完全在欺騙人，以前逢到一個姓倪的沒良心，現在又遇到一個不忠實的，幸而兩下只初步談談，並沒有其他關係，自己真太可憐了，嫁的丈夫，只知煙霞，不解溫柔，所交的朋友，又是無情無義，那個姓倪的，只是斷絕往來，外面很少人知道，而今竟在



電影院裏當着這許多人面前罵她不要臉，假使給認識的人看在眼裏，傳揚出去，那還有什麼面目見人。三少奶奶想，到這裏不禁悲從中來，幾乎放聲痛哭，因為許多視線集中在她身上，眼淚擠到眼眶邊上，強自忍住了，一個轉身往外就跑。

### (一九) 儘管去好了

楊慧妃見她一走，立刻推下笑容來，很得意的將李飛雲拉到空位子上並坐了：

「那女人是什麼人？妖形怪狀，阿是舞女？」

「以前也是在利衆銀行的同事。」李飛雲心緒紛亂，隨嘴扯了個謊，搪塞楊慧妃。

「你好！你好！你把我丟了，和這狐狸精去攪在一起，我自從你走後，天天在家裏哭，而且還生了一禮拜的病，你看面孔瘦哦？」

楊慧妃把面孔湊到李飛雲眼睛跟前，李飛雲只好敷衍她：

「真的瘦了，有話等一會到外面去說罷，這裏人多。」

電影開映了，楊慧妃的視線移到銀幕上去。李飛雲心上丟不下三少奶奶，趁楊慧妃不留意時悄悄的往外一溜，直跑到大門，跨上一輛人力車，揮揮手，教車夫往西快跑。

李飛雲坐在車子上，思潮如湧，覺得今天自己太對不住三少奶奶，在大庭廣衆之間，受這種羞辱，完全是因他的關係，人家是少奶奶身份，給楊慧妃指到臉上去罵不要臉，換了別一個性子，躁一些，不要扭住了相打嗎？

「先生，朝西，朝西，究竟是那一塊？」車夫一邊飛快的跑，一邊扭轉脖子來問。

真湊巧，這時車子恰恰拉到三少奶奶公館的地方，李飛雲便教車夫停車，掏出幾張角票來向車夫手上一塞，急匆匆的往「芳廬」門前走去。

距離芳廬二三丈路的遠近，只見三少奶奶也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李飛雲喜歡極了，三腳兩步趕上去，也顧不得



有沒有人聽到，便喊「鳳芝！鳳芝！」三少奶奶站住了轉臉一望，却臉一板，腳一蹶，咕各咕各一陣快步，逕向芳廬邊上一扇小鐵門裏走進去了。等李飛雲趕到時，看門的紅頭阿三已拍的一聲將小鐵門關上，李飛雲在鐵門的花孔裏依稀看到三少奶奶嬌嬌嫋嫋的背影，一剎那間就消失了。

李飛雲又不便多在那鐵門邊上站着偷看，只怕那不懂事的紅頭阿三要來干涉，所以仍像白天一樣，跑到對面人行道上踱着方步，翹首望那三少奶奶的房間時，與昨天晚上的一樣，先亮燈光，後開窗，而且開窗的不是傭婦丫頭，而是三少奶奶自己，並且探出頭來向馬路上看了看，立刻就縮進身子去。李飛雲急忙伸手向她招呼，同時又喊了兩聲「鳳芝」，但一些回音也沒有。



這一來使李飛雲感到十二分痛苦，苦比利衆銀行倒閉驟然失業時還要痛苦。他認爲寧可遠離楊慧妃，而不願失掉三少奶奶，因此，他足足在那邊行人道上踱了一個鐘頭，這邊到那邊，那邊到這邊，與兵士放步哨一樣，只差沒有穿上武裝揸上槍桿罷了。

可是，由他如何的誠意癡心，終於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倒惹得幾個巡邏巡捕注意起來，遠遠的瞭望着他，吃不住他是幹什麼的，最後卻來警告他道：「喂！還有廿分鐘要戒嚴了，預備到行裏去過夜嗎？」

李飛雲一聽，覺得不能再在這裏守株待兔，今天絕望，明天再想辦法。於是，他雇了人力車回到三十四號去。

這時三十四號裏也已落市，房間裏有客人的已關上房門，不讓半點兒春光洩露出來。做手娘姨們忙着收拾一切，幾個沒有去路的可憐蟲，一妓女，一個個在打呵欠，伸懶腰，面上一無光彩似的想找一個空房間去睡覺，但還探着頭看門外馬路上，說不定還有客人撞進來。

李飛雲無精打彩的跑上亭子間，張媽突然從煙榻上霍地跳起來，指着李飛雲的臉問：

「你到什麼地方去的，我出去時，與你說的，不要走開，不要走開，却一跑就是四五個鐘頭，直到這時候才回來，鑰匙呢？」

李飛雲是一個極溫和的人，向來不大喜歡多說閒話，與張媽同居在一起，日子雖然不多，感情並不壞，張媽有時肝火旺，言語中得罪着李飛雲，李飛雲也一笑置之，從沒有起過衝突的。今天張媽又向他大發脾氣，手指竟指到他面孔上去，說話的聲音，又來得重濁，完全帶着一種訓斥的口吻。李飛雲本來一肚子的高興，給她這樣一來，便也面孔一板：

「我又不是代你看守門戶的，你好跑出去，我就走不得，我家裏母親對我說話還帶着三分客氣，你是什麼人？你當我是你出錢賣進來的寶寶，還是算我的晚娘？」

張媽並不是因他與三少奶奶一同出去而發醋脾氣，實緣一個五百元的會沒有標着，明天開銷無從着落，因為房租與電燈費到期了，心上在找急，一串鑰匙又給李飛雲帶到外面去了，恰巧一個客人拿出一張十元鈔票來，找五元，偏偏身邊拿不出，只好到煙紙店去兌，因此一股冤氣都結到李飛雲頭上去了。這時見李飛雲也板着面孔對付，她便也高聲朗氣的說：

「自己摸摸良心看，我待你怎麼樣，穿的，吃的，那一樣不當你老爺看待，襯衫一買半打，領帶一打一打的買給你，還有皮鞋和西裝一共化掉七八百，否則我也不會兜不轉，現在你竟對我這副嘴臉。人家說癡心女子負心漢，一些也沒有說錯。」

「謝謝，我要穿你買的西裝，我是銀行家，不過暫時失了業，我又沒要到你這裏來，都是你要拉我來的，你記得吧，在外灘的時候，是我要到這裏來，還是你要我來的，我早知道你在這裏幹這種勾當，大紅帖子請我來也不來的。」李飛雲氣也大了，雙手在胸前打了個結，預備弄僵似的。

張媽不料他態度會硬到這個地步的，自己雖不願和他再吵下去，却不得下台：「你不願在這裏，儘管去好了，我

罰咒也不拉住你。」

李飛雲一聽到這句話，口也不開，轉身就往外走。張媽懊悔不迭，又不好意思追過去將他拉回來，便躺到床上去哭。

李飛雲奔出三十四號後，因為時間已近戒嚴，馬路上靜悄悄的。他一時想不出地方投奔，也不允許他投奔，只好在就近小客棧裏暫時住宿下來，到明天再去找三少奶奶。

小客棧與大旅館截然不同，一進門兩旁是三疊頭的蒸籠鋪，一格格裏面都睡着人，連樓梯上也架着兩塊板，有一個人睡在上面。李飛雲本不願置身在這種旅館裏，只因馬路上已經戒嚴，弄得不好要給巡捕捉到捕房裏去過夜，與在那種冷酷的環境裏空以待旦，還不如到小客棧裏將就一宵。

茶房見他畢挺的西裝，很神氣的進來，倒是一怔，笑着問：

「先生有啥事體？」

「房間有哦？」

「房間哦……」茶房搔搔頭皮在思索着。

門邊賬桌上還坐着一位有「癩」的賬房先生，正在翻閱賬簿。他聽見有人在問房間，便說：

「阿根樓上還有一隻十二號，開給他好了。」

那茶房似乎很為難的樣子，跑到賬房先生耳朵邊去噓噓喳喳的講了一會，再來與李飛雲說：

「先生，房間只有十二號一隻，可是明天我們要做大早市的，今天晚上讓你睡，明天早上六點半要讓出來的。」

李飛雲一聽，頗覺奇怪，做別的買賣，有早市夜市，什麼旅館事業也有什麼早市晚市的，旅館已很久不光顧了，難道已經改了章程，因着物價的高漲，來一個按時計值不成？因問茶房，茶房很神祕的笑了笑。

「先生對於我們這種小客棧，一定很陌生的，我們的小客棧沒有幾隻房間，而這幾隻房間又不願賣給長住的客人，最好是一男一女，進去蜜談一兩小時，等他們走了，再換上一對，一個房間一天可以賣上六七次的錢，每天早上

最忙，因為靠近小菜場的關係，包車夫，飯司務，娘姨，大姐，都是我們的好客人。所以請你早上六點半要讓出來了。」

李飛雲這才明白了，便說：「很好，很好，馬馬虎虎到天亮，總比站在巡捕房裏過夜好些。」

茶房即引他上樓，開了十二號的房門，扭亮電燈，又去拿了一壺不冷不熱的茶來，便向李飛雲要了一元六角的分錢外加小賬，又問了姓名職業，這些手續倒與大旅館差不多。

李飛雲在小客棧裏胡亂睡了一宵，給左右兩面房間裏男女笑謔的聲浪鬧得沒有好睡，再加心緒不寧，在五點鐘就醒在床上。六點鐘下床，茶房已在輕輕的用手指彈着門，打開門一問，說是已有客人上門，等這隻房間空出來，人在下面。李飛雲聽了，又好氣，又好笑，臉也不願洗一把，穿好衣服就走，果然樓下有一個短衣男子與一個年青婦女，歡喜冤家似的在說笑，邊上攔着一隻小菜籃子。他也沒心思看人家的秘密，匆匆地走出了那小客棧的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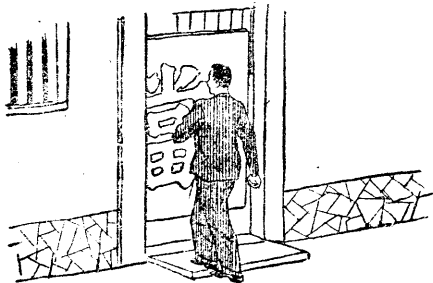
馬路上是糞車的市面，時間雖早，空氣並不新鮮，這時李飛雲摸摸袋袋，才知道身上只剩幾張角票了，够什麼用呢？兜了幾個空圈子後，見有一家尙田銀行開門了，便挨進門去，打算把手表當一當以濟眉急。

李飛雲是第一次與尙田銀行做往來，他把手臂上一隻手表脫下來，往高櫃檯上放。朝奉把表一看一聽，又在一百支光電燈下面打開裏面的機件一看，然後問李飛雲：「要當幾個錢？」

「你酌量吧。」

朝奉先生見他如此客氣，要不是看他身上的西裝挺刮，一定要當他的表來路不明哩。當時便當了拾元給他。李飛雲已等得心慌意亂，接過當票鈔票，即一古腦兒抱着往西裝袋裏一塞，三脚二步打邊門裏走了出來。

他上南京路一家廣東菜館吃了些早點，心上在打算，上三少奶奶那裏去還嫌早。



楊慧妃那裏又不願去，而且將她恨入骨髓。昨天要不是她在太光明將三少奶奶罵走了，局面決不像現在這樣慘淡，弄得自己像無廟可歸的和尙，又有些像前線潰退下來的軍人，混身沒有一些勁兒。

個人私下研究之下，還是去找三少奶奶的好，她有着深情，她不過份淫蕩，楊慧妃遠不及她，張媽是什麼東西，只配丟在垃圾桶裏。若拿陶家春來相比，一個是牡丹，一個是芍藥，差堪比擬。因此他決計去找三少奶奶。

他是在下午兩點鐘到芳廬去的，在對面人行道上鵲候到路燈上火，兩腿痠麻，眼見三少奶奶的房間裏電燈開得雪亮，却不見她的芳蹤，他焦灼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竟大了胆子放開喉嚨喊來了幾聲「鳳芝」，非但鳳不來，連雞也沒看到一隻。肚子餓了，即在一家小飯店裏吃了一客經濟飯，再在芳廬跟前等候，一直候到半夜十二點鐘，才悵然走開，仍在旅館裏過了一宿。

這樣一連等了三四天，終沒見到過三少奶奶的人，手表當來的拾大元，早已化爲烏有，食住要都發生問題了，不得已，便將一件西裝馬甲脫下來往小押當裏當了一元五角，先將肚子塞飽，左右沒事，即在馬路上閒逛，以冀不期而遇到三少奶奶。

逛呀逛的，逛到虞洽卿路，只見許多人擠在一起向牆壁上看。他走近看時，原來都在看牆壁上的報紙。他就站下來看看，國家大事不在他心上，本埠新聞，却無心及此。東看西看，却看到一條招聘職員的廣告。本報茲欲聘請高級職員一位，凡品行端正，富有商業經驗者，均可應聘，請駕臨面談可也。

李飛雲暗想上海地方常聽人家說人浮於事，現在却有人在招聘，自己正需要一個職業，免得東飄西蕩。於是他按照那上面的地址去應聘。

這時他很興奮，整整衣服，摸摸順頭髮，投奔那家招聘高級職員的人家去。

那家招聘職員的字號，是開設在一家大樓上，氣派倒也不小，門口搪瓷招聘，白底紅字：「五昌貿易公司」，像新釘上去的，四角四隻釘子還是嶄新的。推進門去一看，裏面也是全新的佈置，寫字檯上雖然坐着人，却都不在辦公，而在看報，或是在用鉛筆七劃八劃。

李飛雲走進去，便有一個人站起問他什麼事。李飛雲說明來意，那人便招待他邊上會客室裏去。會客室裏已有五六個人伏在桌子上填寫履歷表，那人也給李飛雲一張白報紙印成的表格，教他一一填上。李飛雲拿出自來墨水筆填了，仍交給那個人。那人指指上面漆着「經理室」三個字的玻璃門道：

「你在這裏等一會，經理要口試的。」

李飛雲點點頭坐在一邊。看那經理室進進出出的人倒很多，看上去都是些應試的人，心想：現在失業的人正不少。等到招呼李飛雲進去，已是乾坐了一個鐘頭。

李飛雲到裏面去，經理先生卅左右歲，人倒很和氣，請坐遞煙。李飛雲却就是心事，不知口試些什麼題目。那知只照履歷表上所填的復問了一遍，李飛雲依着答覆一遍，口試的公式就此完畢。最後那經理說：

「李先生，依閣下的才具資格，做公司極願請閣下過來合作。不過現在人心不古，做公司爲防患未然起見，請閣下繳付保證金一千至二千，這筆保證金依照銀行活期存款利率增加二厘起息，公司發達，再加紅利四厘。閣下以後如另有高就，隨時可以提取。這不過是取一個信用保障而已。嘿！」

李飛雲聽他開頭幾句，不由心花怒放，天下事都講不定的，怎麼無意中會找到一個職業的。及至聽到要繳保證金一千至二千，真像一桶冷水從頭上澆下來，一直淋到鼻尖，嘴上只好應着，等經理先生辭畢，便站起身來說：

「好極！好極！我准定在明天下午再來接洽，再會再會！」

經理先生送他到門口，還伸手握了握。

李飛雲走出那家五昌貿易公司，深深地吐了口氣，信步亂走。他心上仍放不下俞鳳芝——三少奶奶，便一路往法國公園那邊走，希望在她小房子那邊遇到她，如能見了面，就能開誠布公的和她談一談了，她能原諒自己的最好，不能原諒的，只要我的苦衷到了她的耳朵裏就算了，以後也就死掉這顆心了。

他在法國公園附近及三少奶奶小房子那條街堂，來回走了五六次，那有三少奶奶的影子。他又記起公園裏那座假山上可以瞭望到三少奶奶的房間，馬上去化了二角門票跑進去，趕到那座假山上，伸長頭頸向那邊望。邊上有

人不明白他的用意，與同伴冷笑道：

「這個人捨路道，到此地來搗眼藥。」

李飛雲倒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只好假癡假呆的偷着溜一眼。這樣溜到日色西墮，他的目的物仍未瞧到，而肚子裏已在鬧飢荒發出十萬火急的告急電了，圈子裏也靜悄悄的，遊人行將絕迹，他只好走出來。一路走，一路惱恨，低着頭想不出主意來。忽然在他耳朵邊發現一個細弱的聲音：「飛雲，飛雲！」非常的耳熟。

李飛雲東張西望的看了一陣，暗忖這是什麼人呀？再看時，一個少婦站在他邊上，低低的說：

「飛雲，隔了沒有多少時候，怎麼就不認識了，現在你在什麼地方做事？」

這聲音使他陡然記起了，仔細向她望望。

「呀，家春，你怎麼在這裏的？何以這般憔悴呀，你以前給我的信，不是說已到青島去了，是幾時回來的？你面孔已換了樣子，要不是你先招呼我，我竟不認識你了。」

陶家春有些黯然神傷的樣子：「飛雲，話長呢，說起來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完畢的。現在簡單講兩句，境况很難呢。我會寫過幾次信給你，都退回來了，信封上註明你已遷出，我以為總不容易遇到你了，誰知竟會在這裏碰頭呢。」

「唉！我們真像在做夢，自從利衆銀行突然倒閉後，我一直流浪到現在，只苦沒有一筆川資，否則早已回到鄉下去了。」

「你也憔悴得很！」陶家春用手帕擦擦眼睛，向李飛雲臉上看了看：「我臨走時，有一千元支票寄給你的，收到嗎？」

李飛雲聽她問到那一千元支票，不由一陣慚愧，只好扯謊說：

「收到的，運氣壞得很，在銀行兌到鈔票後，竟給三隻手搭去了，可恨不可恨！」

「現在你住宿在什麼地方呢？」

「不一定，朋友那裏也不好去，世態炎涼，多去只當我要向他們借錢，多數是宿在小旅館裏。」李飛雲說到這

裏却想起一人：「家春，馬行長呢？他倒了人家這許多，手上總有幾個的，現在你和他在一起吧？」

陶家春聽了，四面望望，見沒有人，又流下淚來，哽咽着說：

「不要提到他了，我一生的幸福都送在他手上，起初以甘言密語來誘惑我，現在累我弄成這個樣子。他到青島後，手上帶着三四萬現鈔呢，假使安份守己的耐用，十年八年裏面不會有問題的，那知他一到那邊，儘做投機生意，上大賭場，不到兩個月，三四萬現鈔化完了，漸漸將衣服在典買化用，你想這樣如何維持下去？聽聽上海方面對他的風聲好了些，想回到上海來活動活動，那知活動倒沒成功，却有人找他討債了。現在住在前面衛堂裏二層欄上，每天非要兩三塊錢的開銷不可。」

「住一個二層欄要兩三元一天的開銷。」

「他還抽這個呢！」陶家春用手在嘴邊比了比，又搖頭說：「人也不成樣子了，哼！我不是說他，過不了半個月，要去和蕭三爲伍睡衛堂了。」

李飛雲聽了她的話，就像有刀子在刺他的心，搓搓手說：「家春，你也太糊塗，看他樣子不對，早就該和他脫離，也不至弄到這個地步。你……沒有……」

「你當我也抽上那個吧，沒有沒有，絕對沒有，我是那種糊塗人嗎，假使也和他一樣，兩三塊錢一天的開銷又怎麼够？飛雲，我終覺得對不住你。」

陶家春很有些愧對李飛雲似的，說了那兩句話，只是低下頭弄着手上的手帕。李飛雲一把握住她的手，搖撼了幾下說：

「家春，過去的事情我們不用談了，只是以後的日子怎樣呢？馬行長諒他也沒有什麼發展了，你說他不久要去睡衛堂，你又預備怎樣呢？唉，想不到四個月以前坐汽車住洋房，現在弄得二層欄也住不成了，真是從何說起！」

「到什麼地步講什麼話吧，做人做到我這個樣子也就够了。當時我在高中





畢業出來，以為在利業銀行謀到一個職務，總算很正當的出路了，誰知遇到這位姓馬的……不用說了，都是自己意志不堅，咎由自取，早知今日當初寧可犧牲職務，另外再想辦法，我至今還是一個完整純潔的人，何至於到今日的一天。」陶家春說到這裏，眼淚又流下來。

邊上有人經過，漸漸的向他們注視，有的竟站定了看。李飛雲便挽着她的臂膊漫無目的往前走，一面悄悄的勸陶家春：

「不要哭，一切都是萬惡的社會所造成的，我原諒你，絕對的原諒你。以往的事忘掉了吧。不瞞你說，兩個月前，我想跳過黃浦的，現在想想，這種舉動，未免太愚蠢，二十多歲的人，難道沒有別的路徑可走，再沒辦法，將自己的身體報效報效國家，衝鋒陷陣，來一個馬革裹屍，也光榮些。所以我一些不抱悲觀，剛才我還在法國公園逛了半天，雖然身上只有八角角票，肚子在打飢荒，我半點兒也不愁我要奮鬥，和環境奮鬥。」

陶家春聽他肚子在打飢荒，便說：

「你餓嗎，那邊弄堂口的油茶飯糕很好，我請你吃兩塊，年青人餓久了要傷身體的。」

「不用，不用，你經濟很難，我不能幫助你，還需要你破鈔。」

陶家春仰起脖子，憔悴的面孔上露出一絲笑容：「一角錢的事情，再艱難些，也化費得起。」

「你吃晚飯沒有？」

「沒有，現在還有什麼早飯晚飯，肚子餓了，油茶飯糕，大餅，白米粽子，塞些到肚子裏去算數。剛才我到當舖裏當掉一件士林布旗袍，橫說豎說，只當到一隻洋，所以請你吃茶飯糕的錢有在這裏。」

「今天我們到小飯館去小敘吧，我身上有八角，至多吃到一元，到那裏好談談。」

「這樣也好，那邊橫馬路上有一家單開間的正興館，你先到那裏去等我，我買三塊茶飯糕送回去，他也在餓着哩。」

「你一定要來的，而且要快些來。」李飛雲說。

「知道了，不到一刻鐘就到的。」

那家正興館是下層階級的進餐地方。小小一間鋪子，放着五六張油污滿積的桌子，裏面顧客，車夫也有，苦力也有，熙熙攘攘，倒也很熱鬧的。

李飛雲挨身進去，找到一隻空桌子，堂倌見他穿着西裝，似乎在許多顧客中是超羣的人物，招待得十分週到。李飛雲却就心着袋子裏只有八角大洋。他吩咐堂倌，還要等一個人，堂倌即在桌子上放了兩雙筷。

沒有一會，陶家春來了，兩個人相對坐着，堂倌又趕過來問點什麼菜，這裏各式俱全，隨意小酌，炒蝦腰，炒鶻水，炒時件，炒蟹粉，炒鷄片，冷盆有白斬鷄，熗蝦，乾切，滷肫肝，白肚，蚶子，醉蟹，還有家鄉肉。

李飛雲暗想：他當我們是大主顧了，報了這許多菜名，一樣也吃不起，自己的財力上只够來一隻鹹肉荳腐湯兩碗白飯。因此他搔搔頭皮，略有一些兒窘。陶家春却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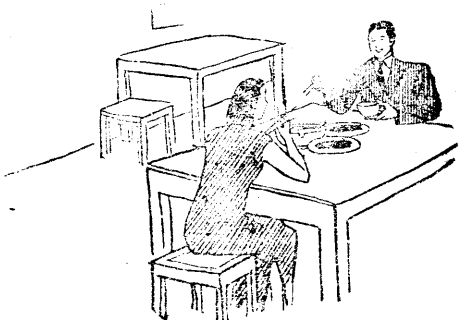
「先弄兩隻冷盆來吧，一隻白鷄，一隻滷肫肝，另外帶一斤花雕來。」

李飛雲在桌子底下踢踢她的腳，警告她錢不夠。堂倌早拉長了腔調喊下去了，並且一陣手忙腳亂的在他們二人面前放下兩副酒杯碟子，比其他食客面前的樣子要好些。

「怎麼啦，現在物價高漲，與半年前差得遠了，一隻白鷄一隻滷肫肝，起碼要兩塊半錢，我……」  
陶家春不等他說下去，向他低低的說：

「今天我請你，我身上帶着錢呢，你不用愁。」

「哦！不是你說一件布旗袍只當一隻洋，還要給馬行長買掉三塊油糰，兩個人的錢湊在一起，也不够付一隻白鷄的賬。」



陶家春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雖窮，私下還藏着一張十元鈔票，這張鈔票是我考入利業服務第一個月得到的薪水，當時我以為走出了學校門，踏進社會的階段，第一次接受人家的酬報，是值得紀念的，四十元薪水，以二十元寄到家裏，十元作自己的零用，餘下十元便收藏起來作我個人的紀念品，無論如何不肯用掉的。今天無意中遇到你，心上說不出的喜悅，許多日子沒好好的吃一頓了，就拿那十塊錢來吃喝一下，也是一種紀念性質。你喜歡吃什麼，只願叫下去。」

李飛雲聽了她的話，心上一陣感動，酒菜來了，反而有食不下咽的樣子。陶家春却很高興，很隨便的吃喝着。二人邊吃邊談，並商量以後的問題。陶家春說：

「一個人要睡得倒，站得起，不能以為自己是做過銀行的，別樣小事情就不做。近來我看那種衙堂口的煙紙店到很發達，生意雖屬瑣碎些，却沒什麼危險，你何不想辦法開上一月，一個人忙不過來，我來做你的職員，大家混口飯吃。」

李飛雲微微一笑：「開煙紙店也得有相當資本方好，不瞞你說，我裏面的西裝馬甲也當掉了，即使要拾一隻籃子賣香瓜子也沒有那個實力。」

「我有辦法，只怕你不肯幹那種行業。」

「有什麼不願，總比做馬路巡閱使好些。而且行行出狀元，由小煙紙店開到大煙草公司的也有好幾家。」

「你既有決心，那麼轉過臉去，不許向我看。」陶家春歪過身子在貼肉取出一樣黃澄澄的東西來交給李飛雲。李飛雲接在手上，覺得熱烙烙的一看，却是金光燦爛的鷄心練子，重沉沉的，估量上去，足有一兩四五錢，照目前的飾金價值，足足值到一千多元。這東西李飛雲曾在天宮飯店見過一次的，鷄心裏面還有他和陶家春的照片嵌着。

「家春，這是你心愛的東西，拿出來打算把它怎麼辦？到今天沒有將它兌成鈔票用掉，也算你耐心。」陶家春已把衣襟扣好，掉轉臉來說：

「這是爲了我們的前途，不論是我什麼心愛不心愛的東西，也要拿出來派用場了。雲，這是我們的資本，有這點

資本，也够開一井煙紙店了吧。」

喝了幾杯酒，陶家春臉上透出些紅，究屬還是個少女，雖然形容憔悴，嫵媚還是嫵媚的。

「好是很好，只是一時間到什麼地方去找空店面，目下上海的房租，貴得嚇煞人，一間店舖房子，常常要化二三千的小費，一萬或八千的挖費，開店容易租屋難，只好進行起來再說。」

「有志者事竟成，飛雲積極進行，我的興緻頗濃，將來你做經理，我做職員，保你不會失敗。喝酒，喝酒，預祝我們成功。」

李飛雲笑道：「資本是你的，應該你是老板，我是伙計，什麼顛倒說你是職員我是經理呢？」

「我們還分彼此嗎？你能原諒我，我心上說不出的愉快呢。」

「既然這樣說，應該我是老板，你是老板娘了。哈哈！」

「我承認你這句話，叫一隻水晶蹄子來吃吃吧。」

李飛雲點點頭，又用腳在桌子底下踢踢她，伸過頭去低低的說：「你看那邊桌子上的人。」

陶家春轉過臉去一看，只見那邊桌子上坐着一個彪形大漢，至戴一頂鴨舌帽，藍布短衫褲，臉上透着紫紅色，眼光只顧向這邊掃射過來。

「有什麼看出來，他吃他的，我們吃我們的。雲，明天即把我交給你的東西到銀樓裏去兌一兌，一面找房子。你住在那裏？我要常常來望你，商量我們的大事。嘻嘻，不久我們要開店了。」陶家春仍是那樣快活。

「我住在小旅館裏，那一家今天還沒定。我們還是在法國公園門口碰頭，你家裏恐怕我不便去。」

他們酒醉飯飽之後，由陶家春付了賬，一同走出正興館來。陶家春要緊回去小解，即與李飛雲分別，李飛雲一個人蹣跚獨行，還沒走十多步路，突然一個人趕過去，在他肩胛上一拍：

「喂！老朋友，幫幫忙！」

李飛雲轉臉一看，正是在飯店裏對他注目的大漢，只見他的袖子裏伸過一截又冷又硬的東西來抵住他的腰。

肢，他一顆心別別地亂跳，知道這是什麼人了，心想：陶家春給他的金雞心，若給他劫了去，兩個人的前途就此完了，並且如何對得住陶家春。他打定主意，寧死不屈，那大漢却教他識相些。他一時情急，拔腳就奔，嘴裏還在喊：

「強盜！強盜……」

一面奔，一面喊，耳邊只聽得砰砰兩響，他一個支持不住，就地倒了下來。同時轟動了馬路上的男男女女，擠攏來看。

## (二十) 錦衣玉食供養過你

陶家春與李飛雲分別後，走沒幾步路，即聽得有人喊強盜，接着又聽到兩聲槍聲，不由一怔，因為喊強盜二字的聲音很像李飛雲。心想：總不是他遇盜吧，難道運氣這麼壞，將我們兩人前途所寄託的東西劫了去不成。她想到這裏，手脚都嚇軟了，心在腔子裏怦怦的亂跳，只見有許多人奔到槍聲響的地方去。她本能地也跟過去，擠在人叢中向地上一看，正是李飛雲。她脫口喊了聲哎喲，不是四週有人擠住，她真要摔倒在地上了。

「雲！怎麼啦？」

陶家春俯下身子去問，眼淚像斷綫的珍珠，並且踏到一脚的血，她並不知道。

巡捕來了，把閑人趕一趕開，用手電筒向李飛雲身上一照，知道他的鎗傷在大腿上，沒有性命之憂。立刻打了一個電話召來一輛救護車，將李飛雲送到一家公立醫院裏，陶家春糊裏糊塗的也跟了去。

經過醫生診察，李飛雲只大腿上受了一處的鎗傷，子彈當時就動手術拆了出來，包紮好了，沒有多大關鍵的。

陶家春因此寬了心，在病床邊上坐了一會，她想問問李飛雲那個金雞心槍掉沒有。看護却不許她和病人多說話，教她離開病床，到次日下午來看他。陶家春只好依言退出來，臨走捏住李飛雲的手說：

「雲，你好好的休養着，我明天再來望你。」

李飛雲因流血過多，臉上已變成灰白的了，眼皮微啓着向陶家春點點頭，並沒說什麼。

陶家春從醫院出來，已是十二點三十五分了，她並沒覺得，心上只希望李飛雲的鎗傷早些好，低着頭往家裏走。不料給兩個巡捕拉上「大車子」，她還莫名其妙的是什麼事，巡捕對她說：

「十二點四十分了，已經戒嚴，你還不知道？」

「哦……對不起，我是在醫院裏出來的，要到家裏去，我的家就在前面弄堂裏了，請你放我回去吧。」

「我們公事公辦，不能私自放縱的。」

陶家春知道不能勉強，便坐在車子裏聽其自然。這夜，她即在捕房裏到天亮。

第二天東方發白就出來了，她又趕到醫院裏想進去看看李飛雲的傷勢。守門的人却不許她進去，說是普通病房探病只好下午三時至六時。陶家春雖然再三要求着，也不能通融。她抱着一個憤恨的心往家裏走。

由她從黑黝黝的扶梯上摸到二層樓，她以為馬行長還熟睡着，故意把脚步放輕了，免得驚醒他。那知敗絮堆裏在發話了：

「你一夜在什麼地方的？哼！我肚子裏雪亮，你做的事情當我不知道？」

「昨夜戒嚴戒到巡捕房裏去了，還只剛才出來。」

「這話去騙三歲小孩子也不相信的。」

「哦！我在什麼時候欺騙過你的，不相信可以到巡捕房去調查的，我是在那裏到天亮出來的。」陶家春有些憤憤的說。

「哼！我去調查，真閉着沒事幹哩。」馬行長掙扎着從破被中撐起身子來：「我只要問你，昨天送油、菜、飯糕回來後，又匆匆地趕出去，戒嚴要到十二點半，這中間是在什麼地方的？」

陶家春又不便說出李飛雲來，一時倒怔住了。

「怎麼答覆不出？」

「你說吧。」

「我說你的行動不大對，背着我在外面幹醜事，昨夜一定和人住在旅館裏的，我雖沒跟你跑，猜料上去是準的。」馬行長狠狠地說。

陶家春却忍不住了：「我們女人家在外面，只有幹醜事，這種話未免太武斷，太看輕我的人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清清楚楚到你們利衆銀行辦事的，現在累我弄得這個樣子，跟你受苦不算數，還要栽誣我。」

「那麼你在什麼地方，正大光明的怎麼講不出，女人家在外面一整夜不回來，而又講不出，會有好事幹出來嗎？」馬行長頓了頓又說：「這也難怪你，我的境况弄到這種地步，不能怨你要變心，不過事情要講明了幹，我很贊成你走那一條路。上海地方男人靠女人過日子的很多，並且我早有那個主意，只是沒機會和你說。往後去你儘管自由，每天規定給我三塊錢，即使你在外面十夜八夜不回來，我不加過問。」

「放屁，這話該由你說的，你當我是什麼人？」陶家春感到一陣悲哀，禁不住流下淚來。

「與你好好的商量，你又要拏班做勢，是不是你預備瞞着我去祕密的做，那沒有這樣便當，我在你身上也化過鈔票的了，現在要用你幾個也不罪過。」

陶家春想罵他幾聲「無恥」，樓下二房東老太婆上來了：

「欄樓上嫂嫂，你們大清早上吵鬧些什麼，樓上樓下都要睡覺呢，有話等一會講，等不及就到衙堂裏去談。真的，教你們搬場又不搬，欠了一個月的房租又不付，交代你一聲房租再這樣牽絲攀藤，快些給我搬了走。」

陶家春與馬行長就此閉住嘴不作聲。二房東老太婆說過也就走了。陶家春控制不住心頭的悲痛，抽抽噎噎哭了半天。馬行長歎了口氣，仍鑽進被窩裏呼呼的睡着了。

自此，馬行長時與陶家春口角上衝突，陶家春對他心冷到了冰點。

一星期後，李飛雲的鎗傷逐漸痊癒，因為醫院裏費用大，急急要住到外面去，又付不出醫藥費來，想起有一個朋

友比較知己些，因寫了一封懇切的信去告貸，總算好，那朋友因他第一次開口，即借給他三十元，才能離開醫院移住到一家小旅館去。

這經過陶家春是知道的，並且問過李飛雲，那條命練與金鷄心究竟被劫沒有，李飛雲笑笑說：

「這是我們前程與生命的寄託，情願給鎗彈打死，不願放手的。」

「我們進行煙紙店的事情吧。」

「你眼皮浮腫，哭過的嗎？」

「姓馬的眞不是人！我給他氣死了，說不定我和他要大鬧一場了。」陶家春低下頭很懊喪的說。

「爲什麼事情要這樣，不是他知道你這一陣和我在一起？」李飛雲很關切的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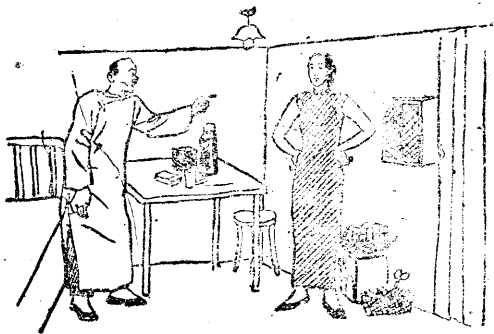
「沒有知道，不過他很疑心我在外面有什麼不規則的行動，我每次出來和每次回去，總要聽他許多怪難受的話。」

「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其實我們沒有一些不正當的念頭存着，以後我們計劃的事情實現後，你整天要在那邊服務，他更加要多說廢話了，我想倒不如對他講明白了，免得他亂加猜疑，日後店務發達可以請他來幫忙，不過他是行長身份，決不肯委屈做煙紙店伙計的。」

陶家春連忙搖手：「謝謝一千謝。這種人可以近得嗎？他已到了窮極無聊的時候，有一天竟把二房東的一把銅吊掣到小押當裏去押了兩塊錢抽大煙，二房東知道了，如何肯休，閒話說得難難聽聽，我連忙用兩件短衫去掉出來。人窮不能失志，他非但失志，而且處處做出無賴行爲來，眞笑話呢，他竟要我出去賣淫來養活他，規定每天給他三塊錢。你想這種人還能算人嗎？一升利衆銀行營業上並沒虧本，又何致要驟然倒閉，都是他每天上大賭窟跑狗場輸空的。後來虧空越弄越大，又趕着做了幾起投機生意，又是一個虧本，沒有辦法，只好帶了些鈔票一走了事，我們組織的範圍，及得上利衆銀行嗎？有他在裏面，一個月不要，保險關門大吉。」

李飛雲聽了，搖頭歎息。





「只有五六個月的事情，堂堂一位銀行行長，竟變得這般無賴，那麼你打算怎樣呢？其實你和他並未正式結婚，走走開也就算了。」

「我也會這麼轉念過，只是不忍看他活活餓死，一直遊移着。照這樣下去，只好坐決的離開他，由他去怎樣，我也對得住他了。」

「大約我再休息兩三天，即去弄房子，房子一有着落，事情就成功了。」

陶家春由李飛雲那裏出來，仍回到家裏去，馬行長已坐在二層閣上抽香煙。一見陶家春的面，便站起來手指指着：

「你又到那裏去的？三個鐘頭了，有人看見你到愛文義路高陞旅館去的，你說是和什麼人開的房間？」

「不錯，我到高陞旅館去的，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住在裏面，我去和他談談，你當我有什麼的事情？」

「哼！朋友，什麼朋友？你還要瞞我，你一定是與茶房聯絡好做跑棧房生意了。我早講過了，不干涉你，只要給我兩三塊錢一天，你儘管自由行動。」

「放屁無恥！再講，看我打你的耳光。」陶家春雙手往腰上一叉，預備和他

陶家春，的喉嚨一響，朗聲高叫的一嚷，馬行長由牀沿上一站起來，惡狠狠的說：

「陶家春！陶家春！你不要神氣活現，我姓馬的雖然眼前尷尬一些，將來總有再起的一天！俗語道得好，磚頭瓦片也有翻身的日子，你就看煞我沒有抬頭的一天了，好好與你商量，竟要打我的耳光，你倒打打看，打打看！」

馬行長將頸子直伸過去，陶家春恨不得當真重重的對準他枯瘦的頰上刷刷的打上兩下，但她沒有那個勇氣，反而數了口氣說：

「你出身也不壞，何以現在有這種口腔，我沒有對不住你的地方，怎麼說出喪心病狂的話來，你問問自己的良心，可應該如此的對付我？」

「哼！自己幹的好事，還要說我喪心病狂，現在沒有別的話，我以前錦衣玉食供養過你，到今天你要回報回報我了。這話隨你什麼人出來講，是誰道理充足？」

「這話不是人講的！」陶家春火又冒上來了：「錦衣玉食供養我，是我要求你，還是你引誘我？我是受過教育的，給你這種魔鬼害到如此地步！」說着，流下淚來。

馬行長冷笑了一聲：「哼！那時爲什麼情願而不反抗呢？難道我會用手鎗威迫你的？」

陶家春知道和他沒理由講出來，再和他一起，說不定更有卑鄙齷齪的話講出來。走吧，我要重新做人，要找我的新生命去。她用手帕揩乾了眼淚，也不和馬行長說一句話，三腳兩步衝出欄樓，決絕的跑了出來。馬行長一看情形不對，也支撐着追出來，可是她去遠了。

陶家春知道他要追出來，而且怕他要跟到高陞旅館去，因此她急急的往愛文義路來，想通知李飛雲趕快掉一家旅館，免得碰到馬行長要糾纏不清。剛到派克路轉角，李飛雲却在一家醬園門口喊她：

「家春，家春，急急忙忙的到什麼地方去呢？」

陶家春停住腳一看，遠遠的笑道：

「特地來找你的。走走，這裏不能停留，轉一個灣再談。」

李飛雲腿上的鎗傷，還沒完全痊愈，走起路來，有些一拐一拐的，陶家春攙扶他：

「你不在旅館裏面躺着，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因爲在報上看到一則小廣告，說靜安寺路戈登路有一家煙紙店出頂，我想跑去看看，地段好不好，店鋪還像個樣子吧。你來更好，我們一起去看看。」

「路遠得很，你腿上沒好，還是坐車子去的好，幾角錢車錢，不要省它了。」

於是兩個人坐了人力車到靜安寺路戈登路，下來一看，果然有一升煙紙店在那裏，門牌也對的，生意也不錯，陶家春懷疑道：

「生意很好，爲什麼要出頂？」

「這倒不明白，但是報上明明登着要出頂的，門牌也不錯，招牌也不錯，生意這樣好的店，出頂有些可惜吧。」李飛雲說。

李飛雲挽着陶家春的臂膊放慢步子在附近走了一圈，見住戶人家很多，那升煙紙店地點適中，有如衆星拱衛。預計上去，生意差不到什麼地方去的。陶家春道：

「不管他們是什麼原因，我們進去接洽着看，成不成再說。」

李飛雲一想，這話也不錯。遂與陶家春一起到那家煙紙店裏去。與擋手人一談，他說，店是很好的店，每月除開銷，幾百塊錢總有得盈餘的，只因股東是漢口避難來滬的，本不要做什麼生意，也因闲着沒事幹，見這裏有空房子，便租一幢下來，開一升煙紙帶雜貨的鋪子玩玩。現在做東要往四川去經商，對於這裏店鋪，無暇兼顧，而且行期在即，所以要急急的出頂，十天之內要動身的。」

李飛雲問他出頂要多少代價，擋手的伸着三隻指頭道：

「要這個數目，缺少一分也不成功。」

「哦！三百隻洋，算房子的頂費呢，還是連生財在內？」李飛雲問他。

「三百隻洋要想連房子生財一齊頂了去，你良心倒不黑，先生！現在米要一百元一担了，有這樣便宜貨揚嗎？」李飛雲道：「是你自己說的，我又沒還你的價，你不要兜圈子，要多少你儘管說，合式的，談下去，不合的，我們再會，

你去另請高明。」

「生財房屋，完全在內！三千元，要便宜一塊錢，不是生意經。」那擋手的倒也爽氣起來。

李飛雲暗忖：三千元單盤下些生財與房子，貨物方面起碼也要二三千，否則不大成局面。可是自己的實力，只有

一條金練子與金鷄心，照市價兌下來，至多二千元，頂房子生財都不够，還說別樣事情。當時只好說明天來回音，我們回去商量商量再說。即與陶家春退出來，心裏非常不舒服，覺得開辦煙紙店的計劃不容易實現。

他與陶家春到高陞旅館，陶家春一看，馬行長並不在那裏候着，便與李飛雲一同進去。李飛雲到房間裏後，只是悶悶不樂，不大和陶家春說話。陶家春說：「我今天不回去了。」這句話也引不起他的興趣。

晚上二人睡覺，倒成了個問題，依李飛雲的主張，要另外去開一個房間，陶家春不贊成，兩個人在一張床上，輾轉好了。因此，陶家春將李飛雲安置在那一頭，自己卽在這頭，兩人面對面的坐在被窩裏，上身都披着衣服。陶家春甜蜜蜜的一笑說：

「飛雲，你有些厭惡我吧？」

「不，這話是那裏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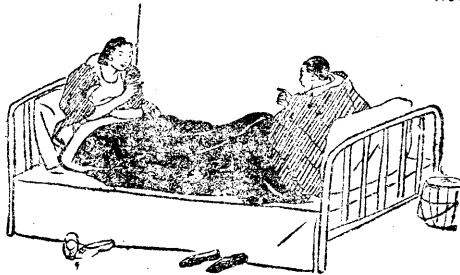
「你臉上在流露着。」

「你不要問我，我倒要問問你，今天爲什麼不回去？馬行長和你又鬧過了嗎？」李飛雲說。

「怎麼沒有鬧過，而且決裂了，他真無恥，意思逼我去當娼。」陶家春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這人死不足惜，離開衙堂的日子不遠了，我再和他在一起，跟他一起做竊三。」

「與他離開，好的，不過……不過我們……」李飛雲，乾咳了兩聲，把話就含誤過去了。

陶家春臉上一直有笑容，聽李飛雲這樣吞吞吐吐的說話，不由將笑容收斂起來。「雲，你和我說話，何必吞吞吐吐，你如不贊成我宿在這裏，可以立刻走的，我不情願人家勉強的，今天的事情，也知道太冒昧了一點，但也是一時魯莽，沒有考慮一下。」說着，禁不住流下淚來。



李飛雲連忙搖手說：

「你不要誤會，你不要誤會，我因為那月煙紙店要盤三千元，與我們準備的力量相差甚遠，如放棄那邊的不談，又沒相當的地點，而且現在要找店面房子，比在馬路上找金子鈔票還難。這樣看來，我們所談的計劃勢必成爲泡影。假使沒有相當的生產，我與你的生活如何解決，現在大餅要賣五分錢一塊了，難道把準備開店的一點實力，去消耗到肚子裏去，因此要上心事了。以前我一個人，東混混西混混，沒有關係，現在多了一個你，開銷一定要大，就覺得無可如何。」

「這樣說時，你不是嫌我而是怕兩個人的生活解決不下。那月店要三千頂費，多少總可以讓掉一點，明天和他再去接洽好了，決計盤他下來。」

李飛雲笑了笑說：「算它還價還掉一千，也要二千之數，單是一座店堂間沒有貨物，如何做生意，欠又欠不到的，約略算三千不要，一二千貨物總要預備的，連房子起碼要四千元才可以着手辦事。那裏來的呢？」

「要四千元嗎？」陶家春沉思了一下：「不必多顧慮，明天先和他去談判房子，房子談妥了，再籌備貸款還來得及。」

「假使沒辦法，化那些錢弄上一座房子在手上好玩不成，這個不能趁性子冒冒失失的去幹。」  
陶家春打了個呵欠道：「睡吧，一切明天討論，有辦法是如此，沒辦法也是如此，今天且莫上心事，急壞了身體倒不是玩的。」

隨着她的話聲，室內的燈就熄滅了。

第二天李飛雲醒來，陶家春已下床了，他也趕緊起來。

「家春，你教我不要上心事，我一整夜醒的時候多呢。」

「我說你是自尋煩惱，晚上不睡覺，倒去想心事，真是有福不會享，坐了等天亮。」陶家春一面在那裏倒着洗臉水說。

「不能這樣說，我覺得煙紙店開不成，前途很危險，目下連吃帶住，起碼要四隻洋一天，三四一百念，一個月就要一百念元，這數目從什麼地方來？」

「你難道一些辦法沒有？以前的朋友親戚，可以通商的地方去通商通商，幾數向他們借，每月零碎拔還給他們，加些利息好了。」

李飛雲盥洗着：「親戚朋友，還是少開開口吧，要是發一張請客票請他們吃花酒，他們倒來得快些，借錢兩個字，還是免開尊口，不比我在利衆銀行當出納主任的時候了，那時向人家挪動三千五千，閒話一句好了。」

陶家春在邊上笑道：「世態炎涼，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前一星期，我在路上遇到以前中學裏的一個女同學，打扮得很華貴的在路上走着，她見了我，倒是一楞，向我上下打量着，我想和她談談的，她却一轉身高視闊步的走了，把我氣了個半死。後來一想，也不能怨人家，自己穿了一件破舊的布衣服，手上拿着大餅油條，乞丐婆一樣的人，人家要和乞丐婆交談嗎？求人不如求己，雲，我們還是自己想辦法吧。」

李飛雲擦着臉說：

「自己有什麼辦法好想想呢？沒有你那條金練子，根本不會做這個夢。」

「我有辦法，你安心好了。」

李飛雲向陶家春仔細看了看：「你還有一條金練子藏着不成，即使有一條還嫌不夠呢。」

陶家春也向他蜜蜜的一笑，伸着一條臂膊揮揮說：

「雲，你轉過臉去，我給你一樣東西看看。」

「你玩什麼魔術，要我轉過臉去，給我看看也沒關係。」

「你去把房門關上了。」

李飛雲過去把房門關上，陶家春已從貼身衣袋裏取出一個扁扁的紙包來：「你拆開來看吧。」

李飛雲接在手上一捏，覺得硬硬的，知道裏面是一個摺子，打開一看，果真是交通銀行的定期存摺，細看數字，一

共是五千元。不由喜歡起來。

「家春，家春，這是誰的？」

「誰的藏在我身上的東西會是別人的嗎，你再瞧瞧上面的記名。」

「春……記。」李飛雲一看就唸了出來。「可惜要到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號才能派用場。」

「你是吃過銀行飯的，定期存款不能做押款嗎，傻子，去做四千元押款好了，連兌下首飾的錢，一共也有五六千了，小局面的煙紙店諒必可以敷衍了。」

李飛雲連連拍着自己的額角道：「不是你提一句，真想不起了。」說着，把陶春家的手掌緊緊握住了：「家春，我們前途很光明，有希望，哈哈！」

天下的事情只要有鈔票，不論鉅細，水到即能渠成。李飛雲與陶家春組織的煙紙店，因有一條金練子，一扣五千元的交通銀行定期存摺，所以在一星期後竟然如願以償。當接辦的這一天，李飛雲與陶家春說：

「家春，招牌上面應該加一個記才好，這一次的實力，全是你的，我看還是用春記的好，你意下如何？」

陶家春很甜蜜的一笑：「幹嗎要用春記，何不用雲記飛記呢？」

「物各有主，資本是你拿出來的，怎麼能用我的名字做記，老老實實用春記的好，而春字極有意義，各種樹木花草，逢春發芽，春天的季節，又有生氣的季節，我們這片店，也要像春天的花木一樣，希望它一直蓬蓬勃勃的滋長下去，所以用春記二字好。」李飛雲說了，因要去喊一個漆匠去立刻加上去。

陶家春一定不依道：「這些都是迷信之談，事在人為，有什麼春天冬天，你是一店之主，應該要用你的名字做記。你得依我用雲記二字，否則我心上一千二百個不舒服。」

李飛雲見她這樣堅決，便教油漆匠加上雲記二字，一面問陶家春：

「那個定期存摺是什麼地方來的？」

「偷來的！」陶家春笑了笑說：「這事情瞞不得你，是當初馬行長給我置備衣飾的，我就送到銀行裏存着，幸而

沒有輕於舉出來化掉了，現在竟派它的大用場呢。」

「家春，這樣東西仍由你保留着。」李飛雲把一個金鷄心交給她：「這是我們的紀念，萬萬不能將它兌掉的。」陶家春接過去揭開蓋子來一看：「我一時忘記裏面有照片，不是你保留它，落在人家手裏也不大好的。」說着，將一張照片舉出來往痰盂裏一丟。

「哎喲！怎麼將它丟掉了？」

「你看是什麼人？」

李飛雲低頭一看，在痰盂裏浮着的是馬行長的肖像。因說：「我們該感謝他，他是我們的撮合者，不是他，我們怎會碰頭？」

「你去感謝吧，我只有恨他，怨他。你計算計算今天的營業，貨要添的去添，我去理髮，現在不是鑽在二層櫥的人了，身上要收拾一下，在櫃檯上站站，才不坍台。」

陶家春理好髮回來，李飛雲還在那裏打算盤，運用腦筋，又忙着查點貨物。陶家春走在他身旁，他也像沒覺得似的，向貨棚裏看看，又把夾在耳朵上的鉛筆拏下來拍紙簿上寫寫。

「雲，你看我的頭髮燙得好嗎？」

李飛雲向她頭上注視了一下：「何必把好好的頭髮燙得像叭兒狗一樣，我們以後的生活，要簡單樸素，切合實際，我們要專心事業，春，我勸你連香水也不用洒。」

「我本來不想搽的，那個理髮匠忽然巴結起來，把香水髮油向我頭亂洒一陣。你的話我完全接受，以後決不搽香水，至多在冬季裏搽一些雪花膏。」

他們經營那引紙店，可謂全力以赴。本來李飛雲要陶家春坐在賬桌上，他在櫃檯上應付顧客，陶家春却靜極思動，不願坐在賬桌上，情願在前面一隻角子賣掉一包香煙，四分賣掉一袋牙粉，做着零零碎碎的生意，他說提倡女子職業，還是她做買賣，要李飛雲寫賬。生意忙的時候，兩個人一齊在櫃檯上忙着。到晚上十一點鐘才打烊，排門上一



個小窗口掛上一盞電燈，兩人輪流着應付到十二點半，馬路上沒有人影子才安睡。

陶家春捶着大腿道：「二十天十八小時的工作，真累呢，開煙紙店生意太零碎，麻煩得很。」

「剛接辦三天，你就說這種短氣話了。我要們不畏艱鉅，不避危險，才能達到成功的一天。這樣累，累得人開心的，你覺得嗎？」

「你不要瞎埋怨人，我不過是那麼講兩句，有這樣好的生意，還會灰心。」陶家春這樣說了，又想起一樁事來：「我在附近考察過了，這一帶馬路上很少百貨商店，而且大家小戶的人家很多，我想店裏多辦些日用品，逐漸逐漸的

擴充起來。煙紙部份慢慢的取消它。」

李飛雲笑道：

「你不要性急，我們要腳踏實地的做去。這個計劃我也考慮過，須要在兩個月後實行，我們新做事情，還有些水土不服哩。」

第二天下午，陶家春正開坐在櫃檯上望着馬路上來來往往的人，忽然一輛流線型的汽車在店門口嘖的一聲停了下來，由車廂裏竄出一個西裝少年來，跑到櫃檯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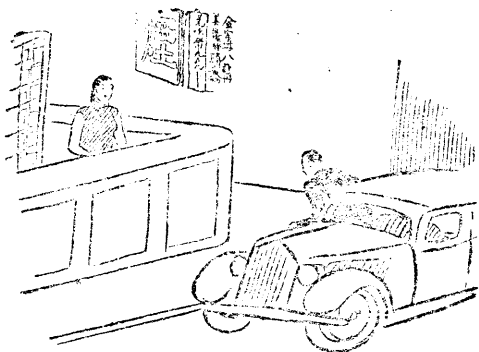
「對不起，春華里在那裏？」

「哦……春華里……」陶家春轉着眼珠子想了想，笑了笑，向右面一指：「隔壁就是啊。」

「謝謝你。」西裝少年的目光在她孔面上逗留了好一會。

陶家春却給他瞧得不好意思起來，湊巧有人來買一盒香煙，便去做香煙生意。那西裝少年便到隔壁春華里去了。

陶家春做好香煙生意，仍坐在櫃檯前面，看看停在門前的汽車，不由想



到半年前與馬行長同坐在一汽車的情形，現在自己總算有地方站腳了，那位馬行長不知是什麼光景。陶家春想到這裏，心上就起了個疙瘩，十分不舒服，自言自語道：「以前的事情，想他幹嗎？忘掉了吧！」

他們那引煙紙店，因為李飛雲與陶家春全副精神在上面，生意一天發達一天，兩個人簡直忙不過來，本來想雇用一兩位職員的，只怕開銷大，維持不過來，折衷辦法，還是用兩個練習生，只要吃一口飯，並不要化費薪水。因此雇用了兩個練習生。這樣一來，陶家春輕鬆多了，零零碎碎的小生意，由練習生去招呼，大生意她才上來接待着。

陶家春做買賣，真有些手面，有時人家只來買一包牙粉的，她會用生意經將牙刷雪花膏生髮油也推銷出去。人家僅來買一塊毛巾的，她會教人連香水牙膏之類一齊買了去。而且顧客們都喜歡和她接近，說她和氣會說話。陶家春見有人稱贊她，便也十分興奮，常常在李飛雲跟前笑着說：

「雲，我臉上胖了些了，心上充滿着愉快的成份，以前幾乎像死掉一顆心，現在似乎又復活起來。雲，你覺得嗎？」  
「你比前活潑多了，利衆銀行的同事們都叫你一聲黃鶯兒的，現在又恢復以前的樣子了，家春，我希望，你一直這樣子下去。」

「雲，這一陣忙下來，你太辛苦，非但臉上瘦，連身上也瘦，我去上小菜場買些好小菜來請客，我們也應該安安靜靜吃一頓飯，作為酬報我們的辛苦，你喜歡吃水晶蹄子的，我去買一隻來白煨，最好加一塊南腿進去醃篤鮮。」陶家春很快樂的說着。

李飛雲連說不必不必，陶家春已拚了五塊錢帶了一隻籃子走了。

陶家春走到小菜場上，先在肉攤上買了一隻豬蹄子，又到一邊去找冬筍攤頭，買好冬筍出來，預備到對面南貨店去買半塊錢開洋。剛跨出小菜場，驟覺籃子裏一輕，邊上有人喊：

「喂喂！一隻蹄膀搶掉了！」

陶家春一看，那搶肉的癩三還沒跑得遠，她想追上去，一把抓住他，可是追了五六步，看那癩三的背影，很像馬行長，而且那件破長衫最容易認出來，她就本能地停住了，由他慢慢的逃跑了。

這時有許多人說：

「爲什麼不追呢？這個癩三也老爺極了，搶到了肉，還逃不快，這裏也不追，真是他的運氣。」

陶家春百感交集，重去買了一隻豬蹄子回去。

她將這件事情告訴給李飛雲聽，李飛雲搖頭說：「一個人要墮落起來真沒有交代，他一定只見你籃子裏的蹄膀，沒有見你的人，否則他要釘住你不放鬆，在馬路上拉拉扯扯的，倒有些難爲情呢。」

「他一定要釘牢我，不容氣，賞他兩個耳光再說，我恨他到極點了，他以前要不說那些下作不堪的話，我還憐見他一些，還當他人看待，現在我當他是一條狗，他憑什麼資格釘牢我，本來我要請律師告他的，現在他落到這個地步，拿他沒辦法。」陶家春氣憤得了不得。

「剛才爲什麼不拉住他，既好取還蹄膀，又好打他一頓出出氣。」

「他是癩三，身上髒得那個樣子，看到了隔夜飯也要嘔出來，打也打不下手，雲，別提他了，我去煨蹄子給你吃，今天我們喝一點酒好吧？」陶家春將面孔仰得高高的，幾乎湊到李飛雲的鼻子邊去。

李飛雲雖不大喜歡喝酒，因爲是陶家春的主動，不好拂她的意思。

「好，大家少喝一點，多喝了，生意忙起來要誤事的。」

他們辛苦了兩個月，直到今天才舒舒服服吃一頓午飯。白煨蹄子以外，又買了些燻魚，醬鴨，白雞等下酒菜。另外還有一瓶遠年花雕，兩個人即在櫃檯後面淺斟低酌起來。

陶家春也不能喝酒的，她三四杯一喝，面孔上就飛起兩朵紅暈，襯着她白白的皮膚，鮮豔得真像剛擷下來的蘋果。李飛雲對她注視了一下，笑道：

「家春，你現在比以前更美麗了。你可知道這幾天櫃檯上常常有幾個不二不三的人來買東西，我冷眼看過去，醉翁之意不在酒呢。」

陶家春向他白了一眼，手一舉，却又沒打下來。

「你也吃起我的壹腐來了，以後我不再到櫃檯上做生意，你去多雇兩個夥計吧，免得你冷眼熱眼的在邊上觀察。」

「我只說一句笑話，你就認真。」

「我不要聽這種笑話，講一個好好的故事我聽聽。」

「白天還有事情，晚上講吧。」

飯後，陶家春收拾收拾，仍到櫃檯前面去站了，招呼着買賣，李飛雲走來悄悄的說：

「一喝酒就想睡，我到樓上去睡一會，下面事情你留心着。」

陶家春點頭，「不要忘記蓋上毯子，當心受涼。」

李飛雲走了。陶家春即帶同兩個練習生在前面應付着買賣，沒有買賣，陶家春便高坐一張凳子上，向街頭閒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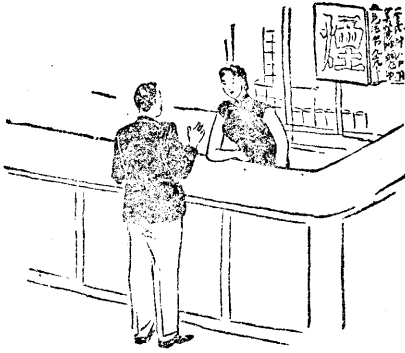
「請問你皇冠牌香煙有嗎？」

陶家春一聽聲音很熟，看時，即是前天坐汽車來的西裝少年。他今天頭髮梳得格外油光發亮，西裝又換了一套，順着風吹來一陣濃烈的香味。陶家春因為兩三天前與他見過一面的，便向他點頭微笑一下，又在櫃架子上取過一包皇冠牌，西裝少年即在袋裏取出一隻皮夾來，在裏面拿出一大疊新鈔票，都是十元一張的，與手指上一隻大鑽戒的光彩配合着，格外來得耀目。

那西裝少年故意將一疊鈔票抖了抖，取出一張來交給陶家春，陶家春轉身將應找的錢交給他，少年故意在她手上一推說：

「慢慢的找，我還要買東西哩。」

陶家春只好放在櫃檯上。西裝少年像獵狗似的東張西望，仍站到原



地方來，與陶家春隔櫃籬站了，把香煙打開來送一支在嘴唇邊啣了，笑着向陶家春要火柴，陶家春即教練習生拿過來時，他又從衣袋裏取出一隻精巧玲瓏的打火機來，故意買弄似的播弄着，點上自己吸的煙，又遞一支給陶家春。

「請你吸一支。」

「謝謝你，我不會吸煙的。」

西裝少年聳聳肩笑道：「這種煙味道很醇，不妨試試，你們賣煙的人家，只會向人家推銷，自己却不吸一支，哈哈！我知道了，瞧我敬煙的不起，不賞臉，是不是？」

陶家春經驗告訴她，此人有些色情狂，而且那種浮滑的樣子有些醜不入眼。

「不會吸煙的不能勉強，請自用吧。」

西裝少年呵呵地一笑：「真的，我太胃昧了，還沒請教女士尊姓，就冒冒失失的敬煙了，蜜史姓……」

「王！」陶家春隨嘴亂說，希望他早些走，囉囉嗦嗦，假使給李飛雲看見了，覺得不順眼的。

可是西裝少年更來了勁，用手指在櫃檯上劃着說：

「三劃王呢，草頭黃還是……」接着揭開西裝取出一支自來墨水筆，一冊精緻的日記簿，「請你將芳名益發寫上吧。」

陶家春有酒撐着性子，心想：就和他開個玩笑吧，因取過筆來，在那日記簿上寫了「王玲玲。」

西裝少年接個一看，忙送到嘴唇邊吻了吻說：「王玲玲小姐，王玲玲小姐。」又抬起頭來：「王小姐，請你認我做一個朋友，真是三生有幸，鄙人姓蔡名念堂，因家母過世得早，念堂就是紀念堂上的意思。」他把「蔡念堂」三個字與「王玲玲」並寫在一起。

陶家春忍不住要笑出來，真像在遊戲場裏看滑稽表演，假使中國人都像他，不亡也要亡了。她這樣暗暗的恥笑蔡念堂，蔡念堂並沒覺得，推推陶家春擱在櫃檯上的手腕說：

「王小姐，像你的人品，應該出去派派宣頭，假使拍電影或是跳舞，一定是紅星。現在埋沒英雄，賽過一朵鮮花插

在牛欄上。」

陶家春見他說話愈來愈囉嗦，正苦沒有方法打發他走，湊巧有人來買東西，陶家春做買賣要緊，再也不去理睬他，他也就悄悄的走了。

隔了一天，郵差送來一封單掛號的信，陶家春不知當什麼人寄來的，一看信封上，端端正正寫着「王玲玲女士啓」，才知道這是姓蔡的寫來的，忙拆開信封一看，一張美術信箋上寫着說：

「我最敬愛的玲玲小姐：自從那天見了你一面，心坎上便深深地印上你的倩影，無時無刻不在想念。昨天和你在櫃檯邊上談了許多話，精神上感到無窮的愉快，回家後，吃晚飯時，竟多吃了兩碗飯，睡在床上又做了一個美麗的夢，夢見我和你同坐在一輛汽車裏，向在一個禮堂上結婚，後來不幸就醒了，假使不醒的話，一定還有美妙的夢境在後面哩。這要怪我的弟弟不好，他在樓上打翻一隻痰盂，污水從樓板上滴下來，湊巧滴在我面孔上，冷冰冰的嚇得我直躍起來，我的美麗之夢就中斷了。一方面在恨我的弟弟，一方面也在想，夢是夢，事實是事實，我希望真能有夢境裏的一天玲玲女士，你也有這個觀念嗎……」

陶家春把信看到這裏，忍不住笑出來，天下竟有這種瘋不瘋顛不顛的人。幸而李飛雲不在邊上，否則不起疑，也要不開心的，下面寫些什麼，她也不情願看下去，橫撕豎撕，將一封信撕成千百塊豆腐干那樣大小，往賬桌邊上字紙簍裏一丟，只當無介事。

此  
页  
空  
白

# 兒家春色 (下集)

桑日華著

(二一) 我不喜歡你這樣

隔了一天，陶家春經過霞飛路，有兩個青年男子跟在後面亦步亦趨的釘着不肯放鬆，嘴裏還在說：「阿妹！啥地方去看影戲去哦，巴黎大戲院。」

「喂！不要跑得快來兮，大家一淘走。」

「喂！面孔蠻漂亮，吃虧沒有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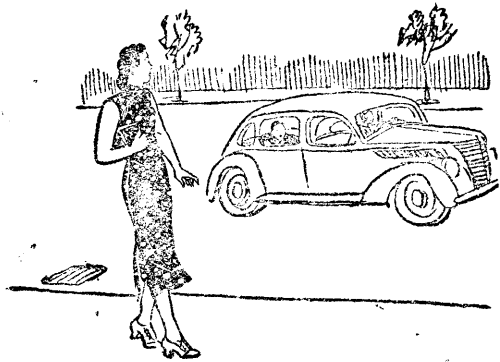
「老兄！這就叫板板六十四，碰碰脫褲子，哈哈！」

陶家春聽了，知道這些仁兄不是好東西，想狠狠的罵他們兩句，只怕引鬼上門，反而他們要糾纏不休，還是不去理睬的好。因此她把脚步撥動得特別快些。可是那幾個人却也趕得快，而且直向陶家春身上碰過去，陶家春恨極了，轉過身再換一條馬路走走，那幾個人也緊跟上去，左右在她身旁繞着圈子，嘻皮笑臉的無話不講，陶家春窘到了極點，四面望望，又看不見一個巡捕，只怕他們更有什麼粗暴的行動做出來，吃他們的眼前虧。

正在這時，一輛流線型的汽車，飛也似的駛過來，嗤的一聲在人行道邊上停住了，車門一開，一個西裝少年跨出車子喊道：

「王小姐！王小姐！」

陶家春並不在意，自顧走着。那西裝少年仍追着喊，她轉臉一看，却正是那位蔡念堂，待要不理，只怕那幾個釘梢朋友陰魂不散，便將計就計的站停





「蔡先生，你的車子到什麼地方去？」

「回去，回去。」

「請你送我到西摩路好嗎？」

「好好，請上車子。」蔡念堂手往車門邊一伸。

陶家春也就不客氣的跨上車子去一坐，蔡念堂也跟着上來，與陶家春並肩坐了。陶家春在車窗裏望望，那幾個緊隨不捨的仁兄早走得不知去向。

汽車夫踏動引擎，轉過頭來：「少爺，到什麼地方？」

「南京路。」

「府上在南京路？」

「不，請你陪我到南京路去買些東西。」蔡念堂很興奮的說。

陶家春雖不願意到南京路去，却也不便拒絕，只好跟他去走一趟，橫豎汽車來去很迅速的。

「王小姐，前天我有一封信寄給你，收到沒有？」

「沒有，你是什麼日子寄的？以後請你不要寄信的好，有許多不方便。」陶家春隨嘴扯着謊，她只希望蔡念堂將她送到西摩路就好了。

蔡念堂慢慢的將身體移向陶家春那邊去：

「王小姐，通信既然不方便，我們常在什麼地方見面，軋一個極知己的朋友好嗎？這一點你總答應我的，我前天化上一整夜的工夫寫那一封信給你，不料你沒收到，落在別人手上，如何是好？」

「信上有什麼緊要說話？」

「緊要雖不怎樣緊要，那種信只配給王小姐看，若給旁人看了，等於對牛彈琴。」蔡念堂說話時，無意中自己的

手與陶家春的手碰到了：「王小姐，這樣一雙白嫩如羊脂的手，怎麼不套上一隻鑽戒？」

「鑽戒豈是人人所能戴的東西。」

「不要客氣。」蔡念堂頗有意思將陶家春的手拏起來摩挲一會。

陶家春連忙一縮，雙手攔住一隻手皮夾靠住了胸，眼睛只顧向窗外望着，心在心房裏跳着。

蔡念堂又將身子移過去一些，幾乎是貼近了陶家春。陶家春想再縮過些，可是狹窄的車廂，再讓是沒有地位了。她側過臉向蔡念堂望望。

「蔡先生，請坐過去些，否則你讓我在這裏下車吧。」

蔡念堂向車窗外面一看：「下車，好的好的，泰山公司已經到了。」

汽車停下來，陶家春下車看時，正是南京路英華街口的泰山百貨公司。蔡念堂老實不客氣的挽着陶家春的臂膊，跑進泰山公司。

「你放下手，我不喜歡這樣。」陶家春扭着身子說。

蔡念堂只好丟下手。一同到化妝品部，買了許多香水香粉，唇膏指甲油之類，價值都很貴的，而且每一樣都徵求陶家春的同意。陶家春奇怪極了。

「你自己用的東西，却來問我。」

「不，送一個女朋友的。」

陶家春也就隨隨便便說這一種牌子好，那一種牌子也不錯。蔡念堂等買好了化妝品，付過錢，開了一個地址，教他們按址送去。再與陶家春乘電梯到二樓綢緞部。

他們在泰山公司買東西，李飛雲並沒知道，只在盼望着陶家春，怎麼還不回來。忽然一輛送貨汽車在門前停下，一個送貨員拎着一大包東西進來往櫃檯上一放。

李飛雲看看那些東西，問送貨員送給什麼人的。送貨員將公司裏開的一張送貨單子遞給他看，上面寫着：

「靜安寺路西摩路復興雲記烟紙店王玲玲女士收。」

李飛雲搔搔頭皮一想，這裏根本沒有姓王的，又那裏來的玲玲女士呢？將這意思與送貨員一說，送貨員看看門牌招牌，與送貨單子上開列的完全相符，便說：

「是你們這裏的，而且錢也付清了。」

李飛雲只好收下來，在送貨單子上簽了個字，打發送貨員走了，將東西原封不動的放在那裏，如有人來查問，可以還給人家。

到晚上八點鐘，還不見陶春家回來，心上頗有些焦急，她一向沒有出去那麼些時候的，莫非路上遇到了馬行長，和她糾纏，吵吵鬧鬧的扭到巡捕房裏去了，或是走路不小心給車子碰傷送到醫院裏去了？李飛雲着實放心不下，連晚飯也沒心思吃，因為他與陶家春餐餐同桌吃的，已成了習慣。

直到九點一刻，一輛汽車在門口一停，車門開處，陶家春扭着腰肢走出來。李飛雲倒是一楞，當時只注意陶家春，沒留心看那汽車裏面還有什麼人，等到要開車子早開走了。

陶家春笑嘻嘻的問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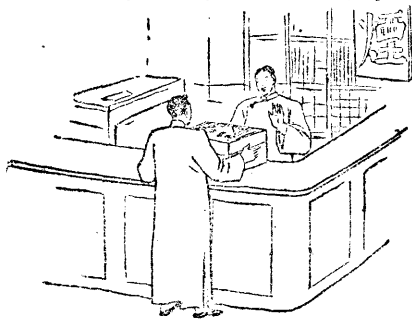
「今天生意還好吧？」

「與昨天差不多。你去了五六個鐘頭，我很不放心，晚飯也沒吃，一直老等着你。」

陶家春放下手皮包，把李飛雲的右掌拉過來在自己面頰上貼了貼，柔聲柔氣的：

「雲，抱歉抱歉，我已經吃過晚飯，而且還喝了幾杯酒，面孔上有些發燙吧？」

李飛雲聽到她喝過酒，而且吃過夜飯，便向她臉上看看。



「和誰一起吃的？」

「等一會告訴你，話長哩，不過恐怕你聽了要多疑，我上去小解再來與你細談，假使你還沒吃過晚飯，趕快吃，餓壞了身體，我不捨得的。」陶家春甜蜜蜜的一笑，跑上樓去了。

李飛雲一肚子的疑雲，肚子雖餓，一口飯也吃不下，呆呆的坐在賬桌上，有生意上來也不高興去招呼，由兩個練習生去應付着。

正在這時，一家新裝公司又送來一隻盒子，送貨單子的地址姓名，也與泰山公司所開的一式無二。李飛雲不再說弄錯，收下往邊上一放，悶聲不響的坐在那裏歎氣。

一會兒陶家春從樓上下來，笑嘻嘻的走到李飛雲跟前，眼睛在他臉上一飄：

「你在生氣嗎？鼓起了一張嘴，是不是怨我回來太遲了？」

「不，我們這裏只有一位陶家春女士，並沒有王玲玲女士，王玲玲是什麼人，你認識嗎？」

陶家春又是嗤嗤的一笑：「王玲玲就是我，這名字是我向人打誑的，你怎麼會知道？快些告訴我。」

李飛雲向剛才泰山公司送來的一堆包裹裏，嗚嗚。

「喏！那些東西就是送給王玲玲的，還有一個新裝盒子，剛才送來。」

陶家春飄過眼睛去看：「咦！怎麼送到這裏來的？」

她說過，趕過去將紙包衣盒一齊打開來，正是她和蔡念堂買的，蔡念堂說送一個女朋友的，原來有心送給自己的。那件秋季大衣，雖是現成的，代價倒要二百八十元，泰山公司的化妝品一共也要一百五十元，剛才在蝴蝶飯店一頓夜飯也化掉五十八元，這短短的半天工夫，倒化掉他四五百元，這種錢化得真冤，我是已有主子的人，還能接受第

二者的愛嗎？

她拿起一瓶巴黎香水向李飛雲揚了揚：「雲，你可知道什麼代價？」

「我沒買過這些東西，又沒做過這種生意，莫名其妙。」李飛雲一臉的苦笑。陶家春知道他心上不舒服的原因，却礙着邊上有人，不能說什麼話，只悄悄地告訴他：

「雲，我今天給幾個人釘梢，嘴裏三不四的，我恨極了，走得快，他們也跟得快，幸而遇到一個熟人的汽車，將我帶到南京路，又送我回來。」

「還是你闊綽，認識的人都是坐汽車的，還有香水和大衣送上門來，日後我們這牙煙紙店也可以出盤了，否則汽車在這種門口打停派頭太小，而且這店弄下去也沒甚大意思。」李飛雲說到這裏，眼睛裏流出兩滴眼淚來。

陶家春也顧不得是在店堂裏，忙掏出一塊手帕來，替他拭着眼淚。

「雲，你怎麼氣度如此小？」

「我不懂什麼叫氣度，只知道心上有一把刀子在刺着，我心痛，我覺得這幾個月來心血是白白丟掉的，早知道有這一天，那天在法國公園邊上，不應該遇到你……」

李飛雲傷心極了，伏在桌子上大哭起來。陶家春見誤會到這一個地步，也覺傷心，便將手邊那瓶巴黎香水使勁往地上一擡，拍達一聲，瓶碎成幾十片，香水濺得四處是，一股濃烈的香味，直刺各人的鼻管。兩個習練生不知是什麼事，嚇得楞起兩顆眼珠子只是打轉。

## (二二) 我們是我們人家是人家

陶家春一扔瓶子，李飛雲倒止住了哭，抬起頭來說：

「家春，你不要發脾氣給我，你看，你愛怎樣便怎樣，我無權干涉你，不過你要仔細付付，我們當初所談的是什麼話，言猶在耳，事隔未久，便忘記了嗎？」

「你沒明白事實，就誤會我到這一個地步，我要對你有二心，早不是這樣幹了，我若沒有人格，會跟馬行長窮困到沒有飯吃而不肯離開他嗎？我所引為唯一的知己者就是你了，想不到一直沒有猜疑我的你，竟因今天出去了這

「會工夫即要損害到雙方的感情，說出那些話來也不知道人家受得了受不了。」

陶家春說到這裏，脚一蹶，打開新裝公司的衣匣，將那件秋季大衣抓在手上，四下找剪刀，剪刀找不到，便想用力撕碎它，撕撕又撕不動，即丟在地上，一陣踏，淺灰色毛織品製成的大衣，頓時上面加了不少污泥迹子。

李飛雲見她瘋狂了似的，連忙走過來擋住她。

「何苦來呢！衣服是無知的東西，即使將它送到爐子上燒掉了，它仍是莫知莫覺，況且二百八十元的代價哩。」  
「都是這些東西害人，我非把它燒掉不可，今天若沒這些東西送來，我們兩人不會發生這種誤會的。」陶家春也哭了。

「家春，我是誤會，壓根兒不會猜疑到別的上面去的，你再這樣胡攪，我也沒法阻你，我立刻自殺。」李飛雲一面說，一面從地上將大衣拾起來。

陶家春眼淚像斷線的珍珠，直往下滴。李飛雲將她扶上樓去，讓她坐在床上。在熱水瓶裏倒些熱水出來，絞了一塊毛巾給她擦着臉，陶家春擋着說：

「你先擦！」

「你真氣我嗎？」

「我對於你，字典上查不出一個氣字來，除非是你對我！」

李飛雲不由笑出來：「還不是一樣。」

「一樣？才爲什麼說那些諷刺人的話？」

「掉一個地位講，也是這樣的。現在說過丟過，只當沒有這會事好了。」

李飛雲用毛巾替她揩臉，怪溫存的。陶家春才展顏一笑：

「雲，你別管我，往後瞧着好了，簡單的說一句，你不能阻止人不追求我，也不能阻止人不送東西來，我們是人家是人家，我們的愛情是鋼鐵鑄成的，丟在爐子裏燒，還是溶化在一起，拋在海洋裏，沉陷到底，仍是分拆不開。你明

白了嗎？」

陶家春想攔住李飛雲接一個吻，練習生却在下面喊：「李先生！李先生！有人來買二十聽皇冠牌，要便宜些。」兩人都下樓來招呼買賣。陶家春却把蔡念堂送給她許多化妝品——一陳列在櫥窗裏。陳列好了，與李飛雲笑着

說：

「剛才那瓶巴黎香水，不應該扔破了，否則在這地方至少可以賣人家五六塊錢！以後我們小小的百貨公司，在這上面可以粗具規模了。」

等到十二點半打了烺，李飛雲與陶家春上樓睡覺，陶家春才將蔡念堂認識她的一情一節說了出來。末後她說：「無巧不成書，這句話竟應到我身上來了，要不是到霞飛路去替你掏一雙舊皮鞋，也不會給那幾個人釘梢，不被他們釘梢，也不會心急慌忙走到別條路上去，更無從遇見蔡念堂的汽車了，蔡念堂更想不到買這許多東西給我。雲，你可以明白了吧。」

「說句命運論的話，也是我們今天該有口舌，幸而發生得快，收拾得也快。家春，要不是我有一些忍耐性，早就……」

陶家春手過伸去將李飛雲的嘴一撮：

「以下的話不許說出來，今天的事，算它做了一場惡夢，大家丟開不用再提。」

李飛雲拉開她的手，尖着鼻子聞了聞：「那瓶香水真香呢，聞在鼻子管裏有些醉人，可惜都給地板沾了光去。」

「教你不要再提，又來提到這上面去了。」陶家春脫掉長衣服，人就蓋到被窩裏去。

李飛雲也解着衣服上的鈕子說：

「大家談談沒關係，只要不因此發生更大的誤會。我今天的感觸最多，當初在利衆銀行的時候，給一個行長梗阻在中間，現在剛達到最初的目的，却又遇到那種分散人家愛情的魔鬼，教人灰心不灰心！」

「你也太迂執了，不仔細多付付，立刻就生起氣來，哭呀笑的，兩個練習生要當笑話講了。」

李飛雲笑而不言，把脫下的長衫掛在衣架上，重又走到床前來，手往兩邊一指：

「我睡在那一邊？」

陶家春甜蜜蜜的一笑：「隨你高興。」

「這話太抽象，要你講一聲我再睡，與往日一個樣子。」

「本來希望你天天睡在這一邊，只是因為你白天店舖上太辛苦，晚上再不睡一個甜蜜的覺，精神太够不到了，所以一星期裏面要你四天睡在那一邊，今天也該派睡在那一邊的，不過……：……：嘿，還是隨你的便吧。」陶家春將身子縮開些，讓出半個枕頭來。

李飛雲剛想扭熄電燈睡覺，陶家春揮着手說：

「去把那個東西拿來。」

「什麼那個這個？」李飛雲四下望着。

「既然不明白，睡到那一邊去。」

李飛雲恍然大悟：

「哦，我給你楞住了。」

第二天早晨起來，李飛雲疲倦得只是打着呵欠。陶家春擰了他一下面頰道：

「教你安份一些，一定要老牯牛挨磨似的挨着，今天可沒精神了，你再睡一會，我去照顧店務，到十點鐘你再起來好了。」

「老牯牛挨磨，我是牯牛，你自己是什麼呢？」

陶家春很嫵媚的一笑：「你說吧，我是什麼。」說着，她穿好衣服下床去了。在熱水瓶裏倒些熱水出來揩揩臉，蹬蹬的跑下樓。

李飛雲果真回下被窩裏去躺着，閉上眼睛迴想隔天的事情，真有些甜酸苦辣的滋味在裏面。



陶家春又上來了，手上端着一碗沸熱的薑汁，另外還有一個包裹。  
「你還沒睡着嗎？那麼你喝了這碗薑汁再睡吧，薑汁是滋陰潤腸的大參補品，多喝有益處的人，參燕窩也不過如此。」

李飛雲重又坐了起來，接過碗來，呷着。陶家春又打開紙包來，捻着一枚蜜餞棗子，送到李飛雲嘴裏：  
「這棗子也有補力的，味道也很好。」

李飛雲一向歡喜吃甜食的，尤喜歡吃蜜餞棗子，他知道陶家春在迎合他的心理做事，心上說不出的愉快，暗想當前的象景，與新婚何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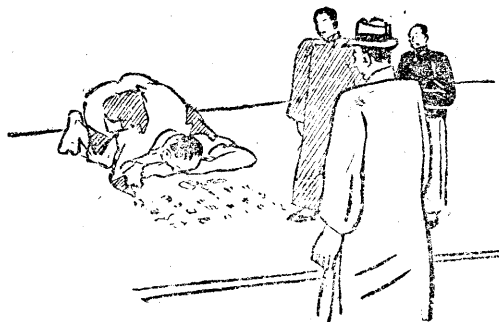
「家春，你也喝些，辛苦到這個樣子，應該進些補品，四川商店的白木耳很好的，明天我去買些來給你吃吃。」

「還是你自己吃吧，我們女人家身體吃苦得起，你身體補好了，與我的身體補好了是一樣的，二而一，一而二。」陶家春說這話時，兩個手指一比，使人看了，怪有味的。

李飛雲只顧眼睛看，不顧手上碗盞裏的薑汁，嗤嗤一笑，潑了被褥上一片濕的，不是陶家春看見喊住他，半碗薑汁都要潑完了。

他倆一片融洽的景象，與昨天的情形，真是判若雲泥。李飛雲喝完薑汁，舒舒服服的睡着了。

陶家春一個人在下面主持店務，好在上午買賣清淡，零零碎碎的生意都由兩個練習生去應付，她坐在賬桌上，看看賬簿，計算計算這幾天的營業狀況。忽然抬頭見對面人行道上跪着一個人，地上攤着一張紙，紙上寫着許多字，跪着的人，突然抬起頭來，陶家春却是一楞，不由自主說道：「前天在小菜場偷去一隻蹄膀，現



在却來告地狀了，虧他想得出的，可是他正對這面跪着，假使給他看見自己，以後倒有得來麻煩的。因此她老坐在眼桌上不下去，因為眼桌上有一大盞煙盒子堆着，可以遮住她的身子，不使外面人看見。

可是她心上像一塊大石壓着，透不過氣來似的，暗想：馬行長何以無巧不巧的跑到這地方來告地狀，真是前世與他有着什麼冤仇，這一世裏非找自己不可。她想教練習生送幾角錢過去教馬行長換一個地方去告地狀，只怕打草驚蛇，弄巧成拙。再偷眼看時，馬行長面前已有人丟了幾張分票，忽然馬行長拿了那幾張分票站起來，陶家春倒是一喜，以為馬行長要換地方了，那知馬行長却奔到這邊來將分票住櫃檯上一披：

「杏花牌一包！」

練習生在櫃架子上拿了一包杏花牌香煙給他。一看只有四分，杏花牌香煙却已給他拿走了，練習生嘴裏罵着臭癩三，少付二分，要想追出去抓住他，陶家春連忙叫住他：

「一二分錢讓他去吧，窩三身上都是白虱，與這些人沒有什麼鬧出來，罵他不當一會事，打他他會騎在地上裝死人，算了吧。」

陶家春再看馬行長時，只見他靠在電桿木邊上吸煙，一支二寸多長的香煙三五口就吸完了，重又去匍匐在地上。上等人家來做好事，陶家春恨極了，却又無從去干涉他，假使給他瞧見自己，雖不用畏懼他，可是給他在門口吵吵鬧鬧成什麼樣子，而且日子長哩，常常來攪七攪八，使人難堪吧。想到樓上把李飛雲叫下來，自己到樓上去避一避再說，但是李飛雲也與馬行長相識，馬行長一樣會與他糾纏的。

正在計無所出，忽聽得兩個練習生在櫃檯前面拍手大笑。陶家春看時，原來正有一個巡捕一把抓住馬行長的衣領，拉他走開。馬行長不住的哀求，巡捕仍不容情，還償他兩個老大的耳光。馬行長咬啣咬啣的叫着，雙手捧住面孔，往西面直溜過去。陶家春站到櫃檯前面看他那種狼狽不堪的情形，心上又覺不忍。

這時，一輛汽車在門口嘍的一聲停了下來，蔡念堂從車廂裏走下來，遠遠的向陶家春伸手招呼：

「哈囉蜜司王，昨天的東西都收到了吧？」

陶家春想不理睬他，似乎與情理上不合，理睬他時，又恐惹出煩惱來，當時，時間關係，不容她考慮利害，她只得向蔡念堂笑笑說：

「你說東西是送給女朋友的，怎麼送到我這裏來了？」

「噢，你不是我的朋友？」

蔡念堂想伸過手去與陶家春行一個握手禮，陶家春却當做沒看見，頸子一扭：

「蔡先生，我們朋友的關係不能說沒有，但是你送東西給我，似乎還嫌多事。昨天爲什麼不當面講明，那時候我就要謝絕你的。」

「噉，噉！看上去嫌我的東西不好，下次再買好一些的東西給你，這一會的不算數。」蔡念堂肩膀一聳，接着很神祕的一笑。

陶家春向後面樓梯上看了一眼：「蔡先生，今天有何貴幹？」

「貴幹嗎？特地來拜望拜望你的，我爲你昨夜一整夜沒睡，偶然打一個磕睡，就和你在一起說話，睜眼一看，却又不見你的人，這樣神思恍惚的鬧到天亮，剛睡了一會，已經十一點鐘了，點心也沒吃，就坐汽車趕到這裏來看你，你看我眼皮也有些浮腫着。」

這幾句話很有力量，句句打動陶家春的心坎，不由將敏感的眼珠子向蔡念堂臉上溜了兩溜，想要說什麼的，但是話到嘴邊，又縮回去了。

蔡念堂見她脈脈含情的樣子，真是說不出的無限樂趣，只恨隔着一隻櫃檯，不能有更親切的表示，殊爲遺憾。

「蜜司王，昨天你非常會說會話，今天爲何不聲不響的，可是又怪我來得太冒昧了？」

「不，你一清早沒吃點心就趕到這裏來，未免太癡……」陶家春不知如何會說出這樣兩句話來，但是話已出口，又收不回來。

蔡念堂却非常得意，眉花眼笑的說：

「只要看見你的人，不但不覺得肚子餓，我知道即使有什麼毛病也會霍然而愈的。嘿，我真不想離開你。」

「這話未免太過份了，又何至於要這個樣子？」

「孫子騙你，說句迷信話，我們有着宿緣，外面有很多的漂亮女人，都不在我心上，獨有你，一個字假話不說，我是愛着你的，不知你怎麼樣？」

蔡念堂雖把語音壓低了說的，可是陶家春一個字都沒聽糊，都收入耳朵裏去了，臉上不由一紅，雖覺得他的話不大恰當，也不能說他什麼，自己反而有些窘，心頭在突突地跳，與初次給馬行長誘騙到大飯店裏去幽敘一樣。

「蜜司王，我們到天宮舞廳跳午餐舞去，夾大衣穿穿看，還合身吧？」

「我不會跳舞的，請你自便吧。」

這時候，半樓梯有一個人站在那裏竊聽，這人就是李飛雲。李飛雲在牀上睡醒了，披着衣服下來看看的，不想走到半樓梯，就聽見陶家春與一個人在說話，仔細一瞧，那人畢挺的西裝，馬甲上還有粗粗的黃金表鍊在晃動着，不禁妒念陡興，頗想下去問一個明白。

「蔡先生，這裏有許多不便，你請自便，我沒有工夫奉陪。」陶家春說。

「因為在這裏不便，所以約你一起到天宮舞廳去午餐，大家談談。」

陶家春覺得不陪他去，有些不近情理，假使跟着他走吧，樓上李飛雲那裏又交代不過，隔晚還鬧過別扭的，不能再因此掀起波浪，又怕說話的聲音給李飛雲聽到，因此便用暖桌上的墨筆在紙上寫着：「今天決不能奉陪，改天再談。」

把紙條丟給蔡念堂，他一看，仍像牛皮糖似的。



「做啥要推三阻四，是客氣呢，還是有別的問題，掃興哦？」

「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各人有各人的苦衷，你不能強人所難，看你面孔生得很靈瓏，怎麼是一肚子的笨肚腸？」陶家春的話說得很低，而且不時看看後面樓梯口。

「昨天你說很自由的，沒有人可以干涉你的行動，現在看你像怕什麼人似的，姆媽呢，還是爹爹？」蔡念堂仍頂住問個仔細。

陶家春聽他問到這些話，頗有些窘，即向他白了一眼：

「怕什麼人，怕我自己的良心！」

這兩句話蔡念堂弄不明白，倒楞住了。

### (二三) 逢人施愛

李飛雲在樓梯上竊聽了好一會，却聽不到什麼頭緒來，兩條腿站得發痠了，本想蹬蹬蹬一口氣衝下去的，只因不要使陶家春過份難堪，便故意在喉嚨口乾咳一聲，步子在樓梯上踉得重些，而且也遲緩了些，十幾級梯子，蹬蹬蹬的走了三四分鐘，才到下面，再來一聲乾咳，探頭一望，店鋪上仍是陶家春與兩個練習生，沒有第四個人。

陶家春見他出來，便笑着說：「教你多睡一會的，怎麼這早就下來，不多穿一件衣服，當心着了涼。」李飛雲向她望望，要想拆穿她的祕密，但又忍住了，態度上也很平靖，捏着陶家春的手說：

「天氣很暖，身上衣服正好，早上生意還好吧？」

「與往日差不多，不過是些香烟火柴草紙等零碎買賣，你的手冷冰冰的，起來有一會了吧？」

「剛才下床的。」

「騙人，剛才下床手不會這樣冷，你在這裏，我到樓上拿衣服給你穿，着了涼生起病來，我要着急的，情願我來生病的。」陶家春說着，蹬蹬登上樓去了。

李飛雲這時，肚子裏像倒翻了五味罐，甜酸苦辣一齊來，自己反沒有了主張。

陶家春拿了一件夾袍子下來，伺候李飛雲穿上去。「雲，這件衣服的料子不大好，我給你重新去買一件料子來，否則仍穿西裝，還是西裝來得神氣。」

「穿西裝最好，胸前有一條黃金鑲鍊子，那更來得神氣了，可是我沒力量辦到它。」

陶家春聽到他話裏有因，想駁他一句的，却沒說出來，一面低着頭替他扣鈕子，一面說道：

「金鑲鍊有什麼希罕，去打一條來用好了，眼前金子雖貴，有八九百塊錢也够打一條了。」

「不但要有錢鍊，還要有汽車可坐，那才顯得威風，也有女人看中我了。」李飛雲故意挖苦她。

陶家春有什麼不明白，她還是忍耐，猜料上去，剛才蔡念堂在這裏和自己說話，一定給他竊聽了去，現在却用話來諷刺了，其實這都是多餘的，我陶家春雖不是封建時代的烈女，却也不肯做目下的浪漫女性，逢人施愛，不知他何以不認清自己的人格，瞎起猜疑，真是何苦來呢！

她默默的不作聲，李飛雲却起了誤會，以為陶家春故意不理睬他，這天連午飯也不吃，茶都不喝一口，木人似的坐在賬桌上，生意再忙些，他只常沒看見，連看也不看一下，由兩個練習生去胡鬧一陣，陶家春與他攀談着也待理不理的。陶家春耐着性子去買了一瓶鮮牛奶兩隻雞蛋來燉給他吃，雙手端到他面前：

「雲，幹嗎不吃東西，餓久了胃要受傷的，快把這牛奶雞蛋吃下去吧。」

「我肚子很飽，早上吃下去的豆汁與蜜餞棗子還沒消化哩，你吃吧，這一陣你食量好些。」

「何苦來呢！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只顧直說，我們現在是夫妻了，要惱也不要惱在肚子裏，昨天晚上什麼都和你說過了，你不明白我的人，雲，不要僵着，聽我的話把牛奶喝下去，你這樣子生氣，使我心痛，今天你不吃午飯，我也沒吃多少呢。」

陶家春像哄小孩子似的，說了一大套，淚珠已流在眼皮邊上，快要滴下來。李飛雲總算沒有僵到底，勉強把牛奶喝了去，雞蛋只吃一個。

陶家春見他已接受自己的勸告，心上就舒服多了。「這一隻蛋吃不下嗎？」

「因為你午飯少吃了，省下來給你吃的。」李飛雲臉上已和緩了許多。

陶家春也就很嫵媚的一笑：「既是你省給我吃，當然領你的情。」

她張開嘴，讓李飛雲將那隻雞蛋箝給她，她只咬了半個，便把餘下的要李飛雲自己吃了。二人的情感，到這時重又融洽起來。

陶家春很高興的將筷子碗盞拿到後面去。李飛雲抹抹嘴，仔細想想，也暗好笑，怪着自己太會生氣。

這時外面櫃檯邊上來了一個少婦，要兌一元角票，李飛雲一聽聲音是熟的，仔細對她一看，不由喊了聲「哦！」

那少婦不是別人，正是在大光明一怒而走的三少奶奶俞鳳芝。兩人都覺得驚奇起來，畢竟三少奶奶態度來得自然，很從容的笑着說：

「李先生，你在此地發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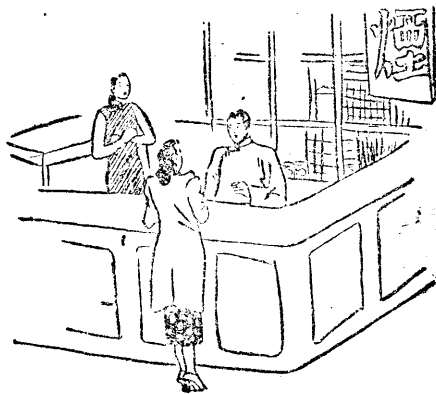
「唔，俞少奶奶，我在這裏混口飯吃吃，許久不見了，府上仍住在老地方？」

「是的，是的，看樣子這店是你開的。」奶俞鳳芝嫣然一笑。

李飛雲很想與她談談，轉眼却見陶家春交叉着手站在一邊望着，要談的話也無從說出口來。俞鳳芝轉着眼珠子向店堂裏打量了一下道：

「李先生，這店新開的？」

「快有三個月了，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倒出乎意料之外的，哈哈！」李飛雲有些耐不住了。



三少奶奶究屬心細，她早看到櫥檯裏面有個女人站在那裏，雖吃不准她是李飛雲的什麼人，却有些猜度得到二人間的關係了，所以她莊重自己的態度，臉上固然在笑，但笑得很自然，沒有絲毫輕薄成份在裏面，因答道：「我有一個小姊妹住在隔壁春華里，今天她做小生日，我來吃她生日麵的。」

三少奶奶說了，拏着一元角票點點頭向外走，逕自到隔壁衙堂裏去了。

李飛雲有些悵然，兩隻眼睛向隔壁衙堂口直視着，把以前與俞鳳芝一番愛情的經過又湧上腦幕，覺得津津有味，如食諫果。

「剛才足兌去一元角票嗎？」陶家春站到李飛雲邊上來問。

「她是兌一塊錢角票。」

「她既是兌的，何以仍將一塊錢拏了走，我們却白白的貼掉一塊錢角票。」

「哦！」李飛雲亂搔頭皮，面孔上堆起一陣紅暈：「我去追她回來，她就在隔壁弄堂裏，不怕她不承認，她姓俞，以前我們本是相識的。」

陶家春拍拍他臂膊說：「雲，她以後會送來的，用不着你去追，以前她不知你在這裏，現在知道了，一定要常常來的。」

「你這話有些誤會了，我和她只是一種認識，並無其他關係，天地良心，日後你自會知道。」

「我並不誤會，不像你，見我和一個陌生男子講講話，就使性子不吃飯。」

「讓我把那一塊錢去追回來好哦？白白的犧牲犯不上的。」

「我料定她一定要送來的，她也不像要錯人一塊錢的人。」

李飛雲想借着追索一塊錢去和俞鳳芝談一談別後的情形，因為他與俞鳳芝在那天大光明一別之後，一直沒有忘掉她，還是最近一陣，有陶家春在邊上，才不大想念她，今天突然間見到了，不由古井重波起來。

陶家春的不要他去追索一塊錢，她也有着用意，她早就看出他們二人間的關係了，尤其是俞鳳芝臨走的當兒



很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所以她一定不要李飛雲去追索。嫉妒是人們普遍的本能。陶家春當然不能例外。

「家春，你今天早上說的，去替我剪一件夾袍子料子，你現在可以去剪了，南京路立興祥在大減價，可以去參觀。」李飛雲想把陶家春支使走了，好去找俞鳳芝談談。

陶家春扭着頭說：「我不去！昨天出去一趟，累你生兩次大氣，以後一個人不出去走動了，要去兩個人一起走。」李飛雲拏她沒有辦法，在櫃檯裏面走來走去轉念頭。乘陶家春不提防，放快脚步往隔壁衛堂裏溜，剛跑到櫃檯外面，却給陶家春看見了。

「喂你到什麼地方去？一起走。」

「隔壁衛堂裏小便，至多五六分鐘。」

陶家春抬起手腕來看看手錶：「現在兩點三刻，兩點五十分鐘一定要回來的。」

李飛雲不覺笑了出來：「家春，今天爲什麼將我管束得這般嚴緊，連小便也要限定鐘點，怕我逃走呢，還是另有作用？」

「你不要誤會，我恐怕店上生意突然忙起來沒人招呼，所以要你早些回來，並沒別的意思。」陶家春說這話時，臉上堆着很甜蜜的笑，使李飛雲不致生氣。

李飛雲並非真要小便，不過藉此看看俞鳳芝，究竟在那一家吃生日麵，可是那條春華里很長很長，足足有一百多號的門牌，進進出出的人很多，俞芝鳳但說一家小姊妹，並未講出門牌號數來。到了衛堂裏，也不過胡亂張張望望，並無頭緒，而時間却費去不少，等他走回來時，陶家春却站在街口望着他含笑說：

「小便不在垃圾桶邊上，却到人家門口去張張探探做什麼，想趁人家不防備，偷一樣東西走嗎？」

「你甯當我是賊，好好回去和你算賬，實對你說，我覺得氣悶不過，到衛堂裏去散散心的。」

陶家春明知他在打過門，也不去說穿他，只是暗中監視着他。偶然在櫃檯邊上翻閱當天的新聞紙，只見分類小廣告裏有一則小廣告

誤。  
「李飛雲君鑒：速至清潔坊安樂公寓十四號一談，有要事面談，千萬勿  
蕪。」

陶家春不由一怔，把這廣告連看了三四遍，才把那張報紙摺成一小方  
往衣袋裏一塞。

## (二四) 嫉妒觀念

他在潛思默想，李飛雲也不是什麼民國時代的柳下惠，究竟也背着我做些花花草草的事情，人心難料，於此可見。但是，這是個人的猜度，還沒發現什麼真憑實據，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廣告上的李飛雲，或許是另外一個李飛雲，亦未可知，不能冒失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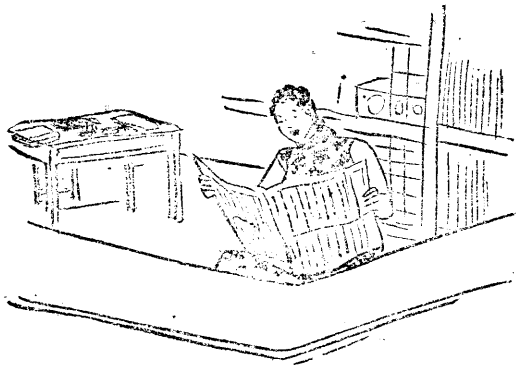
這時，恰巧李飛雲走過來，她便神色自若的問他：

「雲，安樂公寓有個女朋友來找你，你去不去？」

李飛雲聽得「安樂公寓」四個字，不由一怔，暗想剛才一個秘密幾乎給她拆穿，第二個秘密又給她知道了不成？一時却不知怎麼對付她才好，而且楊慧妃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安樂公寓的女朋友只有一個楊慧妃，不見得是十五號的朱珮珮吧？」

陶家春瞅住李飛雲一眼不眨的望着，看他臉上一刻兒工夫變了好幾變，便猜料到三四分了，因笑道：「究竟去不去，也給人一個回音，怎麼一聲兒不響，人家等着要着急的。」

「人在那裏？你在造謠言，噱頭噱腦，我不大相信。」李飛雲只是猜料不出陶家春平空會說出安樂公寓的話來，他與楊慧妃的關係，除掉俞鳳芝之外，連張媽都不知道。



「哼！我造謠言，憑你的良心說，我這話是謠言吧。昨天我給你挑眼子，今天我要問問你了！」  
李飛雲的心卜的一跳，連忙又鎮靜着說：

「我挑過你什麼眼子，夫妻倆談談，講不上挑眼子不挑眼子的。今天你發現我有什麼疑點嗎？」

「疑點事實擺在面前，有什麼疑不疑，你拿去看吧。」陶家春將報紙從衣袋裏拿出来往李飛雲手上一塞。

李飛雲拿過去滿紙一陣亂瞧，「這是一張報，上面新聞與廣告，與我李飛雲有什麼關係？家春，你在開我的玩笑，一定的，一定的。」

陶家春搶過報紙來，在上面找到那條廣告，指給他看：

「怎麼沒有關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着李飛雲三個字哩。」

李飛雲仔細向廣告上一看的確是楊慧妃登的，有要事面談，這話不大確實，與她在太光明一別，一定她還不忘情於自己，她的性情雖倔強，用情倒還專一的。可是我不能再和她再敘舊情，徒惹煩惱。

「怎麼樣？是不是謠言？慧是什麼人，告訴我聽，她與你是什麼關係？」

「朋友，朋友，第三個仍是朋友，你放心好了。」李飛雲無從抵賴，只好這樣說。

陶家春見他回答得極形極狀，覺得他也可憐，因說：

「朋友就是朋友好了，何必說得這般極，誰沒有朋友呢，只要是正當的友誼，不要說一個朋友，十個二十個又何妨。她既在報上登廣告要你去商談要事，你應該馬上去一趟。」

「我……不去！」李飛雲又把那廣告看了一次。

陶家春不知他的話是真是假，「你這人太無情感，人家登廣告要你去談一談，一定是很迫切需要的，你只當嘸介事，未免太忍心了吧？」

李飛雲給她說得面孔微微有些紅：

「不去少些麻煩，去了我們二人之間要起誤會的，況且那種人我不願意和她多接近。」

「當真是這種意思？」

「我要欺騙你做什麼。」

陶家春在鼻子裏哼了一聲：「要你去的人不去，不要你去的人卻沒頭沒腦的去亂找一陣，你這個人倒很特別的。」

「人家要我去我不去，有什麼特別，你的話才特別呢。」

兩個人在櫃檯裏面噓噓噓談着，陶家春忽然背過臉去，把背脊對着外面。李飛雲當他生氣，笑着問她，她轉過來，手指已經走過去的馬行長。

「這人你認識嗎？」

李飛雲仔細看時，只見一個背影，舊短衫上有四五處破的，下面褲子更不成樣，在屁股上開了好幾個窟窿，看得出裏面黃蠟似的肌肉，脚上非但沒襪子，連鞋子也沒有，光着一雙滿塗污泥的脚，一拐一拐的自南而北想來想去，想不出是什麼人來。

「這是一個瘋三，誰認識他？」

「嘿！誰認識，以前你在他手下吃過飯的，金融界不是大亨，也是二路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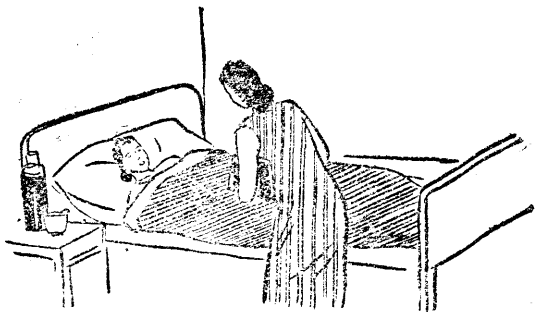
李飛雲這才想起來：「哦！是他，怎麼弄到這一個地步，看上去難有再興的日子了！」

「這種人自作自受不足惜，只是冤家路狹，我們在這裏開店，他却在這裏陰魂不散，早上還在對面人行道上告過地狀的，也到我們這邊來買過一包杏花牌香煙。」

「我們要接濟接濟他吧？」

「省事些吧，他現在是白粉推銷員，活在世上場中國人的台，希望他早去換一個人生倒是真的，所以我要避着他些。」

陶家春又想起一樁事來：「雲，我要到南京路去買些零碎東西，至多一個半鐘頭就回來的。」



李飛雲巴不得她離開一些時候，「等你回來吃夜飯。」

陶家春到樓上去收拾收拾，拏了一隻手皮夾，下來坐上一輛人力車，教他往南京路拉，到了靜安寺路，又教車夫改拉到清潔坊安樂公寓去，加了車夫兩角車錢。

她到了安樂公寓，還往樓上十四號來，十四號的房門虛掩着，鼻子裏聞到一股藥味，陶家春輕輕推進門去，床上的楊慧妃在枕上看見了。

「你是找什麼人的？」

「這裏是十四號吧，有一位慧小姐不在家？」

楊慧妃睜着沒神的眼睛，仔細向陶家春看了看。

「這裏是十四號，可是沒有姓章的，只有姓楊的，你找錯人家了。」

陶家春向四下看看，房間裏靜靜的，因為窗子關上，窗簾拉滿，光線不大充足，床上人的面目，看不大仔細，便在手皮夾裏取出那張報紙來，重復將廣告看了一遍，再問楊慧妃：

「我不是找姓章的，是找一位姓慧的，哦，或許這不是姓，而是名字，請你看一看。」

楊慧妃再也料不到登廣告找李飛雲，李飛雲沒來，却來了一位不相識的女人，不由將一雙疑惑不定的目光注視在陶家春臉上。

「哦，我是的，請坐，貴姓？」說着，想支撐着坐起來。

陶家春連忙按住她：「你睡着好了，不必起來勞動。」又指那隻藥碗說：「有貴恙嗎？」

楊慧妃很淒涼地低聲說：「我在發寒熱哩，已經五六天了，頓了一頓，又說：「不知你來找我有什麼事情，我腦筋

實在壞得很說不定在什麼地方見過的。一時記不起來了。抱歉得很！」

陶家春聽她言語吐屬，都很文雅，便對她有了好感。

「我很胃味的，請你不要見責。李飛雲是我的表兄，他現在有要事到鄉下去了，一時恐怕不能回到上海來，不過他在臨走時再三托我到這裏來和你談談的，你有什麼話儘管與我直談好了。我姓陶名家春。」

「他到鄉下去了？」楊慧妃感到失望。「怎麼如此的巧？陶小姐，我一直在盼望着他，現在我病倒了，更加要望他來談談，他真忍心，五臟心肺都是鉄鑄的不成？」

陶家春見她十分傷心，也就明白李飛雲與她的關係了。人類是有同情心的，尤其是女性，陶家春非但沒嫉妬觀念，反安慰着她：

「楊小姐，表兄並不是不願來見你，實在是有了要事到鄉下去，假使他存心丟棄你，還會教我代表到這裏來嗎？你是極聰明的人，把這層道理推想一下，便可明白了。」

楊慧妃聽了，心上轉過來就是一喜，但是再一想這個陶家春不知是不是真的表兄妹，還是假托的，往往人家未婚夫婦便說是表兄妹，她是來探探情形的，我倒不能鑽進她的圈套裏去。因把房間裏的電燈扭亮了。

「陶小姐，以前我沒有聽他說到有表妹的，請你忠實的講一講。」

陶家春格格地一笑：「你在疑心我嗎？」

陶家春忍不住笑了。因為室內已有了電燈，床上楊慧妃的面部輪廓，看得清清楚楚的，覺得她容貌雖然憔悴，清秀却很清秀。

楊慧妃也在對她看：「陶小姐，李飛雲是浙江上虞人，你怎麼是蘇州口音呢？」

「噢！他是浙江人，我是蘇州人，並沒關係呀，他的家在浙江，我的家在蘇州，表兄表妹，並不板定同鄉的，楊小姐，你不用留心到這些地方，請你把要找李飛雲的原因對我說一說，我可以替你轉達，你有話儘管說，對我講與對李飛雲是一樣的。」

「……」楊慧妃沒有講什麼，只微微的吁了口氣，在枕邊扯出一塊手帕來揩着眼睛：「陶小姐，你看我這裏的環境怎樣？」聲音很低弱。

陶家春不明白她的語意：「楊小姐，你不要繞圈子說話，要講什麼只管講好了。」

「唉！我恨他，我恨他太忍心，我爲他犧牲一切，把他當作唯一的親人，他不應該那樣冷酷，把我丟在影戲院裏一個人悄悄地溜走了，那天我回來，整整的哭了一夜，現在的咳嗽毛病就是那一次上得的。醫生說我是肺病，要好好的靜養，否則不能挽救。陶小姐，你怕傳染嗎？醫生說這種肺病要傳染人的。」楊慧妃有些氣喘的樣子。

陶家春見她說得淒涼到十二分，對於她的同情心更進了一步，把身體移近些坐：

「楊小姐，傳染不傳染，都是醫生過甚之談，沒關係。李飛雲對於你這般冷淡，你就丟開了吧，他既對你無情，你何必對他有義，世界上多情多義的男子很多，何必認定他一個人呢？你爲他得了病，真是大大犯不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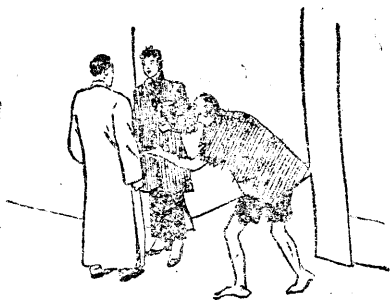
「唔……」楊慧妃忍住了咳嗽：「我不是癡於他，不過人心都是血肉做成的，我一定要當面問他，我究竟什麼地方使他不滿意，我究竟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他？他能指明我的缺點，我死都情願。」她說到這裏，咳嗽忽然大作，連吐出兩三口痰來才平靖些。

「楊小姐，你不要把世事看得太認真，自尋煩惱，隨便些最好，爲情而把自己的身體累得這個樣子是愚蠢的，我以爲。」

「唉……」楊慧妃想坐起來，而又沒精神，重又躺了下去，說：「我也知道這是愚蠢的，却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愚蠢？」

## (二五) 你打得好

陶家春想說什麼的，只聽窗口外面有人在喊：「大少爺，少奶奶，做做好事吧，窮人面上做些小好事，自有大財來的。」細聽聲音，却又是那個馬行長。她忙走到窗口，推開窗子來往下一看，果真是他。



她想這種人現世報，真是個乞丐了。冥冥之中，難道真是鬼使神差的專嗎？我到那裏，他會跟到那裏的。

馬行長伸手向人喊：「大少爺少奶奶的一對青年男女，正在眉花眼笑的嫵媚清談，給他在邊上唾嗷唾嗷的喊，惱恨極了，男的搖搖手說：

「沒有零碎錢，走開些！人家有正經話講哩！」

「囉哨！大少爺，幾分錢的事情，在我們窮人面上用不完的，作孽！清早晨到現在，口水也沒下過肚，餓得眼睛也發花了，可憐可憐我吧，大少爺！」

男的把臂膊一揮，眼睛一瞪：「滾開！滾開！煩啥物事，觸伊拉，臭得來！」  
男女兩人都掩掩鼻子，向一邊走開些，馬行長却又挨近去。

「大少爺，量你大福大，做做好事吧，我也是沒辦法，不是八一三，也不會弄到這種地步的。」說時，一隻污穢不堪的手直伸過去。

「三！三！那能介討厭，人家走開些，你却釘攏來，我們又沒欠你的，不給就不給，逼住人家討不成，笑話！這種癩三我倒沒見過！那女的也開口了。」

「沒法子呀，不討要餓死！」馬行長將手晃了晃。

「操伊拉，你這癩三倒是定頭貨，一定要討，一定沒有，分頭票子有在這裏故意不給你，像你這種老槍餓死了也不罪過，中國有你這樣的老百姓，寧倒足了，滾開！」

馬行長頭向前伸，愁眉哭臉：「大少爺，你愛罵就罵兩句吧，多少給我一些，譬如家裏養的叭兒狗多吃了一塊牛肉。」

「情願給狗多吃一塊牛肉，不願給你，看你這個十三點脾氣，怪不道要做癩三，平日白粉少吸吸，也不致弄到這副樣子了。」



男女又掩掩鼻子往邊上走，馬行長拉了拉身上的破麻袋，仍跟了上去，噤哩咕嚕的說着。那男的霍地轉過身來，脚一蹶道：

「滾那娘格蛋！老子不給你，你再釘上來，請你吃拳頭，打死你還不是打死一隻老蟲一樣！你識相吧？」

馬行長忽然直了直腰，像野狼似的向着人：「你不要神氣，我在你這年紀的時候，坐汽車住洋房，姨太太有三四個哩，不相信你去調查調查，外灘空關着的一所高房子，就是我經營的銀行，你將來還不及我哩，不要信口罵人，丈二高的蠟燭，照不到十里路的，我現在吃白粉，你將來恐怕要吃比白粉更厲害的東西呢。」

那青年料不到罵一個老槍三，會給來上一下總反攻的，而且邊上站着一位膩友，這個臉如何丟得下？便把袖

子一掙，揸着拳頭向馬行長兜胸一拳。

「操那起來，大少爺要你癩三教訓，你已經知道我將來不如你了？好好的爲什麼要吸上白粉，有一個老婆好了，爲什麼要弄上三四個姨太太？不要說你開辦過銀行，便是開採過金礦也要做癩三的，我當大少爺也和你一樣沒腦子，癩三！」

第二拳再打下去，馬行長已經躺下了，捧住胸口，吱啞吱啞的喊，像一隻打傷了的黃狗。

青年男子見他這樣，第三拳也不能再打下去，扯扯女的衣服，打算走路，馬行長就地搶過來，一把將那青年的衣服下擺扭住了。

「救命哪！打死人了！哎喲，哎喲，你打得好！橫豎活不成了，和你拚了吧。」

青年男子一件嶄新筆挺的湖縐夾長衫，給他扭得像浸在水裏的豆腐衣，拉又拉不開，真是火上加油，恨起來就是一脚，馬行長殺豬也似的叫起來。

「救命……救命打死……」

這時衙堂裏已闖滿了人，大家見一個漂亮少年給癩三拖住了，以爲這是一樁熱鬧的好把戲，希望再有什麼更大的表演，以飽眼福，也不上去說一句公道話。那個青年窘極了，只是亂罵一陣，馬行長扭定衣服，由你罵，再也不放鬆。

一面還要尋着。

「蓋三討銅鈔也沒有這樣討法的，窮凶極惡。」女的在掏手皮夾裏的錢。

「你們有錢，可以打人，我窮一點，要給你們欺負，我給你們打傷了！」

「蓋三拏一隻洋去吧，再要詐死裝腔，拉到你行裏去！」那女的丟了一張一元鈔票給他。

馬行長拾起鈔票一看，手一鬆，青年與女的來不及的走了，瞧熱鬧的也陸續散去。馬行長也拏了那張鈔票一拐一拐的走出術去。

陶家春歎了一口氣，仍把窗子關上。轉身看時，楊慧妃已披著衣服坐起來。

「陶小姐，我好像有些認識你，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我記不起了。」

陶家春怕她真的認識自己，倒有些難為情的，因說：「你仔細看看，不要認錯了人，世界上面貌相似的人很多，楊小姐，我也可以說有些認識你的，哈哈！我想和你多談一回，我去買些水果來吃吧。」

楊慧妃想阻止她，她已走了，不到半小時，陶家春已拾了許多東西回來。

楊慧妃只好從被窩裏撐起來，穿上一件舊旗袍，掠掠頭髮說：

「陶小姐，你是客我是主，顛倒你去買東西來，如何說得過去陶小姐，我們真是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了。我在上海這許多日子，小姊妹淘也有不少，却沒一個知心知意的手帕交，想起來，禁不住要出眼淚的。」

「我勸你不要把世事看得太認真，交朋友好就大家好，不好就拉倒，何必傷感得要出眼淚，真是傻子，楊小姐，我說話率直得很，不要生我的氣，嘿。」

陶家春說着，打開一籃橘子來，先自剝了一隻吃些，點頭道：「楊小姐，這橘子是汕頭貨，味道還不錯，這東西與咳嗽有益的，多吃些沒妨礙。」



楊慧妃便也剝着吃，一邊却嫣然的一笑：

「陶小姐，你以前在銀行界做過事情沒有？現在我有些記起來了，這升害人不淺的利衆銀行，有一位女行員的面貌與你很像，不是你，一定是你的姊姊或是妹妹，字寫得很快，算盤滴搭滴搭的打得很精熟，當時我非常眼紅，自己不會寫算，否則也可以到銀行裏去辦事，那種職業是高尚的，我常常這樣想。」

陶家春聽她提到利衆銀行的事，不由一楞，只得含誤着說：

「是的，利衆銀行沒有倒閉之前，我有一個堂姊妹在裏面服務，後來銀行突然倒閉，她就回到鄉下去了。銀行職務，雖是高尚，也要看什麼銀行去的，利衆銀行純粹是投機銀行，害人不淺四個字一點也沒批評錯。」

「陶小姐，提到利衆銀行，真使我傷心，幾年心血，都結交了它。」楊慧妃說着，即在五層櫥裏翻出一袋紅花綠紙燙金字的摺子。「陶小姐，請你看看這個吧，五年定期，七個月不到，就關門了。」

陶家春接過摺子翻開一看，上面「記賬員」名下那顆篆文圖章還是她的。「出納」下面一顆鐘鼎文的圖章是李飛雲的，再看那總數下的數字是四〇〇〇〇，因說：

「這是四萬元呀，完全損失了嗎？」

「殺千刀的馬家裏，都是信他的話，說利息優厚，信用極好，定期五年，月息有一分四厘，不料白白的送給他們了，那行長我也認識的，良心不好，一定沒有好結果。」

「沒有好結果嗎？這話竟給你說到了，有人看見他已經墮落了，差不多已在癩三羣裏混混。」

楊慧妃瞪大了眼睛：「已經做癩三了，這話是真的？」

陶家春微笑說：「我要欺騙你做什麼？」

「報應報應陶小姐，現在這個時代，大家不再迷信那因果報應了，其實仍有因果報應的，他倒進人家許多存款去，以爲一生一世吃喝不盡了，那知會做癩三的，我損失那許多錢，並不能過日子。」

陶家春給她談到馬行長身上去，心上大有些不舒服，便說：

「楊小姐，我來了快兩個鐘頭了，你究竟有什麼話要和李飛雲說，我可以寫信去要他來，我也可教他來，你盡管把你心上的話講出來，不用避嫌疑。」

楊慧妃聽了，連連咳了幾聲嗽：「陶小姐，我剛才已經講過了，請他到我這裏來一次，當面問他幾樣事情，我知道他是不會來的，但不能不希望他來，我日夜在希望着他，等我見過了他一面，死也情願了。這些話在你陶小姐聽了，一定又要說我太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認真了，可是這種事情放在你身上，恐怕比我還要認真。」

「他若不肯來呢，楊小姐你打算怎樣？」

「最好請你將他的地點告訴我，我到他那裏去，一定要找到他方休。我想他見了我一面不會使我傷心到自殺。人與人總有些情感作用的，況且我與他的關係不比尋常人，陶小姐是他的表妹，我也無庸忌諱了。」

陶家春點頭笑道：

「要他的地址也不難，等我明天送給你，不過你去會他，有許多不便，不能讓他回到上海後教他來找你。」

「陶小姐，爾我都是女子，你在這上面要幫我一臂之力的，真的，李飛雲家裏究竟有沒有妻子，陶小姐一定知道的。」楊慧妃很婉轉的問。

「有是有的，是一個童養媳，李飛雲很不滿意她，有脫離關係的心，但沒有實行。這話很祕密的，請你不要對外面人說。楊小姐，我明天不來，後天一定給你一個確實的答覆，再會吧。」

陶家春站起來告辭，楊慧妃也忙着站起來送，陶家春按住她：

「你身體不好，不用客氣。」

## (二六) 你又不舒服了

陶家春在安樂公寓出來，即坐人力車回到西摩路，她遠遠的就下了車，再走回去，還沒到店門口，遠遠地就看到李飛雲和一個女的在弄堂口笑迷迷的談着，她更走近些，隱在一根電線木後偷偷的聽那女的真是上午來兌角票

的人。她悶聲不響的看他們究竟怎樣。

她瞧了一會，只見李飛雲的手向着那女人指呀指的，臉上一會笑，一會不笑。那女人也與他一樣，講講笑笑，忽又鼓起嘴來，眼睛看在地上，足尖在地上移來移去的。陶家春心上有些酸溜溜的，但一個轉念又釋然了。不過她爲好奇心所驅使，一定要看出一個究竟來。所以她又遮遮掩掩的跑過馬路，隱在看弄堂巡捕存身的木房子邊上，靜靜聽着。可是只聽到那女人說了一句「再見吧，她們在等着我哩。」即往那邊走了。李飛雲跟在後面。陶家春也就悄悄地跟過去，跟了沒有多少路，那女人突然轉過身來，不知向李飛雲說了一句什麼，李飛雲便停住了脚步說：「不送了。」陶家春知道他要轉過身來了，連忙往橫街裏一跑，等李飛雲走過後，她才出來，則已看不到李飛雲的人了。

她正要回到店裏去，因爲走得匆忙些，却和一個人撞了個滿懷，忙縮住身子，那人却捉住她的手臂說：

「蜜司王，我到你店裏去找了三次，沒見你的人，怎麼一個人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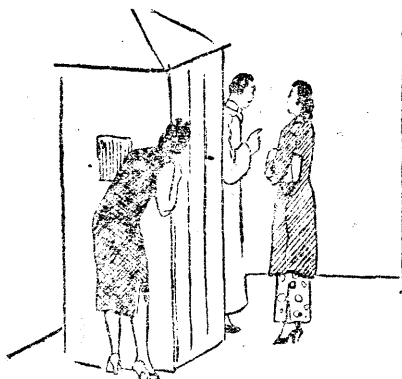
陶家春抬頭一看，那人正是蔡念堂，忙把手一縮。

「蔡先生，在路上不要這樣，怪不雅觀的。你怎麼老去找我？我有我的事呢，是不是因爲送了那點子東西給我，我應該整天的侍候你？」

「不，不，絕對不是不知如何，我一時不見你的人，就像生了病似的，渾身不舒服，非要看到你的人才可。」

陶家春聽了，向他臉上望了望，暗想：這話要是由衷之言，我也不能太使他失望，只是目前的男人，都是沒恆心的，譬如李飛雲吧，他的人總可以信任的了，不知他暗下竟與兩個女人往來，而且對於楊慧妃又是那樣的冷酷，將來也這樣對付我起來，我預備怎樣呢？這蔡念堂又是怎樣一個人呢？

「哦！蜜司王，我的話沒講錯，幹嗎不理睬我？我告訴你一個消息，在你們對面，我已找到一個前樓面，六十八元一個月的房租，我住在那裏後，可以常



常的和你見面，你有工夫也可以到我那裏談談。」蔡念堂說着，又向衛外指指：「就是雲記理髮公司樓上，你到我那裏，只要穿過一條馬路好了。」

陶家春捧脫了手：「何必呢，你那種舉動，未免太不考慮了，彼此認識不多日子，倒去爲我租起房子來，將來使你失望起來，莫要怨到我。」

「不怨，不怨，絕對的不怨，只要你不把冷酷的態度對付我，我就感激不盡，否則我馬上到海潮寺去剃度爲僧，從此看破紅塵了。」

這幾句話，真把陶家春的心打動了，不由向蔡念堂看了一眼：

「蔡，恐怕你的話有些不在，說得過份一些，你們男子的心，有三個頭六隻脚的，非常活絡，今天的話，到明天即要打折扣，到後天更不對了，你要把我的人看看滑，不要一時間的感情衝動，把我看成仙人似的，等到發現我的缺陷，比香煙屁股還丟得快，那時間你沒關係，我要嘔血了。」

「我不是那種人，你放心好了，可以發誓給你聽，假使……」

陶家春不等他說下去，截斷話頭道：「發誓什麼的，都是騙騙小孩子的玩意，我聽過多了，事實勝於雄辯，我希望你有事實給我看，不要嘴上天花亂墜的，俗語說：嘴郎中沒有好藥，我的話非常率直，你不要因此生氣。」

「我不生氣，希望你在許多地方原諒我，我們一起吃夜飯去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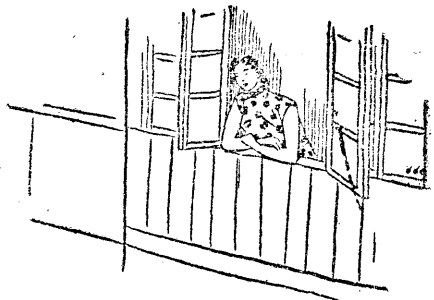
陶家春對他笑笑說：「對不起，今天不能奉陪，還有事情去呢。」

蔡念堂非常失望，用手帕揩揩額角上汗珠：「蜜司王，我能到你府上去嗎？」

「眼前還有許多不便，到好去的時候請你去吃飯，但是你去買東西時，我不拒絕你，哈哈！」

陶家春笑着點點頭，就往衛堂外面走，也不願蔡念堂在後面釘着，一扭身子，就回到店裏，他見李飛雲撐着下頰，坐在賬桌上，若有所思，她走進去，像沒有看到似的。

「雲，我出去了，這許多時候，你又不舒服了嗎？生意好不好？」



李飛雲把擰頭的手放下來：「唔，我當你又在外面吃夜飯了，與那天一樣。你說到南京路去買東西的，怎麼空着一雙手回來？」

「我有一個脾氣，不合意不買，不便宜不買，不合用不買，今天跑了許多店鋪，翻翻看看，一樣東西也沒買成功，倒是遇到那馬行長在衙堂裏窮兇極惡的向人家討錢。」

陶家春見李飛雲不大注意聽她的話，便跑到樓上去小便，並換了一件衣服。

### (二七) 跟蹤察看

第二天陶家春早上起來，到窗口去看看，對面雲記理髮公司樓上果真有油漆匠在收拾。蔡念堂在邊上指指點點。

蔡念堂似乎已經看見她，在西裝袋裏掏出一塊手帕來向她揮着。她向他點點頭，又笑了一笑。也不知蔡念堂看到沒看到，只見他兩隻手掌圍在嘴邊上嘩啦啦不知在講些什麼。陶家春向他揮揮手，連忙轉過身子來，李飛雲却在床上對她看着。

「對面是什麼人？」

「你猜是什麼人？」

「對面是雲記理髮公司，大不了是些掃青碼子，那種人油腔滑調的，專門在女人面上用功夫，少與他們多說話，將來影響到你的名譽，真是犯不上的。」

陶家春聽了，很有些不舒服：「你在壁縫裏看人，把人都看扁了。我陶家春雖然沒多大的知識與學問，但是也知自愛，不能爲友的人肯糊裏糊塗和他多說多話嗎？」

「我也是推己及人的話，並不是肯定你已與那些理髮匠交了朋友。不過隔着一條馬路招手送目，大呼小叫的，

給人家看到了，總有些不雅觀。不想你會生氣的。本來我與你講話，用不到猜疑，也用不到客氣款虛，闔起房門來說話，真可以無話不談。家春這一陣你我之間，像有什麼障礙似的，真覺莫名其妙了！」李飛雲從床上坐了起來。

「你還有些莫名其妙嗎？我與你一樣的感覺，這障礙不除，你以為是好現象嗎？」

「這話更顯得奇怪了……」

陶家春搶着說：「奇怪什麼呢？昨天那個兌角票的女人才奇怪呢，老實說，這就是障礙，障礙就是她。」

李飛雲走到梳粧台邊上，拍拍她的肩膀，俯下身子去把一個笑臉給陶家春看着：

「你不要誤會，那女人不過是彼此相識，並無其它關係，假使你要疑心到我與她有過比認識再進一步的事情，那才真是我們的障礙呢。」

「這話是真是假？」

「當然是真的，我在你面前還肯說假話，一個人還有良心？」

陶家春在鼻子裏哼了一聲，將他推得遠遠的：「經你這一說，我完全明白了，你是一個最有良心，最有情義的人，不要多麻煩了，時候已經不早，下面去招呼招呼吧。」

她說着，先往樓下跑，走下幾級梯子，又回到樓上來：

「雲，昨天廣告上那個人究竟去會她吧，照你那樣有情有良心的人，不能置之不問，由人家去伸長頸子盼望。」

李飛雲皺皺眉：「這人我見了她很頭痛的，喜怒無常，似乎有神經病，況且她是一個女性，和她多接近了，豈不是

你我的障礙，你能不疑心我嗎？」

「哦，這樣說起來，又是爲着我，我就怕成了別一個人的障礙嗎？」

李飛雲聽她話裏有因，便一把拉住她的臂膊：

「家春，你何必與我挑着眼子說話，自問我沒有使你不舒服的地方，只不過你到什麼地方去，問你一聲，這上面或許使你不快活，其實我怕你走入歧途，信人家的哄騙。」



「你怕我走入歧途，信人家的哄騙，你呢？」

李飛雲心上突的一跳，暗想：自己與三少奶奶俞鳳芝在街堂裏談話，她尚在外面沒有回來，店裏那兩個練習生，呆鳥似的，什麼都有些模糊，決不會將我的事搬到她耳朵裏去。她這話，說不定是無的放矢。

「我信誰哄騙呢，除掉你。」

陶家春心上雪亮的，他既然瞞着自己，追問下去，也就沒有意思，且觀以後的演變吧。可是李飛雲却追問她昨天出去兩三個鐘點，到南京路去買東西，未必是真的，多數又是與前一天送夾大衣的人在一起。

「也許是的，也許不是，總而言之，我有我個人的自由，你不使我難堪，我也不使你難堪。」

李飛雲笑着拍拍她的手掌：「我只有愛護你，絕對不會使你難堪。今天我打算出去半天工夫，趕得及，便回來吃晚飯，趕不及，吃了晚飯回來。請你不要疑心我，我是去拜望一個同鄉的，因為他新從鄉下出來，向他去打聽一下家裏的情形，母親是五十八歲的人了，不知康健不康健，還想托他帶幾個錢回去，我從利衆銀行倒閉之後，除掉寫一封信去問問候候外，沒寄過一塊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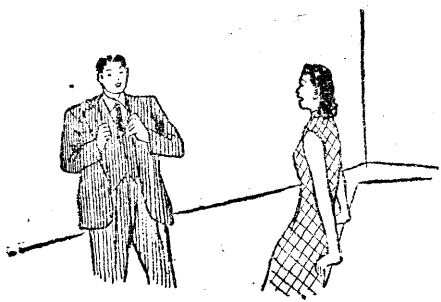
「這是正事，那位同鄉肯到這裏來的話，請他吃一頓便飯。這裏地方還算寬敞，把老太太接到這裏來住，也是一樣。」

「我也這樣想，不過老年人總丟不掉一個家。」李飛雲在衣櫃裏取出一套新的西裝來往身上穿。

陶家春猜料他的話有一大半是虛偽借托的，不便說穿他，表情上沒有異點流露出來，却替李飛雲仔仔細細打了個領結，指指鏡子：

「雲，你看打得好不好？」

「好！我再也打不到這樣好。」李飛雲想攔住她接一個吻。



陶家春身子一扭，躲開了：「你留着吧，快去拜望同鄉要緊。」

李飛雲出去，陶家春立刻派一個練習生跟蹤察看，究竟往什麼地方去的。

陶家春坐在賬桌上靜候那練習生的回報，足足等了十幾分鐘，那練習生哭喪着臉回來了，陶家春忙問他李先生到什麼地方去的？練習生吸了一下鼻子：

「我跟着李先生出去，相隔一丈多路，一眼睛眨不眨的看住他，可是他也不時轉過臉來向後面張望，我便東一躲西一避的不給他看見，一直跟他走過小菜場，忽然李先生轉過臉來看到我了，把我喊過去問我到那裏去，我又未便說出是你師母吩咐我跟着的，一時又想不出別的話來回答，只說是出來玩玩的。李先生把眼睛一瞪，伸手在我頭上拍達一下，說我偷開出來白相，要我搬着鋪蓋滾蛋，路邊有黃包車停着，李先生跳上車了，揮着手教車夫拉拉拉，便拉着往西走了，李先生在車子上還向我瞪着眼睛。師母，看上去李先生一定要停我的生意了，回到家裏去，我父親第一個要打我，要攆我出來做齋三的。」

練習生淚隨聲下，只是用衣袖擦着眼睛，陶家春看他這副可憐相，不由要笑出來：

「不用哭，李先生要停掉你的生意，有我給你說情，下個月我還要教他加你的工錢，不用嚇。」

練習生這才破涕為笑，站到前面櫃檯上去等候買賣。

陶家春一個人在桌上左思右想，李飛雲是不是因為有個蔡念堂而對自己冷淡，但是剛才替他打領結時，又很像愛着自己的，再講到他這一次換了西裝出去，與昨天在衙堂裏與那女人竊竊私語的情形，未免有些靠不住，現在一定是去會那個女人了。唉，昨天勸楊慧妃不要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太認真，自己却又認起真來，也是笑話。

她想到了楊慧妃，記起要趕着給回音她的，看上去李飛雲是不會去見她了，這種單方面的相思，也够可憐的。她便囑咐兩個練習生小心門戶，走到對面柴炭店去借打電話，恰巧柴炭店的電話壞掉了。柴炭店的老板說，隔壁理髮店裏也有電話的，她又到理髮店裏來。那些穿着白布制服的理髮匠只當生意上門，把她往椅子上讓，經她說就是明借打電話，才告訴她電話在後面樓梯轉彎上。

陶家春翻好電話簿子，找到了安樂公寓的電話號碼，還沒撥號碼，背後突來一人，雙手緊按住她的兩隻眼睛。大膽，一定是蔡念堂，掙脫了那雙手，轉臉一看，果然是蔡念堂。

「蔡放鄭重些，動手動腳像什麼樣子，幸而還沒有罵出來，否則要發生誤會的。」

「不會發生誤會的，你儘管罵，就是打我幾下也終關係，你可要打幾下。」

蔡念堂側過半邊身子去讓她打，陶家春輕輕將他一推：「對不起，讓我打一個電話，那邊只剩下兩個練習生，不要出了岔子，那就糟了。」

「打電話到什麼地方去，另外還有朋友嗎，姓啥叫啥？」蔡念堂釘住她問，幾乎面孔湊到陶家春鼻子邊去。

「站開些，我耳朵又不聾，這些講話聽得到的。我有朋友沒朋友與你沒關係，要你這樣查問做什麼。」陶家春說着，便撥電話號碼，一聽，却打錯了，那邊是一家嚮導社，以為生意經來了，在電話裏再三問是那一家旅館。陶家春連忙掛斷了。

「都是你，電話撥錯，啥格美人社醜人社，攪七念三！」

「是多少號碼，告訴我，我替你打，保你不會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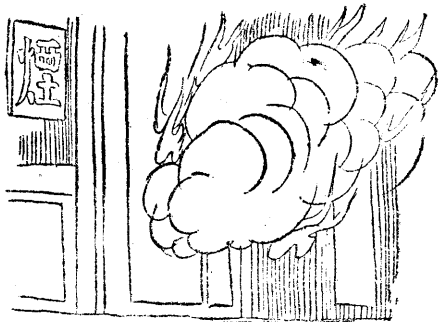
蔡念堂故意將手在陶家春胸前碰了一下，陶家春向他眼晴一白：

「再這樣子當心我給你一個不好看，莫怪我無……」

「無情是不是儘管講出來，何必縮住了？」

陶家春見樓梯下面有幾個白影子在走動，知道是那些掃青碼子在偷看他們，便趕着再打了個電話到安樂公寓，楊慧妃又不在家。

電話掛斷，蔡念堂一定要她上面去坐一會，陶家春一定不肯，突然間一陣警笛響，從馬路上傳進來，聲音十分緊急，一傳十，十傳百，頓時間有許多警笛在吹着，接着只聽馬路上人聲鼎沸，都說火火火，陶家春心頭突突地跳，便與蔡



念堂到樓上一看，果然是火警，而且是他們煙紙店隔壁起的火，火勢十分猛烈。『哎喲！這家是棉花店呀，一着了火，那還有什麼辦法，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店裏只剩下兩個練習生，他們一些主意也沒有的，六七千元的貨色，不能讓它燒掉的。』

陶家春說完，急急想回去。蔡念堂擋住他，不許他走，指給她看道：

「火勢已經蔓延到你們店裏了，回去有什麼辦法呢，你們保過險沒有？」

「沒有呀！假使保過險的，我倒讓它去了，火又不是我們起的，還怕保險公司不如數賠償出來，並且還有兩個練習生，他們一定嚇慌了，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要回去看看他們。」

蔡念堂一定不許她走：「你看，你們店上已給火包圍住了，即使你跑過去，也不能到店裏，危險不危險呢，運氣不好，燒就讓他燒了吧，六七千元的損失有希望，我替你想辦法好了。」

這時，救火車也來了，鑼鑼鐺鐺的，馬路上看火燒的人紛紛地往兩面散開，救火人員手忙腳亂的開自來水龍頭，接皮帶，架雲梯，只見三四道水頭往棉花店與煙紙店兩個門裏澆着，水澆進去，直冒着烏煙，棉花經過火燒以後，變成黑灰，給風一吹，四下裏飄着。陶家春並不注意這些，只留心看自己店裏那張玻璃櫃檯，碰一聲響，給火燒得爆了開來，裏面陳列的貨品都散落出來，碎的碎，破的破，救火人員大皮靴踏上去，不當一會事。上次蔡念堂在泰山百貨公司二十五元代價買來送給她的那瓶巴黎生髮水，也在裏面粉骨碎身了。她不忍再看，往那邊沙發上一坐，唉聲嘆氣的，只是搖着頭。

「棉花店如何起的火，一定是香煙頭，亂丟亂扔的，害到人家來。我身上連一隻角子都沒帶，教我怎麼辦？」

「你不用急，那邊燒掉了，這邊來，你說是晦氣，我說是運氣，否則你怎樣肯來呢？」

正說時，馬路上又是一聲響，陶家春抬頭看時，正是煙紙店門面上那塊大招牌掉下，她看了，禁不住一陣心酸，那時與李飛雲爭執「春記」「雲記」的情形，如在目前。她在搥着胸，蔡念堂往沙發邊上一坐，抓住他那隻搥胸的手：

「蜜司王，何必如此，六七千元的事情，我來，我來，馬上開一張支票給你。」

蔡念堂當即在衣袋裏掏出一本支票簿子來，坐到桌子邊要去開給她。陶家春忙站起來攔住他：

「這算什麼呢，我家裏遭了火災，爲什麼要你賠給我，你又不是保險公司，我會向你保過險的。」

「不關，不關，你只管收受我的支票，我只希望你丟開心事，仍是喜喜歡歡的，再多些我也不在乎的。蜜司王，請你不要客氣。」

陶家春無論如何不許他開支票，一隻手按在那本支票簿上：

「這種錢我如何可以收的，俗語說：無功不受祿，我們僅僅是一種友誼，怎可以平白受你這些錢，再強做要開支票給我，我只好走了。」

蔡念堂聽陶家春說要走，便把支票簿子闔起來：

「那麼你不要上心事，皺起眉頭，我看到了，比刀子剜我的心還難受。你肚子餓吧，這裏有沙利文的餅干。」

蔡念堂把一隻花漆聽子裏的餅干取了出來，捻了一片塞到陶家春嘴邊，陶家春不便拒絕，也就張着嘴接受。

那邊有個正在粉刷的漆匠，架着高梯爬在上面，漆着綠漆。他在陶家春進房後，一直停着手在看他們這樣那樣的，看得他心上痒痒的，嚥開了嘴只是笑。馬路對面大火燒也不在他心上，他覺得這一對兒拉拉扯扯的比審波灘黃好看，不料他看得出神，忘記了攔在梯子上的半桶油漆，拍拉達一聲響亮，漆桶從梯子上掉下來，打在桌子上，桌子上有幾樣玻璃器皿，打成粉碎，綠漆濺得滿屋都是的。

陶家春與蔡念堂都嚇了一大跳，陶家春也不知怎樣會躲在蔡念堂懷裏去的，等到發覺，臉上一陣紅，連忙站開了。蔡念堂身上也沾染着許多綠漆，便背着漆匠罵道：

「死人，你看火燒看得呆了，你看這麼一場糊塗，那能辦法？稱獍！」

「他也是無心，何必罵他，教他下來收拾吧。」

陶家春發現蔡念堂鼻子邊有黃豆大小的綠漆，便抽出手帕來替他拭着。蔡念堂也看着她呵呵地笑。陶家春問他什麼事，他告訴他險上也濺了綠漆，即取過她的手帕替她拭着。兩個人頗有些閨房畫眉之樂。

這時那邊的火勢已漸漸熄滅下去。陶家春不忍心再對她的煙紙店多看。坐在沙發上只是唉聲嘆氣。蔡念堂站在她面前笑着：

「教你不要喪氣，現在又不開心了。」

陶家春指指對面火燒場，很傷感似的。

「你替我想想，創辦了還沒三個月，就給祝融先生一掃而光，這傷心不傷心，剛才我從店裏出來打電話，隔壁棉花店老板來買一盒金鼠牌，我還教他在店裏少吸吸，不想竟在半個鐘頭裏出了毛病。」

「毛病出已出了，愁也愁不了許多，等他們房子重新建造起來，照樣再開一升。」蔡念堂說到這裏，手往沙發背上一擡：「上海地方什麼生意都好，做做險要開煙紙店，要做生意，索性大規模的做一升，講出去面子也好，看些，你的意思如何？」

「你不要強人所難，我們只有這點力量，如何開得成大規模的店。」

## (二七) 不是我看你是你看我

陶家春這時心裏大亂，想不出一個善後的辦法來。斜過眼睛去看看，她店裏被燒得十分裏去了六七分，房子只剩幾堵牆，當中已燒成枯炭似的樓梯，還在冒着白煙。瓦礫堆裏露出半條紅綢面子的被頭，雖然沾污了，却還認得出是她與李飛雲蓋的被頭。看到了這個，心上像有刀在刺着，忙又轉過臉來，默默地流着淚。



蔡念堂比她有興子，他等那個漆匠重新去弄漆時，便把房門推上了，他要陶家春到牀上去躺一會，大家好談談。陶家春如何肯躺到那裏去。

「你不知人家肚子裏的心事，家毀了，店也燒了，一個人弄得無處投奔，怎麼是好？」

「噢，這不是你的家，你看，房間裏這些東西，有不合意的，重去買過，要孀娘姨，那邊荳頭店裏本地人蘇州人常熟人全有的，你去揀就是了。」

陶家春眼睛對他一白：「照你這樣說，我是你什麼人，蔡，你不要當我是見錢眼開出賣靈魂的人。」

蔡念堂給她說得臉上泛着紅，倒不好意思再說什麼，點上一支香烟吸着，低了頭在踱着方步，一個不留神，一脚踏在打翻的油漆上，卜通一交，又把陶家春嚇了一大跳，連忙過去攙扶他站起來。

「跌痛沒有？」

蔡念堂皺着眉頭，嚥嚥嘴的亂叫，有意無心的倚在陶家春身上，陶家春將他攙扶到牀上睡了。

「你躺一會吧，我要到那邊去看看。」

「不用去看了，在前面窗口上看看是一樣的。大腿上跌破了沒有，請你給我看看，這時非常痛，不要是腿骨跌斷了。」

「那還是到醫院裏去的好，我不是醫生，看也是白看，而且你的大腿，我也不便看。」

蔡念堂並沒跌出什麼太傷來，要陶家春看他的大腿，不過是試探性質，彼此可以接近些，不料她竟堅決拒絕他，感到非常失望，只怕她要走，連忙又坐起來。

「你給我看看又沒關係，不是我看你，是你看我，我沒怕難為情，你倒難為情起來。」

「你這個人專喜歡坐在屋脊上說風涼話，我遭了這樣一個火災，你應該表示同情，却專門開玩笑。」陶家春很高興。

「你說我不表示同情，真是冤哉枉也，剛才開支票給你，你又拒絕不收，安慰的話也說過不少了，還要怎樣同情。」

呢？」

陶家春不願再和他多說廢話，對着衣櫃上的鏡子理頭髮，就往樓下來。蔡念堂因爲身上沾了幾處綠漆，來不及更換衣服，只追到樓梯口：

「蜜司王，等你來吃飯，一定要來的！」

陶家春出了雲記理髮店，馬路上都是水，由救火車上接下來的皮帶，橫一條豎一條的。這時火勢已熄，由這邊看過去，只單單燒了一家棉花店，一家煙紙店，景象十分慘慘。

衙堂口有些箱籠被頭堆在那裏，一個婦人手上抱了個小孩子在哭，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陶家春認識她是棉花店樓上的房客，平日常到煙紙店來二角買一塊肥皂，五分之一盒火柴，也是一位老顧客。陶家春想去打聽她怎樣起火的，但一看自己店裏燒得那個樣子，便嘆了口氣不願再打聽了。

她在附近找那兩個練習生，却不見踪跡，也不知李飛雲知道這事沒有，抬頭看看日光，已經偏西了，心想剛才還有一個好好的家，生意興隆的店，現在變得無家可歸的人了，前後不過是兩三個鐘頭的事情，却有這大的變化，要不是青天白日，還當是做夢哩。

陶家春神經上似乎受到了刺激，自己也不明白要到什麼地方去，也沒有地方可去，唯一的去處，只有雲記理髮公司樓上了，她頗不願到那裏，心上也不願去。於是她毫無目的的信步亂走，只想把李飛雲找來想一個善後辦法。

洋場十里，陶家春足足的跑了四五里，腰痠腿累，她也不以爲意。凡遇到穿西裝的青年，都得向他看一看，是不是李飛雲。

她糊裏糊塗走到了法租界的西愛咸斯路，那一段馬路是很冷靜的，來往的人也不多，偶然有幾輛汽車風馳電掣的過去。她也覺得亂奔亂走有些好笑，



還是向後轉的好。這個念頭剛轉完，只見前面電線木邊上站着一對青年男女，並肩兒對準電桿木上的召租條子細看。那男的後影，活似李飛雲。

陶家春當即把步子扣住了，站在遠遠的瞭望着，只聽那男的手掌一拍：

「哈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可惜是個後樓，嫌小一點吧？」

這聲音傳到陶家春耳朵裏時，確定他是李飛雲無疑了，她想奔上告訴他店裏已被火災，應該回去安排善後，但她又不情願馬上奔過去，還要看它一個究竟，因此她仍屏息靜氣的站在那裏。

「不管它後樓前樓，暫時先租下來再說，以後有相當的房子再搬好了。否則又要化一天的工夫去奔跑了。」

「後樓雖沒關係，只是不能講私情話，前樓人家要聽到的，最好是亭子間，門關上，窗簾拉滿，即是金少山在裏面唱霸王別姬外面也聽不到的，那最合式了。」

「有多少講不完的私情話，要到這地方來講，即使有得講，聲音放低些好了。嘿嘿！」

「講到得意的時候，聲音未免要大起來，還有樁事……嘿嘿，你也有數兒的，不用我再講了。」

「這些話在馬路上嘩嘩嘩，難聽哦，我們去看看房子，對的，付幾個錢定洋。現在我倒要和你講一個明白，一個星期到這裏四次，一個月十四五次，能够天天來的最好。」

「這不成問題，不過路太遠了，路上來去，起碼一個鐘頭。最好在我店隔壁春華里。」

「不行，那地方小姊妹太多，而且你那裏也有一個……算是姘頭呢，還是什麼？」

「那是馬馬虎虎同居在一起的，她不能干涉我，你不用顧慮到這些風芝，我早對你說過了，我沒娶過女人，那天你不在大光明發脾氣，也不會與那個女人發生什麼關係的，你放心，她管不了我……」

陶家春聽到這裏，四肢驟然發冷，眼前一陣發黑，身子站不住，連忙扶住邊上的牆壁，閉上眼睛，總算沒有跌倒。約摸過了四五分鐘，才能恢復過來，向那邊一看，只剩一根電桿木，那一男一女不知在什麼時候走了。她連忙跑到附近找了一找，那裏有他們的人影子。沒奈何還是往西摩路來，一路上想想李飛雲的人，怎麼這樣無情，我倒要當面問問。

他，什麼地方對他不住，在背後竟那樣輕視我。我真命苦，第一個遇到的馬行長，是那樣一個結果。現在遇到李飛雲，總以為可以白首偕老了，想不到他另外有人，而且對自己是那樣薄情。

當她回到西摩路時，已是晚上九點，沿馬路的店鋪都打了烺，她好像忘記自己的店鋪已燬於火，還向那邊奔過去。及至到門口，却給一個防守在那裏的救火員擋住了。

「喂！你到什麼地方去？」

陶家春給這一句話嚇了一大跳，同時神智也清醒過來，抬頭向裏面一看，只有救火員放在那裏的一盞油燈，半明不滅的，照着那種被火燒的屋子，格外來得陰森可怕，像夜間跑到了深山絕谷之間一樣。陶家春觸景生情，悲從中來，忍不住哭出聲音來，倒把那個救火員看得呆住了。

「噢，幹嗎在這裏哭？」

「這店鋪是我開的，僅僅三四個月，不想給火燒掉了。」

「天災人禍，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哭有什麼用？都是棉花店不好，連累你們的。現在棉花店老板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救火員用溫言安慰她，她自己想想也覺得哭是無益的。因揩揩眼淚，打算到雲記理髮店樓上去，但走到那邊門口，又縮住了腳，長長的嘆了口氣想：

「女人一定要依靠男人嗎？而且姓蔡的人，不知他究竟是什麼心思，專門以金錢來炫耀人。」

因此，她又離開了雲記理髮店，轉頭看看樓上電燈雪亮，無線電在播送著外國音樂，一條頰長的影子，給燈光映在窗帘上，她知道這是蔡念堂，她決意不上去，男人都是寡情的傢伙，這些爲妙。只是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這問題使她躊躇起來，而且她中飯夜飯都沒有吃，肚子也在鬧飢荒了，衣袋裏沒帶錢，連角票也沒一張，上館子吃飯，與住旅館，都非鈔票不行，真使她僵僵了。因想還是到楊慧妃那裏去，彼此是女性，總有些同情心的，且在她那裏住上一宵再說。那知到安樂公寓十四號的門關得緊緊的，敲敲無人答應，打聽隔壁房間裏，說是晚飯以前出去的，只好回出來，經過

一家人造金首飾店，櫥窗裏陳列着許多戒子手鐲，才記起自己手指上套着一隻鑲珠子的戒子，便掙下來送到一升典當裏當了二十元，這一晚的吃住都解決了。

她白天雖很辛苦，身子疲乏不堪，可是無論如何睡不着，輾轉翻側，老是不能入睡，愈是睡不着，愈有心事，思前顧後，直到外面馬路上糞車驢轎，還是睜着眼睛在那裏。

這天起來，又跑到西摩路，以爲可以遇到李飛雲的，那知蹤迹杳然。她便到一家報館裏去登一條廣告，希望李飛雲與她見一見面，以後的事情怎麼辦，究竟將她怎麼處置。

## (二八) 不能太認真

廣告送到報館裏去後，再坐車子到安樂公寓，現在她唯一的親人，似乎是楊慧妃了。但是她到了安樂公寓却又躊躇起來，與楊慧妃怎麼講呢，仍舊照上次來的時候說些謊話不成。

「陶小姐……陶小姐……在門口做啥不上來？」

「陶家春抬頭一看，楊慧妃笑容滿面的伏在窗口上向她招手。她只好上樓去。楊慧妃已拉開十四號的房門在迎迓她。」

「陶小姐，你昨天到這裏來過的嗎？」

「來過的，你不在家呀。」陶家春坐下來說：「你的病好些沒有？今天似乎精神好了許多。」

楊慧妃點點頭：「那位醫生的藥倒有些效力的，三帖藥下去，就鬆動許多。同時，我也把你的話仔細想過，天下的事情，不能太認真，姓李的既然不把我放在心上，我何必一定要追求他，男女愛情，要雙方面的，單方面就變爲一相情願。因此我把心事一丟開，病也好得快了。陶小姐，我該感謝你，不是你那天來點化我，到今天還不能覺悟，恐怕一直到



死也不能明白。昨天我就盼望你來的，一直等到下午四五點鐘才出去。」

陶家春見她已不再追問季飛雲的消息，也就不預備再說說話。

「昨天到什麼地方去的？我現在變成無家可歸的人了，所以特地來投奔你的。」

楊慧妃一楞，繼而笑着說：「陶小姐也染習着上海人的習氣了，故意吃豆腐嗎？」

「我的話沒半個字假的，如何會吃豆腐呢。我家遭了火災，昨天報紙上還刊着那段新聞的，不信你去查查。」

楊慧妃見她一本正經的在講，知道不是虛偽，便去把昨天的報紙找出來，仔細一查，本埠新聞裏果然有一則火警新聞，她看了一遍後：

「陶小姐，燒掉一升煙紙店，一升棉花店，那一升店是你的？」

「烟紙店呀。」

楊慧妃說：「怪不道你沒進來時，面孔上一團的不高興，原來出了這樣的變故，說句迷信話，也是你的運氣不好，與我給利衆銀行倒掉一筆存款一樣的倒楣，不要急，陶小姐，錢財是身外之物，去了自會來的。我獨個兒住在這裏，本來很寂寞，請你在這裏陪伴幾天吧。」

楊慧妃說着，非常開心，她去取了許多糖菓點心來給陶家春吃，像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有幾分天真爛漫的樣子。

陶家春吃了幾粒糖菓，皺皺眉說：

「今天你喜喜歡歡，我也看着開心，只是我變了失巢的鳥兒了，不瞞你說，昨天我還是住在旅館裏，上飯店吃了兩頓飯，身上沒帶出一個大錢來，還去當了一只戒子，當票在這裏呢。」

她把當票在衣袋裏掏出來給楊慧妃看。

楊慧妃拿着取了過去，一看是當二十元，便到房門口去把一個嬢嬢喊來，交給她二十五元鈔票，教她去把戒子贈出來。

陶家春連忙去攔阻她：

「這算什麼呢，我當掉的東西，怎麼要你去贖，快些還給我。」

「陶小姐，怎麼一些不開通，大家都是很重要的，分什麼彼此，數目又不大，一二十元的事情，拉拉扯扯的難為情

哦？」

「那種東西我又不需要戴，它何必去贖它出來？」

楊慧妃按着她坐下來：「不愛戴借給我派用場好了。陶小姐，我這個人脾氣最爽快，不喜歡客氣，我單身在上海，舉目無親，交來交去交不到一個知己的朋友，以前李飛雲那個人，看他忠忠厚厚的，以為可以白首偕老了，那知道他的心一變就變，講起來要使我傷心，我也不願講了。現在我希望你陶小姐當我是個妹妹看待，不要當我是普通朋友。陶小姐，你允許我這個要求吧？」

陶家春想不到她為人這樣爽快，爽氣，不由從心坎上感動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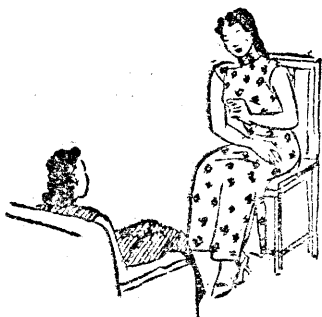
「楊小姐，我與你同是一樣的，所以」，且店燒掉了，連住宿的地方都沒有。你能認我做個妹妹，我引為非常愉快的。我的年齡似乎比你大些，那我就大膽叫你一聲妹妹吧。」

「噢！好阿姊！」

陶家春舉目在屋子裏看看，心上只是想問她做什麼事情的，却又不便開口，只好繞着圈子說：

「妹妹，上海地方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這裏也要二三百元一個月的開銷吧？」

「唔，單是房租要六十五元，伙食費等，三百元還打不住哩，聽說二房東又要加租了。」



「那麼你的收入，一定也不小呀？」

楊慧妃振着嘴一笑：「馬馬虎虎，每個月能够渾過去就是了。我現在依着你的話辦，不把事情看得太認真，能够馬虎渾過去就算了，不像以前，常常前顧後憂的，深怕年齡大了，沒有退步，千方百計的弄些錢存到銀行裏去，結果，全軍覆沒，因爲這樁事情，足足不快樂了兩三個月，現在有錢時，多化化，沒錢就少化化，晚上也睡得着，天塌下來只要不壓着我的腳，管它阿姊，我這個宗旨贊成哦？」

陶家春本想打聽她做什麼事情的，她那一套話裏面，並沒將她的職務講出來，於是疑心是人家的姨太太，或是私奔出來的大戶人家的姑娘。這一點，又不便問她，苦悶極了。

「阿姊，還在想念你那井煙紙店嗎？燒已燒了，多想也沒用。我存在利衆銀行四五萬哩，一下子也就完了，情形與遭了火災有什麼兩樣。」

「我在就心我以後的生活，不瞞你說，我是一個孤苦伶仃的人，最好是找一個相當的職業。」  
這話是陶家春試探楊慧妃的，同時也是實在情形。

「你要找職業嗎？容易容易，上海地方，只有女人找出路最容易，你不用爲這樣就心事。我給你負責。」  
楊慧妃的話又是囑囑吞吞，仍使陶家春無法知道她所做的事情。只好直爽些問她：

「妹妹，你是在做什麼的，一定是很高尙的職業，讓我也可以跟你學學。」  
楊慧妃將一塊巧克力送在嘴裏嚼着道：「阿姊，我問你，我們做女人的，什麼職業最適合？」

陶家春聽了這幾話，有些莫名其妙起來，翻着眼睛對她望了一會：

「女子職業，在目下很多很多，最適合這句話也難講，要看各人的性情，與才能的，比如我，最好是寫寫算算，或是做一個書報校對。」

「不是的，那種職業太清苦，我以爲我們女人最好的職業是嫁人，而且要零碎嫁人。哈哈！阿姊，你不要當我是瘋子呀！」

「笨嫁碎人」這四個字，鑽進陶家春耳朵裏去，覺得十分奇特。倒又不便問她是什麼意思，只是翻着眼珠子向她看着。

楊慧妃格格地笑道：

「阿姊，我知道你是在當我說瘋話了，其實一些也不瘋，而且很有道理在裏面，你看，現在市場上的女人，十個有九個在零碎嫁人，這樣做，才能舒舒服服的過日子……」

陶家春不等她說下去，便截住話頭說：

「妹妹，我真要當你在說瘋話了，零碎嫁人，不是妓女幹的事情？那種出賣靈魂的事情，是職業嗎？」

「阿姊，你不知道現在是妓女世界，做了女子，便要效尤妓女，做妓女並非可恥的事情，否則現在也不會有那些妓女了，環境逼着人這樣做，也無所謂恥不恥了。」

陶家春聽不來這些話，却又不便批評她的見解錯誤。

晚飯之後，楊慧妃盛裝豔服的打扮起來，她笑着說：

「阿姊，我帶你到零碎嫁人的地方去玩玩，大衣要穿哦？」

陶家春到這個時候，知道她是出賣靈魂的妓女了，深為可惜，暗想：這樣一個妙人兒，怎麼走上了這條路呢？唉！

「阿姊，爲什麼不響，阿是怕我帶你到不規矩的地方去，這個你放心好了，那地方很高尙的，你大胆放心的去，到了那裏自會明白的。」

陶家春不便拒絕她，只好略爲收拾收拾跟她走。楊慧妃早已取出一件灰色的夾大衣，來給她穿，陶家春却不願穿。

「我不喜歡穿別人的衣服，妹妹，你收起來吧。」

「阿姊，你不願意穿別人的衣服是假的，不願意去是真的，阿姊，這是我的衣服，不是別人的，你我還分什麼家不成，與你自己一樣。」

陶家春只好穿了。兩人一齊出門，坐了兩部人力車到一家舞場門前停下來，陶家春不由好笑，這是一家舞場，怎麼是零碎嫁人的地方呢。

楊慧妃掏出錢來付了車資，挽着陶家春手臂往裏面去，剛進舞場的門，便聽得嘩啦啦的爭吵聲音，遠遠看過去，只見一男一女指手劃腳的在對罵着，舞女和舞客，擠在四週看熱鬧，楊慧妃陶家春也就走進去看看，是些什麼人在鬥嘴。

「你好！家裏已有五六天不回去了，日用開銷，一樣不管，這日子教我怎樣過下去，你倒在這裏開心，與這些狐狸精搗搗跳，忘記家裏有老有小的了。」

男的火冒十丈的樣子，指着那女的，恨不得打過去。

「你算毋我的台是唯演出去，再在這裏囉囉，拳頭要到你身上來。老子白相跳舞場，父母也管不到我，倒要你來多說多話，自己不拿一面鏡子照照，這隻面孔紅頭阿三也沒胃口，我高興去哦。」

女的給他說得臉上紅上加紅，接着便流下淚來，也把手指過去，一隻腳禿的一跳：

「豬獯！當初你那能看中我的，現在嫌着我了，良心撒在馬桶裏去了嗎？蠻好！今天非同你拚一個明白不可。」

說時，當真撲過去，男的使勁將她當胸一推，女的腳下一滑，咚的栽倒了，左近一隻桌子上，面放着許多玻璃杯，花插，香烟缸，給她的腳一帶，豁鏗鏘一聲響，桌子倒下去，連許多玻璃器皿都打碎了。女的要從地上掙扎着起來，手腕擦在碎玻璃上，頓時鮮血直流。

這時，舞場裏的僕歐與稽查都過來干涉了。稽查教他們要打到外面去打，不能在這裏影響我們的營業，所以女的雖然要去扭男的，却給他們這一起人擋住了，男的早給幾個一起來和調的朋友拉着走開了。女的只好啼啼哭哭，





由僕歐推推拉拉到外面去。音樂台上又奏起樂來，整個的舞場又恢復常態。

楊慧妃拉拉陶家春，揀一隻空桌子坐下來，向僕歐要了兩杯鮮橘汁，她又掏出香煙來，遞一支給陶家春，陶家春說不會吸，楊慧妃要她隨便呼。

「阿姊，剛才那一幕你有什么感想？」

「那男的太欺人了，家裏開銷不顧，却躲在這裏跳舞，女人來找他，還要說紅頭阿三都沒胃口，這話簡直在放屁。這樣看來，天下男人都不是東西！」

楊慧妃格格地一笑：

「阿姊，說他們都不是東西，這話也不錯，其實這都是蓮嫁的壞處，你不聽見那女人說，當初怎樣看中我的，可見他們當時也會經過甜蜜的戀愛，現在男的日久生厭，便說她紅頭阿三都沒胃口了，假使實行零碎嫁的話，即沒有這種毛病，對就對，不對就走開，男婚女嫁，各聽自由，又何至要在這種千人百衆的地方大打出手呢？」

「你說的零碎嫁，究竟是怎樣一種嫁法，我長到這大，還是第一次聽到哩。」陶家春感到興趣似的問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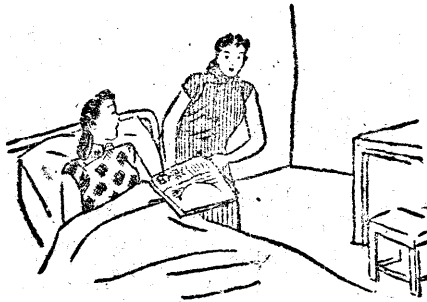
「零碎嫁，就是常常換換丈夫，十天也沒一定，一個月也沒一定，四五個月也沒一定。總而言之，只要雙方有一方表示不願意同居下去，我們就拆開，各走各的路，各人去換各人的新鮮對象，這樣，像剛才那樣的爭吵也沒有了。」

陶家春呷了一口鮮橘水道：「這不是嫁人，俗語謂之亂姘頭了，那成一個什麼樣子呢？這是你想入非非之談，我想事實上不會使你如心如意的，而且女人家專靠一個年青你若三個月一個男人，五個月一個男人，年齡超過了三四十，恐怕丟在垃圾桶裏也沒人要你了，那時你怎麼辦？」

楊慧妃倒給她說住了，一時說不出什麼來。

這時舞場裏正在熱鬧的時候，音樂一隻又一隻。舞女們像穿花蝴蝶似的，來來去去，這邊坐櫃子，那邊坐櫃子。陶家春一眼瞥見剛才與自己女人指手劃腳爭吵的男人，則坐在她邊上一隻桌子上，與同桌的人嘻嘻哈哈談笑，却不時對她與楊慧妃看。那種擲眉弄眼賊裏賊腔的樣子，使她看了有些不順眼。楊慧妃却悄悄的推推她道：

說：



「有人拍無線電給你哩，阿姊，這起打算賣掉了祖宗坟地來找快樂的人，對他作何感想？不妨發表些意見。」

「我沒有意見，只當他們是玩具店裏玩具，沒有感想，只有可笑。」

她們正在說笑，那個男人却丟過來一個紙團，楊慧妃要舉起來看，陶家春一把搶來向痰盂裏一丟，立刻站起來

「妹妹，我要早些睡，回去吧。」

楊慧妃只好付了錢，與她一同出來，坐了車子回安樂公寓。

「阿姊，我怕你心上煩悶，特地要到你那種歡笑的地方去散散心，怎麼坐不上一個鐘頭就回來，我看你是喜靜不喜動的。」

「我給那人一個紙團丟得火冒起來，再坐下去，恐怕還有別的花樣來呢。」

這一晚兩個人睡在一張床上，談談說說到一點鐘才睡着。

### (二九) 我的愛人就是她的愛人

第二天楊慧妃起得比較早，她雖然識字不多，却喜歡翻翻報紙，看看綢緞店的大減價廣告，與各戲院的戲目廣告。她忽然看見廣告欄裏有着「李飛雲鑒」幾個大號字，覺得奇怪起來，看下面的文字，也是要找他的人，連忙去送給陶家春看。

「阿姊，阿姊，你看這廣告，也在找李飛雲呢。」

陶家春一看，正是她自己登的廣告，她仔細把上面的字句看了一遍，不由暗下喊了聲哎呀，怎麼匆匆忙忙的把地址忘記寫上去，教他到什麼地方來見面呢，這廣告簡直是白登，十四元三角四分，白白丟掉的麼！

楊慧妃見她看過廣告後，只是默默地不作聲，便說：

「阿姊，這不知是什麼人麼登的，單是李飛雲鑒，下面名字地點都沒有。上次我還把慧字登上去的。」

陶家春正有說不出的苦處，似乎還不便與她說明，因道：

「大約李飛雲自己看到了，便能知道這是什麼人約他的，所以故意不把名字登出來。」

「看上去又是女人，否則不會不把尊姓大名登上去的。假使我這話是對的，那女人得到的，一定也是個苦果。李飛雲的人，着實有些古怪脾氣，好的時候，任你怎樣對他，他總是心平氣和的，一個不高興，面孔一翻，馬上與你決絕，一些挽回也沒有。阿姊，你與他是表見表妹，這個脾氣你知道吧？」

「從小就是這脾氣。」陶家春又撒了一個謊。

楊慧妃談到這裏，又有些感從中來的樣子。「唉！阿姊！我一顆心就傷在他手上的，有許多男人要追求我，要我做他們的終生伴侶，有的以財力誘致我，我都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因為這些人是一時的愛，好花不會常香的，一概置之不理，却偏偏去看中李飛雲，將來只有此人自己的終生之靠了，不想在一起竟沒有滿三個月，便起了變化。從此我把天下的男人都看穿了，什麼教愛情，狗屁！假使男女結合都以愛情為立場，李飛雲決不會丟掉我不來的。阿姊，那邊一副鋪蓋箱子，都是他的，一直擱到現在，都不來拿，你想他的心堅決不堅決。」

「你說的一些也不錯，有許多地方他是太忍心了。」

「阿姊，天下的美男子，大都是忍心人吧，李飛雲的人生得還算俊俏呢。」

陶家春覺得這又是一種奇論，不由笑道：「你是貪他生得俊俏，所以到現在仍是念念不忘。」

「這倒不是，我不過是那樣想，丟不下他的人是眞的。阿姊，這不知是什麼緣故？你一定也有愛人，現在你丟得下你的愛人吧？」楊慧妃笑嘻嘻的問。

陶家春給她這一問，禁不住又勾上她的心事，若換一個人，都可以坦白的講講，現在却不能和她說，我的愛人就是她的愛人，她是被遺棄了，我與她有一樣的危險，苦在這危險說不出。

「妹妹我沒有愛人的，到今天還不知什麼叫愛。」她又撒了一個大謊。

楊慧妃不相信她的話：「阿姊，我絕對不信你沒有愛人，像你這樣溫厚隨和的人，難道世界上的男子都瞎掉眼睛，換了我是男子，哼！早就釘牢黃包車不放鬆你了！」

「你真開心，有說有笑。」

「你不要惦念你那引煙紙店，燒已燒掉了，不開心也不能挽回了，樂得開開心。」

陶家春沒有理睬她，自顧穿好衣服下床，漱洗過了。由娘姨拿稀飯出來吃。在這個時候，陶家春便低低的問她：

「妹妹，你現在靠什麼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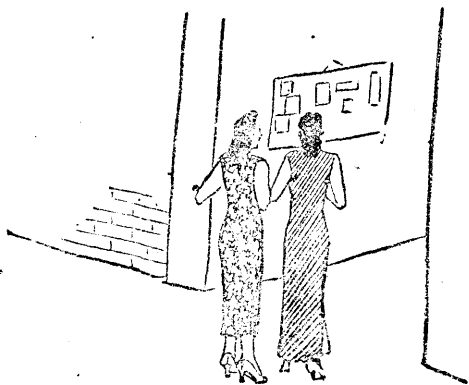
楊慧妃拈了一塊薰魚往嘴裏一送：「靠什麼收入，拿一樣東西給你看看，就明瞭了。」

她說着跑到牀邊，將枕頭下面的褥子揭開了，拈出一疊紙來，送給陶家春看。陶家春一看，却是二三十張當票，一百元也有，二百三百也有，最少的，四五十元也有，禁不住丟下筷子說：

「妹妹，你的景況不大好呢，我在這裏不……」

楊慧妃將那疊當票仍收到原處去：「阿姊，你不要與我就心，也不要因為我在當東西過日子心上不安，天下沒有餓死人的事，過到那裏算那裏。」

他的態度很自然，陶家春却因之喝不下第二碗稀飯。楊慧妃並沒有覺得並且一定要拉着陶家春到就近公園裏去散散步，因為她怕陶家春憂鬱成病，這是陶家春所不知道的，以為她太天真爛漫，過到這種日子，還一些沒有心事。



當她們在公園裏回來，陶家春眼快，看見馬行長又在那裏釘着人要錢，連忙拉拉楊慧妃的衣服，閃到一邊去避着，楊慧妃弄得莫名其妙，見她躲，她也跟着陶家春假意看看壁上的召租條子。

陶家春瞥見馬行長去遠了，才與楊慧妃到安樂公寓，楊慧妃換上拖鞋說：

「阿姊，剛才躲避什麼人的？」

「一個窩三給他遇到了，沒有三元五元打發不開，避避他，免得多說廢話。」

「你也太闊綽了，打發一個窩三，兩角三角也够了，三元五元一給，他要當你是好戶頭，以後遇見你，如何不要釘住你呢？能够幫助幫助人，也是好事，不過現在馬路上的窩三，十個有九個是白籍同志，多給，他們就多吃吸白粉，生命也再短促些，販白麵的腰包裹也裝得滿一些。」

陶家春唯唯應着，很無聊的坐在沙發上看報紙，因爲心上給許多事情侵襲着，報上登些什麼事情也不知道，與不識字的人看報一樣。

這時，房間裏靜靜的，一些聲息也沒有，楊慧妃却坐在床沿上，看着一本小冊子，很認真似的，一面看，一面還在低低的唱着，陶家春不知道她在唸些什麼，走過去望望，她却用手掩住了。

「阿姊，不許你看，我在學戲呢，這是教戲的抄給我的戲詞，要我唸熟了再吊嗓子。」

不讓人看，又要告訴人，陶家春想想也很好笑，因說：

「我當你在看情書哩，既是戲詞，何必遮遮掩掩，也好讓我見識見識。」

「一些也不騙你，假使是情書，倒願意給你瞧瞧了，你看這不是戲詞兒。」

陶家春在她手上看了看，果真是「一箇梅龍鎮」的單片，因向楊慧妃臉上看看：

「妹妹，你打算做一位女票友嗎？」

「非但票友，而且耍下海呢，我覺得在台上唱戲很有趣味的，尤其是女角，不問戲唱得好不好，總有許多入捧，而且報上會替你登着大字廣告，這也是一件名利雙收的事情，因此我也想去吃這項飯，惜乎年齡大了些，但教戲的先

生說，沒有關係，現在學成了，至少有十年風頭，這十年之中，有六七年可以賺大包銀，我於是決意拋棄以前的生活，一心去做一個名伶。姊姊，你也去學一學，你習藝生，我習青衣，以後我們可以老在一起搭當唱戲了。」

陶家春搖搖頭說：

「妹妹，將來看你在報紙上登大廣告吧，我還能做那一種勾當，六十歲學打拳，年齡不對了。」

「你總是說些消極話，有志者事竟成，唱戲也是職業，梅蘭芳就在這上面成了大富翁，我與你也這樣來一下試試看。」

陶家春又給她說得笑起來：「你要想與他比比，志向遠大，我現在預祝你成功，日後我給你管行頭做個跟包吧。」

陶家春自從住到楊慧妃家裏後，倏忽已是三個月禮拜過去了。她唯一的希望是與李飛雲見面，可是眼請盼望得發了尖，仍不見他的踪迹。打算再去登一次廣告，却又拮不出十幾元的廣告費來，又不便向楊慧妃訴說自己的心事，向她借十幾元去登廣告，她一定詢問登的什麼廣告，即使她不追根究底的問，廣告登出去，李飛雲是否會看到，即使看到了，他願不願到這地方來看她，也是個問題。現在米珠薪桂，長住在人家這裏，也不是久遠之計，何況人家還是典質過日子呢。

她愈想愈不安，有時竟偷偷的伏在桌子上哭。楊慧妃看到了，便來扳着她的身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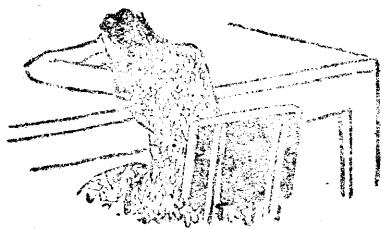
「姊姊，怎麼你又哭了，有什麼事，只願和我說，要錢化，我這裏有，不要那樣傷心，於健康上大有妨礙的。」

楊慧妃用手帕替她擦眼淚，她却強自耐住悲哀，故意笑着說：

「我沒有哭，我沒有哭，我是伏在桌子上打瞌睡的。」

「沒有哭，眼淚的痕迹還留在那裏呢，自己姊妹，有話儘管說，心上如有不舒服的地方，你只管講，我是當你同胞姊姊看待的，不知你當我親妹妹一樣吧？」

這幾句話，將陶家春感動得重又流下淚來。她緊握着楊慧妃的手道：



「妹妹，你這樣待我，卽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也沒這樣投心合意，不過我常常的累着你，心上終覺不安的。」

「你一不安，就顯見得我們不親熱，我們要抱着享福一起享，做孺三也一起去做，那才對，姊姊，你趕快去開那種念頭。」

自從陶家春反而要在楊慧妃面前做得喜喜歡歡的樣子，只有在晚上把心頭的心事攤上來，思前想後的復演一下，想到傷心處，便暗暗的哭着，因此常常失眠到天亮，日子一久，人便逐漸消瘦下去。

楊慧妃學戲的心念，一天天的濃厚起來，不單教戲的三隔兩天的到家裏來指點，卽在空的日子，她也趕到戲院裏看戲，實地參觀。初時一定要陶家春一同去，陶家春那有心思去看戲，反而坐在戲院裏瞌睡起來。楊慧妃見着戲不配她的胃口，也就不再勉強她。

陶家春有時也到以前開煙紙店的地方去走動走動，火燒掉的房子，已在動工翻造。她看在眼里，禁不住一陣感觸，淚珠又掉下來。

「少奶奶，少奶奶！」有人在喊她。

她用手帕擦着眼淚，轉過臉去看時，却是以前在姚家裏燒煮的娘姨，便點點頭道：

「老娘姨，你現在在什麼地方做？」

「少奶奶，我就在對過潮頭店樓上。」說時，舉起手向那邊裏記理髮公司樓上指指：「少奶奶，你面孔上瘦得來，現在住在什麼地方，我一直牽記你，又沒地方可以尋，還有少爺呢？」

陶家春聽他提到「少爺」二字，更覺有些心酸，在娘姨面上不便說什麼，只能含誤說了聲「在家裏。」一面暗想：娘姨恐怕卽在蔡念堂那裏，因而問她這份人家好不好，人頭多不多。

「哎，少奶奶，這家人家只有一個男人，很奇怪的，我因爲年紀大了，馬馬虎虎，若是年輕的，誰肯幫這種單身漢。」

那位少爺真奇怪，問他少奶奶呢，他說就要來的，到娘家去了。」

陶家春心上動了，這個蔡念堂倒十分誠意，許多日子不見他，以為他可以冷掉那個心了，到現在還在那裏期待着，真出人意料之外的。那娘姨不知道她肚子裏的心事，還笑嘻嘻的對她說：

「少奶奶，現在那位少爺出去了，你可以過去坐坐，沒關係，就是那位少爺回來了，也不會說什麼，他的人很好，和和氣氣的。少奶奶，過去坐坐，站在馬路上講話腿要痠的。」

「老娘姨，我要到親戚家裏去，過天再來望你。」

「少奶奶，你的人真好，以後要用娘姨，一定要教我去。」娘姨還拿起她的手來拍拍，表示親昵。

陶家春只怕遇見蔡念堂，忙別過老娘姨，仍回到安樂公寓來，十四號的房門却關上了，推推敲敲，毫無聲響，由鑰匙孔裏張張裏面不像有人，而且娘姨也不在那裏。問問十五號裏的人，說楊慧妃是剛才才出去的，她身上又沒鑰匙，只好再到馬路上去兜兩個圈子。

她在馬路上信步走着，看見人家臉上都有幾分與沖沖的樣子，只有自己，真像無路可走的人。當她走到跑馬廳邊上，隔馬路看見一輛汽車停在國際飯店門口，由裏面走出一男一女來，男女的手臂繫在一起，雙雙跨進門去。再仔細一看，男的背影頗像李飛雲，她連忙想趕上去，無如在路上各種車輛連串價駛來駛去，使她穿越不過，等到兩面的車子略為稀少些，李飛雲的人已不見了。他到國際飯店門口看看，看門的外國人凸起肚子向她瞪瞪眼睛，她就縮着身子走開些。

她約摸在邊上候了半個鐘頭，不見李飛雲出來。由跑馬廳廣場上刮過來一陣陣的西南風，身上着實有些冷，心想這樣等下去知道他什麼時候出來呢，而且說不定要過了夜出來，難道自己站在這裏等他一夜，但是錯過這機會，再到什麼地方去找他的人。於是她再等下去，等得天色黑下來，馬路上燈光照耀，她露在袖子外面的臂膊發了紫色，肚子飢腸轆轆，實在打熬不住，只好回到安樂公寓。楊慧妃已在教戲的台前練習梅龍鎮的身段，唱唱做做，十分熱鬧。楊慧妃一心一意，在戲詞與身段上面，並沒注意到陶家春的人，陶家春却感到許多不舒服，以為究竟不是嫡親。



姊妹，冷落的地方總是感到熱氣的。因此，她覺得淚又要流出來，強自忍住了，坐在一邊看楊慧妃在扭扭捏捏的唱做。

教戲的挺直了腰肢坐在那裏，指指點點，要楊慧妃這樣走着步子，那樣唸着詞兒，非常有勁兒似的。楊慧妃也興匆匆地依着他口上的胡琴調門哼唱着，鬧了好一會，並不覺得累。

陶家春一些沒興緻，只想睡一會，胸口有些發酸，頭也有些痛，伸手一摸，額角上沸熱的，知道在國際飯店門口受了風寒。因有教戲的在邊上，不便到牀上睡，只能硬撐在那裏，一直等教戲的走了，才往牀上一躺，蓋上被頭就哼兒哈兒的呻吟起來。

楊慧妃仍不會注意到她，依舊在那裏唱着梅龍鎮裏的一段四平調，等到自己感到力乏往沙發上坐下時，才看見牀上的陶家春，連忙喊道：

「阿姊，阿姊，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我一齣梅龍鎮學得差不多了，等一會聽我唱給你聽。」

陶家春的頭腦子像有刀在割，只是哼着，也沒精神回答她。

楊慧妃便從沙發上站起來，「阿姊，你哼些什麼，身上不舒服嗎？」

「唔……我病……了，頭痛……」

「頭痛，晚上着了涼的緣故。」楊慧妃過去摸着她的額角，「唔，我有止痛藥片在這裏，吃兩片下去就好了。」她忙着去倒開水，找藥片，一一拿到陶家春手邊來，陶家春却向她搖搖手說：

「不用吃藥片……讓它痛一會自會好的。」

「阿姊，風寒小病，早些治愈的好。你不要看頭痛是件平常事情，往往有許多大毛病都是由頭痛上面起來的。」

「讓它去痛，痛死了倒是一件爽快的事情，唉……」

陶家春唉了一聲，下面有許多話要說出來，却戛然而止的忍住了。楊慧妃又不知道她剛才在國際飯店門口新受到刺激，還當她又在想起燒掉的煙紙店，便說



「阿姊，又在想到前事了，我以為過去的事情不必再想，毛病要緊，這藥片不難吃的，快些吃下吧，開水快要冷了，我再學十齣戲就可以上台了，那時賺了包銀，再替你開一月烟紙店。」

### (三十) 病去若失

陶家春真有些怨恨自己的命運，最好是山病魔來了結她的生命吧，前途茫茫，希望極微薄，所以楊慧妃勸她吃止痛藥片，她不願吃，但她很感激楊慧妃一片真誠。她從被頭裏伸出手來緊緊捏着楊慧妃的手掌說：

「妹妹，痛一會就會好的，藥片就省下了吧，不會有什麼大病來的。」

「我最怕別人生病，比我自己生病都不開心，寧願自己生病的，阿姊，尤其是你，看你哼兒哈兒的，我心上真難受，你再不吃吃藥片，我要生氣，這不是你在生病，是與我有意見了。」

「我吃，我吃！」

陶家春勉強支撐着坐起來，睜開眼看時，宛如坐在渡洋的大輪船上，有些天旋地轉的樣子，只好閉上眼皮，頭痛得像刀在割，禁不住又呻吟着。

楊慧妃向她臉上看看，呷呷嘴說：

「阿姊，你面孔紅得像四月裏的桃花，熱度一定很高，先吃了藥片再說，要是吃不好的話，非去請醫診治不可。」陶家春吃下藥片，搖手說：「不用請醫生，不用請醫生，讓我睡一會好了。」

楊慧妃替她將被頭蓋蓋好，讓她靜靜的安睡。娘姨奉夜飯來，她也不要吃，皺着眉頭坐在床前一張椅子上發愁。娘姨收拾着碗盞，看了一下鐘：

「楊小姐，今天不是要去看戲的嗎？現在已經有七點半鐘了，還不去？」

楊慧妃搖搖頭說：「我不去了！大小姐不舒服，沒有心思去，戲票子在這裏，送給你去看吧。」  
娘姨嘻開了嘴，在楊慧妃手上接過戲票來，往袋裏一塞。

「這張票子兩塊多錢呢，好不好去退錢，退了錢來好去買兩雙襪子穿穿。」  
楊慧妃見她嘻嘻嚶嚶，儘說些廢話，忙向她揮揮手說：

「大小姐不舒服，不要在這裏多說話，生病人是怕嘈雜，你去看戲吧，這裏不用你伺候了。」  
娘姨走後，楊慧妃不時探過身子去看陶家春的面孔。陶家春鼻息斷斷，睡得十分甜蜜，輕輕摸着她的額角時，仍是沸燙的。正要退過身子來，陶家春忽然伸手將楊慧妃一把摟住說：

「雲雲，雲雲，你好，你好，你……忍心丟……棄我嗎？」

楊慧妃不由嚇了一大跳，知道她是在熱盛時候說的囈語，於是輕輕的將陶家春兩條臂膊從自己頸項上拏下來，放在被窩裏，替她將被窩四面塞緊。剛要走過來，陶家春又是兩手一伸，向空中亂抓說：

「雲雲，你真忍心呀……報上……你見過沒有……」

陶家春舞着雙手，竟從床上坐了起來。楊慧妃忙捺住她的身子說：

「阿姊，阿姊，怎麼啦，當心招了涼，是我在這裏，沒有第二個人在邊上。」

陶家春兩頰緋紅，從眼眶裏掛下兩條清淚，放大了聲音呵阿地哭。楊慧妃再三叫她，最後才有些清醒，噙着氣說：

「妹妹，我……做了一個……夢……夢……」

「阿姊，你在做夢，却嚇了我一跳，樓住我的頸子在喊雲雲呀，這個雲是什麼人呀？」

「我沒這樣說，你別騙我。」陶家春夢境未忘，但只好賴掉了。

楊慧妃並沒從那個雲字上面推想下去，却關心陶家春的病：

「阿姊，現在頭痛好了些沒有？你身上熱得那個樣子，摸到手上沸燙的。」

陶家春皺着眉說：「與剛才一樣痛，藥片是沒有多大效力的，還是讓我多睡睡吧。」

楊慧妃不再說什麼，拔腳就往外面去，把在衙堂口掛牌的十七代世醫內方脈的王醫生請來，替陶家春一切脈，開了張方子說：

「這帖藥下去，能退熱的最好，否則要多吃兩帖呢。」

幸而這位十七代世醫的藥下得好，一帖藥喝下去，就退了熱。陶家春靜養了四五天，也就恢復康健。

楊慧妃見她病去若失，喜歡得拍手跳腳說：

「阿姊，你一好我就要多吃一碗飯。今天是禮拜二，禮拜六我要去上台客串，唱救濟難民的戲，你跟我去看看熱鬧，一個人不要消極，要積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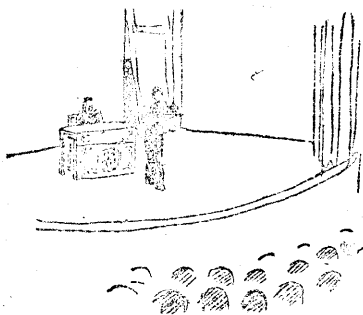
到了禮拜六，楊慧妃格外忙起來，清早起來吊嗓子，走台步。下午有人送花籃來，兩隻的，四隻的，房間裏放滿了，香噴噴的，在裏面像在花棚裏。陶家春也提起了興子幫她照料。

禮拜六這一天，楊慧妃打開報紙來一看，天仙舞台的廣告裏有着「客串楊女士」幾個字，戲目是「梅龍鎮」。她喜歡極了，拿給陶家春看，陶家春也替她歡喜。

晚上楊慧妃登台，着實有些鋒頭，李鳳姐一出場，台下暴雷也似的喝起彩來。陶家春在後台門帘縫裏向外面張看着。

她雖沒出台，看見台下那些千百顆人頭，不計其數的目光，一齊射在一個目標上，不覺有些胆怯起來，頗佩服楊慧妃的胆子，第一次登台，一些兒也不露出慌張的樣子來，而且扮相唱做，都像一個老伶工，日後她要在這上面找出路，倒能够紅的。

陶家春一面注意楊慧妃的戲，一面却留心看台下的觀眾們，有的西裝，有的中裝，老的少的，肥的瘦的，不過男性居多數。她在暗想：這些人都是生色情病的，假



使楊慧妃是個男角，決不會有這些男性看客。陶家春看那近台口幾排的看客，十個有九個樂開了嘴，似乎要等台上丟一個什麼給他們吃吃似的，真覺得可笑。

她這邊一看，那邊一看，却給她看到一個熟人的面孔，她幾乎要從後台奔出去，可是她只跨出半步，就縮住了。連忙打後台繞到前台，却又沒那個勇氣再擠到那排椅子上去，楞住在那裏打不出主意來，只好等他戲看完後再找他。今天無論如何不能再讓他走掉的。

她那樣站着，却擋住邊上一排坐位上看客的視線，一個人站起來拉拉她衣服道：

「喂！站到邊上去，人家正看你在勁頭上，站開些，站開些！」

陶家春弄了一個大沒趣，台下不能站，仍到後台去站了。看那邊李飛雲與邊上的女人，有說有笑，心上不由一陣難過，頭也有些發眩，還是避過眼睛去，不看為妙。可是只怕李飛雲要走掉，仍舊一眼不眨的向他望着。

李飛雲在台下看戲，萬萬想不到幕後有人向他注意，也萬萬想不到梅龍鎮裏的女人，就是楊慧妃。他看見報上的客串楊女士五個字，一些也沒經心。現在仔細看看，李鳳姐的面貌，頗似楊慧妃，但暗下一想，楊慧妃何嘗會登台唱戲，天下面孔相像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呢。古時陽貨貌似孔子，就是例證。便把楊慧妃的心念丟開了。仍與俞鳳芝低聲述着戲情。俞鳳芝笑着說：

「這戲裏的李鳳姐，與你是本家，你們姓李的上代，却出些風流人物呢。照例你應該喊他一聲祖姑奶奶吧。」李飛雲見她在打趣自己，便說：

「這種都是莫須有的事情，編戲的湊着熱鬧罷了，我們姓李的不會有這種人。」

正說笑着，突然台上李鳳姐手上那個托酒壺的白銅盤，鏗鏘一聲丟在地上。台下立刻來了一個全堂倒彩。幸而那齣梅龍鎮已成尾聲，李鳳姐跌下手上的銅盤來，人家只當她是怯場，一齣戲就此草草終場。

楊慧妃到了後台，也來不及卸妝，便伏在一隻戲箱上痛哭。後台管事的只當她在台上吃到一個倒彩，心上感到沒趣，便在邊上勸着道：

「楊小姐，這沒有關係，你是第一次客串，唱得那個樣子，已經不容易了，摔了一個盤，不足爲奇，以前梅蘭芳也鬧過那種玩意的，沒關係，沒關係，明天報上一定捧你，好在你是票友，比捧包銀的要好些，上個禮拜，一家蚊子社票房在這裏彩排，有幾個票友裝扮好了跑上台去，胡琴一響，嚇得半個字也唱不出了，像木人似的站在台上，不但台下人要喝倒彩，連場面上的幾個，都笑彎了腰，那種人才丟臉哩。」

大家你也勸，他也勸，並不會止住楊慧妃的悲痛。陶家春却有些知道她的隱衷，但又不便與她明言，只得佯裝着問：

「妹妹，你究竟爲了什麼事情，講出來好了，何必儘是哭，要是真爲摔了一個盤，也無庸這樣傷心，唱戲本是玩玩的，初次登台，出了一些小毛病，並非重大損失，事情已成過去，哭也沒有用了。」

楊慧妃抬起頭來，拭拭面孔上的眼淚，站起來要衝到前台去，陶家春與邊上幾個人連忙將她擋住了。管事的說：

「楊小姐，這時候台上在演四杰村，梅龍鎮已打住了，請你卸妝吧。」

「不，我要到台下去找一個人。」

「楊小姐，那不能在台上下去找人的，派茶房去請來好了。」

楊慧妃又是伏在桌子上，痛哭着。陶家春再三解勸，才收住眼淚，一面趕快的卸妝，一面對陶家春說：

「李飛雲在台下看戲呢，他還是與那個淫婦在一起，我不是見到他，怎會將手上的盤捧到地上去。」

陶家春只好假作吃驚的樣子。

「他也在這裏看戲？」聲音也帶哽咽了。

楊慧妃因忙於卸妝洗臉，沒注意陶家春的態度，她匆匆收拾好後，又到台上門帘裏張了張，跑下來拉着陶家春的臂膊說道：

「姊姊，陪我去找李飛雲，他已經走了。」

這話正中陶家春的心意，二人出了後台，一直趕到戲館的前門，兩面一望，那有李飛雲的人，却見俞鳳芝一人在

前面蹣跚獨行楊慧妃說。

「他們已經分散，姊姊，你釘她的梢，我往那邊追，李飛雲一定在那一邊。」

陶家春也想追李飛雲而不願釘俞鳳芝的梢，但是又不便明說，只好跟在俞鳳芝後面，看她往那裏去。

### (三一) 大家過過窮日子

這時候已是晚上十一點半，時間說早不早，說遲不遲。馬路上仍是汽車電車的市面。陶家春遠遠的釘在俞鳳芝後面。俞鳳芝並沒知道，自顧咕咕地走着，走到一處公共汽車站就停住了，似乎在等車子。陶家春本想半途而廢，覺得釘下去沒有意思，比不得有李飛雲在邊上，那一定要釘一個水落石出。繼而一想要知道李飛雲的地址，非先找到她的地址不可，於是決計跟她上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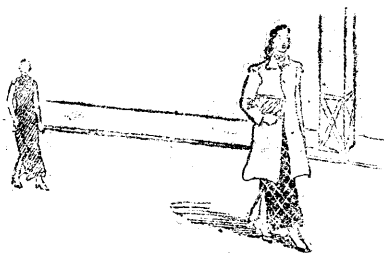
不一會，公共汽車來了。俞鳳芝打前上了車，陶家春跟在後面上去。車廂裏擠得滿滿的，有人見她們上來，忙連站起來讓出兩個座位來，俞鳳芝輕輕的謝了一聲，便坐下去了。陶家春也只好坐下去。俞鳳芝不由對她看了看，倒楞住了。又連忙轉過臉去，不到一分鐘，又轉臉向陶家春看了一眼。

陶家春明明看到這些舉動的，却裝着若無其事。

賣票的來了，俞鳳芝打開皮夾來給了他的票價，賣票的軋了一張票子給她，她接過去往皮夾裏一塞。陶家春却沒知道她買到那一站的票子，便也要掏出角票來買票，那知她的一隻手皮夾因為走的時候匆忙，沒有帶來，身上又沒帶着錢，賣票的伸着手問她到那一站。她這時真窘極了，既拿不出錢，又說不出路名，面孔漲得緋紅。

俞鳳芝看到了，便笑着說：

「你到什麼地方？可是忘記帶錢，不要緊，我這裏有。」



她說着，即打開手皮夾來，拿出幾張角票往陶家春手上一塞，陶家春只好接受了，糊裏糊塗的買了一張二十分的票子。到這時候，她非常感激俞鳳芝，把以前對她一種怨恨嫉妬的心理，一古腦兒擱在一邊去了。因向俞鳳芝道：

「對不起，我因為要緊走，却忘記帶皮夾，請教尊姓？府上在什麼地方？明天我要把錢送到府上。」

「不必送，不必送，一些小數目，何必再要送還呢？我姓俞，小字鳳芝，你的面孔我很熟，像在什麼地方見過。」

「我也像認識你的，腦筋不好，記不起來了。」陶家春故意那樣說。

俞鳳芝却將身子向陶家春這一邊移了移，「哦！我記起來了，是在西廡路上一家煙紙店裏見過的，那丹店怎麼把火燒掉了損失不大吧？」

陶家春聽她提到煙紙店，幾乎使她哭出來，但她只能忍着，點點頭，強裝着笑容說：

「還算好，只損失幾千元不過……」

陶家春說到不過二字，下面的話又忍住了。俞鳳芝也不追問下去，却問陶家春到什麼地方去，是不是回府？

「去看一個朋友。」

陶家春含混其詞的敷衍了一句，她這時頗費斟酌，與俞鳳芝一同下車呢，還是讓她先走？她想：這女人也是可親近的人，若不是她與李飛雲有關係，很願和她交一個朋友。

這時候車上賣票的提高嗓子在喊：

「同孚路……同孚路……」

俞鳳芝聽到喊同孚路，便從座位上站起來，笑着向陶家春說：

「我要下車了，再會再會！」

「再會！」

陶家春見俞鳳芝下車後下了車，她連忙站起來趕過去也要下車，其時車子已經開動了，離開站頭有三二丈路了。開車門的人抱怨她道：



「你爲什麼不早些預備下車，同孚路，同孚路賊過兩三聲，沒有聽見到前面站上下來吧。」

「對不起，我有要緊事情，請你打鈴停一停。」

開門的人看在他女人面上，不高興的樣子，把電鈴撤了。車子停下來，陶家春也不等車子停好，便往下一跳。那一段路在晚上很靜的，馬路兩旁，大多數是住宅房屋。陶家春兩面看看，並不見有俞鳳芝的影子，連其他行路的人也不多，再到那裏去找她的人。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她只好回到安樂公寓裏去了，便提高喉嚨喊人力車，喊了一會，並不見有人力車攔過來。路邊却走來一個彎腰曲背的癩三，身上披着一塊破麻袋，亂髮蓋臉，活像非洲的野人，一步步挨到她身旁來。

「家春，我找得你好苦，你不應該不別而行呀！」

陶家春驕地聽到這聲音，駭了一大跳，轉臉一看，正是那個馬行長，街燈下看着，活鬼似的，一股臭味直刺進鼻子。管來，連忙別轉頭就走。馬行長一路跟來道：

「噢！一句話也沒有，跑到那裏去？你現在有生路了，看着我死不成？」

陶家春仍不理他，加快脚步走。馬行長像野鬼似的奔着撲過去，一把拉住了陶家春的膊臂。

「你心腸這樣硬，以前要好的時候你志掉了？」

「癩三誰認識你，滾開些，我要喊巡捕了！」

「隨便你喊什麼人，總得講理的，你是你丈夫，你背着逃走，理由究竟是誰充足？」

陶家春窘極了，又見四下三三兩兩的站下許多人來，她使勁將馬行長一推，馬行長跌在地上，一骨落又站起來，仍追上去將陶家春扭住了，死也不放。

陶家春又急又氣，癩癩三臭癩三的一陣罵。馬行長也發勁他沙啞而饒有鹹味的喉嚨對衆人說：



「請你們大家評理，這個女人是我以前化兩三萬討她的，後來我窮了，她竟偷着逃走，好容易今天給我撞到了，她却翻面無情，罵我罵三，別人這樣罵我我不生氣，她與我同居過兩三年的，也罵起我罵三來，氣人不氣人。」

這幾句話無異是一把尖刀，在刺陶家春的心，羞恨交併，依性子要咬掉他身上兩塊肉，瞧熱鬧的人也不嫌時間已近午夜，却愈聚愈多。大家指指戳戳，都對着陶家春注意，誰也不出來講一句公道話。

馬行長見陶家春已無話可說，益發振振有詞的說：

「你也要放些良心出來，我一窮，你就溜之乎也，自願跟人去過快活日子了，也不念念過去的夫妻之情，你想，以前鑽戒兩千元一隻，三千元一隻，常常買給你的，單單到理髮公司去做一做頭髮，一化就是十多元，一雙皮鞋五六十一雙，絲襪十多元，現在我為難到這個地步，看在夫妻份上，應該接濟我一點。」

陶家春窘得連眼淚也流下來了：「罵三，什麼人認識你！」

「諸位聽聽，她竟這樣無情無義，好！你既然講這種話，不許走，你是我的人，我討飯你也跟我討飯，大家過過窮日子。」

陶家春聽了這話，氣得手腳發抖，一條臂膊給馬行長拉住了，竟無力掙脫，就這樣僵持在那裏。邊上有一個瞧熱鬧的人說：

「他既然這樣為難，你就給他幾個錢好了，當真要你跟他的討飯過窮日子嗎？」

可是陶家春身上只有俞鳳芝借給她的幾角角票，這幾張角票決不是可以打發馬行長的那說話的人，見陶家春不肯拿出錢來的樣子，搖搖頭掉轉身就走。

「十三點！十三點！」

馬行長更惡作劇似的，拉着陶家春的臂膊說：

「走走走，長遠勿碰頭了，我們回衙堂去。」

「哈哈……」

「哈哈……」

四週的人都鬨笑起來。陶家春恨不得一頭向路旁電桿木上撞了去，一死了之。正在這時，三少奶奶俞鳳芝忽然由人叢中擠進來，指着馬行長說：

「癩三！你什麼事情拉住我的朋友？放手！放手！再不放手，請你吃耳光！」

「這是我女人，我不好拉她。我們鬧家務事情，用不着你來干涉，我在她身上化掉不少錢了，你要來干涉，先拿這筆錢還給我再談別的話。」

馬行長仍然振振有詞。俞鳳芝跨上去對他那张乾薑裏子面孔上刷的就是一個耳光：

「癩三！你窮昏頭了，你有福氣有這種女人放手！放手！」

馬行長想不到俞鳳芝會打他耳光，他摸着面孔說：「操伊拉，你動手打人！」

俞鳳芝跳上去又是一個耳光，馬行長只好丟下陶家春專門對付她。俞鳳芝見他像俄虎似的撲過來，連忙把她公館裏看門的紅頭阿三叫來，一把將馬行長抓了，又是幾下耳光，打得馬行長像殺豬也似的叫起來。

「阿三，讓他去吧，再打，他要翹辮子了。」

紅頭阿三一鬆手，還在他屁股上加了一隻印度火腿。馬行長才曲着背脊一拐一拐的沿着人行道走過去。俞鳳芝看他被打得可憐，便掏出一張五元鈔票來丟在地上。

「癩三！看你打得可憐，五塊錢拿去吃白粉吧。以後再敢放勢，打折你的腿！」

馬行長見有五塊錢可拏，忙又拐過來把鈔票捨了去，哼呀哈的隱沒在街燈之下。四週看熱鬧的人，也都散走了。陶家春萬分羞慚的向俞鳳芝道謝，俞鳳芝一把拉着她往芳廬的小鐵門裏跑進去。

「閒話少說，到我那裏去坐一會，已經十二點卅分，戒嚴時間到了，你沒有通行證，即在舍間委屈一宵吧。」陶家春這時非常感激她，今晚若不是她來解危，不知弄到什麼程度呢。現在不要說要她在那裏過一宵，任何赴

湯蹈火的事情也願去幹的。

到這時，陶家春已明白俞鳳芝是大家庭裏的人，她們走上樓，早有兩三個僕婦丫頭在迎候着。一個僕婦笑着說：

「三少奶奶，你的手段很辣，一上去就是一個耳光，我們在窗口上看得清清楚楚，若不是阿三過去，我們也要來幫奶奶打那癩三了。」

「你們把浴間收拾一下，讓這位小姐洗一個澡。」三少奶奶又笑着向陶家春：「我真荒謬，還請教你尊姓呢。」

「我叫陶家春，陶淵明的陶，家裏的家，春天的春。」  
「哦，陶家春。」

娘姨已把浴缸放滿了水，請陶家春進去洗澡，洗過澡，俞鳳芝把自己的衣服給她換。陶家春收拾好了，走出浴室，俞鳳芝即拉着她坐下來吃雞肉餛飩。

俞鳳芝吃了幾隻餛飩後，忽然停着筷子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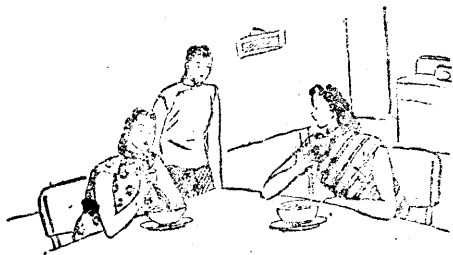
「陶小姐，剛才你看朋友的，怎麼會給那個靈三纏住了？適巧我站到窗口去開望，見許多人擁在那那，又聽到你在癩三癩三的罵，所以我趕下去的。那癩三也太放勢了，嘴裏什麼話都講出來，一頓耳光，打得不算罪過。」

陶家春臉一紅道：「我去看朋友，朋友不在家，叫黃包車打算回去，車子一輛也看不見，却給那癩三纏住了，幸而你俞小姐趕過來幫忙，否則真給他鬧得窘透窘透。」

「你太好說話，那種癩三，先就要賞他兩個耳光，嘴上不乾不淨的，要人家做好事，也得講幾句好話，什麼長遠不見了，跟我幽衙堂去，剛才還少打了幾下呢。」

陶家春脹紅了臉，再也答不出話來，只是低頭吃餛飩。

俞鳳芝一碗餛飩只吃下一半，就丟下筷子，教邊上的丫頭拏開去。



「這種餛飩一些不好吃，裏面那裏是雞肉，恐怕都是豬肉，明天晚上不用預備了，還是吃燕窩剷好。」

「三少奶奶，今天三少爺有信來給老太太的，聽說下個月要回到上海來住一陣了。」

「他來也好，去也好，死也好，活也好，不關我的事。」

俞鳳芝說過，打了個呵欠，丫頭將餛飩碗端着走了。

「陶小姐，外面當真不能走了嗎，我想回去呢。」

「馬馬虎虎在這裏住一夜，現在已經一點鐘了，要回去只好叫汽車，我這裏不過不大清爽，胡亂睡一夜，明天回去吧，我們可以多談一會。」

### (三二) 滴下兩顆淚珠來

俞鳳芝即教丫頭收拾牀鋪，吩咐在大床上鋪下兩條被頭，拿兩副睡衣出來。陶家春也就不再推辭，她細細打量房間裏的陳設，一切都富麗，可是梳妝台上發現一張照片，小小的四寸肖像，是美術的攝製，陶家春給那張照片看得楞住了。俞鳳芝換過睡衣，見她在注意那張照片，因笑着說：

「陶小姐，這個人講起來你也認識的，他和你的感情怎麼樣？」

「我和他談不到感情，不過認識而已。」陶家春勉強說了這兩句，心却在刺痛，因為這不是她的由衷之言。

俞鳳芝側着頭想了想，「咳！以前我會聽他講過，怎麼你說不過認識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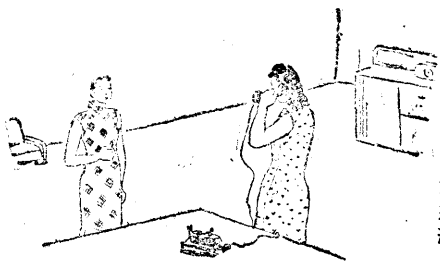
「這就是感情不好的關係啊！」

「陶小姐，他究竟有沒有女人？」

陶家春聽她在說「他」呀「他」的，心上似乎有些酸溜溜，但又不能形之於辭色，回答她說：

「似乎已經結過婚了，聽說夫妻間的情感不十分融洽，俞小姐幾時和他相識的？」

俞鳳芝臉上微微有些紅，含誤着說：「有三四個月了，我們不過是極普通的友誼，陶小姐，你不要誤會。」



陶家春明知她這話不忠實，普通友誼，怎麼兩個人會偷偷摸摸去租房子的，幾乎要當面質問她。

「我和他已有許多日子不見了，又不明白他的住址，俞小姐以後遇到他時，請你帶一個口信，說我要會他。」

「那便當極了，這個信一定替你帶到。」

「他會不會到這裏來的？」

俞鳳芝笑着搖搖頭，很天真的說：

「陶小姐，我是有夫之婦，不比在未出嫁之前，可以隨意將男朋友引到家裏來的。就是這一張照片，也不能公開放在這裏，好在伺候我的幾個人，都是我的心腹。」

俞鳳芝把睡衣遞給陶家春，教他換上去睡覺。一個丫頭却跑進來說：

「三少奶奶，老太太請你過去，有要緊話和你講。」

俞鳳芝眉頭一皺，「到這時候還要我過去，吃雅片的人就是這種樣子，陰陽顛倒，

幸而我沒有睡下去，否則又要起牀。」又對陶家春說，「陶小姐，你先睡好了，老太太叫

我去，不知有何貴幹？你要什麼，只顧吩咐丫頭老媽子好了。」

她匆匆又把睡衣脫下，再穿上旗袍，加上一件絨線披肩，換上一雙綉花便鞋，與丫頭去了。

陶家春望着她的背影出了一會神，頹然地坐在凳子上，心緒又亂起來，一些也不

想睡。一會兒又走到梳妝台邊上，拿起那張照片來，李飛雲却在照片裏春風滿面的對

她微笑着。陶家春禁不住滴下兩顆淚珠來，落在照片架子上，黯然神傷。遠遠的聽到俞

鳳芝的笑聲走近來，連忙放下照片架子，假做對着鏡子照面孔，乘機將淚痕拭乾了。

俞鳳芝一路笑一路進房來。

「陶小姐，陶小姐，你可知道老太太叫我去是什麼事情？！年紀老的人真依自己

的性子，她要吃豬油湯麵，要我打電話去定做十塊錢的，明天早上要。」

說着，拿起桌子上的電話來就撥號碼。

俞鳳芝打好電話，笑着說：「陶小姐，明天在這裏吃豬油湯麵。」

「只好心領了，明天一早我就要回去的，在府上打擾一宵，已經過意不去，怎能……。」

「我們一見如故，自己姊妹一樣，客氣做什麼，吃些小點心，你也推辭起來。」俞鳳芝搶着說。

陶家春一心掛念着楊慧妃，追趕李飛雲的事，不知究竟追到沒有，她一定也在盼望自己，我一夜不回去，她必要找急的，因與俞鳳芝說：

「陶小姐，我借打一個電話。」

「儘管打，打十個廿個一百個都沒關係，何用說借，你真太客氣了。」

陶家春便撥着安樂公寓的電話，打過去叫十四號楊小姐，等了好一會，方才由娘姨來接聽，說楊小姐晚飯以後出去一直沒回來，連陶小姐也沒來，陶家春告訴她就是陶小姐，娘姨纏了半天弄不清，卜落一聲把電話掛斷了。

「人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陶家春放下聽筒後皺着雙眉說。

「誰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的要好朋友。」

「大人還是小孩子？」

「大人。」

俞鳳芝格格地一笑：「決不會給拐子拐走的，放心睡覺好了。來來來，我們睡在一牀，你睡裏面的被窩，我睡外面的，這張床上有大半年沒睡過兩個人了。」

陶家春雖然點着頭，但眉頭緊蹙，眼眶裏孕着一飽眼淚。俞鳳芝看見了，嘆了聲道：

「陶小姐，你在流眼淚。」

「不，沒有。」

「不用瞞，我跟淚還在。是不是你在外面睡不慣？那麼我陪你談到天亮，再教他們弄些點心來伺候好了。噢！我知道了，一定是丟不下心愛的，捨不下你們先生獨宿在家裏，對不對？」

陶家春又是一陣心痛，却又只好笑着，勉強裝着笑容：

「你都猜錯了，我根本沒有什麼心愛的人，恐怕終我的一生也不會有了。」

俞鳳芝却讓陶家春睡到裏面的一個被窩裏去，丫頭替他們開亮了床頭的一盞電燈，把其餘的燈都熄滅了，才帶上門出去。

「想不到今天會到這裏來睡的。」

「天下的事情根本無從說起，你認牀不認牀？」

「到處睡得着，只是無端的擠你一夜，心上十分不安。」

俞鳳芝笑道：「你又來客氣了，兩點半鐘了，快些睡吧。」

俞鳳芝頭一着枕就呼呼地睡着了。陶家春雖也感到疲乏，可是轉輾反側，總是睡不着。她把一肚子的心事一古腦兒搬出來反覆檢想着，由自己踏進社會想起，想到馬行長，想到李飛雲，想到楊慧妃與俞鳳芝，再想到自己的前途，她非但睡不着，却在吞聲飲泣。後來也不知怎樣睡着的。

第二天她醒來時，已是紅日滿窗。俞鳳芝早下牀去了，只見她正在捏着電話聽筒打電話，打給誰不知道，只聽她對對方說今天與明天不能出去，因為老太太明天過小生日，說不定有些應酬的，準定後天在老地方碰頭吧。說到這裏，電話就掛斷了。

陶家春猜度上去，多數是打給李飛雲的，可惜前面的話沒有聽到。

俞鳳芝兩手插在晨衣的袋裏，笑着走到大床跟前道：「陶小姐，再睡一會，現在只有十點鐘哩。」

「已經十點鐘了，糊裏糊塗，我從來沒睡到這樣遲的。」



俞鳳芝向她臉上望望：

「眼白還是紅的，這是缺少睡眠的象徵。昨天睡得太遲了。」却不知道她是哭過的。

陶家吞下牀後，由丫頭來伺候梳洗，非常舒服，這種生活她離開有一年了，心想：俞鳳芝既是有夫之婦，何必再要掠人之愛呢？真是想不明白的事。

丫頭來說：「三少奶奶，太太今天起身得特別早，已在大廳上坐着，她不知聽什麼人說的，三少奶奶這裏來了一個女朋友，太太要會會她呢。」

「不好，現在太太那裏消息特別靈通，幸而我這裏沒有藏着野漢子，要是有的話，太太查問起來怎麼辦，哈哈。」俞鳳芝又與陶家春說道：「陶小姐，我們老太太要會會你哩，你願不願會她？」

「怎麼敢說不願呢，應該去向她老人家請安問好，只是太嫌冒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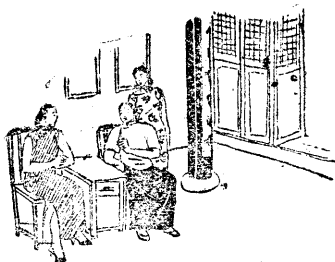
「是她來請你的，一些也不冒昧。我們老太太很好客的，你能和她打四圈八圈牌的話，簡直不許你離開她了。」陶家春收拾好了，俞鳳芝也換過衣服，一同跟着丫頭下樓，穿房越戶的走到大廳上。那大廳寬寬的，一律都是紅木傢具。老太太一個人坐在那裏吸紙煙，邊上又放着一份報紙。

俞鳳芝搶前幾步喊了聲「姆媽。」陶家春向她鞠了個躬，喊了聲「伯母。」老太太忙站起來讓坐，伺候她的丫頭端過茶來。俞鳳芝侍立在老太太椅子背後說：

「姆媽，你怎麼知道我房間裏藏着一個人的？」

老太太笑迷迷的說：「傻孩子！不是你自己在昨天晚上告訴我，我教你給我裝兩筒煙，你慌慌忙忙裝好走了，說是有一個女朋友在房間裏，自己親口講的話，倒忘記了。」

「噢！我真糊塗，嘿！」



「這位小姐尊姓？」

陶家春連忙欠着身子說：「陶，陶家春。」

「陶……家……春……」老太太仔細對陶家春面孔上看看，一直看到腳上：「真像，怪不道丫頭們都說像二姑奶奶，現在一看，果真十成裏像七八成呢。三丫頭這位陶小姐是不是真的姓陶？」

俞鳳芝格格一笑道：「媽媽！人家姓什麼，肯隨便捏造的嗎？你說像二妹妹，我也說很像，不過我記得二妹妹鼻子上有一粒芝麻大小的黑痣。這位陶小姐却絹光滴滑，一些疤痕都沒有，就在這上面有些分別。」

老太太把放在桌子上的一副老光眼鏡拿來戴上看。陶家春很難爲情的紅起臉來。老太太又站起來，要陶家春走幾步路給她看看。

陶家春有些不高興，怎麼當人家是古玩似的細細觀看，像什麼二姑奶奶。但她也就隨和着站起來走幾步。老太太前後看了看，忽然將陶家春往懷裏一摟：

「好兒子，乖乖，你怎麼不認識媽媽了？我足足十年不見你了，你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些日子？」

陶家春不由奇怪着，心想：老人家在發神經病嗎？

俞鳳芝忙過來將老太太扶到椅子上坐了，抽出自己的手帕來在老太太眼角旁拭着：

「媽媽，你不要弄錯人，陶小姐是陶小姐，並不是我們的二妹妹。」

「我弄錯？你才弄錯呢，你二妹妹是我親生的，我會弄錯？」

這時，大少奶奶二少奶奶都出來，向老太太請過安，二人也說陶家春像二妹妹。俞鳳芝忙把陶家春拉到邊上去說：

「陶小姐，不是我們老太太看錯人，她有一個女兒是在九歲的時候走失的。到現在快十年了，三不兩時在提起她，老太太就在這上面得了胃氣痛的病，不是這樣，也不會吸上鴉片煙，請你念在她年老份上，原諒她一點，你也太像了，昨天我在公共汽車上我對你注意的也就是這一點。」

「哦！原來是這個事情，我真想不到。」

俞鳳芝與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介紹過了。老太太兀自在傷心着。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俞鳳芝三位妯娌到邊上去商量了一會，要陶家春認老太太做乾媽，使老太太得到一個安慰。俞鳳芝把這個意思與陶家春說了，陶家春也不便十分拒絕，只說：

「我有什麼資格做老太太的乾女兒呢，日後老太太不要懊悔才好！」

「我現在要喊你一聲二妹妹了，你肯答應，我們老太太真不知要怎樣開心哩。」

俞鳳芝見陶家春沒問題，便跑到老太太身邊去笑着說：

「姆媽，你不要傷心，陶小姐既然像我們二妹妹，你老人家就收她做個乾女兒吧。」

老太太臉上立刻掛上笑容說：「她簡直是我女兒，什麼乾呀濕的，教她老老實實叫我一聲媽。」

俞鳳芝把陶家春拉過來，「二妹妹，過來叫媽。」

陶家春只當自己在做夢，要她喊媽，她就喊媽。老太太將她的手拉住了，着實親熱了一會。陶家春自幼喪了母親的，繼母與她的感情不大好。現在見這位老太太很慈祥的，自己眼前在上海又是飄泊無依的人，老年人不比年青小夥子，不會有始無終。因此，她對老太太與見了自己的親生的母親一樣，很誠摯的喊了聲媽。

大少奶奶爲承歡老太太起見，連忙吩咐下人們去關照廚子，把送來的豬油湯糲煮熟了送到廳上來大家吃，表示團圓的意思。

俞鳳芝更起勁，由她一人出錢，教廚房備了兩席酒，祝賀老太太認乾女兒。並且打電話把大小姐方一芬請回來，一起熱鬧熱鬧。同時又來了兩三個親戚，整整的熱鬧了一天。

陶家春看那方一芬，眉宇間確與自己有幾分像。方一芬的人，也極和順，真把陶家春當自己妹妹一樣，只顧二妹妹，二妹妹的喊。老太太看着，嘻嘻着嘴只是合不攏來，吩咐合家的男女下人都喊陶家春二小姐。晚上大少爺方一仁，二少爺方一義從紗廠裏公畢回來，老太太就替他們兄弟倆介紹，他們也就與陶家春握手，喊二妹妹，陶家春便稱他們



大哥二哥。老太太向衆人看了看。

「可惜老三不在家，否則倒可以大團圓了。」

老太太因知道陶家春是寄居在朋友家裏，連忙要她住過來，當夜即收拾好一間房間，作爲陶家春的臥室，由一個孀姨，一個丫頭伺候她，服用花費，都由賬房間支付。

### (三三) 閉上眼睛只是喘氣

方家這樣隆重的看待陶家春，陶家春頗像戲台上的伶人，由他們去搬演，只是放心不下楊慧妃，第二天即與老太太說：

「媽，我要出去看一個朋友。」

老太太即吩咐汽車夫預備車子，並派一個丫頭跟着，並教她早去早回。

陶家春到安樂公寓十四號，楊慧妃却又病倒在床上，見了陶家春，眼睛裏即流下淚來。

「妹妹，你怎麼會病的？前天晚上我打電話來，娘姨說你沒有回來。那天你追到李飛雲沒有？」

「沒有，反因此到捕房裏去過了一夜，受了一些風寒，舊病又在復發了。」楊慧妃說着話，微微的有些氣喘。

「姊姊，你跟着那個女人去，怎麼兩夜沒回來，我真放心不下。咳嗽，我頭眩得來！」

陶家春見她又發舊病，心上非常焦灼，俞鳳芝那邊的事，更不能向她說起，免得她受刺激。眉頭皺皺，捏詞說：

「我前天釘那個女人，釘到半路，一個眼花，人不見了，却遇到我的寄母，她老人家一定要我到她那裏住幾天。我到了那邊就打電話給你，那時候已是半夜兩點鐘了。」

楊慧妃對於陶家春在上海的親戚朋友，根本不大明瞭，聽着陶家春的話，一些也不起猜疑。陶家春却十分羞慚，在這樣知己的人面上，不應該說謊話的。

「妹妹，既是舊病，仍請以前的醫生來診治，不能讓它拖下去。」

楊慧妃搖搖頭，閉上眼睛只是喘氣。陶家春知道她受到的刺激太深，而且經濟方面也在拮据的時候，便在衣袋掏出二百元鈔票來，這錢是昨天方老太太給她的見面禮，塞在楊慧妃手上，要她去住醫院，好好的醫治。

「姊姊，你自己也很困難，不必接濟我這種沒希望的人，除非李飛雲到我面前來懺悔，由他拿出錢來給我治病，我的病才會好。」

「你又來說傻話了，他對你無情無義到這個地步，你還想念他，把自己的生命與他賭？以前你也說過的，將世上一切看穿了，尤其是李飛雲，現在怎麼又忘掉了？」

楊慧妃只是流着眼淚而不開口。陶家春不徵求她的同意，便教娘姨把以前替楊慧妃治病的中醫請來，診脈開方。陶家春直等藥煎好，要楊慧妃快些喝下去，才帶了丫頭回方家去。

第二天又起來，楊慧妃的病沒有好些，而且咳嗽又加重了，痰裏帶紅，臉上更瘦了，陶家春仍要把那個醫生請來，娘姨却將她拉到邊上說：

「陶小姐，昨天的藥沒有喝下去，你一走，她就往痰盂裏一倒。醫生請來不喝藥，也是白請。我們這位小姐，不知是什麼脾氣。」

陶家春又到楊慧妃床邊去百般解釋。她仍一聲兒不響，陶家春急得只是歎氣，與她同來的方家丫頭，悄悄的對她說：

「二小姐，大姑少爺是西醫，他在愚園路開着醫院，專門給人獲病的，你去和他商量商量，最好將楊小姐送到他醫院裏去，以前我們三少爺的咳嗽病，即是她治好的。」

陶家春雖會和方一芬的丈夫見過一面，却未便與他直接通電話，便趕回來與老太太商量。當她走近老太太的門口時，只聽裏面在談話，一個是方老太太的聲音，一個是大少爺方一仁講話的聲音非常低弱，陶家春却聽到方一仁末後幾句話：「……她這樣不守婦道，還是讓她香港去，教老三好好的管束管束她。」老太太唔了聲，陶家春連忙站住，回到自己房間裏去，待丫頭去打探方一仁走了，她才去見老太太，老太太先向她說道：

「三丫頭要到香港去了。老三有信來叫她去的，年青人，夫婦間不能離開太久，還是讓她到丈夫跟前才好。不過三丫頭是怪熱鬧的人，她走了，我倒有些慣，你以後要多在我身旁談談。」

「媽，本來我不大喜歡多到外面去，因為有一個要好的姊妹生病，她的身世也很可憐的，與我一樣。在上海沒有什麼親人照顧她，所以我這兩天天天到她那裏去。」

陶家春即把楊慧妃肺病重發的話告訴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孤身一個人，還是進醫院的好。陶家春即請她介紹到大姐夫的療養院去。老太太點點頭道：

「對啊對啊，你給我接好電話，我來和他講。」

陶家春問明了電話號碼，將電話接好了，由老太太與他在電話上接洽好了，告訴他安樂公寓的地址，教他派醫院裏的汽車去接病人，醫藥費由我負責。

電話掛斷了。老太太說：

「你趕快到你小姊妹那裏去，料理她進醫院。」

陶家春應着出去，仍由汽車把她送到安樂公寓。她跑進十四號，楊慧妃却伏在枕上哭，內熱上升，額骨上緋紅的。陶家春把醫院已經接洽好，還是到醫院裏去把毛病醫治好了再說，犯不上以性命當兒戲。你總算認我做姊妹，姊妹的話應該接受的。

楊慧妃好像抱了決死之心，依然堅持着不肯進醫院。陶家春坐在她牀前足足講了半個鐘頭，醫院裏的汽車也來了，楊慧妃才不說什麼。陶家春在床上扶她坐起來時，她覺得天旋地轉，氣喘得更厲害，看護即用病床把她抬下去，攔進救護車後，陶家春即坐在她邊上。汽車開動，沒一會工夫就到了醫院。方一芬的丈夫萬柳如因為岳母老太囑咐的，特地為她預備一間頭等病房，又親自替她診察診察過後，陶家春悄悄地拉他到邊上去問：

「大姐夫，你看楊小姐的病怎樣？」

「病勢太厲害，只好醫治起來看了，好在醫治肺病是我們這裏的專科，你放心好了。」

陶家春聽了這種不着邊際的話，很是着急。這一夜她回到方家，簡直沒有閉上眼睛。第二天要到醫院裏去看楊慧妃，老太太却教廚房裏備了一桌菜替俞鳳芝餞行。因為她下午三點鐘要上到香港的輪船，她走不開，酒菜吃過，已是兩點鐘。大少奶奶二少奶奶要送她上輪船，俞鳳芝一概辭謝，只拉住陶家春的手說：

「二妹妹，我只要你一個人送我上船，有幾句話要和你細談哩。」

俞鳳芝的行李，早由當差的送到船上去了。這時她只帶一個丫頭向老太太及大少奶奶二少奶奶辭別，與陶家春一同坐上汽車，直向輪船碼頭駛去。

她們到達輪船碼頭，只有三點十分，離開輪船起碇的鐘點還有一小時。俞鳳芝把所帶的東西檢視一下，即與陶家春走到船舷上去，看看黃浦裏的風景。見左右沒人，俞鳳芝便拉着陶家春的手，坐到邊上帆布椅子上去：

「二妹妹，我有一樁事情對不住你。」

陶家春不知她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便問：

「三嫂嫂，你有什麼事情對我不住，你待我好的地方，只有我感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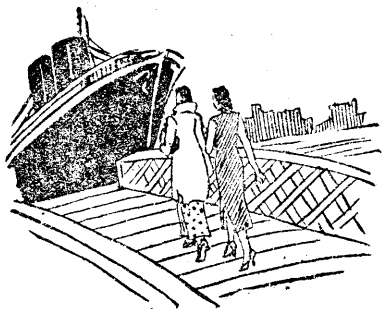
「不，二妹妹，我們的姑嫂，雖比較客氣些，但在事實上，我們有着很親切的關係。到現在，我很欽佩你的氣度，在婦女中，有這種氣度的，你是第一個。」

「三嫂嫂，夾忙中何必說這些話，我以為是廢話，我希望你早些回來。老太太在昨天也曾說過的，三丫頭是熱鬧人，她去了，我倒有些不慣呢。三嫂嫂，大約就擱多少日子回來？」

俞鳳芝搖了一下頭說：

「幾時回來這句話有些難說，二妹妹，老三與我不大和好的，這一次我到香港，是爲的你。」

「爲的我？」陶家春對她轉着眼珠子。



「怎麼不爲的你呢？我在上海，你所受的影響極大，我是有夫之婦，萬萬不能妨礙人家的姻緣。否則，依照老三與我的感情，我這一世不見他也沒關係。二妹妹，我爲的是你，以前我不知道，糊裏糊塗，現在完全明瞭了，人是情感的動物，有着理智，我能再不覺悟嗎？所以我決意到香港去，即使老太太不吩咐我，我也要丟掉我住慣的上海，去嘗素所痛惡的苦果。二妹妹，我到香港去後，請你常常與我通信，上海地方，只有你是我的知己了。一方面請你原諒我。」

俞鳳芝說到這裏，非但緊握着陶家春的手掌，而且眼眶裏由濕潤而流出淚來。

「三嫂，你究竟要我原諒你什麼，講了這許多話，我簡直不明白你的意思。」陶家春雖有些膽料到而不能不這樣問一下。

「二妹妹，你原諒我吧。恕我當面不便向你說，我在羞愧。」

俞鳳芝抽出手帕來擦眼睛，態度方面非常誠摯，陶家春受到極大的感動，她將俞鳳芝的臂膊搖撼了一下：

「三嫂，請你不要說原諒不原諒的話了，我們雖沒有很久的情交，可是你三嫂嫂幫助我的地方，我不是不知道，所以我們用不到說原諒二個字的。」

「噫！二妹妹，我現在想想，過去的生活，太糜爛了，再不改良，一個人將如何結局，女人不比男人，黃金時期一過，就定終生的大局了。所以我要勸你，到相當時期，早些正式的結婚，否則夜長夢多，變化太快，二妹妹，你不要忘記我的話。」

「結婚，我早把這事丟到爪哇國去了，現在老太太待我不薄，我自己的母親又死得早，不要說老太太把我當女兒看待，即是當我丫頭待，我也願伺候她一輩子。男人的心太不可靠，我將他們看穿了。」

俞鳳芝道：「二妹妹，你的見解有些不對，老太太固然喜歡你，老太太之外的人呢，譬如大嫂子二嫂子，目下還不是附和着老太太，老太太的年齡一年年的大起來，難保沒有仙去的一天，那時候怎麼辦？一個女子，歸宿一定要有的，二妹妹，你仔細想想。」

「過一天算一天，我的心早給人敲得粉碎了，自殺，似乎太懦弱，活着，也沒甚大趣味，總而言之，過着再說，到那兒



說那兒的話。」

「二妹妹，你已碎的心，可以彌補好的，日後你自會知道。時候不早了，恐怕快要啓碇了，你回去吧，這裏是一封信，你掙回去看吧，我不會寫信，不達意的地方，請你不要笑我。」俞鳳芝說時，在手皮夾裏取出了一隻大信封來，遞給陶家春。

陶家春接在手裏，覺得重沉沉的，信裏的信紙一定很多。也猜料不出信上有些什麼話，便往手皮夾裏一塞。看看船上的人，很爲雜亂，因看一看手錶，已四點鐘了，離開啓碇的時間，只有二十分鐘了，俞鳳芝催她上岸，陶家春頗有些依依惜別的樣子，與俞鳳芝緊緊握着手。

「三嫂嫂，路上珍重，到了香港即寫封信來，免得我掛念。」  
「一定有信的，二妹妹，千萬不要忘記我剛才的話。」

陶家春點頭，便上岸去，俞鳳芝一直送到船邊出口處。陶家春上了岸，並不走，站在碼頭邊上，直看到輪船啓碇，與在船舷上的俞鳳芝互相揮了一會手帕，才上汽車回去。

### (三四) 玩弄我們女性

陶家春在路上吩咐汽車夫把車子直放到楊慧妃醫院裏，她也來不及去看大姐夫，先到楊慧妃病房裏。楊慧妃却正睡得熟呼呼的，因向看護探詢，看護說：

「已有一二分轉機了，只要她的熱度退下去，咳嗽停止，就沒有事了。不過肺病不是別的病，即使痊愈了，也得好好的靜養，第一不能受刺激，不能自尋煩惱，最好到鄉下環境幽靜的地方去住上一些日子，單靠醫藥，只是治標吧了。」

陶家春聽到已有一二分轉機，心上就寬了許多，對於看護的話，深以爲然的說：

「讓她痊愈了，我一定要勸她到鄉下去住幾時。現在她疼裏還帶着紅吧？」

「還帶着些呢，醫生就是對於這一點在就心，所以打了兩針，楊女士不知是受了什麼刺激，醒着時，常常唉聲歎氣，有時竟流下淚來。我們勸她，她總不肯聽。我們的話憂急容易妨礙人的健康，何況是有肺病的人。等一會她醒來時，請你對她解釋解釋，任何煩惱，一概拋棄，不能在這個時候放在心上生氣。」

陶家春點點頭。她趁這個時候到外面水果店買了些水果來，又打了一個電話到芳廬給老太太，告訴老太太她現在在大姐夫的醫院裏，不久就要回來的。

她打過電話，即在病床邊沙發上坐着，肚子裏思潮起伏，把俞鳳芝在輪船上與她所說的話，重新翻出來思索一番，覺得俞鳳芝的言語確是推心置腹，懺悔過去，像她那樣知道即改的人，真是不可多得。

楊慧妃在床上醒了。陶家春並沒覺得一隻手還托在下頰上，潛思默想。楊慧妃有氣沒力的喊了她一聲姊姊，她才從沙發上站起來，到病牀邊上去，握着楊慧妃的手說：

「妹妹好些嗎？」

楊慧妃喘了一口氣，微微的搖了搖頭說：

「姊姊……我……不會好……的了……」眼淚由眼角邊流到枕頭上。

「妹妹，醫生講你轉機了，何必說那些喪氣話，在未登台串戲的時候，你不是很達觀的，什麼事情都丟開了，現在突然又變得如此的想不開，你說那樣的話，使我也在心痛，我給你想，爲了那個人，實在有些犯不上。」

陶家春也在流淚了。

「姊姊……我不是爲他，我……在怨恨……自己做人做得……太沒意思了！」

陶家春用手帕擦了擦眼睛：「你不要悲觀，年紀還青哩，情場失意，也是常事，何必認真到這一個地步？以後仔細些好了，不要再蹈覆轍。醫生囑咐的，你要把一切煩惱丟開，病才能痊愈。好妹妹，你聽我做姊姊一句話，就是無論什麼事情都待身體恢復健康後再說。」

「……………」楊慧妃點點頭而沒說什麼。

「這樣才好，你只顧安心在這裏療養好了，醫藥費以及其他開銷，都預備舒齊，你不必放在心上盤算。」

「我打算移住普通房間，開銷可以減省些，姊姊的經濟狀況，我也知道不能累你爲我負債，使我心上不安的。這種房間恐怕要多塊錢一天，住上十天八天，開銷就不小。」

「這個你不必多憂，此地的院長，是我寄母的女婿，醫藥費方面，都可通容的。我只希望你的病早日痊愈，有一分力盡一分力，我的命運與你差不多，你生病與我生病一樣。」

這時，方一芬的丈夫葛柳如，穿了白衣服帶着助手進來。陶家春與他握手，謝他診治楊慧妃的辛苦。葛柳如也非常客氣。二妹妹二妹妹的喊着。在診察過楊慧妃後，又叫陶家春到他家裏去玩。陶家春笑着說：

「過一天一定去拜望大姊姊大夫。」

葛醫生走出病房後，楊慧妃一把握住陶家春的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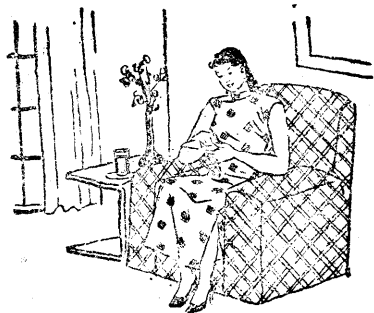
「姊姊，你以前說上海沒有什麼親戚朋友的，現在却有這樣親親熱熱的姊夫姊姊。你們那樣交談着，使我十分眼熱，我除了你姊姊之外，簡直是舉目無親。」

「傻子！我的親戚朋友，就是你的親戚朋友，還分什麼彼此。過一天待你有了精神，我再和你細談。」

病房裏的女看護走來，輕輕拉着陶家春的衣服，到邊上去悄悄地對她說：

「陶小姐，請你少和楊小姐說話吧，她精神有限，多說話，怕她傷神，院長這樣囑咐過的。」

陶家春只好停止談話，安慰了楊慧妃幾句，即走出醫院回到芳廬去。老太太正在小客廳上打牌。陶家春在她邊上敷衍了幾句，才回到自己房間裏去。她累了，一天，覺得很疲乏，打算早些睡，却想起俞鳳芝在輪船上交給她的一封信，即把伺



候她的了頭打發出去，關上房門，坐在沙發上抽出信紙來看。

信上的字迹很潦草，大約是寫的時候太匆促的關係。

「二妹妹，我真該死，過了兩三年的荒唐生活，一直糊裏糊塗，沒有覺悟過，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才自知我以前的錯誤，所以你看我這封信的當兒，千萬要原諒我！」

你與李飛雲有夫婦關係，怎麼不早些和我說，始終隱忍着，氣度真寬大極了。但我察言辨色，已了了在胸。尤其是你那一晚對着他的照片流淚的當兒，真像有小刀子在戳我的心，這一晚我沒有闔上過眼皮。

老太太生日的第二天，我會與李碰過頭，一見而我就痛斥他無情義，不應該用欺騙手段來玩弄我們女性，尤其是背了你二妹妹在我面前甜言蜜語，慫恿我拿出錢來開店，要我怎樣怎樣。他給我講得無話可說，低倒了頭只是歎氣。

最後他說有他的苦衷，決不是欺騙女人的拆白黨，在許多地方可以證明的，這話的確不錯，他除掉要我出錢開店外，並沒白化我一個錢的。可是很惱恨他，不願意聽他訴說苦衷，我就出來了。他追我到門口，我拒絕他和我接談，只交代他與二妹妹恢復了愛情後始有相見的餘地。從這天起，我們就沒見過。

二妹妹，我希望你和他早些結婚，以後要好好的約束他，否則他會走入歧途的，走入什麼歧途，我也不便告訴你，總之他是重情感的人，有人在這個時候引誘他，他會糊裏糊塗給人捏着做的。

二妹妹，你一定要聽我的話，早些結婚，附在這裏的支票是二千元，算我做三嫂子送的一份禮，那一天結婚，請你給我一個信，我雖不能來觀禮，却可以遙祝你們永好。假使你不聽我的話而拋棄了他，我只有爲你們自殺，才能贖我的罪過，但並不是祭自殺二字來嚇你，因爲你們兩下的隔離，都是我一人之過，要你們重新和好起來後，我才於心無愧，心上積壓着的一塊石頭手能擎下來。

二妹妹，這封信因爲心緒不寧寫得亂七八糟，看過就銷毀吧，這是我自供的罪狀，遺失在外面，我以後就難做人了。再會吧，靜候佳音。

芝

另外一張美亞銀行的支票。陶家春將那封信遠看兩遍，覺得俞鳳芝的人很坦白的，若是換了別人，怎麼肯這樣赤裸裸的寫出來，這真是她可愛之處。

陶家春看過那封信後，反而沒有主張起來，在過去，是非常怨恨李飛雲的，依性子，與楊慧妃一樣要找到他當面責問，入格放在什麼地方。現在在俞鳳芝信上，倒說他另有苦衷，他有什麼苦衷呢？女人見一個好一個愛上這一個，忘掉那一個，玩弄女性的嫌疑總逃不掉的。俞鳳芝要自己與他結婚，這問題值得研究的。人家說女人的歸宿是嫁人，以我看來，女人嫁人是件極煩惱的事，結婚做什麼，由他去吧。但是俞鳳芝竟以自殺來要挾，她也太熱心過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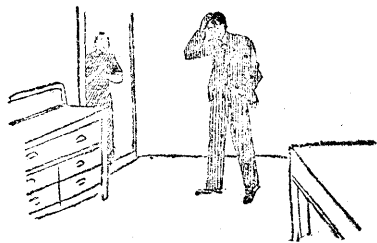
她在就寢以前，又把俞鳳芝的信看了一遍，躺在床上兀自睡不着，因為她又想到楊慧妃，她爲了他，竟把身體折磨到這個樣子，假使我與他結了婚，楊慧妃更不知要刺激到什麼樣子，唉，我應該成全她，她現在的病，大半是心經上的關係，李飛雲若能到醫院裏去看看她，毛病一定可以痊癒得快些。爲今之計，當然先要將病人醫治好了，才能解決其他問題。

陶家春那樣在床上轉側思量，李飛雲也在那裏徬徨焦灼，她與俞鳳芝分別時，並不知道俞鳳芝要到香港去，並且兩下爲了陶家春在言語上幾乎起了大衝突，他始終否認與陶家春有關係，俞鳳芝始終說他不應該背棄陶家春。兩下的爭論沒解決，俞鳳芝就走了。李飛雲以爲她一時之氣憤，過一天就會言歸於好的。不料第二天即收到俞鳳芝由郵局寄來的一封信，信上說得很簡單。

「過去我的生活很不上軌道，雖說是我遇人不淑所致，但長此以往，總非久計，所以我現在要約束我自己了。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到香港的輪船上了。我與你相識至今，感情上總算不壞，你現在聽我一句忠告，就是不許拋棄陶家春，應該向她負刑請罪。陶的地址只要打電話到我家裏與二小姐接洽，二小姐就是方家的二姑奶奶，再會。」

芝

李飛雲看過信，楞在椅子上大半天，看見窗外有太陽，不像半夜裏睡在床上做夢。心想：俞鳳芝也太古怪了。要到香港去，也得與自己講明了，怎麼一走就走的。哦！我知道了，她到香港去的話是假的，賭氣使性子，向自己示威，怎麼辦



呢，她要在眼前，立刻向她賠個不是也沒關係。想到這裏不由站起來亂搔頭。

「李先生，房錢請你付一付，明天要去付巡捕捐。」二房東老太婆站在房門口說。

李飛雲楞起眼睛向二房東老太婆看了一眼。

「付房租還早哩，今天是九號，要到十五號才付哩，先付後住，爲什麼今天就來討？」

「先生，我不是討，是向你借的，早也是付，遲也是付，今天先借一借，豈不是一樣？」

「先付後住，還要提早借，你們做二房東的真太會打算盤了。」

二房東老太婆聽了，又像笑又不笑，很爲難似的往房間裏走進一步道：

「先生，不瞞你說，我男人以前在政界混飯吃的，一家子開銷都由他負擔。現在戰事發生後，一直困在家裏，吃用開銷，就靠這房租，目下什麼都費得嚇人，開支一天天大起來，未免要拉點虧空，明天要付巡捕捐了，再不付，要吃官司的，房客與房東，是手心與手背，好

幫忙的地方，總要請幫幫忙的。」

李飛雲滿肚子的心事，暗想付就付了吧，誰有工夫和她多說廢話。可是他一摸袋袋，掏出皮夾來一看，裏面只有十五塊錢，房租要五十五元，相差甚遠。

「請你過一天來吧，我這裏的錢還不夠呢。」

「先生，你不要客氣，開一張即期支票，給我到銀行裏去拏一拏好了。」

「我沒有支票，拏什麼開給你呢？」

李飛雲說這話時，聲音有些不好聽，面色也非常難看。二房東老太婆的態度也跟着他起了變化。

「先生，今天我是第一次和你情商，怎麼一點面子不給我？」

「還有什麼面子不面子，有在這裏，不要說借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都沒有關係的，我身上不便，你也不能硬逼我，好在我們沒有欠你的房錢。」

「時先生，目下還有欠房租的事嗎？你不仔細想想，我們這裏借給你的房子，照現在的市面，至少是八十塊錢，還是活搶活奪的，並且可以教房客預付三個月的押租，三八百四十元，預付一個月的房租，就是四八三百念。你先生是老房客，我不便回掉你的房子，向你早幾天收房租，也是天公地道的事，客氣些是向你借，不容氣些就是討。而且要請你預付三個月。」

李飛雲見她有些強詞奪理起來，火格外大了：

「三個月押租，是什麼人定出來的章程？」

「你不要問什麼人定的章程，要住房子，就得依房東的辦法，大房東對於我們也是這樣，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誰敢和賬房開說個不字？」

「照你這樣說，今天非付給你房租不可？」

「當然囉，一個月之外，叨光你再付三個月押租，一共是四個月，四五二，四五二，兩百二十元，以後到日子還要先付後住，欠是欠不得的。」二房東老太婆說得很堅決。

李飛雲給她逼得心緒格外亂了，心想：船破偏遇打頭風，夾忙中她又來要起押租來，好像故意來搗蛋似的，真可惡極了！他將一雙眼睛向二房東老太婆瞪了瞪，二房東老太婆也向他表示着不親善的目光。

「李先生，房東房客是客客氣氣的，不是什麼冤家對頭！」

「幾曾說你是冤家對頭，這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問你自己好了，眼珠子像田螺那麼瞪着人，是什麼意思？」

李飛雲雙手一拍，「閑話愈講愈奇怪了，住了你的房子，連眼睛的自由也沒有了？笑話！笑話！」

「你不要笑話不笑話，爽爽氣氣付給我，免得大家傷情份。我也沒工夫與你鬥嘴勁，隔壁三號裏約我一洋翻哩。」

「好婆太太！逼人不是這樣逼的，什麼人家有整千整百的鈔票放在家裏，過一、二天給你，也不算失信用，巡捕房

的捐款，也有十天八天的期限寬放，難道你比巡捕房還頂真？」李飛雲的面色格外難看了。

二房東老太婆，也就得風轉篷道：

「這話倒也在理，我准定明天向你收吧。李先生，只怪我二房東尷尬一些，否則不會發極脾氣的，對不起，明天上午九點到十點。」她看到桌子上有一大塊被開水泡白的漬子，大為可惜道：「李先生，這傢俬是借給你們用的，要用得仔細些，現在這張桌子要買六七十塊錢呢，連房子租給你們，多少便宜，不要把東西弄壞才好呀！」

李飛雲只當沒聽見，只希望她立刻出房，他還要重看一遍俞鳳芝的信，怎麼打電話給她信上所說的二小姐。那二房東老太婆偏又把房間裏的傢具看一個遍才走。

李飛雲一脚將房門踢上，再把那封信取出來，躺在床上靜靜的看了看，却研究不出二小姐是什麼人，而且俞鳳芝與自己的一段姻緣是極秘密的，怎麼可以冒冒失失打電話給二小姐。二小姐能替俞鳳芝守秘密，那二小姐看來與俞鳳芝是一鼻孔出氣的人，但是俞鳳芝以前並沒講起過，真不知這葫蘆裏在買些什麼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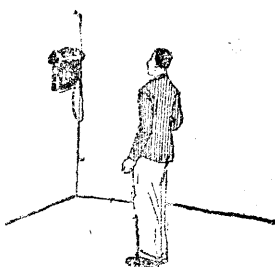
他一個人想來想去，沒有好的辦法，還是先打一個電話給那個二小姐試試看，與她在電話裏交談一下，假使苗頭不對，馬上將電話掛斷了，也不留什麼痕迹的。於是他到隔壁人家去打電話。

俞鳳芝家裏的電話號碼李飛雲是知道的，但從來沒打過，今天還是第一次。他把電話撥過去，那邊聽電話的是個北方人，連問了兩三句：「你是那裏？」「你叫誰聽電話？」李飛雲很小心的說了聲：「二小姐。」那邊拖長了聲音：「二……小……姐……」

……嘿！馬馬虎虎大小姐聽聽吧。」李飛雲知道那邊在開玩笑，便和緩的打他招呼，請他去請一請二小姐，因有要緊話和她接洽。那北方人却哈哈地一陣笑道：

「老兄，老實對你講，咱們這裏是山東會館，沒有什麼大小姐二小姐的，你把電話號碼再查查。」

李飛雲連忙把電話掛斷了，心想：這是什麼錯誤，號碼撥錯了，還是俞鳳芝家裏





的人故意「吃豆腐」？決意再打一個，這個電話撥過去，那邊聽電話的不是北方人而是軟綿綿的蘇白了。李飛雲說出「二小姐」三個字，那邊即回說二小姐到醫院裏去了，請在晚上六七點鐘的時候再打來，二小姐說明晚上回來吃夜飯的。」

李飛雲掛斷電話，知道俞鳳芝家裏確有一個二小姐的，心緒也就寧靜下來，準備晚上再打電話。

「喂，請你走走開，我要打電話呢。」

李飛雲往邊上一讓，順眼看時，却是一個年青女郎，打扮得十分時髦，但覺得有些面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那女郎自顧打電話，並不會向李飛雲多看。李飛雲在她說話與笑聲上已記起來了，正是一口唾沫上結成一宿姻緣的她，陶家春給他的一千元支票，即是在那一天晚上失竊，經濟上因此受到極大的打擊，才與楊蕙妃發生關係的，事隔將近一載，却一直耿耿在心。今天無意中相遇，倒要問她一個明白。他便遠遠的站着，等那女郎電話打好了，轉過身來時，他用身子一擋：

「喂！認識我吧？」

那女郎向他一打量，先是一怔，但又把面孔一板：

「啥人認識你擋住我的路，究竟啥路道？」

李飛雲聽她說話裏面，一些不轉彎，却也胃上火來：

「啥路道，問問你一千隻洋用完沒有？」

「你在發神經病，什麼一千隻洋，這話究竟是啥意思？」

「你不要假癡假呆，雖然隔了這些日子，我却沒忘記你這隻面孔，你記得吧？一口唾沫吐在你衣衫角上的事吧？也沒那樣辣手的，一千元支票，拿着就走，這還不算，連我的皮鞋也帶走了，難道想我赤腳給你看？」

那女郎到這時候，面孔上像罩上一層嚴霜似的，眼珠子一瞪說：

「嘴裏給我清爽些，眼睛去揩揩亮，把人看看明白，上海地方胡調女人，不是便當事情，我看你不是那種下流坯。」

子，不然的話，哼！壓記耳光早到你面孔上來了！」

「那晚吮我頸項上的肉不肯放是你，今天要打我的耳光又是你，辣手辣到你，天下不會有第二個了。」

「癩三！介勿識相！」那女郎跨上一步對準李飛雲面孔上刷的就是「一記」：「你打聽過吧，色迷迷色到莪頭上來，與你客氣，你當福氣，糟兒！」

李飛雲與她有一夕之緣，在經驗上，知道她比水蜜桃還要甜，萬萬料不到會動手打起自己的耳光來。這一下雖不重，左頰上却也辣蓬蓬的。同時，樓上樓下都擠了人來，其中一個稍長大漢，紫膛臉，常青囉嘰長衫，凸着肚子站着，眼珠子閃電似的，向李飛雲上下一掃，轉臉問女郎：

「啥事體？啥事體？」

「這個癩三吃我豆腐，指五說六，眼睛勿張張開。」

大漢聽了，眼珠子一彈：「老兄！迷個女人你看得中是哦？蠻好！」

只見他把袖子一捋，大手掌像扇子似的晃了晃。直把李飛雲嚇得面如土色，暗想：在上海這許多日子，今番却惹出禍事來。正在窘迫的時候，樓下二房東是開三引老虎灶的老板，李飛雲與他有點頭之交，忙過來攔住道：

「大家自家人，大家自家人，有話好講的。」

「老大，我女人借打電話給她的姊妹淘，却碰着這個赤老在邊上七搭八搭，吃豆腐，蠻好，我現在真弄不下，女人就讓給他，教他碰出五千隻洋來，由他帶着走好了。」

「不要認真，這位李先生就住在隔壁，說兩聲笑話是有的，並沒調戲，我在客堂間裏聽得明明白白，大家是一條街堂裏的鄰居，不要弄得難為情。現在給一個小面子與我，等一會自有交代給你阿哥的，李先生，你先回去，等一會我來拜訪你。」

李飛雲如逢大赦，連忙走出來，三腳兩步趕到自己後門口，那個二房東老太婆却又向他說明天房錢不要忘記，連三個月的押租一起付付李飛雲，恨不得將剛才所受的一個耳光轉敬她，理也沒理，就往門裏走了進去。

(三五) 吃功非常好

他到了自家房間裏，在衣櫥的鏡子上一照，一邊面孔上還留着五條指痕，感覺上仍有些火辣辣的，心上說不出的懊惱，看不出那女郎文文雅雅的，竟與白相人搭在一起，早知道如此，那一千元的支票事情過去已久，何必再問。

他越想越氣，連吸三四支香煙，想不出一個出氣的辦法來。那位替他做魯仲連打圓場三引老虎灶的老闊却來了，一跨進房門就抱怨他道：

「李先生，你怎麼吃葷腐吃到那隻壳子身上去，她路道很粗，過房娘是魯老七，與她併居在一起的又是本街上的老弟兄，手下徒弟第少說說也有一千多，上個月在三和樓做生日，酒水辦掉五六百桌，一等一大亨都到的，連警備司令亦派代表去拜壽的，你說有照勢噴？今天你闖這個窮禍，無異是在老虎頭上捋鬚，要不是我在邊上，你一定吃眼前虧的。」

李飛雲看他大拇指一翹一翹的講，將那個白相人講成天神天將似的，不由捏着一把冷汗，連忙向他道謝。「大家自家朋友，又是鄰居，不用謝不謝的。現在事情已給我講開，拉兩隻檯子，大家紅紅面孔，起初他不答應，一定要教兩個小脚色來排你的三和土，他們以為自己女人給人家吃葷腐是一樁丟臉的事，這口氣不出不成功的。後來我再三說，大家住在一條衙堂裏的，進進出出難為情吧。還是叫叫開，李先生與你嫂嫂完全出於誤會，並非存心如此，他總算買我老朋友的面子，教我吩咐一句，我先說拉一隻檯子，他說一隻檯子能坐幾個人，面色甚是難看，我一想不好，打蛇要打七寸裏的，我就加了一隻，他倒算爽氣的，連說閑話一句，閑話一句，李先生，兩隻檯子解決下來，總算額角頭，不是我這點小面子，二十隻檯子不知解決得下吧？」

李飛雲一聽，暗想：晦氣，星鑽進腦門裏來了，給人打了一個耳光不算，還要化錢請人家吃喝，上海地方真是所謂黑吃黑了，但事已如此，不照他的話辦，日後跑出去，說不定要給他們暗中陰損，因說：

「對不起，對不起，費心，費心。」

「你在什麼館子定菜呢？」

「這兩天我有一點小事情……」

老虎灶老板不等他說下去，連忙截住話頭道：「不，不，在外面做事，要一刮兩響，不能牽絲攀藤，檯子要拉今天拉，三和樓我熟悉的，五十塊頭的菜定兩桌好了。」

李飛雲一想：五十元一桌的菜，兩桌就一百元，外加酒飯雜費，起碼要一百五六十元，自己皮夾裏只有十五元，相差甚遠，怎麼解決得下，因與老虎灶老闆商量道：

「老闆，對不起，今天我身上不便，檯子過兩天再拉吧。」

「李先生，這不成的，別的事情可以今天明天，這種事情不能那樣的，在外面跑跑的人，閒話要算閒話，你不能使我為難。」老闆面色很難看。

李飛雲一聽，覺得再要多說話，連老闆都要對自己生怨心了，還是趕快想辦法的好。

「老闆，我想辦法，我想辦法，三和樓的菜拜托你去定吧。」

「李先生，我們都是腳碰腳的，大家落門落檻的來，我要等你把款子交到了再去定菜的，嘿嘿！」老闆又挺挺腰肢說：「這樁事情我負責到今天晚上九點鐘，九點之前不來解決，我只好推牌，他們對你李先生毛手毛腳起來，不要怪我是半吊子！」

「這不能怪你，九點鐘之前一定辦到。」

「李先生，我還有些事情去，三點到四點在三樂園茶社，靠扶梯邊的檯子上，不在那裏時，開堂信好了，四點到五點，在湖園書場，六點在家裏，七點在清泉池洗澡，要找到那幾個地方去找好了，再會，再會！」

老虎灶老闆去後，李飛雲搔搔頭皮，打不出主意來，要是俞鳳芝在這裏，一二百元之數，不會費神，除了她，到什麼地方去通商呢？打開衣櫥來看看，俞鳳芝還有一件灰色的夾大衣掛在那裏，做的時候，也化着二百多，現在送到當舖

裏去，不知可以當幾張鈔票？除此以外，只有自己一件夾大衣，與牀上的被頭褥子了。自己的夾大衣還可以不穿，被頭褥子是當不得的。

李飛雲主意打定，即把俞鳳芝與自己的夾大衣拏出來摺疊好了，再用舊報紙包好，鎖上房門，奔着到街口一小押當裏，朝奉先生打開看了看，問「五十隻洋當哦？」

「頂少一百五十元。」

朝奉先生眼睛向李飛雲一彈，見他是個西裝少年，沒有把肚子裏的話講出來，仍將衣服包好還給他。

李飛雲一連跑了十幾家當舖，可以當六十元的也有，七十元的也有，至多的一家是七十五元。他腿也跑酸了，痔大衣的臂膊也累得麻痺起來了，七十五元就當了吧。

從當舖裏出來，向馬路兩面一看，才知道已跑到靜安寺路的一段來了，打算趕回去，再找些別的衣服湊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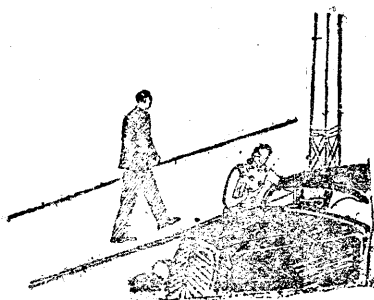
他正快步走，只見一家醫院裏走出一個少女來，跨進汽車裏去，倒並沒有在意，却聽汽車夫在問：

「二小姐，車子開回去麼？」

李飛雲一聽到二小姐三個字，連忙停住腳，想看一看那女郎的面孔，但汽車已疾如流矢的開走了。

李飛雲眼望着遠遠的汽車後，形出了一會神，深悔沒有看一看汽車號碼，因為俞鳳芝家裏的汽車號碼他知道的。

他回到他所住的地方，再想找些東西去典質一下，把拉兩隻櫃子事情先解決了再說。可是找來找去沒有比較可以當得起錢的東西了。低頭看看，腳上的皮鞋還是與俞鳳芝在上個月到惠羅公司買的，代價是九十八元，拏到當舖裏去，不知五十元當得到吧。不管他，拏去當當看。他在牀底下把舊皮鞋找到了，換下斷



皮鞋來，用報紙一包，綁在脅下又走出去。走到半衙堂，見在他前面走的，正是那女郎與她的姘夫白相人，一個是短披肩，印花軟綢旗袍高跟皮鞋，一隻摩登手皮夾，拾在手上一宕一宕，很有姿勢的。那白相人穿着黑綢夾衫，斜戴着呢帽，一手托着兩隻油光發亮的胡桃，在掌心上盤來盤去，另外閃着的一隻手，擰起半邊袖子，一邊講話，一邊將大拇指直翹直翹的。

李飛雲不敢抄在前面走，把步子特別放慢了，讓他們走出了衙堂，才吹大胆子往衙堂外面一溜。

皮鞋送到當舖裏去，更使他失望了，連跑三四家，都只有二十元，最後一家是二十五元，也就當掉了。與兩件大衣當來的，一共只有一百元，兩隻鑿子拉不成，一摸，身上還有一隻掛錶，也是俞鳳芝買來送給他的，狠狠心腸，一發送到高櫃檯上去了。這樣他已湊足一百五十元，拉兩隻鑿子已足夠了。向愛多亞路的大鐘看看，正在四點半上，連忙趕到湖園書場去，老虎灶老闆連忙犧牲「說噫彈唱」的書，與李飛雲到外面來說：

「血弄到了嗎？」

「剛才湊齊。」

「馬上打電話到三和樓去，不過，依我看來，還是乾折的好，你不知道，五十隻洋一隻鑿子，常常要合到七八十隻洋，那些人吃功非常好，香烟要吃茄立克，酒最起碼是花雕。外開銷非常大，你總要帶兩尺血去，萬一再不夠，當場坍台，倒難為情的。」

「兩尺血，」李飛雲也有些知道，即是二百元的黑話，一想，這倒是僵的，忙了大半天，只湊成一百五十元，連自己脚上一雙皮鞋也送進高櫃檯裏去了，再要湊五十元，沒什麼可以當了，而且時間也不允許了。因與老虎灶老闆商量道：

「老闆我只湊到一百五十塊錢，把這個數目乾折，你看如何，再要嫌少，我只好讓他們排三和土了。」

老闆裝得像很為難的樣子：

「乾折最好再好看些，他手下人多，每個人挨不到幾個錢的。」他又搔搔頭皮：「你既然湊付不出，索性去買買

我的小面子，這是你李先生，大家鄰居，若換了別一個，對不起，真不願意管這筆閑賬哩。你把血拏來，他們要是不答應，我也要與他們放下臉來幹了，在外面跑跑的人，交情也要講的。」

李飛雲把鈔票遞在手上，見他爲人倒很熱心的，便與他說：

「老闖不瞞你說，那個女人偷過我一千元一張支票的，今天和她講講，她反而講我吃她豆腐，耳光亂打，氣人不氣人？」

「李先生，上海地方關於這種事情多得無其數，君子報仇三年，現在先把這糶糾葛解決了，橋管橋，路管路，你李先生要出這口氣，便當來分，過幾天託人出來講好了，講得開的講，講不開的，操伊拉起來，照樣給顏色他看，那怕天王老子，小鬼還要跌金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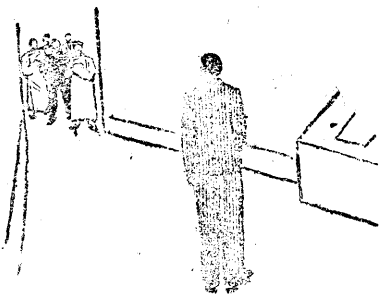
老闖說得口沫飛濺，鈔票向腰包裏一塞，樣子是打算要走，却又說：

「李先生，你要跟我一起去，看我把鈔票交給他。」

「不用，不用，你老闖做事會錯的嗎，嘿，嘿！」

「你還是不去的好，剛才他有一句話的，要你當衆給他們面子，最低限度倒一杯茶給那寡老吃，我想你是不願的，所以也沒講給你聽。現在你一去，他們逼着你那樣做，你肯塲這個台吧？」

李飛雲當然不肯去，就請他全權代表。老闖點點頭，跨上一輛人力車拉着走了。李飛雲也就慢慢的踱回去，打算六點鐘左右打電話到俞鳳芝家裏與二小姐談幾句。當他將近走到衙堂口，只見那裏站着五六個小流氓樣子的人，叉手插腰，歪着帽子，挺眉怒目的，像在等候廝殺似的。李飛雲却吃了一嚇，停住步子不敢再向前去。忙縮轉身子，仍向原路上走回去。心想：老虎灶老闖沒替他講好嗎，這幾個傢伙說不定，即是那個白相人的徒弟，擺華容道給自己看的，犯不上送在他門手上。他越想越怕。



脚下也越走越快，毫無目的的一陣跑，却跑到了八仙橋。看看人家的鐘，已經六點十分了。打電話到俞鳳之家裏去，也是這個時候了。

### (三六) 找得你好苦

因在一家煙紙店裏化一角五分的代價撥過電話去，那邊聽電話的，仍是那個蘇州女人：

「喂，喂！你要哈人聽電話？」

「請你喊一聲二小姐。」

「二小姐……你姓啥？」

李飛雲倒楞住了，不知道報過真姓名去呢，還是胡謔一個姓名。但是一想又不妥當，還是說真姓名的好，因在電話裏說了「我姓李，木子李。」

「等一歇，二小姐剛才吃好夜飯，陪老太太講話呢。」

李飛雲站在電話邊上足足等了五六分鐘，才聽到那邊有人學起聽筒來問：

「喂，哈人？」

李飛雲覺得這聲音很熟，却又吃不准這是什麼人，便和緩着聲氣道：

「你不是二小姐？我姓李。」

「哦！是你，有什麼事？」

這一來，李飛雲把聲音聽準了，怎麼她在俞鳳之家裏呢？而且是她們家裏的二小姐，真是六大的奇怪事情！當時他有些內疚於心，約模有二三十秒鐘說不出話來，最後仍鼓着勇氣說：

「你是家春嗎？我是李飛雲，我們好久日子不見了，你……」

「誰認識你，虧你講得出好久日子不見呢！」

李飛雲怕她把電話掛斷，忙說：「家春，你別誤會，我有我的苦衷。」



「你有苦衷，人家因你……哼！我不說了。」

李飛雲再要講時，那邊的電話却掛斷了。他只好掛上聽筒，很沒趣的走出煙紙店來。一時思潮湧集，無論如何想不出陶家春會在俞鳳芝家裏的原因。

他腦子裏想得昏沉沉的，有如海洋裏迷了方向的舵工。這時却有人在路邊走近來，靠攏他的身子，他還未覺得，那人縮緊身子，將臂肘碰他道：

「你在想什麼心事，好久日子不見了，我找得你好苦！」

這語音鑽進李飛雲耳朵裏去，又使他一怔，轉臉看時，原來是與他一別半載的張媽。她頭髮蓬鬆，面容憔悴，身上一件多時未經洗滌的士林布旗袍，兩條臂膊在胸前打了個結，雖不是嚴冬，看這樣子很是怕冷。

李飛雲與她是不歡而散的，現在出於意外的遇見她，使他心上更不快，而且知道她是豔窟的主人，以前相當的豪放，怎麼已經落魄到這個樣子，假使不是她先招呼自己，絕對不會認識她了。他見張媽的肩胛一牽一牽的，生怕有什麼白虱爬到他身上來，連忙離開些站住了。

「你不要碰呀碰的，這是馬路，成什麼樣子！」

「做啥火氣這樣大，我不碰你是了。」張媽打了個深長的呵欠，把一對沒神的眼睛瞅住了李飛雲。

李飛雲一見她打呵欠，即想起她是有煙癮的，那時她躺到床上，噲噲啾啾就是三四筒，水菓糖食，龍井茶，吃吃喝喝，將那些以肉體來換飯吃的女孩子打打罵罵，儼然是「屠門」中之權威者，今天怎麼連講話聲音都細弱無力了。以前徐娘丰姿，楚楚可觀，現在面如黃蠟，瘦可見骨，一向與陶家春俞鳳芝廝混在一起的李飛雲，怎能不起厭惡之心。

「有朋友等我，再見吧。」

「你再站一站，我有一句話和你商量。」

張媽往前站了一步，李飛雲皺着眉又退後一步：「有話只管講，鬼頭鬼腦做什麼？」

「唉，請你不要火氣大，不瞞你說，我早上到這個時候，只吃過兩塊大餅，香煙你帶着吧，給一根我抽抽。」

「你不知道我不吸煙的，身上那裏來的香煙！」

「沒有就沒有，讓什麼呢！」張媽拎起衣襟在鼻子邊抹着流下來的清水鼻涕。

李飛雲再不顧和她站在一起，身子一轉方向，跨着大步走了。張媽慌忙追上去：「慢慢走，慢慢走，李先生，你……你，近來我弄得不好了，你得幫幫我的忙。」

「幫什麼忙？站開些拉拉扯扯！」

張媽啞了一啞嘴道：「你現在可要雇傭人，我想找一個地方住下來，吃一口飯好了，工錢不工錢，我倒隨便的。」

「好，我給你留心着，如有人雇傭人，介紹你去好了。」

李飛雲說着，又要走，張媽橫過身子攔住他道：「今天幫幫忙，借幾塊錢給我，眼睛都餓花了，你想想我們以前的情形吧，唉！」

「借錢就借錢，說話噲噲嚇嚇的做什麼。」

李飛雲在西裝褲袋掏出四五張角票來向張媽一丟，張媽來不及的伸出雙手去接，角票已飛散在地上。

張媽忙俯下身子去一陣拾，約摸一數，只有七八角錢，而李飛雲已走遠了。她又大步趕上去，一把拉住李飛雲的袖子道：

「幾張角票，够我什麼用，現在吃一頓荒飯，也要六七角，我與你的交情，只有這一點嗎？」他喘着氣。

李飛雲聽她在說：「我與你的交情，」火更大了，臂膊一擡道：「你噲裏清爽些，借錢該這樣借的，我又不欠你的，不少你的，我來供養你！」

張媽歎了口氣道：「今天你火氣這樣大，事情隔得並不久，你倒仔細想想看，那時候襯衫半打一買，領帶一打一買，鈔票儘你去化，要什麼立時立刻買給你，前前後後所化在你身上的也不在少數了，現在我困難了，向你借幾個錢，你就用這副態度對付我，一個人的良心總要放在當中的。」

李飛雲見邊上並沒有人注意他，便指指自己的鼻子道：

「哼！你今天來和我算賬不成。當時你死拉活扯的要我到你家裏去的，襯衫領帶，有一樣帶着走嗎？說兩句軟話商量商量，再借你兩個也可以的，噯，哩咕嚕說些陳年古董的話，教人火冒不火冒？」

「我是好好的與你商量，你自己火氣大，跑得快來分，我實在出於沒法，另外有法子想，決不和你多嚼嚙的，世界上什麼人不要面子，誰肯在馬路上坳台。一切事情，都是我自己不好，吃上了這口煙，糊裏糊塗將一個門口弄散了。一張媽拾起衣襟來擦眼睛。」

「你自作自受，與我沒關係，找到我有什麼用？」

「自作自受，這話一些不錯，現在我懊悔已經遲了，只有請你幫幫忙，讓我弄幾個錢到鄉下去過過苦日子吧。」

李飛雲又掏出一張一元鈔票來，丟給張媽，張媽還是愁眉苦臉的釘着不捨。李飛雲再也不理睬她，三脚兩步跑過馬路去了。張媽不願兩面來往的車子，放快脚步趕過去，當她走在馬路中心，恰巧有一輛汽車疾馳而來，馬路上的人只聽得那輛汽車發出吱吱的怪聲來，同時車子也停了，車輪前面橫躺着一個人，一時也不知傷在什麼地方，只見頭邊有一大灘鮮血，手上還緊握着幾張花花綠綠的鈔票。頓時問擠攏來不少行人，巡捕也趕到了，馬路上一片紛擾。

李飛雲並沒去遠，見了這種情形，不由一陣心跳，也想擠上人堆裏去看看，却給另一個念頭阻住了他的一隻腿，及見人堆裏有人在搖搖頭說：「腦壳也輾碎了，還會活！」他不再逗留，眉頭皺了皺自願走了。

這一晚他很遲的回去，在衙堂口遇到老虎灶老闆，他說事情非常棘手，一定要你去點一對大蠟燭，磕兩個響頭，才算了結，一尺五寸血已收下去，假使你蠟燭不去點，他把錢還你，再給顏色你看，我看你明天去買一對蠟燭，我陪你到他家裏，馬馬虎虎嘴上熱鬧兩聲算了，當真磕什麼響頭，不瞞你說，我夜飯還沒吃過哩。李飛雲便說了許多抱歉的話。老闆要他蠟燭一定要買十點鐘到家裏去點。李飛雲一想以後要在這裏進進出出，不能不圖個安穩，點對蠟燭，比如齋野羹飯，當時便答應了。

第二天李飛雲果真在衙堂口煙紙店裏買了一對大蠟燭，到老闆家裏去，由老闆陪他上樓，一路護着說：

「老大！老大！磕響頭的人來了，一切看在我薄面上，高抬貴手吧，李先生磕頭了，看見吧哈哈！」  
白相人有了面子，也就不再留難，望着那一對點了火的蠟燭很得意的說：

「算了，算了，以後到外面去安份些！」

李飛雲這時頗像舊式商店裏第一天進去的學徒，逆來順受，一切只有點頭。那女的正吸着紙煙，不知怎樣，却對他笑了笑，李飛雲莫測高深，連忙將眼光移到別處去。

「皇帝不差餓兵，」老虎灶老闆與李飛雲出來時有這樣的一句諷示，李飛雲知道他要酬報，忙把皮夾裏的十五元鈔票拿出兩張五元的來，雙手奉送過去，老闆捏在手裏再三推辭，推辭的結果也就裝到他袋子裏去了。

### （三七） 我一定到那裏

這重公案解決了，李飛雲才安心研究陶家春怎樣會到俞鳳芝家裏去的，俞鳳芝又爲什麼到香港去留信給他？要他打電話給陶家春？陶家春與自己的關係，俞鳳芝要自己再與她繼續嗎？女人沒有不吃醋撻酸的，她們竟能禮讓不成？

「先生，房錢請你給了我。」

李飛雲對房門口一看，那二房東老太婆又來了，他幾乎把這樁事情忘記。人站到面前才記起來，現在皮夾裏只剩下五元幾角，單付一個月房租已屬不易，三個月押租更無從着手了。

二房東老太婆也是個老於世故的人，她見李飛雲楞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知道他一無預備，立刻將臉色一沉：「李先生，我沒有工夫在這裏多等，請你快些給我，我還要去解巡捕捐哩。」

「今天我沒有，明天準給你吧。」

「哎，李先生，昨天與你再三約定的，當時你也答應我今天九點到十點的，怎麼又要推到明天了？天天有明天的，這樣一天天推下去，推到年也可以的，一個人說話要有信用，不能隨嘴胡扯，教人家上當。」

「我現在拏不出，怎麼辦？」

「拏不出給我搬場，我房子不是租不掉的，笑話，有這種不講理的人，隔夜講得明明白白，今天只當瞞分事，我二房東做了十多年了，這種房客倒是第一次遇見，你替我想，電燈，自來水，巡捕捐，那一樣不漲，這間前樓租你五十五元，便宜嗎？市面要值八十元，還有這些傢俬給你用，人家說米蛀虫良心黑，你的良心就像煤球一樣。」

李飛雲火一冒道：「住你房子不少你的房錢，什麼良心黑不黑，你說我們房客良心黑，你倒自己想想看，一幢房子大房東只收你四十二元，你在三房客那裏收下來的，有一百五六十，自己還白住一間客堂間，良心倒底是什麼人黑？」

「你來管我？你來管我，你爲什麼不去弄一幢房子下來做做二房東笑話！」二房東老太婆講得面紅耳赤，嘴角邊盡是白沫。

李飛雲給她吵得六神無主，頭昏腦脹，要是身上有錢，早給她了，只苦是拏不出來，推又推不開，只好說：「我去拏給你，我去拏給你。」把房門關上，連忙搶着下樓，急急忙忙跑出衛堂，才換了一口新鮮空氣。

這時他也不知道那裏去的好，心緒紊亂，惟一的辦法，還是再打一個電話給陶家春，約她出來談談，向她陪一個小心，總有見面之情的，而且兩下又沒發生過衝突，許久不見，難道就會生出多大的惡感？於是他又撥了一個電話過去，恰巧是陶家春自己聽的，李飛雲連忙很婉轉地說：

「家春，昨天在電話裏有許多話不便談，請你約一個時間出來談談，你不要一味抱怨我，我有我的苦衷……」

「你有苦衷，我也不願意聽了，你去對別人訴說吧。」

「嗚呼！家春，你允許我當面和你談一談，我有不是之處，你當面判我的死刑，一些不怨。」

「家春，你不要不理睬我，我縱有不是之處，你再給我見一面的請求，總能允許的吧。」

陶家春是軟心腸人，對於李飛雲雖有使她痛心的地方，但究竟先前有着很深的情感，而且俞鳳芝到香港去時，又再三的說了許多懺悔話，留着一封極其懇切的信，現在他自己又那樣說，且看他當了而有些什麼講出來，因在電話上說：

「有話不好在電話上講嗎？」

「唉！家春，我是在煙紙店裏借打的電話，要講的話不便講，我可以到你那裏來吧？」

「唔………不便，你還是到靜安寺路濟仁療養院四號病房去等我，下午三點鐘我一定到那裏的。」

李飛雲有些弄不明白，怎麼要我到醫院裏去見面，真是怪事，待要問一個明白，陶家春已把電話掛斷了。他連忙用鉛筆將陶家春所約的地址及醫院名稱病房號碼都一一記在日記簿上，轉眼看看那家煙紙店裏的時鐘，還祇中午十二點半，肚子裏本有些飢餓了，今天因為陶家春答應與他見面，很是高興，即到一家菜館裏去獨自小酌了一會，直酌到一點鐘才出來，到櫃檯上付賬，却是三元八角，四元零出去，找回兩角，他袋子裏祇有這兩角錢了。

走出菜館後，便慢慢的往西踱，左右閒着沒事，逛逛看看馬路景緻，也就不覺得疲乏。當他走到虞洽卿路油頭路時，只見一個賣油茶糰子的抓住一個竊三，使勁的打，一拳上去，背上即發出咚的一聲響，同時那竊三很淒切的喊了聲咬啣，帶裏咬着的糰子也隨着掉在地上，賣油茶糰子的罵道：

「竊三！老子也是化了本錢販來的，操你媽，你一搶就是四五隻！」

「面罵，一面又將老大的拳頭打上去，那竊三吱啣吱啣喊着，腿一彎，跪在賣油茶糰子的腳邊：

「爺叔爺叔饒饒我吧，實在沒法，兩天沒有吃了，這一隻沒咬過，還給你好了。」

「操你媽的，白粉不肯少吃，捏得這麼齷齪，餓了你這隻狗吧！」

那竊三又是爺叔爺叔的亂喊，賣油茶糰子的順勢給了他一腿：

「下次再搶我的東西，老子打死你這臭賊！」

那竊三一邊點頭，一邊咬糰子吃，一拐一拐地走了開去。

李飛雲在邊上看，覺得清清楚楚的，心想：一年之前是銀行行長，現在竟落得這副樣子，天下的事情如何說起，他怕給馬行長認出來，趕快在人叢中避開了，放快步子往靜安寺路濟仁療養院來。

他到濟仁療養院四號病房門前，懷着一團高興，整整衣領，打算推門進去，剛捏上門扭，裏面却走出一個穿白衣服的女看護，低聲問他找什麼人。李飛雲說：

「陶家春小姐。」

「今天沒來過呢，我們正要打電話去請她來。」

女看護說着，匆匆忙忙走了。李飛雲聽陶家春還沒來，又不知病房裏是什麼人，即在病房外面甬道邊上的椅子上坐下，注意梯子口走上來的人，假使是陶家春上來，他就站起來迎上去。

沒一會，梯子上發出雜亂的脚步聲來，李飛雲以為是陶家春來了，站起一看，却是剛才那個女看護與一個戴眼鏡穿着醫生制服的男子，情緒很緊張的走進四號病房中去了。

李飛雲當他們進去時，順眼向裏面一看，病床上躺着一個面容瘦削的女人，頭髮散亂在枕頭上，因為房門闔上得快，沒看清是什麼人。他運用着腦筋仔細想，據自己所知的，陶家春的家屬都在蘇州上海沒什麼親戚的，這病人是她的什麼人呢？莫非是俞鳳芝家裏的人。

不多一會那女看護與醫生又從四號病房裏皺着眉頭走出來，醫生低低的與女看護說：

「人已難於挽救了，看上去是今天的事，方家電話去過沒有，二小姐怎麼還不來？」

「剛才在電話上說立刻就來。」女看護啞了啞嘴：「病人神志還算清爽，怎麼已不能挽救……」

「你不知道，凡是患肺病的人，臨危時，神志清爽的多，這點經驗你應該有的。」

李飛雲在邊上把這些都聽清楚了，心想：今天偏不湊巧病人既然危急到這個地步，陶家春不會有心緒和自己多談話的，與其見面不能暢談，不如明天或後天再約她，好在她已有一定的地址，主意打定，便在皮夾裏取出一張名片來，預備寫幾句什麼，交給女看護轉交陶家春，即在這時候，梯子上有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陶家春滿臉愁容的走了。

上來。李飛雲忙搶上去招呼她。

「家春，我來了，是有兩刻鐘了。」

陶家春只將眼睛向他身上一掃，也沒說什麼，見那個醫生還在那裏，即走去問道：

「大姊夫怎麼，病勢一下子就變了，我昨天來看她，她還好好的和我說了不少話，精神也似乎好了些。」

「二妹妹，你不要着急，她一進醫院時，我即對你說的，現在也不算意外，最好你少和她接觸，給細菌傳染了不是玩的。」

「這顧不得了，她是我所知己的好友，我能……」陶家春將手帕擦眼睛。

四號病房裏又走出來一個女看護，見陶家春，悄悄地對她說：

「陶小姐，病人要你去她盼望你好久了。」

「我馬上來。」陶家春將擦眼睛的手帕塞在手皮夾裏，鎮靜着態度走進病房。

楊慧妃瘦削的臉上，顯着兩朵紅霞，像搽過胭脂似的，只是呼吸很急促，每隔兩三秒鐘，便要咳上一次嗽，兩隻眼睛睜得很大的，向門那邊望着，露着極度焦灼的光燄。

陶家春輕輕推進門去，強裝着笑容走到病床跟前：

「妹妹，今天覺得比昨天好嗎？」

「阿姊……今天似乎好些，但……我知道不會站着出醫院了。」楊慧妃氣喘得厲害。

「妹妹……你不要說這些傷心話，醫生說的，你的病慢慢自會痊癒，性急不來的。」

「不……會……好的了，我……唉！我也不希望好……」說到這裏，氣又直喘……我這……一陣睡在牀上，什麼

都想……穿了，做人……唉！空虛極了，死……與……生，差不了多少。阿姊……我萬分對你不住，這……裏的醫藥費……

陶家春忙止住她道：



「妹妹，你又說到這上面去了，話少說說，傷精神的，醫生不是常常這樣囑咐你？」  
楊慧妃把頭在枕頭上微微的搖着。

「阿姊，你得明瞭我，我的話說一句少一句了，今天早上我就盼望你來的，我們可以多談一會，這時候精神很好，我想坐起來。」

陶家春禁不住眼淚直掛下來，哽咽着道：「還是躺着好，少說些傷心的話，你不是沒希望的，這時候不是氣也和平了許多，咳嗽的次數也減少了，病情是在轉機呀。」

「轉機……唉！但願能轉……機。」楊慧妃講了這一句，突然一聲咳嗽，吐出一口鮮紅的血。

陶家春用小痰盂送到她嘴邊盛了那口血，捏痰盂的那條臂膊只是在索索地抖，眼淚像斷線的珠子，滴了好幾顆在那痰盂裏。

楊慧妃注視着陶家春臉，長長的歎了口氣：

「阿姊，一個人怎麼料得到我……我是這樣一個結果，做夢也想不到，我想，全世界的女人，像我這樣收梢結局一定很少，阿姊，請你倒一些開水給我喝。」

陶家春連忙在熱水瓶裏倒了半盃白開水，楊慧妃想撐着身子坐起來，却由不得她做主了，歎了口氣，側轉半邊頭，勉強喝了口白開水，胸口的氣又在喘着。

一個女看護戴着口罩走來，輕輕喊着陶家春：

「陶小姐，院長請你去。」

陶家春不知當有什麼事，連忙跟着看護走出四號病房來，看護將們帶上了，即輕輕的與她說：

「陶小姐，院長並不請你去，不過教我咨照你少和病人談話，肺病的傳染性是非常厲害的，你這樣與她頭並頭的談話，危險性很大，人是差不多了，你還是到會客室去休息休息，有什麼消息來告訴你就是了。」

「這如何使得，她是我……」陶家春第二句話沒說完，已經泣不成聲。

女看誰皺皺眉：「那麼你戴一個口罩去，比較好些。」

陶家春搖搖頭說：「謝謝你的美意，我不需要，她是我最知己的，我不能使她難堪，一個人的生死都沒關係，情誼要緊。」

她說着，用手帕擦擦眼皮，仍到四號病房裏去。這時的楊慧妃，比半小時前又變化了，她把瘦骨嶙峋的手掌與陶家春的手捏住了。

「阿姊，我有樁事情要託你……（激烈的喘氣）……我鄉下還有父親母親……弟弟，安樂公寓裏……的傢具……衣服，變賣一下……除掉這裏的醫藥費……寄給他們生活吧。」眼淚在兩邊眼角裏流下來。

陶家春覺得她的手掌發涼，暗想情形真有些不對，難道他真要……哀感激動她的心，眼淚也就滴下來，她不願給病人看見，別過頭去用手一掠，又轉過臉來安慰她道：

「妹妹，你怎麼不揀些別的話說說，專說這些……」下面的話，哽咽着說不出來。

楊慧妃強展着一下笑容：「阿姊，我這話不是偶然的……還有一樁事要煩你……唉！就是那個狠心的

……我不應該在你面前罵他，他是你的表兄……唉！你和他總得有見面的機會……請你對他說，巧貞爲你死了，巧貞是我鄉下的名字……你姊姊沒知道，他……他是知道的。」

「妹妹，你還提到他做什麼？以後遇見他，真不願與他多說什麼呢。」

「不，請你一定要和他說的。這……不能怨人，是我太癡心，沒有認清對方的人，才有這一天……姊姊，我勸你

以後不要給愛情兩個字誤了……唉！做一個女子，不去在情場上追逐，不與不專一的男人接近，倒是一件好事。」

陶家春覺得她的手掌比前更涼了，心就禁不住在突突地跳，想去請醫生來施用最後的挽救，但那隻手給楊慧

妃緊緊握住了，不丟開，因說：

「妹妹，你的手露在外面很涼的，蓋在被窩裏吧。」

「阿姊……不用蓋了……呀！阿姊……我……怎麼看……看不見你的人了……」楊慧妃的聲音已瘖啞

了。

「妹妹，我在這裏沒走開。」

「阿姊……我……與你……再會……」

「妹妹！妹妹！」

「……………」

陶家春放大着聲音喊，可是楊慧妃只是嘴唇動了動，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了，捏着陶家春的那隻手，也由鬆而僵，冷得像一塊冰，兩隻眼睛却仍張着若有所待似的。

邊上的女看護看到這種情形，連忙過來拉着陶家春：

「陶小姐，不要多哭了，說句迷信話，生死大數，保重自己身體要緊。楊小姐也可憐極了，年紀輕輕，得這樣一個結果！」

陶家春無論如何不肯過來，俯着身子只是喊妹妹，眼淚直滴到楊慧妃的臉上去。忽爾她想起剛才到醫院裏來的時候，似乎看到李飛雲的，正可以教他進來看看，人家是這樣爲你犧牲的，他抹抹眼淚即到外面來找李飛雲，甬道上却不見到他的影子。

這時醫院當局已知道四號病房裏的病人已經去世，便吩咐把病人移到太平間。

陶家春沒找到李飛雲，噙着一飽眼淚，重闖到病房裏去，楊慧妃已給一條白被單，自頭至腳蓋沒了，她搶上去想揭起被單來看看，兩三個看護將她攔住了，勸她不要過份悲傷，死的已死，徒然悲傷，於死者毫無益處，還是替她料理後事要緊。

### (三八) 請你原諒我

第二天，楊慧妃的屍體在一家殯儀館裏入殮。可憐除了陶家春之外，只到安樂公寓十五號裏的朱珮珮，與跟隨

陶家春來的一個丫頭一個娘姨。朱珮珮却灑了不少同情之淚。陶家春眼皮都哭得紅腫了。喉嚨也沙啞了。

楊慧妃入殮的禮廳，隔壁廳上也有一家入家在辦喪事。朱珮珮過去看看，那邊的場面很偉大，弔喪的人很多，極前白幃幔上掛着一張死者遺像，年齡很輕。她回轉來與陶家春說：

「阿姊，隔壁一家是死掉一個年輕男人，看上去只有二十多歲呢，場面却很熱鬧。」

陶家春便也走過去看看，當她的目光與白幃幔上的遺像接觸到時，不由一怔，再看看廊下一對高燈上的字，却正是一個蔡字，禁不住低低說了聲：「他怎麼也死了？」我於他也有辜負的地方。

陶家春不再對那張遺像多看，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心上很空虛似的，禁不住又扶着楊慧妃的棺材哭了一場。殯儀館的事情料理好了，陶家春即回到方家來，老太太見她眼皮紅腫，更勸她少悲傷，休息一會，叫她坐近來低低的告訴她：

「你家大哥要給你做媒，在他手下辦事的一個……」

陶家春忙截住話頭道：「媽，我是抱獨身主義的，情願一輩子伺候你老人家，不願嫁人，男人家的心，靠不住的多。今天入殮的小姊妹一條性命，就送在這些沒良心男人身上。」

老太太不知道她心裏的事，只當她有感而發，便笑道：

「過兩天再談吧。這大的人，還有小孩子脾氣，嘿！」

陶家春回到自己房間裏，一個丫頭告訴她有一個姓李的打來三次電話了。陶家春道：

「以後打來，不要去睬他，回她二小姐已到外面去了。」

李飛雲那天在濟仁醫院走出後，因為身上只有二角角票，只能安步當車的回去。他剛踏進自己的房間，二房東老太却跟着來了，硬向他索房錢，李飛雲就給一個不歡不厭，陰攔她在那裏，只作不聽見，弄到最後，索性閉上眼睛打起瞌睡來。二房東老太指着他道：

「好！扮死腔，你說話不算話，我也就不在理上攪一下。」

二房東老太氣鼓鼓的走了。李飛雲又去找幾件可以送進當舖裏的衣服去當了十多元錢，即獨自到館子裏去吃了一頓晚飯，借打一個電話到方家去問陶家春，那邊回說二小姐在醫院裏還沒回來。李飛雲便問在醫院裏生病的是什麼人。那邊回說是二小姐的要好姊妹，電話就掛斷了。

李飛雲暗想：她並沒有什麼要好姊妹，她在上海所接近的人，除自己以外，並沒其他要好的人了，這個病人究竟是誰呢？他連吸了兩支香煙才想出來了，只有在西摩路烟紙店裏時那個坐汽車送許多東西給她的，但是那人是男性，怎說是小姊妹呢？

帶了一個大疑團回到家裏，房門上除了原有司匹靈鎖以外，又多了一把鎖，頗覺奇怪，問問後樓的同居，却回說不知，你去問二房東。他去問二房東，那個老太婆却惡狠狠的說：

「你付不出房租押租，請你另外找房子吧，樓上已經借掉了。」

「笑話！我沒有回掉房子，你就能擅自租給別人？又不欠你的房租。」

「你要住下去的，馬上拏出一個月房租，三個月押租出來，一共兩百廿元，否則東西拏了走，退還你三天房租五元四角九分。」

「什麼話，天下有這種理由的？」

一個高大身材穿着黑嘩嘩短衫褲的人，正在蹣跚喝酒，紫膛的臉上罩了一層紅色，忽然跳起身來，指着李飛雲道：

「阿弟！上海灘上做人，眼睛要放亮些呢，掉要你付押租付不出，不教你撥場，退還你房租，客氣哦。」

李飛雲見他人大，手大聲響又響亮，早就寒了心胆，暗想上海地方都是這些人的世界，弄得不巧又要拉抬子，還是做個識時務的俊傑吧，況且餘鳳芝又不在上海。

這時的李飛雲，只有床上的被褥和一些日用雜物，一起裝在人力車上，拉到一家旅館裏去暫時住下來，希望在陶家春身上找到一個辦法，可是他始終沒有與陶家春遇到，打電話過去，總說不在家，他知道陶家春是不願聽他的。

電話，便在下三點鐘趕到濟仁醫院去，醫院裏對他說陶小姐此地不來了，要找她到福煦路方公館去。李飛雲知道福煦路方公館就是俞鳳芝的家裏。因在方家門外連候了兩天，總不見陶家春出來。他想守株待兔，總非辦法，即到看門的印度人那裏要求接見，遞了一張名片進去，以為總可以會見的，見了面之後，就有挽回餘地了。那知等了一會，那張名片仍退了出來，名片背後却多了兩行字：

「你有面孔到此地來，我沒勇氣接見你。寧可辜負活着的俞鳳芝，不願對不住死去的楊慧妃。」

名片上有幾滴水漬，不知是不是陶家春的眼淚。

不久以後，馬路上即出現一個落拓少年，舊西裝，破皮鞋，毫無目的的走來走去，見了年青少女，便立正一鞠躬：

「家春，請你原諒我！」

「赤老！神經病是哦！」

「……………」

### (三九) 我不願見他

陶家春自從楊慧妃死了後，差不多常常一個人在房間裏流淚。晚上睡在牀上，往往夢見楊慧妃與她在一起。這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可是在這一點上，可以見陶家春與楊慧妃的感情是怎樣的了。

這一天，由丫頭從外面遞進一張卡片來：

「二小姐，有一個姓李的李先生要見你。」

陶家春取過一看，却是李飛雲，恨起來在名片上寫了那三四句話，仍交給丫頭拏出去。她自己却趕到俞鳳芝房間裏，窗口向馬路上看着，她不是看馬路上景緻，而是看李飛雲的人。李飛雲一面看卡片上的字，一面在搖頭歎氣，又掏出手帕來在眼角上揩揩。陶家春是重情感的人，見李飛雲在揩眼淚，她又深悔自己太過份，應該讓他來見一見自己。當面責問他的薄情，看他有什麼話可說。要想教丫頭去叫進來，似乎又不能出爾反爾，使丫頭們在背後去談論，給

老太太知道，要說我不端莊，以後要給人看不起的；由這樣一個考慮，後再舉目看時，李飛雲的人已不見了。一個丫頭却在背後喊道：

「二小姐，老太太叫你，大約是要你陪她打牌。」

陶家春最不喜歡這一樁事，把光陰消磨在幾張牌上，真有些不願，但是老太太喜歡借此作消遣，不能不去和和興。

她到了老太太房裏，只有老太太一個人在那裏，丫頭們都在外房，她照例叫了聲媽，侍候在她身旁笑着說：

「媽又要打牌嗎？大嫂二嫂怎麼不來？」

「二丫頭，我不要打牌，喚你來却另有一樁事情與你談。」

「媽有什麼事，只管吩咐好了。」

「你幾歲了，上次問過你我又忘記了，上了歲數的人，常有這花樣的。」

陶家春不知道老太太忽然又要問她年齡的原因，便說：

「二十一歲。」

「二十一。」老太太把陶家春的手撫摩着說：「該要找一個丈夫了，大丫頭一芬是十八歲嫁的，你二十一歲還沒成家，我也是一樁心事，可是我又捨不得你離開，最好招贅一個女婿進來，你大哥說的，他行裏有一個職員，人很老實，辦事很能幹，一些不油腔滑調，還沒娶女人，去年我做生日，他也來，人品確實不差，我想把你配給他，招他入贅，你可以不離開我了。」

陶家春頗有些不好意思，一則因她經歷那種悲哀的事情，二則心上還有李飛雲一個淡淡的影子，這些都難於向老太太講明的。老太太謎起眼睛向她臉上看：

「二丫頭，現在不比我們年青的時候了，一聽到父母替自己配親，面孔立刻紅起來，羞得一句話也說不來。現在都是自由結婚，許多年青姑娘，往往自己在揀丈夫，沒有拜堂成親，便成雙捉對的這裏跑到那裏了，二丫頭，你怎麼如

此老實，到我身邊來了，除掉爲朋友在醫院裏生病出去外，外面簡直不去走動，實是一位好姑娘。剛才與你講的，有什麼意見只顧講，婚姻大事一生一世的事情，不能馬馬虎虎，要你自己捏定主意的。」

「媽，我怕談這種事，只想一輩子侍候你老人家，於願已足。」

「呀！這算什麼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怎說侍候我一輩子呢？你不要怕難爲情，在我這裏怕了難爲情，再和什麼人去商量呢。」

正說時，丫頭由外面遞進一封電報來，說是香港打來的。老太太接過來道：

「大約是老三的電報，二丫頭你看看上面講些什麼？」

陶家春接過來看了看，上面寥寥幾句話，看過後即告訴老太太道：

「三哥三嫂要回來，那邊的事情已經結束，大約三四天內有船就動身。」

「他們回來也是好的，老三我有一年不見了，還是讓他到上海來弄事情做吧。」老太太又問着陶家春：「二丫頭，我剛才問你的話，怎麼不給我一個確實的回話？你大哥說，假如你同意的話，他要把那個人介紹給你見見，先做起朋友來。」二丫頭，媽的話聽到沒有，老是低着頭怕羞似的。」

陶家春並不是真怕羞，而是在思潮起伏，知道再要拒絕她，老人家要惱的。因說：「媽，你給我三天考慮的期限，第四天上給你老人家的回話。」

老太太呵呵地笑道：「好孩子，終生大事，自要細細考慮一下的。你可知道你們三嫂嫂與她丈夫很不和氣的，常常拌嘴舌的，我爲了他們，不時鬧胃病，現在不知怎樣了，來信也沒提到過。」二丫頭，現在趁你三嫂嫂沒回來，交代你一句，她不很守婦道，以後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行爲，不能學她的樣。」

陶家春點點頭，老太太講了許多閒話，感到疲乏，便教丫頭取煙燈來燒烟，一筒吸下去，却又想起一樁事情來了，丟下煙槍，呷過一口熱茶道：

「二丫頭，前幾天你要我和你大哥說，要弄一樁事情做做，你大哥說，他正在和幾個朋友組一家企業公司，大約



還有一個禮拜要成立了，準給你留一個位子。不過那些事情辛苦雖不辛苦，每天必定要按時到辦公室的，你不要一時高興，日後又要央我向大哥說，太累太累辭職不幹，大哥要惱的。」

陶家春一聽很高興，笑道：

「我又不是小孩子，一會這樣，一會那樣，一個人總得有個事情做做，老是吃閑飯，自己交代不過的。」

丫頭趕進來與陶家春說道：「二小姐，有人打電話給你，二小姐聽不聽？」

「你可問他是什麼人，若是不三不四的男人，給我回掉好了。」

陶家春雖這樣說，心下却在思量，仍是李飛雲打來的不成。自己已拒絕他，他還是來糾纏不休，讓我去決決絕絕回掉他，以後不許再打電話來。

老太太却說：「人家有事情才打電話來的，去聽，說不定是你大哥打來的呢。」

陶家春即站起來，到外面聽電話，一聽那邊的聲音，並不是男人，更不是李飛雲，却是女人的口氣。一間，原來是清潔坊安樂公寓十五號的朱珮珮。

「我當是什麼人，原來是朱小姐。」

「不敢當。家春姊姊，我告訴一樁事情，很可笑的。你可知道慧妃在世時，有一個情人叫李飛雲的，因為兩個人鬧意見，離開了的，差不多有六七個月不見他了。剛才却找到這裏來，把十四號房間開開了，一句話沒說，捧著面孔就哭，淚眼鼻涕，哭得一地的，比你那天在殯儀館裏哭得還要傷心。我是認識他的，便去勸他，他理也不理我，却四處要找一張慧妃阿姊的照片，可是這間房間明天即有人搬進來住了，慧妃阿姊所遺下來的東西，都由你寄到她蘇州家裏去了，那裏還有照片。他又東看看，西望望，流著眼淚走了。我教他到我房間裏去坐一回，他却匆匆地走出去，說是要去找陶家春。我想陶家春是你阿姊的名字，想必他也認識你的，所以特地打一個電話來問問你。我看這個人也怪可憐的，當初他與慧妃阿姊鬧僵的時候，我也在邊上，事情是慧妃阿姊脾氣太盛的緣故，李飛雲是一氣而走的。現在慧妃阿姊人已過世了，哭有什麼用，假使他是來找你的，你就勸勸他，不要為死去的人傷了身體。家春姊姊，我的話對咳。」

「你所說的，一些也不錯，這個人我是認識的，今天上午來，我沒見他，這時候卻沒來過，你可知道慧妃是爲了他死的，所以我不願見他，這種薄情人，讓他去多哭哭，應該哭的。」

朱珮珮却在電話裏說：「家春姊姊，你的心腸怎麼如此硬，剛才他在十四號裏哭的時候，我也陪着淌了不少眼淚，連一公寓的人都在傷心，出眼淚的人很多，家春姊姊，你不願勸他，假使他來找你，你教他到我這裏來，現在男人沒良心的居多，像李飛雲能在慧妃阿姊死後這樣大哭一場，却是難得的，有許多男人你死在他面前，他也不會出一滴眼淚的，所以我在替慧妃阿姊想，死後有這樣一個人在哭她，也不算枉死的了，你有閒，請到我這裏玩，不要因爲慧妃阿姊不在連我也丟了。」

陶家春眼淚已在直流下來，在電話上噙了兩聲，那邊電話掛斷，她把聽筒一擱，也不往老太太房間裏去，即到自己臥室來，躺到牀上將被頭蒙起臉來痛哭。

#### (四〇) 喝一杯清茶吧

陶家春的哭，不是因爲朱珮珮在電話裏提到了楊慧妃而傷心的，而是自己在怨恨，剛才李飛雲來要求一見，不應該不接受他，他雖有許多不是，但看他到安樂公寓去大哭一場，又不像是無情無義的人，現在老太太又要替自己談着婚姻事情，難道再去嫁人不成，不嫁人，當真在這裏一輩子，俞鳳芝講的一些不錯，現在是老太太那樣喜歡着，她眼睛一閉，這副班子不是要散掉的，散掉之後，自己不又是成了河裏的浮萍草，她想到這些地方，就哭不停止了。

這晚，她連晚飯都沒吃，老太太派人來問她，她只說身上不舒服，一直就睡到第二天才起來，即趕到老太太那邊去，請安，恰巧遇到大哥方一仁手上挾了隻公事皮包也在老太太房間裏出來，向陶家春招招手道：

「二妹妹，你過來，我與你講一句話。」

陶家春即跟着方一仁到大廳邊上廂房裏，方一仁即站着說：

「二妹妹，你要找事情做，我已有辦法，我現在組織一月貿易公司，我想替你安插一個總務主任的位子，你願意

去做吧。」

「大哥，我這點能力，恐怕擔任不了那種重責，主任幹不了，做一個小職員好了。」

「不用擔憂，總務主任很重要的，不是親信人不能付託他，你是我妹妹，當然交給你。不過你不能和大嫂子講的，你要明白她是妒性最重的人，她會想入非非的。」

方一仁講過這兩句話，便匆匆地到外面上汽車到紗廠裏去了。

陶家春却在廂房裏沉思了片刻，頗不了解方一仁後面的幾句話，既是很公開的正式組織，做哥哥的替妹妹介紹一樁事情，也是極平常的事情，何必鬼鬼祟祟的不要給大嫂子知道。並且要我明白她是妒性最重的人，更覺得不倫不類了。

她到老太太那裏，老太太又問她昨天的話自己忖過沒有，她只好含混的回答她：

「媽，你老人家替我作主好了。」

「哈哈！二丫頭，我作不下這個主的，你大哥剛才在這裏講的，二妹妹的人很好，溫文爾雅的，不是沒有才幹的人，他組織的公司成功了，一定要替你安插一個位子的。你大嫂子有個弟弟，也托你大哥謀事，你大哥沒有答應，所以你的事情不能給大嫂子知道。」

陶家春這才明白方一仁的苦心，把剛才的一個疑團都丟開了。

老太太忽見陶家春眼皮有些紅腫，忙問道：「二丫頭，你又哭過的幹嗎要常常哭？你這孩子太重情了，爲了死掉一個朋友，便不時爲她落淚，迂不迂呢？你查查戲報看，今天那一家的戲好些，我們去看戲散散心，聽說白牡丹荀慧生在上海，他的戲還可以看看，你打一個電話去定座。我請你們姑嫂，要你們大嫂二嫂一起去。」

陶家春有她自己的心事，真沒有興致去看戲，但是老太太這樣說了，不能拂逆她的意思，便去打電話到戲館裏定了四隻座位。

晚飯後，老太太吸足了雅片，便與陶家春及兩個媳婦到戲館裏來看戲。車子駛到北京路浙江路的轉灣角上，因

爲行人與車輛特別擁擠。汽車也不能開得快，反像老牯牛走路一樣，慢慢的駛着。陶家春由車窗裏看出去，却見李飛雲站在一家襪廠的大欄窗邊上，形容憔悴，兩手在胸前交叉着，在那裏呆呆的出神，一時觸動她們二人間的舊情！——就是在小飯館裏取出金鷄心來打算開辦煙紙店的一幕，幾乎要推出車門去叫應他，問一問近來的情況如何，可是車子裏有老太太二嫂子，不能去招呼他的。

她在轉那個念頭，車子却給紅燈止住在馬路上，李飛雲似乎看到陶家春了，先是一楞，低着頭向車子裏看了看，步子在前面跨了跨，又縮住了，搖搖頭歎了一口氣，向西踱了去。陶家春既不能叫住他，大家盡情訴說一下，汽車却在綠燈的指揮下一個大轉灣駛上浙江路，李飛雲的人却在人影錯亂中消失了。

「二丫頭，你今天怎麼呆頭呆腦到了戲館裏還在想心事！」

老太太在花樓上歪過臉來向陶家春說。陶家春忙振作精神笑了笑：

「媽，我沒有想心事，也沒什麼心事要想，現在正在靜聽台上的戲詞呢。」

老太太聽她這樣說，也就不追問下去。陶家春却仍在研究李飛雲剛才的一副態度，怎麼看見了自己反而搖搖頭歎着氣走了，與昨天在電話裏再三要與自己見一見的情形完全不同了。看上去以後兩下不會有見面的日子了。想到這裏，眼淚像斷線的珠子，滴到衣襟上來。她怕老太太看見，便假說要去小解，即往女廁所裏一跑，老太太還在招呼她說：

「二丫頭，荀慧生的釵頭鳳要登場了，快去快來。」

陶家春在這個時候，不要說荀慧生的釵頭鳳，再有什麼好看的戲，她也不在心上了。却是一個人躲在馬桶上着實出了一會眼淚。

這一晚在戲館裏回去，陶家春就病了，幸而病情不鄭重，只是神思恍惚，頭腦子昏昏沉沉的想睡，吃不下粥飯。老太太要去請醫生來診治，陶家春再三不要，說睡睡休息兩天就好了。老太太也就不勉強她。她一個人在房間裏睡想想，弄得懨懨無生氣，夢中不是見到楊慧妃，便是李飛雲。丫頭們告訴她說：

「二小姐，你常常在睡夢中哭的，有什麼傷心的事在心上？」

「不許胡說，話傳到老太太跟前，累她老人家要來問長問短了。」

丫頭便不敢再作聲。這天是方一仁岳母壽辰。大少奶奶早一天就回娘家去了。老太太與二少奶奶都去吃壽酒了，家裏除傭人外只有陶家春，她一個子在臥室裏看閒書，倦了就睡。下午二點鐘的樣子，她正看完一回小說，覺得眼皮痠痛，便在沙發上閉了眼睛養神，忽聽丫頭在邊上說：

「二小姐，大少爺來了。」

陶家春忙睜開眼看時，方一仁已含笑站在房門口了，即站起來招呼道：

「大哥沒出去？」

「二妹妹，你坐你坐。」

方一仁即在陶家春所坐的邊上一隻沙發上坐下了，丫頭倒過茶來。陶家春把頭髮往後掠了掠道：

「大哥，我這裏沒備煙，喝一杯清茶吧。」

「一家子人，容氣什麼，我這裏有。」方一仁即在煙夾裏掏出一支雪茄來抽吸着。

方一仁平時在外面的時候多，一到家，不是在老太太那邊，便是在自己房間裏，從來不到陶家春這邊來的，今天突如其來了，陶家春却當他要談組織貿易公司的事，但今天是他岳母做壽，不在那邊應酬，巴巴的到這裏來談貿易公司，未免太性急了。

「大哥，今天那邊老太太壽辰，一定很熱鬧的，大哥去過沒有？」

「去過了，我正嫌那邊太熱鬧，即悄悄的回家來與你談談。二妹妹一個人在家裏不嫌寂寞，聽說你有些不舒服，爲什麼不請一個醫生看看？」

「一些小感冒，休養兩天自會好的，用不到請醫生的。」

方一仁吸了口雪茄，徐徐的把煙從嘴裏噴出來，目光在陶家春面上滑過，揮揮手，軟站在邊上的小丫頭走開了。

陶家春却是一怔，不知他何以要把丫頭打發走了，便正着臉色等候發展。方一仁將身子向陶家春那邊斜了斜，笑着問道：

「二妹妹，你以前是不是在利衆銀行做事的？」

這話無異是個焦雷，使陶家春怔住了半天，閉不出口來，身上在冒着冷汗，眼前金星亂射。方一仁很自然的笑了。

「二妹妹，有話直說好了，在利衆銀行做過事的，並沒關係，因為我以前曾到利衆銀行去過幾次的，馬峰也和我很談得來，那時我見你在出納科寫賬，辦事很認真的，所以我多看了你幾眼，直到現在沒忘記。」

陶家春聽他沒說出自己與馬峰長的關係來，心就寬了些，便把紊亂的情緒鎮定了說：

「大哥，你的記憶力真好，差不多是一年以前的事了，到現在還記得。不差，我在這家銀行做過六七個月的記賬員，銀行一倒閉，我就回到鄉下去的。」

方一仁曲着手指在太陽穴上輕輕敲了二三下，似乎很費腦力在思索，思索好了，又笑着說：

「利衆銀行倒閉後，馬峰曾帶了一個女行員避到青島去的，這女行員不知是什麼人，馬峰荒唐也真荒唐，平日外面的名譽不大好聽，否則銀行發生一點風潮，只與同行中出來維持一下，也就平穩過去了，那時人家見他品行不端，便都坐視不救。」

這話又把陶家春說得窘起來，心在胸前蓬蓬地跳。方一仁的目光却在她臉上打轉，使她更覺得不安起來，他真不願再與方一仁談下去，但又不能拒絕。這時的陶家春真像初次作賊被抓住了的小偷，只恨沒有方法可以逃遁。方一仁却又追問道：

「馬峰以前在利衆，與那些女行員是不是有那些曖昧事情？」

「大哥，這個我不大明瞭，外面對於利衆銀行的風風雨雨，我們在裏面辦事的，只有潔身自好，否則只有辭職不幹。」

方一仁呵呵地一陣笑道：「能够潔身自好也就好了，只怕不允許你那樣。」二妹妹本來我這些話不便問你的，因為我怕你是受過馬峰欺負的，現在我們是名義上的兄妹，若給外面人談論起來，我方一仁面子上也不好看。」

陶家春的臉色突然一變道：「大哥，你既是怕人談論，等一會媽回來了，我向她老人家告辭一聲，脫離此地好了。」說時眼淚直流下來。

「二妹妹，你不要這樣說，眼前的話，只有你知我知，沒第三個人知道。你不說我不說，不會有人知道的。」

「大哥，我沒什麼不端的事給人家說，用不到瞞人的，何必你不說我不說呢？」陶家春即掩起面孔來大哭。

方一仁見她哭，却架起大腿來呵呵地大笑道：「二妹妹，有什麼哭的呢，清是清，濁是濁，我也不無故栽誣人的，因為我昨天看到一樣東西，所以特地來問你一聲，並沒有別的意思。」

陶家春雖在哭，耳朵却極留心，聽到「我昨天看到一樣東西……」心上又是一跳，禁不住抬起頭問道：

「大哥，你看到了什麼東西，今天特地來問我，請你益發講明白了吧。」

方一仁從沙發上站起來道：「不必再講下去了，我只問了你一句，你就哭成這個樣子，若再講明了，你不要在地，上打滾。」

「大哥，這要請你講明的，那怕我聽了要去自殺，非講一個明白不可。」

「哈哈！無論如何不能講的，算了罷，老太太最疼愛你，你也不必在她跟前講什麼。」方一仁講了這話站了起來，昂着頭走了。

陶家春要站起來送，人已去遠了。想想剛才方一仁的話，分明知道自己與馬行長一番經過的，又說看到一樣東西，是什麼東西呢，照這樣情形看下來，這裏萬萬不能存身的了，否則給他們在背後指指戳戳的，當談論資料，那面孔放在什麼地方去，怎麼俞鳳芝還不來，她來了，我才能走。她想到那個走字，却又流了不少眼淚。

這天以後，陶家春臉上一直沒有露過笑容，在自己房間裏的時候多，連老太太房間裏也少去。她冷眼看過去，老

太太對於她，已沒有先前那樣熱情憐愛。大嫂二嫂，也只是口頭敷衍，尤其是大嫂子，有時說話還帶些譏諷的口吻，更使她心痛，依她的性子，早就一走了事，無如要等俞鳳芝，可是俞鳳芝總不見回到上海來。

其實這都是陶家春的心理作用，老太太大嫂都沒知道那一天方一仁與她談話的事實。那天方一仁特地趕回來問她那些話，也是出於好奇心，因為他在一家相識的照相館裏看到一張小照片，據照相館裏的人說，是一年前拍的，因為攝得好，特地留下來做樣子的。方一仁也走過去看一看，便是一怔，男的他認識是已經倒閉的利衆銀行行長馬隆，女的竟是他家裏的二妹妹。取過照片來仔細觀察之下，毫無兩樣的地方，即把那張照片要了來，打算給陶家春自己看的，因見陶家春一提到那椿事便痛哭得十分淒慘，便沒拿出來。事後，他也沒把陶家春的祕密向人說起過，也沒輕視陶家春，他知道陶家春是被動的，不是一般輕浮妖冶的女子可比，自從來到自己家裏，舉止行動，都極端莊，以前的事情，只好算它是污點，而不是她的終生罪惡。不過貿易公司裏的總務主任的職務不能由她擔任，因為參與這次組織的很多與馬隆相識的，犯不上給他們談論。

#### (四一) 又是一個不自在

這種情形，陶家春並不知道，方一仁有時在老太太那裏遇見了，仍像以前一樣，叫她一聲二妹妹，陶家春反而很羞慚的避着他，見他到那裏，她就藉故先走。本來抱了一股熱望，希望方一仁組織的貿易公司早日成功，她可以有事情做，不至於閒散坐食，身心也有所寄托了。現在她不願再和方一仁提起，方一仁自不說什麼，無形中就此攔住。

俞鳳芝還沒來，却由郵局裏來了一封快信，說是三少爺方一禮有些不舒服，不能登程，現在請醫生診治，待痊愈了才回到上海來。方老太太愛子心切，連忙要陶家春擬了一個回電去，吩咐俞鳳芝趕快請香港的名醫治病，病好後，要好好的調養，恢復了康健再動身。陶家春只能照擬，心上可真急得什麼似的，在擬過電報之後，連忙回到房間裏去寫信給俞鳳芝，希望她早些回到上海來。她的信剛寫完，老太太那邊派了頭來請她過去。老太太皺着眉頭道：

「二丫頭，你三哥身體最弱，現在臨回來時又生起病來，看上去這個月內不會回來了。你去給我買一些補品，由



郵局寄過去，讓他補補結實，那遠的路，乘輪船來，真太辛苦了。我以前坐內河輪船到蘇州去，頭暈眼花，直睡了兩三天。現在他要坐那種大海輪，顛簸的更厲害，怎麼不要害病，當初我不要去他，他不信我的話。二丫頭你看買些什麼補品好？」

「媽，有許多外國來的補品，還是在香港買的便宜，也免掉郵寄的麻煩。」

「二丫頭你不知道，他們年青人不知愛惜身體的，糊裏糊塗，我寄了去，他們才會當事情吃的。」老太太說着，即取出兩百元鈔票交給陶家春：「否則我要自己去的，這兩天又在發胃病，怕跑出去。」

「媽，買什麼補品呢？」

「人參也好，白木耳也好，燕窩也好，這三樣東西，隨便揀一樣好了。」

陶家春接過鈔票，因為汽車由大少奶奶坐出去了，她即與一個丫頭坐人力車到南京路來，當她的車子在馬路轉彎時，只見一邊人行道上擠了許多人在嘩笑着，看到什麼新鮮事情似的。丫頭眼快，指給陶家春看道：

「二小姐，那裏有一個人，在發神經病。」

陶家春一看，却正是李飛雲，他在人叢中搖頭晃腦的。

「二小姐，那個人儘向女人家鞠躬哩，你看，他不是向那個女的鞠躬，指手劃腳的，不知講些什麼。二小姐，我聽人說過，凡是男人想女人，想不到手，日子久了，就會發癡的，這個癡名目稱做花癡，看來這個人是花癡，否則怎麼不向男人鞠躬，却專向女人鞠躬呢？」

「誰……知……道……呢……」

車子拉得相當的快，陶家春要想多看一眼，也不成。這時她心上像受了刀刺一樣，丫頭所講的話，更使她難受，假使沒有丫頭在一起，她一定要與李飛雲講幾句話，問他近來如何維持生活，勸他把一切雜念丟丟開，好好的找一個事情做做，重新再做人還來得及哩。

陶家春在一家參燕店裏買了一些補品，交給那跟來的丫頭道：

「你先拚了回去，我另外有些事情，遲一二個鐘頭回家，你和老太太講一聲。」

那了頭獨自坐了人力車回去。陶家春略為停了一下，也雇一輛車子拉到馬路，打算找李飛雲的，却又看不見他的人。陶家春索性付了車錢，沿着那一帶的人行道細細找，看見有人多的地方即擠上去看，不是那些賣小曲本子的，即是善觀氣色的江湖相士，李飛雲始終沒有。不知不覺滑跑馬廳兜了大半個圈子，兩條腿非常累，但並不灰心，還是東張西望，總以為李飛雲跑不遠的，但是事與願違，李飛雲沒有找到，却看見方一仁從東方飯店出來，邊上有一個年輕女子，兩個人很親暱的走着。陶家春連忙想避開，方一仁已經見到她了，她想叫他一聲大哥，方一仁却又低下頭自顧與那女子走了。她心上又是一個不自在。

她發瘋也似的找李飛雲，終於是失望而回。悶悶的睡在床上，比楊慧妃死去的那一陣還要傷心，又不便天天跑出去找李飛雲，也沒有什麼人可以訴說，心上即像壓着一塊石頭，不知那一天才能拚下來。

這樣過了三四天，香滂俞鳳芝又沒有回信來，方一仁的女人，大少奶奶却跑來與她說：

「二妹妹，請你陪我去跑一趟。」

「大嫂，要我到什麼地方去？」

大少奶奶臉色不大好看，像在生氣似的，陶家春那樣問她，她也不講出到什麼地方去，只說：

「到了那裏你自會知道。」

陶家春只好跟她走。大少奶奶又帶了兩個丫頭兩個老媽子，擠在一輛汽車上。往日大少奶奶出去塗胭脂抹粉，穿這件旗袍，顏色太深，穿那件旗袍，顏色太淡，足是要化一兩個鐘頭的打扮。今天却只穿着隨身衣服，連粉也沒抹。這情形却使陶家春大為起疑。

「大嫂，你和誰生氣？」

「二妹妹，我肚子也要氣炸了，等一會你自會知道的。」

「大嫂，現在到什麼地方去？」

大少奶奶勉強笑了笑：「幫我打架去。」

陶家春暗想打架和誰去打架呢，今天的事情倒透着奇怪了，因笑道：

「大嫂，我打架是外行，怎不教公館裏的男當差跟幾個來，有他們在邊上，打起來才够勁呢。」

「二妹妹你不要就憂，我帶人出去打架，對方不敢還手的，你瞧着好了。」

汽車駛過了成都路，大少奶奶吩咐掉頭到靜安寺路，在靜安別墅街口停下來。一眾人等下了車子，大少奶奶像軍隊上的指揮官一樣，對汽車夫說道：

「你不許走開，有人逃出來，必須抓住了交給我。」

「大少奶奶，我怎能抓人，大老爺知道了，要停生意的。」

「呸！我吩咐你的話，不生效力嗎？馬上給我滾蛋，車子我自己開！」

汽車夫只好唯命是從。大少奶奶這才與陶家春兩個丫頭兩個娘姨跑進弄堂去，在各家門牌上瞧着。陶家春還不明白她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滿腹疑雲的跟她這邊衙堂跑到那邊弄堂。

「對了，正是這裏，二妹妹跟我進來。」

她們一行六個人，奔進這人家的後門，有人問是到什麼人家去，少奶奶把眼睛一瞪：

「你來管我！」

最後在一個門口站住了，舉起手來在門上一陣搯。陶家春看這情形，知道真是來打架的，心跟着大少奶奶搯門的聲音突突地亂跳，早知如此，便應推說身體不好，不跟她來好了。

「啥人……」

「爛污婊子，少奶奶來了，還不開門。」大少奶奶兩手又在腰裏等開門。

「……」

裏面卻沒聲息。大少奶奶又是一陣搯，又用腳踢。陶家春道：

「大嫂，不要性急，門總要來開的。」

說猶未了，房門開了，只露開五六寸的一條縫，一個年輕少女掩着衣襟，蓬了頭髮，擋住門問道：

「你們到啥人家去？這裏是十七號。」

「一些也不錯，十七號，爛污婊子，我早打聽明白了。」

大少奶奶搶過手去，就要抓那少女的面孔，少女吃了一驚，往後一閃，大少奶奶就衝了進去。那少女也不顧身上的衣服沒穿好，忙想擋住，一面說：

「你嘴裏在罵什麼人，我認也不認識你。」

大少奶奶舉手就是一個耳光，刷的一聲，又響又脆。那少女只有掩起面孔來哭。大少奶奶又連上一記，扭住她衣襟，交給陶家春道：

「二妹妹，這個人交給你。」

陶家春從沒見過這種陣勢，也不明白大少奶奶爲什麼與那少女冤家似的，劈手就打她兩個耳光，當她小賊似的，兀自替那少女可憐，大少奶奶把人交給她，她接受不好，不接受又不好。大少奶奶却又奔進去，向站在門外的娘姨丫頭一招手：

「你們進來！」

「你們這一班是強盜……」那少女也奔了進去。

大少奶奶且不理睬她，跑過去把床上的被窩一揭，大少爺方一仁像蝦子那麼一隻，蜷伏在牀上，剛出娘肚子的胎兒似的，羞得丫頭娘姨轉過臉去。大少奶奶跺腳罵道：

「還賴着不起來，要我動手不成？」

方一仁只好一骨落坐起來，拉了一塊被褥蓋住下半身，很羞慚的說：

「教她們到外面去，難爲情吧，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的？」

「只怕你不做，做了就會知道。」大少奶奶又向那少女刷的打了一下：「臭婊子，沒有人要，紅頭阿三也去軋一個，下作貨，還要罵人是強盜。」

少女再也不敢開口了，坐在一邊只是痛哭。大少奶奶一面逼住方一仁穿衣服，一面指揮兩個娘姨兩個丫頭把梳妝檯上的香水香粉和熱水瓶茶杯，衣櫃裏的旗袍大衣一古腦兒把預早帶來大包袱包好了，那少女忍不住過來阻道：

「這些東西是我的，你們怎可搶了去。」

大少奶奶使勁將她一推。

「不要臉的婊子！是你的，少奶奶沒着着實實湊你，還敢來多開口。張媽，王媽，給我打這不要臉的婊子！」

那少女如喪考妣的號淘大哭起來。張媽，王媽，將她推在邊上去道：

「識相些，我們大少奶奶已經開恩了，哭什麼呢，再哭當真要給你一個不好看了。」

方一仁穿好衣服下床，大少奶奶又命娘姨把牀上的被頭褥子摺疊在一起，打成一個鋪蓋，與另外三個包袱呀

咐娘姨措到汽車上去。方一仁笑道：

「以後我這裏不來好了，何必將她的東西掙了走呢，又不值什麼錢。」

「這不用你問，我拿去捐給難民收容所，等一會還要來車木器傢具哩。」

「木器傢具是二房東的，怎能由你車了走。」

大少奶奶不理會他的話，掙起一張圓凳來對準衣櫃上的鏡子使勁一擊，喀嚓一聲，一塊大玻璃，頓時碎成幾千

百塊，散落在地上。她還要去打梳妝檯上的玻璃，方一仁攔住她道：

「好了，好了，東西值不了多少，閃了你的腰肢不是玩的。以後我不再上這裏來就是了。」

陶家春也過來挽住大少奶奶的臂膊勸道：

「大嫂，東西是無知無覺的，把它燒了火也沒用，大哥既然這樣說，你也可以平氣了。」

方一仁却向陶家春瞪了一眼，只作沒看見。

### (四二) 大家肚子裏明白

大少奶奶也委實有些累了，經陶家春這樣一勸，也就隨風駛舵，只向那少女指了指：

「以後再敢放肆，扯豁你的！」

這樣罵了兩句，才簇擁着到衙口來上汽車。因為汽車裏面裝了幾大包東西，大少奶奶即吩咐丫頭與娘姨另雇人力車回公館。這裏她與方一仁陶家春坐上汽車，一路回到公館裏來。

在汽車裏，大少奶奶就開始向方一仁責問：

「你橫說公事忙，豎說公事忙，原來整天的躲在這裏和那隻狐狸精作樂，每天非到深夜不回去，自問你的良心，對得住人吧。」

「好了，西洋鏡已經給你拆穿，不必再提了，其實只要你講一聲，那地方我也不去了，何勞你與師動衆呢？」

「天下有這種聽話的人，只要我講一句，你就不到那裏去了，那天不是我問你的，爲什麼每天回家這樣遲，你說公事忙，當晚幾乎到天亮才回去，我不抓到你的贓證，你會這樣好說話。」

「我也是逢場作戲，那地方只去走動了兩三天，以後你放心好了。」

大少奶奶在鼻子裏哼了一聲，「放心，今天回去與你到老太太跟前評理，看老太太甚麼樣講，我不難爲你。」

「好了，好了，不必去麻煩老太太了，你原諒我這一遭，不要再鬧到老太太跟前，年紀大的人，怕麻煩的，而且在公館裏吵吵鬧鬧的，給下人們看到了，要當新聞出去講的。」

陶家春也在邊上勸大少奶奶：「大嫂嫂，大哥的話很對，給老太太知道了，徒然使她老人家心上不安，大哥又不是小孩子，用不到老太太責罵的，而且大哥早說過了，以後不到那裏去走動了。」

方一仁沒開口答話，反而把面色沉下來。大少奶奶沒覺得陶家春却看到了，知道方一仁在對自己發生惡感，却

想不出一時間怎樣會感情惡劣起來的。大少奶奶說：

「二妹妹，男人家的嘴，最最靠不住，今天這樣說，明天就變化花樣了，我又不能一天到晚跟在他後面監察着。」  
「唔……」陶家春這時非常不自在，大少奶奶與她所談的，她只能含混其辭的唔了一聲。

方一仁到了家，便追問大少奶奶是什麼人告訴她的大少奶奶笑道：

「我自有偵探放在外面偵察你的行動。」

「偵探，你不要吹牛，告訴你的人我早知道了，多份是她。」

「是什麼人，你講給我聽。」

「明人不必細說，大家肚子裏明白。」方一仁說着，點了一支雪茄在嘴裏，背了雙手在房間裏來回踱着。

方一仁風流案之後的五六天，陶家春到老太太那裏去，老太太一臉的不高興樣子。

「二丫頭，我是當你親生女兒看待的，我們方家雖不是什麼嚇嚇有名的人家，却也是清白的門第，不論男女，都要愛惜自己的名譽，你也有這點年紀了，好歹總有些明白，不能仗着我疼愛你，就使人家多出話來講。」

陶家春驀地裏挨到這些話，心上兀自有點忍不住：「媽，不知我有什麼話給人家在那裏講？請你說明了，我才明白。」

「依我看，還是不說明的好，免得加我的氣。」

陶家春聽到這兩句話，幾乎噴出一口血來，顫着聲音問道：

「媽……我並沒……做出……什麼……不……端的……事來。」

「你還要我抓到了贓證，你才服嗎？」老太太的臉色更難看了。

「媽，你的話，更使……我……聽不明白……了，我幾會做……過賊的？」

老太太賭氣往烟燈邊上一躺，手一揮道：

「姑奶奶，我沒精神和你辯，你的嘴能幹，我說不過你。」說着，自顧燃烟，正眼也不再向她看一眼。

陶家春氣得四肢發冷，眼淚要流下來而忍住了，知道老太太跟前一定有人撥了嘴舌，使老太太生了氣，對自己發作，勉強坐了一會，老太太不再和她講什麼，她只好站起來道：

「媽，我回房裏去了。」

「……………」老太太沒講一個字，自顧燒她的大煙。只將目光向陶家春的背影掃了一眼。若在平時，一定要教她再坐一會的。

陶家春走出老太太的房門，卽三脚步的趕到自己房裏，躺在牀上盡情哭了一個痛快，最後想到寄人籬下，終非久計，況且這種母女，根本是由開玩笑上發生出來的，毫無真情在裏面，假使是親生母親，今天萬萬不會擺出這副嘴臉來的。卽使幹錯了事情，罵幾句，打兩下，都在情理之中，決不會放出一副冷酷的面孔來，天下之大，何處不可以留人，何必挨在這裏看人家嘴臉主意決定。卽取紙筆來，寫了一封信寄到香港俞鳳芝那裏，另一封是留給老太太的。

### (四三) 非走不成

這天她就悄悄的出了方家的大門，除了身上的衣服外，沒拏方家一樣東西，只有俞鳳芝送給她與李飛雲結婚用的一張二千元支票還在衣袋裏。

陶家春的離開方家是積了多日的鬱悶，覺得已到了忍無可忍，非走不成的地步。但是她一旦離開了方家，立時成爲無家可歸，與池塘裏的浮萍草一樣。幸而她並不因爲無家可歸而憂急，却想去找到李飛雲再說。因此四面八方的去找李飛雲。

上海不比內地，要找一個人非常難，因爲人是流動性的，你找到這裏，他會跑到那裏，再加李飛雲又沒一定的地址，正把陶家春找苦了。

這時陶家春又記起楊慧妃，以前那月烟紙店燒掉了，弄得無家可歸時，寄居到她家裏去，現在可真是弄得舉目無親，假使再找不到李飛雲，此生也沒甚希望，早些結果掉這個生命吧。





個人，爲什麼要弄到這個地步，後來教他跟我回去，他一定不肯，我騙他陶家春在我家裏，他才跟我走……

陶家春截住話頭問道：「現在仍在你那裏？」

「起先原到我這裏去的，我看在慧姊阿姊份上，打算替他收拾收拾，就擺在我那裏，免得常在馬路上鬧笑話，後來看他神經病發得很厲害，只要看見是女人，他就向她一鞠躬，嘴裏還喊着家春家春的，連我家裏的娘姨都這樣喊。我教他不要如此，他只是向我癡笑。人家說還是送他到醫院裏去的好，日子多了便不容易醫治，好好一個人，由他去傻頭傻腦，也不是事。我想這倒對的，我就將他送到一家熟識的醫院裏去。據醫生說，毛病不算深，醫治還容易着手。我即懇託醫生盡心醫治，現在人在醫院裏。」朱珮珮抬頭想了想又說：「今天是第二天，我會打電話去問過醫生，據說經過情形還好。」

陶家春聽到這裏，心上便安靖了許多，因說：

「珮珮，你真是一個熱心人，李飛雲如能將毛病治好了，他不知要怎樣感謝你哩。」

「也用不到講謝，我們也有一點友誼在裏面，否則誰願意將一個瘋瘋癲癲的人弄到家裏去住在一個房間裏？」

「現在可以去看看他吧？」

朱珮珮笑道：「晚上到醫院裏看病人不大便當的，最好明天我陪你去。」

「哦！這時候你要到舞場裏去的。」

「不去，我已經脫離舞場了。」朱珮珮說這話時，臉上很愉快的。「家春姊姊，你能幫我幾天忙嗎？」

「要我幫什麼忙，只要我能做得來。」

「做得來，並沒什麼了不得，請你陪我買些東西。下禮拜六結婚。」

「誰結婚，是你自己？」

朱珮珮扭扭地一笑：「是別人的事情，怎麼要煩你幫忙？」

陶家春即握住朱珮珮的手：「恭喜恭喜。」

這時候陶家春肚子十分飢餓，而又不便向朱珮珮說什麼。朱珮珮也沒料她沒吃夜飯，兩個人在馬路邊上賊賊噠噠請了約摸有半個鐘頭的話，陶家春站都站不住了。朱珮珮看她神情十分憔悴，便悄悄地道：

「家春姊姊，我看你像有心事似的，走到我家裏去。」

「你不要到旁的地方去嗎？」

「剛才只是看房子回來的，夜飯還沒吃，回去吃夜飯。」

當下朱珮珮雇了一輛人力車，一直拉到安樂公寓。

#### (四四) 我真痛苦極了

安樂公寓陶家春有許多日子不到了，朱珮珮的十五號，要經過十四號門口的，這時十四號的房門緊緊關着，黯沒燈光，大約那洋琴鬼不在家。陶家春禁不住想起死去的楊慧妃，又滴下熱淚來。

「家春姊姊，眼沿上怎麼是濕的？」

「到你這裏，就想到楊慧妃，只兩個月的事情，現在到這裏已看不見她的人了。」

朱珮珮聽了，也用手帕揩眼睛。珮珮的娘勸道：

「陶小姐，難得到此地來，大家應該快快活活的，淌什麼眼淚呢。楊小姐死已死了，這也是各人的壽命。不過這樣

年紀青青的死了，難怪別人要替她傷心。」

陶家春因想起楊慧妃而感到自己的身世環境，不由哭出聲音來。肚子雖餓，夜飯只吃了一碗。珮珮問道：

「家春姐姐，你飯量只有這些？米價再貴些你也不用愁了。」

「往日我也能吃兩碗飯的，不知如何，今天吃不下去了，恐怕也要與楊慧妃一樣。」

朱珮珮伸手去按她的嘴：「沒什麼說的了，却去和她比。你有那樣好的家，洋房汽車，還有哥哥嫂嫂，熱鬧得很，誰

也趕不上你那樣有希望，有福氣。」

「那個家怎能算是我的？不過以前他們老太太喜歡我，認我做一個乾女兒罷了，你想，我姓陶，他們姓方，我是蘇州人，他們是湖州人，根本談不到是一家。那種大家庭，我也住不慣，外表是機械化，骨子裏人各一條心，像我這種人就與他們週旋不來。」

朱珮珮像記起一件事似的，背了她的娘與陶家春說道：

「家春如姐，你不要瞞我，李飛雲究竟有什麼關係？」

「並沒什麼關係，不過認識罷了。」

「這話我不信，若沒有深切的關係，他不會時時刻刻把家春二字放在嘴上唸一個無休無息的。我將他帶到家裏來，又送他到醫院裏去，與其說是看楊慧妃面上，不如說爲了你家春姊姊。今天上午我會打電話給你的。他們說你不在家，你現在不把實情話告訴我，顯見得我們不要好，我要生你的氣了。」

陶家春與李飛雲的一段祕密，通知已如楊慧妃也沒與她談及一句，此外除了俞鳳芝更沒有人知道，現在朱珮珮這樣逼着問她，本想不說的，但是轉念一想，朱珮珮的人，也是一位熱心人，而且她與楊慧妃不同，對她直說了，也沒關係，因把她自己與李飛雲的關係原原本本講了出來，但沒提到馬行長，也沒涉及俞鳳芝。朱珮珮聽了，拉起陶家春的臂膊笑道：

「家春姊姊，你真有涵養功夫，以前在十四號裏住了這許多日子，從沒聽你講起過。」

「珮珮，不是我要保守祕密，因爲楊慧妃關係，我情願站在犧牲的地位上，想他們有一個圓滿結果的，誰知楊慧妃直道死沒和他見過一面。現在他自己又有了神經病，我真痛苦極了！」

朱珮珮笑道：「痛苦是你痛苦，但我有一樁事情告訴你，你得感到愉快。」

「我沒有什麼可以愉快的事，你不要開我的玩笑了。」

「你說我是開玩笑，真不是呢。日子我記不清了，那天我去找李飛雲寫一封信，他恰恰睡着了，楊慧妃也不在家，

我和他開玩笑，用一根東西稍他的鼻子，他却從睡夢中醒來，一把摟住我家春家春的臍，倒將我嚇了一跳。家春姊姊，只要在這一點上，可見他對你的情感是怎樣了，你該愉快吧！」

陶家春長長的嘆了氣道：

「那時候是那時候的話，我總覺得他不專一，既是有了我，不應該再與楊慧妃發生關係，否則楊慧妃也不致於死，這上面他太對不住人。」

「所以他要見到女人就向她一鞠躬，家春，我對你很抱歉，又在十四號裏痛哭了一場，這裏面你再研究一下，他不是薄情人。」

他們正在談着，珮珮的娘過來與珮珮說：

「十四號裏究竟有人沒人？」

「電燈都沒有開，怎會有人，那個洋琴鬼三天有兩天不在家，房間老是空關着的。」

珮珮的娘神色緊張的說：「不，裏面一定有人好像在哼着呢。」

「好像在哼？」

朱珮珮說了這句話即跑到十四號門外去聽了聽，果真裏面在發着呻吟的聲音，她舉手在門上篤篤的敲了兩三下，裏面沒有人回答，呻吟的聲音却仍不斷。她躲在背後扯扯她的衣服，悄悄地對她說：

「珮珮，我們去買些錫箔來，摺兩隻銀錠焚化焚化。」

「這是什麼意思？」

「你到的面來，我告訴你。」珮珮的娘又指指十四號那一邊：「十四號裏既然沒有人，我想一定是楊小姐的陰魂在裏面歡氣，我們應該焚化一點錫箔給他。」

朱珮珮胆子素來小的，給她娘一講，愈想愈對，嚇得緊緊靠在陶家春邊上道：

「媽媽，你去買錫箔，多買兩塊，慧妃阿姊也不作興，不應該來嚇我們。」



只穿了短衫短褲，面色灰白，秀髮鬢曲，緊咬着牙齒在呻吟，頸項上滿是血污，胸口也在流血，白綢短衫上盡是鮮紅的血，短褲似乎沒繫上，露出腰際的一部份肉來。整個的形狀，確實可怖。

二房東以責任攸關，趕着打了一個電話到巡捕房去，捕房裏旋即派來大隊人馬調查這樁暗殺案。那被害的女子，等警務人員到了那裏，呼吸愈趨微弱，問她的姓名都講不出了，沒到五分鐘，微弱的呼吸也不繼續了。屍首即車送驗屍所。警務人員忙着覓取證物，拍手紋照，調查十四號裏所住的人，二房東跟他們的汽車到捕房陳述一切，以便偵查。

那樁血案發生後，安樂公寓弄得大為不安，第一個朱珮珮胆子最小，躲在房裏一步不敢走動，她娘也是如此，陶家春駭怕以外更多一層感觸，好好的的一個女子，怎會給人家下這毒手，難道真與人有什麼深仇大恨不成。

「家春姊姊，我們去住旅館吧，這地方再住下去，胆子也要給他嚇碎了。」

「這種女人真可憐，看上去是那個洋琴鬼幹的事，剛才他出去，面孔筆板，不像往日還向我點頭招呼一下呢。」珮珮母親在說。

「媽媽，這些事情與我們無涉，研究她做什麼，這裏不能住了，我們出去開房間要緊。」

「家裏不能不有一個人守着，東西收拾收拾，怎麼可以立時立刻走的……」

話未說了，巡捕房裏又派人來調查了，外國人中國人，一齊到十五號來，問朱珮珮可知道這樁事情，

「我們不知道，因為聽見有人在裏面哼，起初當是鬼出現，特地去買了許多錫箔來焚化，後來聽聽不像，即去教二房東來開門，才發現那樁事情。」

珮珮母親插嘴道：「那女人究竟是什麼人？」

一個外國人打起上海白說道：「舞女……名字叫林飛飛。」

朱珮珮待巡捕房裏的警務人員走了，趕着告訴她母親道：

「媽媽，林飛飛也是天宮舞廳的，新近加進來，跳了不到一個月，桃色事件鬧了許多出來，聽他們說，林飛飛是白

相人瘦瘦，以前與一個流氓住在一起的，因為那個流氓爲了一件什麼案子給抓進捕房裏去了，林飛飛才出來跳舞，可是真處地方是白相人瘦瘦眉眼，常常在馬桶間與人爭吵，有客人與她到旅館裏去，會把客人的夾傘走了走的，簡直像三隻手的行爲，客人知道她的，都遠而避之，却萬萬料不到她會得到這樣一個結果。看上去，是那個洋琴鬼下的辣手。」

「不要去講了，我們也少了林飛飛的債，不明不白的焚化了，五塊錢錫箔，她到陰間去也有車錢化了。」

正說時，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跑進來，朱珮珮像小孩子似的跳過去一把捧住他的臂膊道：

「差一步我們要出去了，你可知道這裏出了一件血案，就是那個林飛飛給人用刀子戳死了，樣子真怕呢，你早來半個鐘頭還能看見她。」

「你不要扯謊，林飛飛大華茶舞時還見她，怎會一刻工夫給人戳死了呢，給她聽到了，她會喊白相人出來與你講斤頭的。」

「熱得要來去叫赤老來，你不信，可以到捕房裏調查調查，再不是明天看報。」

那男子笑着點了點頭，把眼光向房間裏四下看。朱珮珮拉着他的臂膊將背轉臉的陶家春推了推：

「家春姊姊，讓我來給你們介紹介紹。」

陶家春只好轉過臉來，朱珮珮還沒介紹，那男的脫口喊道：

「咳！二妹怎會在這裏的？」

「二哥，珮珮是我素來要好的姊妹。」

這一來使朱珮珮也楞住了。陶家春再料不到在這個地方會碰到方一義的。當方一義進來時，她就轉過臉去了，想趁他們不留神時溜到外面去的，不想朱珮珮却一本正經的來介紹了。

「家春姊姊，你們是相識的？」

方一義頗有些窘，他並不知道陶家春留着信離開他們的方公館，只怕等一會她回去與自己女人講了，那就不



免有一場醋海風波的。朱珮珮問他，他只好強裝笑容道：

「她是我的妹妹。」

珮珮拍起手掌來笑道：「好好！大水沖了龍王廟，幾乎一家人不知一家人了。家春姊姊，你叫他二哥，以後應該喊我一聲二嫂了，是不是？」

「那當然。」陶家春說得很不自然。

方一義臉上有些紅，把話扯開去說：「看你今天多麼喜歡，拾到了什麼東西不成。」

「怎麼不喜歡呢，喜歡的是你兄妹二人會在這裏見面，更喜歡的是你的妹妹就是我的要好姊姊，巧是不能再巧了。」

方一義最好她不要再提到這上面去，但又不能止住她，只好點點頭道：

「我還有事去，明天會吧。」

朱珮珮却一把抓住他的臂膊，不許他走：

「陪我們去開房間，怎麼反說要走呢，結婚的日期一天近似一天了，明天你要早些來陪我去買東西。」

「這也要我陪，那也要我陪，我真沒有工夫陪你，要錢我給你錢，你喜歡買什麼只管買好了。」

「我的東西一定要你親自看了我才買呢，還有那身禮服，緋色的好，還是白軟緞的好，非要看你自己去看一看不可。」

方一義真給她弄得窘透，走又走不掉，幸而陶家春早走出房間去了，他又少了一些顧忌，便往床沿上一坐道：

「她怎麼到這裏來的？」

「誰是她，是不是講你的妹妹？」

「唔。」方一義點點頭。

陶家春到外面後，即想離開朱珮珮的，可是因為要在朱珮珮那裏打聽到李飛雲驛院地址，明天好去看他，無如

有方一義在邊上，十分不方便，但也料不到朱珮珮所要嫁的是方一義，幸而自己已不再到方家去，否則方一義夫婦開發生起醋海風波時，又得疑到自己身上來。現在却可以處之泰然了。

朱珮珮與方一義也出來了，要陶家春一起去住旅館，陶家春說：

「我不奉陪了，你胆子小，怕這樣，怕那樣，我却什麼都不怕，我替你看家吧。」

「二妹妹不回去嗎？」方一義疑惑着問。

「二哥，你還沒知道我的事情吧，現在不便與你講，日後自會知道。二哥，你請自便好了。」

方一義兀自不放心，把陶家春拉到邊上去叮囑道：

「二妹妹，不瞞你說，我與朱珮珮的事情，也是弄假成真，騎虎難下，假使你二嫂嫂問你時，千萬不能露出口風來，不是我這他，實因鬧了開去，有許多不便，而且珮珮的面上也很難看。」

這句話提醒了陶家春：「二哥，男人家在外面花花草草，本不算一回事，只是你二哥對珮珮不能有那種喜則愛之，厭則棄之，要始終愛她到底的，這是我做妹子的一點小要求，請你二哥把我這話牢記在心上。」

方一義是重情感的人，個性與方一仁大不相同，他對於陶家春的話完全接受，當時他要求陶家春在珮珮面前要說他家裏有女人的。

「二哥，你已欺騙她在前了，我只能替你瞞到底，前面我所說的，你不要忘記才好。」

「這是我的責任問題，你放心好了，不過你爲什麼不回去，媽是挺喜歡你的，她會放心你在外面過夜嗎？」

「二哥，請你現在不要查問我，往後我會告訴你。」陶家春忍不住要落淚。

「你們兄妹兩個有什麼家常話談不完，一齊到旅館裏去講吧。」

## (四五) 我與你的事

陶家春堅決不肯陪他們到旅館裏去，她情願一個人睡在十五號裏，朱珮珮嚇她十四號裏鬼出現，她也不在意。

好在朱珮珮的母親與一個娘姨也不出去，三個人在一間房間裏，倒也很熱鬧的。

她們睡到半夜，裝在樓梯口上的公用電話的鈴聲響個不住，安樂公寓裏的人，大都是度夜生活的人，多數要到天明時才回來，所以除掉二房東去聽電話外，沒有人聽了。陶家春却給這鈴聲鬧得睡不着，便扭亮了電燈，把娘姨喊醒了，一起走去聽電話，她拿起電話來一聽，那邊却說喊十五號朱小姐聽電話，陶家春告訴他朱小姐不在家，那邊即說：「我們是光明醫院，朱小姐送來的病人，在今天晚飯後悄悄的溜走了，我們剛才發覺，朱小姐回來時，請你轉言一聲。」

「朱小姐介紹的那個病人，是不是姓李的？」

陶家春迫切的問，但那邊的電話已掛斷了。

這一個消息，無異是給陶家春當頭一棒，幾乎一個跟斗栽倒在電話邊上。那娘姨沒弄清她是爲了什麼，見她身子晃呀晃的，便將她一把扶住道：

「陶小姐，着了涼嗎？打電話也不看時候，這般晏還打電話來攪不清爽。」

陶家春回到十五號，那裏再睡得着，深悔沒有在電話裏問一問病人的病好了些沒有，但再一想，一定沒有好，否則不會在夜裏偷偷溜掉的。

愈是睡不着，心上愈有想不完的事湧上來，陶家春的心事，沒有一樁愉快的，所以陪着她的，是她自己的兩行熱淚。第二天起床，枕頭上一大灘溼的。

朱珮珮的娘是晏起的人，陶家春也不喊醒她，擦一把臉，即跑出安樂公寓，想趕到光明醫院探聽實在情形，可是光明醫院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再回到安樂公寓，把電話簿子借來一陣翻，好容易把光明醫院的地址找到了，却在滬西海格路，坐公共汽車也得要卅分鐘。

陶家春身上連乘車子的錢都沒有，步行到海格路，沒有一個半鐘頭跑不到的，但不跑又怎樣呢？她現在腦幕上只有一個李飛雲，她只好餓着肚子走，走得她精疲力盡時，才到那家光明醫院，向他們探詢之下，李飛雲的毛病，已有

些轉機，不像初進院時那種神經失常，看見女病人一個鞠躬，看見女看護也一個鞠躬，嘴裏喃喃的語無倫次。不知如何，在昨天晚上，竟會從窗口上翻出去走了一個無影無蹤，我們只好打電話通知朱小姐了。

陶家春跑了這許多路，所得到的，是這兩句話，暗想：他的人到了什麼地方去呢？住在醫院裏好好的，爲什麼又要翻窗子跑出來，想必神經又在失常了。醫院裏的人，領她到李飛雲的病房裏去觀察，她只有懷着一肚子的悲哀看了看出來。

飢寒往往會迫着人改志，陶家春本不想化掉俞鳳芝給她與李飛雲結婚的二千元，無如她早上從安樂公寓出來，累了半天工夫，又飢又渴，因爲要避開方一義，覺得不便再到朱珮珮那裏去，但除掉她又無處投奔，一個人呆在馬路上好一會轉不出主意來。最後她一摸衣袋，却摸到了那張二千元支票，心想：先拿它來用了再說，沒有俞鳳芝，自己與李飛雲也不會弄到這一個地步，用她的錢也不應該。當時她仍步行到支票上的銀行裏去取款子，當她按址找到那裏時，天呀！那銀行即開設在利衆銀行的原址，不過門面上粉刷一新，營業部的櫃檯也改動過了。她一看之下，真是百感交集，想不走進去的，却不能不走進去。

二千元支票的款子兌到後，她像做賊偷到似的，迅速地走出來，到外面透了一口氣，正待雇車子到處洽洽路找一家旅館住下來，却見對面行人道上有個人在抬頭看着天，似乎與她有些面熟，不由楞住了，再仔細一瞧，正是她這一陣所念念不忘的李飛雲，這時再不能猶豫，再不能疏忽，再不能矜持，三腳兩步跑了過去。

當她跑近李飛雲身邊時，倒反覺躊躇起來，不知先招呼他好呢，還是由他來招呼自己。而李飛雲當真沒有看見她，兀自抬着頭向那引銀行儘看，像在看西湖十八景似的，她故意在他面前來去走了一次，他也沒看見，只是在搖着頭，歎着氣，忽然轉身就走。

陶家春連忙跟上去，他却走得很快，陶家春也跟得快，不知不覺跑了兩三條馬路，腳步飛快，陶家春却跑得有些累了，漸漸有些趕他不上，只得放開嗓子來喊：

「雲，不要跑得那樣快，等我一下！」

李飛雲果眞停住脚，轉身向陶家春一看，却並沒有意外的驚異表示，只淡淡的說：「我要緊事情去，你不能慢慢的走。」

陶家春聽他的口氣，不像許多日子彼此鬧過很大的意見的樣子，知道他的病還沒痊癒，只是減輕了一些，便也不去講穿他趕上一步道：

「你有什麼要緊事情，跑得這樣的快？」

「哦！你不知道嗎，行裏已經換了一個局面，我跑去辦事，他們不許我進去，反說我是瘋子，把我攆出來，我却要到吉拔路停雲別墅去見馮行長，問他要一個辦法。」

這話說得很傷心，完全神經錯亂的話，怎麼把後面的事情忘掉，反而把前面的事記在心上，只能順着他的口氣說：

「不要去，他不在那裏，找到他也是沒辦法的，他根本是個糊塗蟲。」

李飛雲忽又睜大了眼珠子說：

「呀！我們有一引烟紙店開着呢。」

陶家春聽他的話已轉到煙紙店上，希望他能够記憶到與自己的一段深情蜜意，慢慢的清醒他迷糊着的心竅。因說：

「雲，你肚子餓吧，我們找一個地方吃些東西。」

「你餓嗎？回去教娘姨買些點心來吃。哦！那個張媽在八仙橋三十四號裏幹一種不正當的買賣，我會在那裏就攔過的。」

陶家春對於張媽的印象也很深，自從與馬崙到青島去以後，一直沒知道她的消息，怎麼現在會在八仙橋做不正當的買賣，這話總有些來由的，不會是神經錯亂的話。

「張媽在做什麼呀？」

李飛雲忽然答非所問的：「噢！你與馬行長到青島去的，怎麼已回來了？家春，我常常念着你的。」

這話幾乎又把陶家春的眼淚引出來，因又順着他口氣說：

「你常常念着我，我也常常念着你，所以回到上海來了。」

李飛雲忽仰了頭望着天空在傻笑，陶家春恐引起人家的注意，便拉着他的臂膊說：

「前面是黎明咖啡館，以前我們常常到那裏去的，現在再去坐坐，吃一些點心。」

「不錯，這地方是我們常常去的，唉！我現在失業了，衣袋裏竟拵不出一張鈔票，昨天睡在旅館裏，恐怕付不出錢，半夜裏偷跑出來，哈哈！」

他這話，又有些神經質在裏面，醫院竟當做旅館了，陶家春不由要笑出來，但恐怕一笑之後，又要刺激他的神經，即把從美亞銀行裏取出來的鈔票給他看了看：

「雲，我身上帶着鈔票，吃喝一點，還不要緊。」

李飛雲忽然哈哈一陣笑：「這鈔票是那裏來的？有多少？我們把它用在店裏，擴充營業，我們可以慢慢的從煙紙店變為百貨店，你贊成嗎？」

陶家春點點頭，但她眼眶裏已孕着清淚，強忍着不讓它滴下來：

「我贊成的，我們慢慢的計劃好了，現在到黎明咖啡館吃點心去。」

他們到了黎明咖啡館，那些白衣侍者見一個摩登女子與一個形容憔悴的落拓少年一起進來，無不側目而視。陶家春也顧不了許多，與李飛雲揀一處僻靜些的座頭坐下來，陶家春笑着問道：

「雲，你還記得那年大熱天，我們從行裏約好到此地來，遇到馬路，你還記得吧？」

「怎麼不記得，我與你的事，海乾石爛，我都不會忘記。」

這兩句話，很有力量，但在陶家春聽了，反而有很大的感觸，她看看黎明咖啡館的內部，只在壁上改換一種顏色，由淺湖色改成了淡藍，其它都沒不改變，這幾個侍者也是面熟的，但回顧自己呢，變化萬端，而前途茫茫，還在未定之

天。

陶家春知道李飛雲喜歡吃可可的，便要了兩杯可可，再要了幾盤點心。李飛雲囑囑吃吃，半天沒說一句話。

### (四六) 你們幾時結的婚

陶家春在一邊默察李飛雲的舉動，與沒有病的人毫無二致，不過目光滯鈍，面貌憔悴，想找兩句心上要說的話與他談談，只怕他觸動心經，舊病復發起來，倒不易收拾的。便揀了一句極普通的話說：

「我們從這裏出去，到那裏去的好？」

「我要去找馬行長。」

「找他做什麼？他已在馬路上做伸手大將軍了。」

「哦！」李飛雲抓住自己的頭髮搖幾下頭：「不錯，他曾在路上搶過人家油金綢子的，給賣綢子的打了個半死，險他怎會弄到那樣一個地步？」

「這是他自作孽。」陶家春見他能够記憶出舊事來，禁不住暗暗歡喜。

李飛雲忽然放下杯子，兩隻眼睛直斜在陶家春面孔上好一會不移過去。那種呆視目不少瞬的樣子，陶家春不由也楞住了，暗想他又在發毛病了嗎？因向他笑了笑：

「雲，你不認識我？」

「家春，你也瘦了，我記得你面孔還要圓些，嘴角上有深深的酒窩，現在酒窩也淺了。」

「你吃蛋糕吧，不要說笑話了，人的歲數一天天大上去，老是免不掉的。」

陶家春聽他沒說出神經質的話來，心上又寬慰了許多，但說到「老是免不掉的」却很傷感。她又在想：老還在其次，前途茫茫，兩個人在上海，怎樣生活下去，不比以前有一月煙紙店在那裏，現在再要創辦

一引就沒這個實力了。

「雲，我們走吧，還是再坐一會兒？」

「你有地方去，我往那裏走呢？」

陶家春見邊上沒有人注意他們，即笑着說：

「我與你一樣，到那裏去呢？」

「停雲別整五號，那裏你不去，到什麼地方去呢？」

陶家春給他說得臉上一紅，若換了別人，她一定要罵他一聲神經病了，因為她與馬行長的一段因緣，她是終生不能忘記的恥辱與隱痛，不願人家再提到她的舊事，現在李飛雲神經有些錯亂，心上有什麼話，即會衝口而出的，他不是故意刺痛她的心，她是知道的，但不能不向他說明：

「雲，你已知道馬路在做廢三，停雲別整還能住下去吧？」

李飛雲忽又若有所悟的說：「哦！我真糊塗極了，你早與他離開了，離開他以後，我們即創辦煙紙店的，我怎會說沒處去呢，我們有家，我們走吧。」

陶家春付了賬，與李飛雲走出黎明咖啡館，只見馬路上有幾個過足癮的老槍，手中捧着一疊報紙，沿途伸長了頸子在喊道：

「阿要看到安樂坊格新聞啊！舞女撥洋琴鬼兩刀戳煞啊！照片登得交關清楚啊！只賣到一隻角子啊！」

陶家春便買了一份，看看新聞上面究竟載些什麼，買來一看，新聞裏面一共刊着兩張照片，一張是死者生前的肖像，一張是被害後所攝的，印得非常顯明。

李飛雲也歪着身體過來看，陶家春即將報紙交給他，他看了看，禁不住笑了起來。陶家春問他笑些什麼，他指着報上照片說：

「這女的偷過我一千塊錢，後來又敲過我一百五十元竹槓，還要我點蠟燭賠她不是，現在她竟是這樣一個結果。」



「你不要弄錯了人，再仔細看看明白。」

李飛雲不顧一切的指指照片：「我與她在旅館裏住過一夜的，她變了灰我也認識的，哈哈！哈哈！」

李飛雲伸直了頸子幾個哈哈後，忽然喉嚨口一陣痒，接連吐了許多痰出來。陶家春倒給他一嚇，低下頭一看，見都是滑膩的痰，雖有些驚疑，却不變急。

「你那裏來這許多痰？」

「……………」

李飛雲沒有回答，額上却在冒着黃豆大小的汗珠，垂直了兩條臂膊，腳站不住似的，身子直搖直晃。陶家春連忙將他扶住了。

「雲，你怎樣啦！」

「唔……………」

李飛雲眼皮下垂，很力乏的樣子，要不是陶家春扶住了他，立時要栽倒地上。陶家春見他像患了急症，倒慌了手脚，忙向邊上停着的人力車招招手，吩咐車夫與她把李飛雲扶到車子上面去坐了，仍往下船。陶家春也顧不得難看不難看，便也跨上車子，一把將李飛雲捧住了，車夫才能拉起車子來走。陶家春心想他如有三長兩短，跟他一條路上走吧。想到這裏，熱淚由眼眶裏掛下來。

李飛雲忽然摸着癢在他腰際的手：

「你……………是誰？」

「噫！我也不認識了雲，剛才與你在黎明咖啡館吃東西的，已經忘記嗎？」

「噫！你是朱珮珮，我可不要到醫院裏去，我要找陶家春去，你讓我下車去找她……………」

陶家春知道他神經又失常了，急得沒有辦法，想與他說明我是陶家春，又怕他再來一個激烈的反應，增加他的病勢，只好安慰他道：

「陶家春找得到的，你不要急，要她來馬上可以來的。」

「她不肯見我，連電話都不願接，她不明白我的苦衷，我要向她當面解釋解釋呢。」

人力車夫使勁拉着車子一陣跑，跑了一陣，才記起來，轉身問道：

「拉到拉塊哈？」

這一問使陶家春答覆不出來，不知到醫院裏去的好呢，還是去開旅館。因在李飛雲耳朵邊上低低的問：

「雲，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最好到醫院裏去，你身體不好，到醫院裏可以由醫生替你好好的治療。」

「不，我沒有什麼病，只是乏力，頭上有些發眩，沒有病，只要見了陶家春，我老虎也打得死的。」

「我們先到醫院，由我打電話到陶家春那裏，教她立刻來見你，我去的電話，她一定來的。」

李飛雲將頭側過一些，似乎要看一看陶家春的面孔：

「你的聲音，不像是朱珮珮。」

「像什麼人呢，你聽得出嗎？」

李飛雲還沒有回答，那車夫不耐煩道：「到拉塊哈？到那塊哈？吾要交班去啦！」

陶家春想，仍是到醫院的好，情形如果好一些，再去住旅館，比較穩妥些，即教車夫往山東路拉。車夫見有了目的

地，撒腿就跑。

當他們的車子拉到先施公司門口時，一位少婦突從人行道上搶出來，遠遠地伸手招呼他們道：

「二妹妹！二妹妹！你們這般要好，兩個人坐在一車子，到那裏去？」

陶家春正循着聲音找人，李飛雲却在車子上擰扎着喊道：

「噢！俞……鳳芝……來了！」

陶家春一看，不是俞鳳芝是誰，連忙教車子停下來，車夫發急道：

「東一停，西一停，吾要交班了。」

同時，巡捕也不許他們停住車子講話，俞鳳芝即教他們下車，陶家春告訴她李飛雲身體不好，打算送到醫院裏去看看。

「我沒有病，我要下車。」李飛雲當真跳下車來。

陶家春怕他站不住，即跟着下來扶住他，俞鳳芝給車夫一元錢，打發他走了。三個人各有一肚子的話要說，也不知從何說起，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最後還是陶家春先開口：

「三嫂，你是那一天來的？」

「昨天才到你們幾時結的婚，怎麼信也不給我一封。」

「話長呢，最好找一個地方談談。」

「東亞旅館不是很好嗎，就在這裏面。」

於是李飛雲仍由陶家春扶着到東亞旅館，李飛雲却歪着頭瞅定了陶家春的面孔看，除了眼皮眨動外，一直沒轉過臉，態度像一個傻子似的。

「只認識她，不認識我嗎？」

「她也認識，你也認識，却不明白我們怎麼又在一起了，不是你說不見我了，現在在做夢不成？」

俞鳳芝要他們到房間裏再談，李飛雲也就不開口。

他們開好房間，陶家春累極了，把李飛雲安頓在沙發上，即拉住俞鳳芝的手往牀上一坐，一句話也沒說，眼淚就滴下來。俞鳳芝輕輕拍着她的肩胛道：

「二妹妹，不用傷心了，你們總算能够依我的話結合在一起，我的良心上也交代得過，責任也沒有了。」

陶家春揩着眼淚，把俞鳳芝到香港去後的一番情形說了。俞鳳芝對李飛雲看了看：「你有神經病嗎？」

「胡說！你才有些神經病哩，不聲不響的往香港一跑。」

「這話也難怪你說，我希望從今天起，過去的事大家不用提了。你第一個對不住二妹妹，我第二個對不住二妹

妹。」

陶家春歎了一口氣說：「這都是我應受的磨折，講起來也徒然傷心，不提也好。不過，三嫂嫂，以後日子也過不下，承你的情，給我們二千元，這錢化光了，怎麼辦呢？我事又不容易。」

俞鳳芝手一揚：「你不用耽憂，我真需要你們二位幫忙，本來老三的身體沒復原，我不能離開他到上海來，因為最近我在香港結識幾個姊妹，他們很熱心做事，便發起組織一月姊妹國貨公司，貨品都向上海國貨廠家採辦了去，公司的地址也覓到了，大家在忙着籌備，我是趕到上海來拿五萬元股款的，順便接洽幾家貨品，這月公司成立後，你們二位要幫我的忙，她們都推我做經理呢。」

若干日子後，陶家春俞鳳芝李飛雲都在香港出現了。

姊妹國貨公司成立後，俞鳳芝是經理，陶家春是司庫，李飛雲是總務主任。開幕後，營業蒸蒸日上。

俞鳳芝過慣奢靡淫樂生活的人，後來能夠創辦國貨公司，為國貨在香港多闢一條出路，不能說她不好吧。

萬國

李

每實國壹五元  
冊售幣千百

照  
定  
信  
加  
貳  
成